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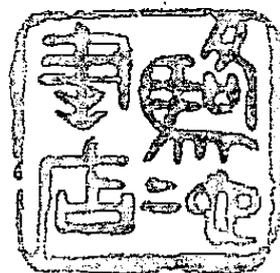
有產者



*W. S. Gilbert*

# 有產者

高斯華綏著  
羅稷南譯



# 目次

## 第一部

第一章	老裘利安家的集會	四
第二章	老裘利安到歌劇場	三〇
第三章	瑞蒂家的晚餐	五三
第四章	建築計劃	七五
第五章	一個孛斯太底家政	九〇
第六章	哲木士逍遙自在	一〇〇
第七章	老裘利安底冒失	一一四
第八章	房子圖樣	一二六
第九章	安姑之死	一四〇

## 第二部

第一章	造屋過程	一五五
第二章	吉妮底享受	一六七
第三章	與瑞蒂同車	一七八
第四章	哲木士親自去看	一九五
第五章	索木士和波辛尼通信	二一一
第六章	老裘利安在動物園裏	二三五
第七章	狄莫斯家裏的午後	二四五
第八章	洛築家的舞會	二六五
第九章	里乞孟的晚間	二七八
第十章	診斷孛斯太	二九五
第十一章	波辛尼被捉放	三〇九

第十二章	吉妮底訪問	三一八
第十三章	房子完成	三三一
第十四章	索木士坐在樓梯上	三四三

### 第三部

第一章	麥克安德太太底證據	三五三
第二章	公園裏的夜	三七〇
第三章	在植物園裏相會	三七七
第四章	深入地獄	三九六
第五章	審判	四一二
第六章	索木士吐露消息	四二四
第七章	吉妮底勝利	四四一
第八章	波辛尼底死亡	四五四

第九章 阿連妮回來……………四六九

第  
一  
部



## 第一章 老裘利安家的集會

有資格參加孚斯太家族慶典的人們都見過那種令人羨慕而有教益底光景——一個中上等人家正當興旺時候。但是這些受寵底人們，不論是誰，祇要具有心理分析的才能（並不值錢而應該被孚斯太們輕視的才能）也就親歷了一種奇觀，不但那本身可喜，而且表明了一個曖昧底人生問題。更明白地說，他就已從這家族集會中——沒有哪一房喜歡另一房，沒有哪三個族人之間有值得稱爲同情的任何事物——檢得證據，證實某種神祕底堅韌力量使一個家族這樣強固地成爲一個社會單位，這樣明白地成爲全社會的縮影。他因此看見社會進化的隱晦底道路，對於氏族制度，野蠻部落生活，以及民族興廢有所瞭解。他好像看着一棵樹從生根到發育——一株頑強底標本，獨立長成於許多纖維較弱，滋潤不足，韌性較差的別種植物的死亡之中——總有一天他將要看見牠枝葉茂盛，在一種近於荒謬矛盾底情形之下，繁榮到牠底頂點。



一八八六年六月十五號，大約下午四點鐘，有機會出席斯坦霍門老裘利安孚斯太宅的觀察家或許已經看見孚斯太族的最高繁榮了吧。

這是老裘利安底孫女吉妮孚斯太小姐和菲里卜波辛尼先生的訂婚慶典。在淡色手套，淺黃背心，帽插翎毛，和燕尾服裝的一片豪華之中，這一族人都到了——甚至安姑也到了，她現在不過是被遺留在她底兄弟狄莫斯底綠色客廳的角落裏，在一個淺藍花瓶插着一枝染色底亞馬孫河畔草的照顧之下，終日看書或織毛線，被包圍在孚斯太族三代肖像之中。甚至她也在這裏；她底不屈不撓底脊背，她底鎮靜底老臉的莊嚴，活活表現這家族觀念的堅持固執。

當一位孚斯太訂婚，結婚，或生產的時候，各位孚斯太都要來集會；當一位孚斯太死的時候——但是還沒有有一位孚斯太死過；他們不肯死；死是違反他們底原則的，他們用種種謹慎底方法防備牠，正是精力旺盛底人們唯恐財產被侵佔的那種本能底小心防備。

當日混合在別底賓客之中的孚斯太們，都有一種比平常更修飾漂亮底容貌，機警，明察，莊重，好像盛裝起來跟什麼東西挑戰似的。索木士臉上常有的嗤之以鼻的輕蔑之氣已經瀰漫在他們底行伍之中；他們都是壁壘森嚴的。

他們底下意識底攻勢已經使老裘利安宅底家族集會成爲這家族歷史上的心理學底重要節目，成爲他們底戲劇的序幕。

孚斯太們都憤恨某種事體，不是個人底，而是家族底的；這種憤恨自行表現於服裝的加倍整齊，氏族意識的旺盛，和誇張氏族的重要——以及嗤之以鼻的神氣。危險——任何社會團體，或個人一到顯出基本性質的時候就必不可免——是孚斯太們隨時探嗅着的；預防危險使他們底鎧甲生光了。作爲一族，他們第一次顯示了接觸某種陌生底和不穩底事物的本性。

背靠在鋼琴上的一個魁偉男人，穿着雙重背心，雙重背心和紅寶石針代替了更爲常見的單層緞背心和白鑽石針；他底剃光底方形老臉，淡黃皮色，灰白眼睛，在他底緞領帶上有着極其莊嚴底神氣。這是瑞蒂孚斯太。挨近窗子以便更多享受新鮮空氣的是他底孿生兄弟哲木士——老裘利安稱這兩兄弟爲胖子和瘦子——像瑞蒂一樣體格，高過六尺，但是很瘦，好像從有生之初就應該平衡一下以維持均勢似的，正在彎着永遠彎着底脊背深思默念這一場面；他底灰眼睛有一種熟慮某種隱憂的神氣，偶然被周圍變動急需察看所間斷；他底兩腮瘦削爲兩片平行底皺皮，一片剃過底長唇上點綴着一些櫻黃鬚鬚。他底兩手翻弄着一件瓷

器。離他不太遠的地方，正在靜聽一位穿棕色衣服的太太說話的是他底獨兒子索木士，修剃整齊，面色淡白，黑頭髮，有些禿，已經仰起下巴，揚着上文說過的『嗤之以鼻』的鼻子，好像鄙棄他知道他不能消化的一枚雞蛋似的。在他後面的是他底堂弟高人喬治，孚斯太第五房洛傑的兒子，多肉底臉上有一副險詐之相，正在捉摸着傷人底笑話。

這慶典中所潛藏着的某種事態已經損壞了他們全體底心情。

排成一行，一個緊挨一個，坐着三位女士——安姑，赫斯特姑（兩位孚氏老處女）和朱里姑，最後一位在不很年青的時候竟自忘其所以嫁給身體孱弱底西卜提莫斯。他死後她多活了許多年。現在她跟她底姐和妹同住在貝斯瓦特路第六房兄弟狄莫斯底家宅裏。各位女士都手持扇子，薄施脂粉，戴着鮮明底翎毛或胸飾，證實這集會的隆重。

房間中央，在掛燈之下，直立着族長老裘利安自己，現在算是主人。八十歲了，滿頭白髮，鐘形前額，細小底灰黑眼睛，一部茂盛底白鬚披在堅強底下巴下面，他有君父之相，雖然兩頰瘦削和額臚凹陷，似乎是善於保持青春的。他站得極其挺直，他底精明鎮定底眼睛並未失去清亮底閃光。所以他給人一種高超於較小人物的疑惑和不滿之上的優越印像。無數年以來他都自行其是，取得了自來如此底權利。這就使裘利安並不必需擺出懷疑或憤慨的臉相。

在他和來聚會的四位兄弟（哲木士，瑞蒂，尼戈拉，和洛榮）之間，有許多不同，有許多相同。而四位兄弟之中的各位又彼此很不相同，但也還是相同。

從這五張面孔的各種各式形色和表情之中可以認出下巴堅強這一點，作爲一族底標記，這是家道興隆的保證和特徵——要追溯本源太遠，遠在有史以前，要討論就太渺茫了。

在更年輕底一輩中，高大底，公牛似底喬治，面色蒼白而精神緊張底阿乞巴德，態度柔和而性情固執底小尼戈拉，外莊重而內浮躁底歐斯台士，都有這種標記——也許沒有什麼意義。但是確實無誤——這是孚族底靈魂中不能磨滅底某物的表徵。

在這一下午，這些面孔，這樣不同而又這樣相同，全都一次或再次顯出不信任的表情，對象當然是他們這樣聚集起來加以認識的那訂婚底男人。

據說菲里卜，波辛尼是一個沒有家產的青年，但是孚家姑娘從前也曾經和這種人訂過婚，以至結過婚的。所以，這並不是孚斯太們的疑慮的全部理由。他們已經不能解釋這疑慮的來源，因爲被家庭閑話的迷霧所蒙蔽。確實流傳過一個故事：他曾經按禮拜訪過安姑，朱里姑和赫斯特姑，戴着一頂灰色軟帽——一頂灰色軟帽，甚至不是新底——一件不成形底髒東西。『真稀奇，我底親愛的——真古怪！』赫斯特姑母，經過黑暗底小客廳（她是近視眼）的

時候，曾經呵叱牠離開椅子，因為她把牠誤認爲一匹外來底不體面底貓——托木（貓）曾經有過這樣不名譽底朋友！當牠毫不動彈的時候她惶恐不安了。

好像藝術家一樣，時常尋求着足以象徵一種情節，或一個地方，或一個人物的全部性質的細事末節，這些不自覺底藝術家們——孚斯太們——都本能底地專心思索過這帽子；牠是他們所動心留意底細事末節，全部事件的意義都集中表現在牠上；因為他們各位都問自己：『想想看，我肯戴着這帽子去專誠拜客嗎？』而且各位底回答都說『不』而且較爲富於想像力的某一位還加上：『這是出乎我底意料之外的！』

喬治，聽着這故事，露齒冷笑。這帽子顯然是戴起來開玩笑的呀！他自己就是精於此道的。『很傲慢！』他說，『這野海賊！』

而且這俏皮話，『海賊』口口相傳，一直到成爲談論波辛尼的通行諺號。

後來吉妮底祖母們曾經爲這帽子斥責過她。

『我們以爲你不應該放縱他，親愛的，』她們說。

吉妮歷來是有些任性的，爽利地斷然答道：

『噢！這算什麼呢？非里卜從來不留意穿戴什麼！』

誰也不相信這樣乖張底答覆。一個男人不留意穿戴？不！

正在和吉妮訂婚，由老裘利安承認爲孫婿，佔了這麼多便宜的這青年到底是什麼人呀？他是一個建築師，這並不足以成爲戴這種帽子的理由。孚斯太們碰巧沒有一位是建築師，但是其中的一位認識兩個建築師，而這兩個人從來不會在倫敦訪問季節戴着這種帽子去拜客。危險——呀，危險！

吉妮當然見識不到這個，但是，雖然還不到十九歲，她是有名望的。她不是曾經對索木士太太——時常裝扮得那樣美麗——說過翎毛是庸俗的麼？索木士太太不是從此就不戴翎毛了嗎？親愛底吉妮是這樣直率可怕的呀！

這些顧慮，這種完全憑良心的不信任和不贊成，並未阻止孚斯太們應了老裘利安底邀請而來赴會。斯坦霍門的家族集會是很少有底事；已經十二年不曾舉行過，真的，自從老裘利安夫人死後。

這次到會人物的齊全是歷來不曾有過的，因爲，無論他們怎樣不相同，他們已經神祕地聯合起來反抗一種共同底危難。好像當一匹狗闖入牧場的時候的衆畜牲一樣，牠們頭挨頭和肩挨肩地站着，準備衝過去踏死那侵略者。無疑的，他們到會也因爲要看看他們所送的禮

物是否果如所料的恰如其份；雖然婚禮的送法照例是這樣——『尼戈拉送羹匙！你送什麼？』

——如是遞減下去的，多半也還要看新郎而定。倘若他是光滑底，嶄潔底，氣象華貴底，那就更必須送他一些好東西。他期望牠們。結果各位都送了準確恰當的東西，這是如同股票交易所規定價錢一樣，按照親屬遠近貴賤計算出來的——這種精密規定出自貝五特街狄莫斯府上，在這面臨公園的紅磚巨宅裏住着安姑，朱里姑，和赫斯特姑。

單以那帽子而論，孚斯太族的不安就已經是理所當然的了。以必須顧全觀瞻為特色的上等中產階級任何一家，要是不感覺不安，那是怎樣的不可而且荒謬呀！

不安的主體站在較遠底門邊正在和吉妮說話；他底髮髮有一種動亂之象，好像他已發覺周圍情形有些異樣似的。他也有一種自覺十分可笑的神氣。

喬治側起臉對他底兄弟歐斯台士說：

『看樣子他或許會忽然逃走的——這荒唐底海賊！』

這『相貌很特殊底人』如斯莫爾夫人後來稱呼他，是中等高度的，強健的，淡棕色面孔，土灰上髭，顴骨很高，兩腮下陷。他底前額向後傾斜，而突出於眼睛之上，好像在動物園獅子屋裏常見的那種前額。他有一雙白葡萄酒色底眼睛，有時茫然冷看。老斐利安底馬車夫，送吉妮

和波辛尼到戲院去之後，曾經對廚司說過：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路數。我看他完完全全像一隻半馴底豹子。」

現在隨時有一位孚斯太走來，斜繞過去，看他一看。

吉妮站在前面，抵擋這種無聊底好奇心——有人曾經稱她為小個子，「滿身毛髮和精力，」一雙無畏底藍眼睛，堅定有力底下巴，色澤鮮明，以她底一頂金紅頭髮而論，她底面孔和身體都似乎太細弱了。

一個高秀底女人，姿態妙曼，某個族人曾經把她比為異教女神，站着含笑注視這兩個人。她底兩手，帶着法國灰手套，互相交叉着，她底莊重而姣好底臉一轉側，附近一切男人底眼睛就都傾注在那一面。她底身體微微移動，顛巍巍的，好像那裏的空氣波動使其平衡似的。她底面頰溫潤，但是缺少色彩；她底明亮底大黑眼睛是柔媚底。而且她底嘴皮——發問，答話，都帶着一種笑影——使男人們覺得牠們是靈敏底，肉感底和蜜甜底，而且好像從牠們之間傳出一朵花的溫馨似的溫馨。

這樣被審察着的一對訂婚男女並未意識到這迷人底女神。首先注意到女神的是波辛尼，他詢問她底姓名。

吉妮挽着她底愛人去見那美女。

「阿連妮是我底最好底朋友，」她說：「請你們倆成爲好朋友！」

在這小個子姑娘底指導之下他們三個都笑了；而正當笑着的時候，索木士孛斯太，悄悄地出現在那美女（他底妻）後面，說道：

「啊！也介紹我！」

在各種集會裏他真是很少離開阿連妮左右，甚至被臨時應急的社交談話所分離的時候，也能看見他底眼睛追隨着她，現出監視和渴望的奇異表情。

在窗子旁邊，他底父親哲木士還是在考察着那一件瓷器上的種種表徵。

「我奇怪爲什麼斐利安容許這訂婚，」他對安姑說。「據說在許多年內他們不能結婚。這年輕底波辛尼」（他重讀「波」字）「什麼也沒有。當我底女兒溫尼弗里嫁給達爾蒂的時候，我要他把每一文錢都交代清楚——幸而這樣——否則現在他們什麼都沒有了！」

安姑從天鵝絨坐椅上仰頭觀望。灰白髮，那樣披覆在她底前額上，數十年來毫無變化，已經在這家庭裏消滅了一切時間感覺。她沒有回答，因爲她少說話，節省老年底聲音；但是哲木士，良心不安，覺得她底表情正好是一種回答了。

『好，』他說，『阿連妮家沒有錢，我不能幫助。索木士那時是那樣急迫；他爲陪她跳舞跳得精瘦。』

輕巧地把那瓷碗放在鋼琴上，他讓他底眼睛游移到站在門邊的那一羣人上。

『這是我底意見，』他突如其來地說，『像現在這樣就這樣吧。』

安姑並不要求他解釋這奇突底話。她知道他底意思。倘若阿連妮沒有錢，她就不應該愚蠢到作錯事；因爲他們說——他們說——她曾經要求分居；但是索木士當然不肯——

哲木士打斷了她底幻想：

『但是狄莫斯在哪裏呢？』他問，『他不跟她們來嗎？』

從安姑底緊閉着底嘴皮裏擠出一個輕淡底微笑：

『不，他以爲現在白喉症這樣流行，出來是不智的；他向來作事是這樣穩當的。』

哲木士答道：

『好，他保重他自己。我就不會像他那樣保重我自己。』

這一句話的主要情調是贊揚，或妒嫉，或輕蔑，是不容易知道的。

狄莫斯真是少見面。他是孚氏的最幼子，以出版爲業，在幾年以前，當營業旺盛的時候，他

就考究到還不會來而大家一致認為要來的市況停滯，賣掉他所有的以宗教書籍為大宗的某個出版公司股票，買了穩賺年利三分的整理公債。由於這一行動，他立刻陷於孤立，因為沒有另一個孚斯太肯在四分之三利息之下放出他底資金的；而這孤立慢慢地和確實地摧毀了或許比天性謹慎更好的一種精神。他幾乎變為神話人物——憧憧出沒於孚氏宇宙觀的背景中的安全感這幽靈的化身。他絕不肯犯結婚這種冒險，也斷不肯以子女拖累自己。

哲木士正在輕輕拍着那盜器，又說：

「這不是真正老牌烏西斯特。我想裘利安總告訴過你一些關於這青年男人底事的吧。以我所打聽到的一切而論，他沒有生意，沒有收入，沒有值得提起的社會關係；別的我就不知道了——誰也不告訴。」

安姑搖搖頭。一陣顫動通過她底鷹鼻方腮底老臉上；她底兩手的蜘蛛爪似底手指互相交叉起來，互相擠軋，好像正在認真打定主意。

在孚氏全族裏她底年齡最高，她在他們之中佔有特殊地位。他們全是唯我主義者和投機家——雖然並不比他們底鄰人們更甚——他們都喪膽於她底不受利誘底威儀之前，而當機會太強的時候，他們祇好躲避她。

哲木士架起他底兩隻細長腿子，繼續說道：

「裘利安，他有他自己底主意。他沒有兒女——」停住了，想到老裘利安底兒子小裘利安（吉妮底父親）仍然還生存着；小裘利安曾經鬧得很糟，拋棄妻女，跟那外國女教師逃走了。「好，」他又趕快接着說，「倘若他喜歡作這種事，我想他是綽有餘裕的。那麼，他打算給她多少呢？大概每年一千鎊吧；他並沒有別人接受他遺留下的錢。」

他伸手去握一個面皮剃得頂光的精悍漢子底手，這人頭上幾乎沒有一根毛，一管起伏不平底長鼻子，飽滿底嘴唇，長方形眉毛之下有一雙灰色冷眼睛。

「呵，尼戈拉，」他咕嚕，「你好？」

尼戈拉，以鳥似底敏捷和返老還童底伶俐（他曾經發了大財，完全合法的，因為他是好幾個公司的經理），把他底更冷底手指尖放在伸來的那冷手掌裏，而且趕快縮回去。

「我身體不好，」他說，噘着嘴——「不好了整個星期；夜裏睡不着。醫生看不出爲什麼。他是一個伶俐人，或者我不該請他，但是他除了帳單而外什麼也不給我。」

「醫生！」哲木士說，磨利他底言詞：「爲了我們家裏的這個那個，倫敦的醫生我全領教過了。沒有一個滿意的。喏，瑞蒂在那裏。他們對於他有什麼好處？他在那裏；比以前更胖；他是肥

大的；他們不能減輕他底體重。看他！

瑞蒂孚斯太，方形大漢，挺起背心鮮亮的胸部，好像一隻羽毛豐盛而鼓起嗉囊底鴿子，昂然而向他們走來。

「呃——你們好？」他用一種紈袴公子底神氣說，重讀「好」字（這難得底字交他保管幾乎絕對安全）——「你們好？」

三兄弟都有一種誇張之氣，當任何一個看着別底兩個的時候；各人由經驗知道各人就要比賽說病了。

「我們正在說你，」哲木士說，「說你並未瘦下去一點。」

瑞蒂由於要聽的努力而睜大圓圓底灰眼睛。

「瘦下去？我正好，」他略向前傾，「不像你那樣乾癟癟的！」

但是，唯恐失去胸襟的擴張，他又挺直為屹然不動底狀態，因為他把風頭雄健的價值估計得比什麼都更為高超。

安姑把老眼睛從這個轉移到那個，神色任性而又嚴厲。三兄弟也回頭看着她。她是搖動不定的。奇特底女人！八十六年如一日；或許還要活十年，而從來都不康健。孿生兄弟哲木士和

瑞蒂不過七十五，尼戈拉最幼，僅僅七十。全都是強健的，所以心安理得。有那麼些各式各樣財產，他們各位最關切的當然是各自底健康嘍。

「我本來很好，」哲木士說，「但是我底神經有些不對。一點最小底事也會使我煩得要死。我要到巴特去。」

「巴特！尼戈拉說。我已去過海洛格提。沒有一點效驗。我想要的是海邊空氣。哪裏也比不上牙爾毛斯。我想我到那裏，我底睡眠——」

「我底內臟很不好，」瑞蒂緩慢地插嘴。『這裏痛得可怕；』而且他把手放在右腹上。

「缺少運動，」哲木士含糊地說，眼睛看着那瓷器。他趕快加添：『我底這裏也痛。』

瑞蒂面放紅光，好像有一種自鳴得意之色出現在他底老臉上。

「運動！他說。『我作得多了：我到俱樂部去坐車從來不用人扶助。』

「我不知道，」哲木士慌忙說。『我不知道關於任何人的任何事；沒有誰告訴我任何事。』

瑞蒂定睛看着他說：

「你那裏痛你怎麼辦呢？」

哲木士高興了。

『我吃一種配合——』

『你好，叔祖？』

吉妮就站在他面前，她底堅決底小臉從小個子上仰起來望着他底大個子，而且伸出手。

高興從哲木士底臉上消褪。

『你好？』他說，望着她出神。『那麼，明天你要到威爾斯去拜訪你底年青人底姑母們嗎？那裏很多雨呀。這不是真正老牌烏西斯特瓷。』他拍拍那瓷碗。『啊，你底母親結婚的時候我送她那一套是真底。』

吉妮和她底三位叔祖一一握手，然後轉到安姑。一種很甜底笑容出現在這老太太底臉上；她熱切地抖顫着吻了那女孩底面頰。

『好，我底親愛的，』她說，『那麼你們要去一個整月嘍！』

女孩走了，安姑目送着她底伶仃底背影。老太婆底鋼灰色圓眼睛（那上面已經有一層鳥眼上面的薄膜似底東西）依依不捨地追隨她到忙碌底人羣裏面，因為人們正在開始告別；然後她底手指又那樣互相交又着擠軋起來，似乎又在拿定主意抵抗她自己底終於必須離去。

「是的，」她想，「每個人都很慈愛；十分多的人們來慶賀她。她應該是很快樂的。」

在門邊的大羣人——從律師們和博士們的家族裏，從股票交易所和中上等階層的無數行業中，邀請來的這些衣冠楚楚的人們——其中祇有百分之二十是孚斯太們；但是安姑卻以為他們似乎全是孚斯太——其實也並沒有多大差別——她祇看見她自己底骨肉。這家族就是她底全世界，她不知道別底，或許永遠不知道任何別底。孚斯太們所有的小祕密，疾病，訂婚，結婚，以及他們怎樣過日子，是否正在賺錢——這一切便是她底資產，她底歡樂，她底生命；此外都不過是沒有真實意義的一片事件與人物的朦朧迷霧而已。這一切她將要帶到地下，當輪到她死的時候；這一切給與她那種重要性，那種隱祕底自尊心，沒有這些心情我們誰都生活不下；她以一種日益加甚的貪慾牢固地依戀着這一切。倘若生命忽然脫離了她，她所捨不得的就是這一切。

她想起吉妮底父親，曾經跟那外國女人逃走的小裘利安。啊呀！這對於他底父親和他們一家是何等可悲底打擊！這樣一個有前途底青年人！一種可悲底打擊，雖然不曾鬧成公開底醜事，最幸運的是小裘底妻並不要求離婚！很久以前的事了！當吉妮底母親還在的時候，六年前，小裘正式娶了那女人，現在他們已經有兩個孩子——她聽說。可是，他還是喪失了到這裏

來的權利，辜負了她底家庭完滿的期望，剝奪了她看他吻他的喜悅，因為他是那樣一個有希望底青年人呀！這思想連帶着積久底創傷使她底老練底心悲痛了。有一小滴淚水停在她底眼睛裏。她偷偷地用最精緻底小手帕揩掉牠。

「安姑，好？」有人在後面說。

索木士孚斯太，平方肩頭，面孔刮得精光，平方面頰，平方身段，以全體而論還是有着某種圓滑和隱秘，正在偏着頭俯視安姑，好像要從他自己底鼻子側面看穿過去似的。

「這訂婚你以為怎樣？」他問。

安姑高興地望着他；自從小斐利安脫離老巢，索木士在她底全體姪兒之中成爲她底寵愛，因爲她認爲他是孚族精神的妥實保管者，而這精神必然快要溜出她底皮囊之外了。

「對於那年輕人是很好底，」她說；「而且他是一個好看底年輕人；但是我懷疑他是否十分合宜作親愛底吉妮底愛人。」

索木士撫摸着一個金漆燭臺的邊緣。

「她會馴服他的，」他說，偷偷地濡濕他底手指，摸摸那燈台的多節球根。「這是真正底老漆，現在得不到了。在吉布生舖子裏要賣好價錢。」他津津有味地說，好像他覺得他正在使

他底老姑母高興起來似的。他難得說這樣底心腹心話。『我自己並不想要買，』他加添，『老漆器總是賣好價錢的。』

『你對於這些東西很精通，』安姑說。『親愛底阿連妮好嗎？』

索木士底微笑死去了。

『很好，』他說。『她埋怨她不能睡；其實她比我睡得更好得多；』他望着他底妻在門邊和波辛尼談話。

安姑歎氣。

『或許，』她說，『她不要那麼常常去看吉妮就好。親愛底吉妮是那樣堅決底人！』

索木士滿臉通紅；這紅迅速通過平方面頰，又集中於兩眼之間，停在那裏，作為心煩慮亂的表徵。

『我不知道她對於那好管閒事底輕浮女子有什麼味道，』他炸了，但是覺得旁邊還有別人，他轉面又開始考察燭臺。

『他們告訴我裘利安又買了一座房子，』他底父親就在近傍說，『他必定有很多錢——多得不知道怎樣用法！在孟提庇拉廣場，他們說；挨近索木士！他們不告訴我——阿連妮從來

不告訴我什麼！

「好地位，離我不到兩分鐘，」瑞蒂底聲音說，「而從我那裏坐車到俱樂部祇要八分鐘。」家宅的位置對於孚斯太們是頂重要底事，這是不足奇的，因為他們歷來成功的全部精神都具體表現在這上面。

他們底父親，牧畜家，是在本世紀之初從多爾西縣附近遷來的。

「出衆底杜斯孚斯太，」他底親友們這樣稱呼他，曾經作過石匠，升騰到營造廠主的地位。在暮年他移居倫敦，一直營造到死，葬在高門山上。他留下三萬多鎊給他底十個子女。老裘利安，倘若提到他，就祇說「一個堅實底人；不很文雅。」第二代孚斯太們確也覺得他不大替他們增光。在他底人品上他們所能發見的貴族特點祇是愛喝馬狄拉酒這習慣。

赫斯特姑，孚族歷史權威，描寫他說：

「我想不起他作過任何工作；至少，我生平不曾見他作過。他是呀——幾座房子的業主，我底親愛的。他底髮色大約和你底瑞蒂叔父底一樣；方形體格。高麼？不很高」（他有五尺五，一張斑駁底臉）。「皮色鮮紅。我記得他常喝馬狄拉酒；但是問安姑吧。他底父親是什麼嗎？他——呀——曾經在多爾西縣海邊種地。」

有一次哲木士曾經親自去看看他們底發祥地是個怎樣地方。他發見兩個老農場，有一條貨車底轍跡深入紅土，通到海邊的一個磨房；一座灰色小教堂，有着一面突立底外牆，和一座更小更灰底附屬寺院。作爲磨房動力的溪水潺潺分流爲十多條小溝，有一些豬出沒在海股周圍。一道朦霧浮游在遠景之上。原始底孚斯太們，幾百年以來，似乎都曾經走在這一片荒涼之中，腳踏深泥，面對大海，一個禮拜日又一個禮拜日，並無不滿之意的。

誰也不知道哲木士是否懷着尋到遺產或什麼特殊事物的希望到那裏去，他走着壞道路回到城裏來了，而且勉強從壞工作中求出那最好處。

「那裏很難找出什麼來，」他說；「正規底小鄉村，古舊得像那些山邱一樣。」

古是足以慰情的。老裘利安，有時天真流露，稱他們底祖先爲「小百姓——我想很微末。」他還重複「小百姓」這名詞，好像牠使他心安理得似的。

這些孚斯太們，他們全都已經爲他們自己搞得很好，以至於全都是所謂「有地位的」了。他們已經享有各種財富，不過——與狄莫斯不同——整理公債除外，因爲他們生平最怕的是他們底資金祇有三分利息。他們也收藏繪畫，而且贊助可以加惠於他們底病僕的那一類慈善機關。從他們底父親，那營造家，他們承襲了鑑別磚瓦灰泥的才能。他們也許本來是某

種原始教派的份子，現在卻自然而然的是英格蘭教會會員，所以他們底妻和子女依照某種定規加入了更爲時髦的大主教管轄區的教會。誰要懷疑他們對基督教信心，那是會使他們痛憤而且驚異的。他們之中有幾位出錢預定教堂座位，用這種最切實底方式表示他們對於基督教理的同情。

他們底住宅，頗有規律地佈置於公園周圍，好像一些守衛底哨兵，唯恐他們安心立命的這倫敦市中心會滑出他們底掌握之外，以至降低他們自己底身份似的。

老裘利安住在斯坦霍門；哲木士們住在公園坊；瑞蒂獨自雄據在海德公園大廈的綠黃房間裏——他不曾結婚，不打算結婚——索木士們住在騎士橋的老巢裏；洛桀們住在王子花園街（洛桀在孚族中的傑出之點是志願而且實行使四個兒子一致從事於一種新企業。「收購房產——什麼也不如這個！」他說；「我從來不作這以外的任何事體！」）

還有海曼們——海曼太太是出嫁的孚族姊妹——高踞於卡卜登山上，他們底住宅好像長頸鹿底頭部，高得要使觀察家底頸項痠痛的；尼戈拉們住在拉布洛克格魯弗，住在買得便宜的大宅子裏；最後，但是並非最小，狄莫斯住在貝瓦特路，這裏在他底庇護之下住着安，朱里，和赫斯特。

但是哲木士一直隨時都在默想着，現在他纔開口問他底東道主和大哥孟提庇拉廣場的房子是多少錢買的。他自己留意那房子約有兩年之久了，但是房主硬要那麼一個價錢。

老裘利安敘述了購買的詳情。

『二十二年好住？』哲木士重複說；『我早看過那房子——你給的太多了！』

老裘利安皺起眉頭。

『我並不要買牠，』哲木士急忙說；『那價錢不合我底意。』索木士知道那房子，唉——

他會告訴你太貴的——他底意見是有價值的。』

『我偏不，』老裘利安說，『不理會他底意見。』

『好，』哲木士含糊說，『你自有主張——這是好意見。再見！我們要坐車到霍林罕。他們告訴我吉妮要去威爾斯。明天你要寂寞了。你打算怎樣呢？你頂好來和我們吃晚飯！』

老裘利安拒絕了。他走到前門去看他們上馬車，對他們笑笑，已經忘記了他底惱怒——

哲木士太太面向着馬，身材高大，相貌堂皇，一頂赭色頭髮；她底左邊是阿連妮——兩個丈夫，父親和兒子，面對着他們底妻，坐在前座上，好像伺候什麼似的。老裘利安看着他們坐在彈簧墊褥上，忽起忽落，默默適應着他們底車的每一波動，在陽光之下馳去了。

在馳騁中打破沉默的是哲木士太太。

『你們見過這麼些雜人聚集在一處麼？』

索木士翻起眼睛望着她，點點頭，而且他看見阿連妮以她底莫測底神氣偷看着他。大概孚族各房在離開老裘利安宅家族集會之後或許都說過這種話的吧。

混在最後離開的一批賓客之中，第四和第五兄弟，尼戈拉和洛桀，一同走出，沿着海德公園走向地下鐵道的普拉伊街車站。和別底到了某種年紀的一切孚斯太們一樣，他們都有自備馬車，非萬不得已是不坐街車的。

今天天氣晴朗，公園的樹木正在六月中的榮華時期；兩兄弟似乎並不留意風景，而風景之美卻使他們底散步和談話意氣揚揚了。

『是的，』洛桀說，『她是一個美貌女人，索木士底妻。我聽說他倆不和睦。』

這兄弟有一個高前額，在孚斯太們之中色澤最爲鮮明；他底淡色眼睛正在測量路邊房屋的臨街正面前部，而且他隨時舉平他底傘實行他所謂『觀測星座』高度。

『她沒有錢，』尼戈拉回答。

他自己曾經娶了一大筆財產，那是在還沒有「已婚婦人財產法」的黃金時代，他邀天

之幸，得以順利使用。

「他底父親是什麼人？」

「赫洛是他底名字，一個教授，他們這樣告訴我。」

洛桀搖搖頭。

「那是沒有錢的，」他說。

「他們說她底母親底父親是經營水泥的。」

洛桀底臉上一亮。

「但是他破產了，」尼戈拉說。

「啊！」洛桀叫喊，「索木士要和她鬧出麻煩的；你記住我底話，他要鬧出故事——她有

一種疏遠底神氣。」

尼戈拉舐舐嘴皮。

「她是一個漂亮女人，」他說了，推開一個攔路的打掃伙。

「他是怎樣捉住她的？」洛桀立刻問。「她必定費了他的許多錢製衣服了吧！」

「安告訴我，」尼戈拉回答，「他曾經爲她失魂少魄。她拒絕過他五次。哲木士對於這婚

事是焦慮不安的，我能看出。」

「啊！」洛桀又說；「我替哲木士難過；他曾經和他底女婿達爾蒂鬧過麻煩。」他底愉快底臉色由於運動而增加了，他舉傘觀測的次數比以前也更加多。尼戈拉底臉上也有一種喜悅底容顏。

「我看她太少色彩，」他說，「但是身段極好！」

洛桀不回答。

「我說她面貌出衆，」他終於說了——這是孚氏語彙中的最高讚詞。「那年青底波辛尼不會爲他自己得到什麼便宜的。在布克提家裏他們說他是藝術家那一類人——要想改良英國建築；那是沒有錢的！我想要打聽狄莫斯對於這婚事要說些什麼。」

他們走進車站。

「你要坐哪一等？我坐二等。」

「我不坐二等，」尼戈拉說；「你不知道那會傳染到什麼。」

他買了到諾丁山門的頭等票；洛桀買了到南康辛頓的二等票。一分鐘之後列車來了，兩兄弟分別走進各自底車廂。各自憤憤地覺得別人不肯改變習慣，遷就一點，以示親近。洛桀底

思想中分明響着：

「尼戈總是一個頑固底乞丐！」

同時尼戈拉也在對自己說：

「洛桀總是那樣乖僻！」

孚斯太們很少感情。在這偉大底倫敦市裏，他們已經征服了牠而且變為顯要，什麼時候他們曾經有過感情呢？

## 第二章 老裘利安到歌劇場

第二天下午五點鐘老裘利安獨自坐着，一枝雪茄挾在兩片嘴皮之間，旁邊的桌上擺着一杯茶。他是疲乏的，所以在雪茄未完之前他已經睡着了。一匹蒼蠅停在他底頭髮上；在催眠底寂靜中他底呼吸的聲音是深沉的，白髭之下的上唇微張微翕。雪茄從他底皮皺筋臟底手指裏跌落在空爐邊上，正在燒燬牠自己。

這陰暗底小書房裏，有着排除外景的彩色玻璃窗，滿是蒙着深綠天鵝絨的和深雕細刻的桃花心木傢具——老裘利安常說：『有一天這一套將要賣大價錢是毫不足奇的！』

想着身後能够贏得比生時所得更多是欣慰的。

在浮族巨宅後部房間所特有的富麗底褐色氛圍裏，他底大頭，戴着白髮，靠在高背椅墊上，顯出雷布郎得<sup>⊙</sup>底畫意，卻被使他底面孔有些雄糾糾之象的髭鬚所破壞。這裏有一座老

⊙ Rembrandt (1606—1669) 荷蘭畫家，以明暗對比強烈為特點。

鐘，自從四十年前他結婚之前起一直繼續的噠的噠，紀錄着牠底老主人失去的每一秒可羨時光。

他從前並不照顧這房間，從年頭到年尾都不進去，除非到那角落裏的日本式櫥櫃裏去取雪茄，現在這房間實行報復了。

他底兩鬢凹陷，他底額骨和下巴在睡眠中是削尖的，他底臉上顯出他老了的告白。

他醒了。吉妮已經去了，哲木士曾經說過他將要寂寞。哲木士向來不是好東西。他得意地想着他趕在哲木士之先買到那房子。他咬定價錢，當然買不到；那傢伙就祇想錢。雖然，他給的太多了吧？要少給就免不了大麻煩——他敢說在未辦完吉妮底這件事之前他可能把他底全部現錢都用出去了。他不應該允許這訂婚。吉妮曾經遇見這波辛尼在貝奈斯家裏——貝奈斯和彼爾得坡都是建築師。他相信貝奈斯是那年青人底姑丈。從此之後她就時常追逐他；而且事情一經她想定，那就無法阻止。她不斷地和這樣那樣「跛脚鴨」<sup>⊖</sup>們打交道。這傢伙沒有錢，但是她一定要許給他——一個輕率魯莽底人，一個不實際底人，他要把他自己纏在

⊖ 在證券交易中不能履行契約者。

無窮底困難裏面咧。

有一天她曾經突然跑來告訴他這件事；而且，好像有什麼欣慰之點似的，她加添說：

「他很有趣；他時常整個星期祇喝可可茶過日子！」

「而他想要你也祇喝可可茶過日子麼？」

「不呀；現在他正在通達時務。」

老裘利安把雪茄從白髭下面取下來，髭邊沾着一點咖啡，注目看着她，這曾經那樣牢繫在他底心上的小東西。他比他底孫女懂得更多「時務。」但是她已經爬在他底膝頭上，用她底下巴摩擦着他，哼着一種小貓底吟聲。他敲掉雪茄煙灰，急躁地轟然爆炸了：

「你們全是一樣：你們不得到你們想要的東西你們是不會滿足的。倘若你一定要自討苦吃，你討吧；我洗手不管。」

於是，他洗手不管了，條件是非到波辛尼每年至少有四百鎊收入的時候他們不能結婚。

「我不能給你很多，」他曾經說過，這並不是吉妮所不熟悉底一種公式。「或許他底什麼聲名能夠供給你可可茶喝。」

自從這事開始以來他全不明白她的情形。一件壞事！他不想給她一筆錢使那一無所有

底傢伙優游歲月。他以前曾經見過這種事情；沒有好結果。最糟的是他沒有搖動她底決意的希望；她是頑固得像一匹驢子似的，自從幼年以來。他看不出什麼結果。他們必定會量布裁衣的吧。非到這年青人波辛尼自己有收入的時候他絕不讓步。吉妮和這傢伙要發生糾紛，這是一目瞭然的事；他並不比一隻牛更了解錢。關於這一次跑到威爾斯去拜訪那青年人底姑母們，他滿懷期望她們是一些冷貓。

現在老裘利安，毫不動彈，呆望着牆；但是以眼睛而論，他也許已經睡着了……心裏想着，大概索木士那小豺狗會給他某種好意見的吧。他自來是一匹小豺狗，到處開開！他將要成爲下一代的資產家，在國家裏有一個地位！一位資產家！唔呼！像他底父親一樣，總是講究生意經，一個冷血底小乞丐！

他站起，走到櫥邊，開始從新買來的一包裹檢取雪茄，裝入他底煙盒裏。牠們底價錢不小，但是近來很難得到好雪茄，並沒有可以和老牌漢生和布里吉相比的東西。那些老牌纔真是雪茄呀！

這思想，好像暗自潛入底芳香，引他回到從前在里乞孟的那些奇妙底夜間：在晚餐之後他和尼戈拉托里弗里，圖拉塊，阿克赫林和安東佐渥斯同坐在克隆和賽卜特的庭園露台上

吸煙。那是多麼好底雪茄呀！可憐底老尼戈拉——死了，甲克赫林——死了，而圖拉塊——他底妻死了，佐涅斯——衰弱不堪（無疑地，失去了嗜好）。

當年的朋輩似乎祇剩下他自己一個人，除了瑞蒂而外，當然，瑞蒂是那樣狂妄自大，跟他無事可爲。

難於相信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他覺得青春還在！這是最痛切，最苛烈底感想，當他站在那裏檢點他底雪茄的時候。在白頭孤寂之中他還殘留着青春翠色在心裏。還有在罕卜斯提沙崗的那些星期日下午呀，那時小裘利安和他沿着西班牙亞公路散步到高門，到孩兒山，又走回沙崗到甲克斯徒拉堡吃晚餐——那時他底雪茄多麼美好呀！而且那樣好天氣現在沒有好天氣。

當吉妮是一個五歲小囡的時候，每兩個星期他帶她到動物園去，離開她底母親和她底祖母這兩個好婦人的社會，坐在熊窩的頂上，用傘遞小圓糕給她所愛的熊們。那時他底雪茄多麼香呀！

雪茄！他甚至並不曾失去他底味覺的優越——他是著名底品味家，在五十年代中人們一提到他，就說：『孚斯太——倫敦最好底品味家！』味覺之好在某種意義上曾經使他發

財——孛斯太和托里弗里茶葉公司賺了大錢。這公司底茶，不像別家底茶，有一種馥郁底香氣，清醇可愛。公司周圍瀾漫着這企業底神秘氣氛：特別經營着和特種東方人的交易，由特定底船隻運到特定底碼頭。

他曾經爲這企業工作！那時人們工作！現在這些年輕小子不知道這名詞的意義。他曾經深入各種細事末節，知道進行中的各樣事情，有時通宵坐着辦事。他底眼睛知人善任，他常說，這是他底成功的祕訣，而且他真實喜歡作的事也就祇是施展這種巧妙底才能。他並未盡其所長。甚至現在，那企業已經轉入一個有限信托公司，日漸衰落（他很久以前就已退出了，）他回憶往昔也還感覺尖刻底煩惱。他本來可以作得多麼好的呀！他本來可以在法律界有輝煌成就的！他甚至曾經想作議會議員。尼戈拉不是曾經屢次對他說過「你能够作任何事體，裘利，倘若你不要那樣保重自己」嗎？親愛底尼戈拉！這樣一個好人，但是一個吵鬧底傢伙！那著名底托里弗里呢！他全不顧自己。所以他死了。老裘利安固執地檢點着他底雪茄，心裏疑惑或許他歷來太過保重自己了吧。

他把雪茄煙盒放在他底上衣前襟裏，扣起來，然後走到寢室的長梯上，扶着梯欄，一步一步拖曳上去。這家宅太大。吉妮結婚之後，（倘若她真嫁了那小子，他想她會的，）他可以讓他

們住在這些房間裏。養着六七個僕役吃閑糧幹什麼呢？

他按鈴，應聲來了專管食事的僕役——一個有鬚底巨人，行動輕巧，對於靜默有一種特殊才能。老裘利安告訴他把衣服取出來；他要到俱樂部去吃飯。

馬車送吉妮小姐到車站去要多久纔回來呢？兩點鐘就去了麼？那麼叫車夫在六點半前後來呀！

老裘利安在七點鐘時候進去的這俱樂部是那些曾經見過從前比現在好的中上等階級的政治團體之一。在這裏不論談什麼，或談了什麼之後，總是透露一種失望底努力。大家都已厭談這俱樂部已經走上末路云云，而老裘利安卻偏要談，不願在禮貌上確實激怒了那俱樂部的正經會員們。

『你爲什麼仍然在那裏作會員？』瑞蒂屢次很煩惱地問過他。『你爲什麼不加入「同文會」？我們在這會裏喝希得西克酒，每瓶不到二十先令，倫敦任何地方也沒有這樣便宜；』然後他放低聲音加添：『祇剩五百打了。我生平每天晚上都要喝牠。』

『我要考慮，』老裘利安回答；但是當他考慮的時候，總有繳過五十個金幣入會費這問題纏繞着，這會費還要把他拖在那裏四五年。他繼續着考慮。

作爲自由黨黨員他太老了，他久已不信他底俱樂部的政治理論，甚至公開宣傳這理論爲「廢料」而且他繼續作會員祇是爲了喜歡和那些理論對抗。他輕蔑這地方；他加入牠是在許多年前被拒絕於「霍奇波奇」之後，因爲他是「作生意的」。好像他不如他們之中的任何人似的！現在他當然鄙視這收留他的俱樂部。會員們是一羣倫敦市裏常見底俗人——股票捐客，律師，舊貨商，什麼人都有。好像性格頑強而不太聰明的大多數人一樣，他輕視他所屬的階級。他遵守他們底風俗習慣，而暗中又以爲「鄙俗」。

年齡和（他所領悟的）哲學已經模糊了他挫敗於「霍奇波奇」的記憶；這記憶朦朧得好像當年「俱樂部之后」似的隱藏在他底思想裏。他本來可以長久作「霍奇波奇」會員的，但是他底介紹人甲克赫林弄得不好，以至他們不知道不讓他加入是何等錯誤。可怪的是他們曾經立刻要他底兒子裘入會。而且他相信那孩子現在還是一個會員，八年前他接到過他從那裏寄來的一封信。

老裘利安已經有幾個月不曾到過這「分離」俱樂部了；那房子已經粉刷過，裝飾得好，像急於要出賣的老屋或舊宅似的。

「吸煙室顏色粗野！」他想。「餐室是好底。」

餐室的沉悶底朱古律色，點綴着淡綠花紋，激起他底幻想。

他叫了晚餐，就坐在二十五年前在休假日他和裘利安常坐的那角落裏的那桌子上（在這幾乎是急進派底的「分離」俱樂部裏事情並沒有多大進步）

那孩子愛戲院，因此裘利安記起他怎樣坐在這裏，面對着他，掩藏着他底興奮，故意裝出冷淡外貌。

他也叫了那孩子常叫的晚餐——湯，白魚，炸肉排，包心饅頭。啊！現在祇要他坐在對面就好了。

這兩個人已經十四年不見面了。現在裘利安並不是第一次懷疑在他底兒子的事件中他有一小點罪責。和那異常風騷底代那綺佐涅斯（安東佐涅斯底女兒，現在是庇留夫人）的不幸事件曾經使裘利安反跳進吉妮底母親底懷抱裏。也許他應該阻止他們底婚事；那時他們都太年輕；而在裘遭遇那變故之後他不能不盼望他結婚。而四年之內就來了這破裂！在這破裂中要袒護他底兒子當然是不可能的；理知和訓練——兩者的綜合是支持他底原理的主要因素——指示他這種不可能，而他底情感卻叫苦了。那事件底嚴重的殘酷性並不顧恤感情。吉妮這華髮燦爛底小東西，曾經爬過他底全身，蜿蜒纏繞過他——纏繞着他底

心，那心生來是無助底幼小者的玩物和可愛底遊戲場。以這種特性底內省，他知道他必須捨棄這一個或那一個；這其間沒有折衷之道。悲劇由此發生。而這無助底幼小者勝利了。他不能兩面討好，所以對他底兒子告別了。

這一別直到如今。

他曾經提議繼續津貼小裘利安，但是這曾經被拒絕，或許這拒絕比什麼都更傷他底心，因為由此失去了被禁錮底情愛的最後出路；這是決裂的明確證據，祇有財產的贈與或拒受纔能够表示得這樣明確。

他底晚餐是乏味的。他底香檳酒是乾燥而帶苦味的，不如從前的尾弗克里可茲。

對着咖啡杯，他想他可以到歌劇場去。於是，看太晤士報——他不信任別底報紙——看見當晚的廣告。今夜演費得里阿。⊖

幸而不是淮格納⊖那傢伙所作的新流行底手勢戲。

⊖ 悲多汶所作曲名。

⊖ Richard Wagner (1813—1883) 德國作曲家。

戴起他底可以摺疊底高帽——牠底邊緣已經消磨平滑——好像作爲昔日豪華底表徵，而且從上衣袋裏拉出平日和煙盒最親近的一對很薄底淡紫色羔皮手套，發出強烈底俄羅斯皮革氣味，然後他爬進雙輪街馬車。

馬車欣欣然馳過街道，老裘利安被不習慣底熱鬧所激動。

「旅館營業一定十分興旺，」他想。幾年之前這裏並沒有這些大旅館。他得意地回想着他有些房地產在這附近。那價值一定在跳了好買賣！

但是由此他開始縱情於某種新奇底非人底玄想，迥然異乎孚斯太族底性格，這是他超羣出衆的祕密所在。人是怎樣渺小，一羣什麼東西！他們全要變成什麼？

他蹣跚走出馬車，給了那車夫恰當底車資，走到賣票處買座券，手裏拿着錢包——他底錢總是裝在錢包裏的，他絕不贊成現在許多青年們把錢隨便放在衣袋裏的習慣。賣票員伸出頭來，好像從窩裏往外探望的老狗似的。

「啊，」他驚異地說，「裘利安、孚斯太先生麼！是呀！許多年不見你了，先生。啊呀呀！現在不是從前了呀。你和你底兄弟，還有那舊貨商——圖拉塊先生，和尼戈拉托里弗里先生——你們從前每一個歌劇都照例要定六七個坐位。先生，你好嗎？我們都不再年輕了！」

老裘利安底眼色加深；他付了票價。這些人並不曾忘記他。他前進，踏着序曲的節拍，好像重上征途的一匹老戰馬。

捏着他底高帽，他坐下，照例脫掉淡紫色手套，戴起眼鏡，向周圍儘看了一個長時間。眼光終於落在他底皺帽子上，然後看定舞台幕。他異常痛切地感覺到一切都是乏味的。當年塞滿這戲院的那些女人們，美麗底女人們，到哪裏去了？當年他等待某個偉大歌人的那種心情到哪裏去了？陶醉於生活的感覺和享受生活之歡樂的能力到哪裏去了？

這當年最偉大底歌劇看客！現在沒有歌劇！淮格納那傢伙已經摧毀了一切；妙曲失傳，好音絕響！啊！那些卓越底歌人呀！都完了！他坐着注視那些正在上演的老場面，心裏茫然無所感覺。

從覆耳的銀色鬚髮到穿着漆皮鞋的脚尖，老裘利安並無笨拙或衰弱之象。他可以算是——很像是——壯健的，好像從前他每夜到這裏來的時候一樣；他底眼力是好底——幾乎像從前一樣好。但是爲什麼感覺乏味和幻滅呢！

他生平都慣於享受事物，甚至不完美底事物——世間有許多不完美事物——他曾經克已知足地享受牠們，因爲要保持自己底年青。但是現在他被牠底享受能力，被牠底哲學所

遺棄，祇留下一切無味這可怕底感覺。甚至那囚徒合唱，那弗洛里安之歌，都無力排遣他底孤寂的憂鬱。

祇要小裘跟他在一起就好了！那孩子現在是四十歲。作為他底獨生子，他已經脫離了十四年。小裘已經不再是流浪漢。他正式結婚了。老裘利安爲了表明贊成這行動曾經情不自禁地寄一張五百鎊的支票給他底兒子。支票被退回來，封在從「霍奇波奇」轉來的一封信裏。

信上說：

「我底最親愛底父親，

「你底慷慨惠贈似乎是你把我想得更壞的表徵。我奉還，但是倘若你以爲這款子適合于存儲爲這小孩（我們叫他裘利）的福利金，我是很高興的。這孩子繼承着我們底教名和姓氏。

「我全心禱祝你康健如常。

「你底愛子裘」

這信正如這兒子一樣：他總是和藹可親的。老裘利安曾經寄去這回信：

「我底親愛底裘，

「款（五百鎊）記入我底帳內，在裘利安孛斯太戶頭之下，作為你底孩子的福利金，按期計息五分。望汝珍重。余仍康健。」

「愛你的父親裘利安孛斯太。」

而且每年一月一日他又把本利存入而且另加一百鎊。這款累積起來——到第二個新年牠就是一千五百多鎊！他從每年多起來的這錢之中得到怎樣的滿意是難說的。但是通信卻早已終止了。

不論他怎樣愛他底兒子，不論這是一種本能，一半由於天性，一半由於像他底本階級的千萬人們一樣繼續辦理事務的結果，他是以結果而不以原則評判行爲的，他底心裏懷着某種不安。在種種情形之下，他底兒子是早就該陷于毀滅的呀；這法則記載在他所讀過，聽過和見過的小說，教訓和戲劇之中。

自從接到那退還底支票之後他覺得這其間似乎有些錯誤。爲什麼他底兒子並不會毀滅呢？但是，後來，誰知道呢？

他聽說——其實他曾經認真調察過——裘住在聖約翰林，有一座花園小家宅在威斯特里亞路，帶着他底妻進出于社交場中——當然是稀奇古怪底地方——而且他們已經有兩個孩子，一個男孩叫作裘利（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以為這名字是玩世底的，而老裘利安畏懼和討厭玩世主義，）一個女孩叫作霍利，生於正式結婚以後。誰能知道他底兒子的生活實情呢？他曾經以他所承襲的他底母親底父親的遺產爲資本加入路易保險公司；他也畫水彩畫。老裘利安知道這個，因此他祕密地隨時購買牠們，每當他遇見代賣商店窗裏陳列着簽着他底兒子的名字的太晤斯河風景畫的時候。他以為牠們是不好的，並不因爲那簽名而懸掛牠們；他把牠們鎖閉在抽屜裏。

在這大歌劇院裏，一種強烈底渴望迫使他想要看見兒子。他記得那孩子穿着棕色荷蘭童裝在他底大腿下面鑽來鑽去的時代；他教他騎馬，他跟着孩子底小駒奔跑的時代；他初次送他上學的時代。他原來是一個討人愛底可愛底孩子呀！他進了伊吞高等學校之後，習得了似乎太多底好禮貌，這是老裘利安所知道的在這種地方化大費用纔能獲得的；但是他時常

是可親可近的。時常是好伴侶，甚至在進了劍橋大學之後——稍微疏遠了一點，或許因為他已經得到那麼些教益了吧。老裘利安對於我國公立學校和大學的情感是絕不動搖的，對於這種專為我國最高階層而設的教育制度，他保持着既豔羨而又不信底態度，因為他自己並無資格參與末議……現在吉妮去了，離開了他，這時再見兒子是一件慰情底快事。懷抱着這樣背叛他底家族，他底原則，他底階級的負咎之心，他呆看着舞台上的一個歌人。一個壞東西——一個無聊底壞東西！而且扮演弗洛利安的人完全是個蠢材！

歌劇完了，現在的這些觀眾是容易高興的。

在擁擠底街上他搶奪到一輛街車，當着一位已經僱好牠的更年輕底矮胖紳士面前。他底路要穿過慕爾堂，而到了轉角，車夫並不通過綠園，卻駛入聖詹木士街。他打算干涉車夫（他不能容忍他底道路被歪曲；）然而，一轉眼他發見他自己面對着「霍奇波奇」俱樂部，於是這一整晚潛藏在他底心裏的那渴望公然得勢了。他叫車夫停住。他要進去訊問裘是否還是那裏的會員。

他進去了。客廳恰似當年他常和甲克赫林在這裏晚餐的時候一樣，這裏是有倫敦最好底烹調的；他以一種精敏嚴厲底眼光向周圍觀看，這種看法曾經使他生平得到比最大多數

人更爲優異的待遇。

「裘利安孚斯太還是這裏的會員嗎？」

「是的，先生；現在這裏，先生，貴姓？」

老裘利安後退。

「他底父親，」他說。

說了，他就站住，背對着爐子。

小裘利安正要出去，已經戴上帽子，正在走過客廳，就遇着門房。他已經不年輕了，頭髮是灰的，而臉——比他底父親底臉更窄的模寫品，有着同樣大底下垂鬚鬚——十分疲乏，他立刻變爲神色慘淡。在這麼多年不見之後突然相逢是可怕的，因爲世界上沒有比這種場面更駭人的了。他們面對面一言不發。然後父親用震顫底聲音說：

「好嗎，我底孩子？」

兒子回問：

「好嗎，爹？」

老裘利安底手在他底淡紫色薄皮手套裏發抖。

「倘若你和我同路，」他說，「我可以送你一程。」

老裘利安覺得他底兒子已經老練了，「過於成熟」是他底批評。在兒子底容顏的天然溫厚之上已經有一副勉強底面具，似乎他曾經在他底生活環境之中發現裝配鎧甲的必要。那輪廓確是一個孚斯太底輪廓，但是表情卻是學者或哲學家的慎思熟慮底態度。在這十五年中他當然必定經受許多返躬內省的了。

在忽然遇見之中小裘利安覺得父親的狀貌是駭人的——他顯得很衰老。但是在馬車裏他卻似乎沒有什麼改變，還是像記憶中那樣儀容澄靜，那樣挺直，目光炯炯。

「你身體好，爹。」

「精神不好，」老裘利安回答。

他焦急地覺得他必須說話。已經這樣取回兒子，他覺得他必須知道他底財政狀況。

「裘，」他說，「我想要聽聽你是怎樣生活的。我想你負債了吧？」

他這樣說法，爲的是使他底兒子更容易懺悔。

小裘利安用譏諷底聲調答道：

「不！我並未負債！」

老裘利安看見他惱怒了，就摸摸他底手。他冒昧了。然而，這是值得的，小裘從來不會對他  
有過疾言厲色。他們又一言不發地坐在車裏，到了斯坦霍門。老裘利安邀他進去，但是小裘利  
安搖頭。

『吉妮不在家，』他底父親趕快說：『今天出去拜客去了。我想你知道她已經訂婚了吧？』  
『已經？』小裘利安含糊說。

老裘利安下車，給了車錢，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把一個金鎊誤認爲一個先令給了車夫。  
車夫把錢放進嘴裏，悄悄地趕快策馬往下走了。

老裘利安輕輕地把鑰匙放進鎖孔裏，推開門，招招手。他底兒子看着他慎重掛起外衣，他  
底臉上的表情就好像想要偷櫻桃的孩子似的。

餐廳的門是開着的，瓦斯燈是扭小了點着的；一隻酒壺悄然蹲在茶碟裏；一匹相貌玩皮  
底貓沉睡在餐桌上。老裘利安立刻呵斥她。這偶然底小事故對於他底心情是一種救濟；他在  
那畜生後面揮舞着他底高帽。

『她有跳蚤，』他說，跟着她出去。在客廳裏通達地下室門裏他『嘶嘶嘶』了好幾次，  
好像勸導那貓走開似的，一直到由于某種奇特底偶合一個僕役出現在下面。

「你可以去睡了，巴菲特，」老裘利安說。「我自己會鎖門閉燈的。」

當他又走進餐廳的時候，不幸那隻貓已在他之先進來，豎起她底尾巴，表明她早已預定下誘出那僕役來的計謀。

在老裘利安一生之中他底齊家戰略總歸鑄定失敗。

小裘利安不能不微笑了。他是很精于諷刺的，所以今晚的各樣事情在他看來似乎都是諷刺底的。這貓的插曲；他自己底女兒訂婚的通知。他對於她的關係並不更多於對於這貓的關係！而且這詩意底正確感動了他。

「吉妮現在是什麼樣子？」他問。

「她是一個小東西，」老裘利安回答；「他們說她像我，但是這是他們開玩笑。她更像你底母親——同樣底眼睛和頭髮。」

「啊！她是美麗底嗎？」

作爲一個孚斯太，老裘利安更不容易稱讚任何事物；尤其是他真心欣賞的事物。

「相貌不壞——有一個正宗底孚斯太下巴。她走了之後這裏是寂寞的，裘。」  
他底面容又使小裘利安感覺初見時候的驚駭。

「你獨自一個人怎樣辦呢，爹？我以為她是被他纏住了的吧？」

「怎麼辦？」老裘利安重複，他底聲音裏爆發着怒氣。「獨自住在這裏是可悲底事。我不知道怎樣結局。我祝福——」他抑制着他自己，加添說：「問題是，我有什麼更好底辦法處理這家宅呢？」

小裘利安看看房間四週。牠是特別空曠而荒涼底，裝飾着他從小就記得的那幾幅巨大油畫——有幾匹睡着底狗，鼻嘴都靠在紅蘿蔔堆上，旁邊雜置着大葱和葡萄。這家宅是一條白象，<sup>⊖</sup>但是他不能想像他底父親會住在更小底地方；這一切似乎越更是諷刺底的了。

在一個旁邊有讀書架子的大椅子裏坐着老裘利安，這一個家族，一個階級和一種信仰的首領，有着白髮和鐘形前額，代表中庸，秩序，和愛財好利。像倫敦的一般老人一樣孤寂的一個老人。

他坐在這房間的陰鬱底安逸之中，儼然是在種種偉大勢力操縱之下的一個傀儡，那些勢力全不顧什麼家族或階級或信仰，而祇是像機器似的以可怕底轉動進向不可思議底目

⊖ 難于處置的無用底大東西。

的。這是小裘利安的感受，他有無私底眼光。

可憐底老爹爹！這就是他所奉行的那中庸之道的結局！孤寂了，一天比一天老，渴望有一個可以談心的人。

這時老裘利安回頭看着他底兒子。他想要談這麼些年來他不能談的許多事。對吉妮開誠說明這些事是不可能的；他相信蘇合區的房產將來要漲價；他憂慮那他長久作着董事長的新煤業公司總經理庇平的可怕底沉默；他厭恨美國墓地的地產跌價。甚至不能對誰討論用什麼方法逃避他死後應該繳納的種種捐稅。然而，現在在一杯茶的刺激之下，他似乎很興奮，終於說了。因此展開一片生活的新境界，暢所欲言的樂園，在其中他能夠找到一個防禦憂患浪潮的定泊處；在其中他能夠陶醉於怎樣設計保全他底財產，使他底唯一業蹟永垂不朽。小裘利安是善於聽話的；這是他底大才能。他底眼睛一直看定他底父親底臉，不時偶然提出一句問話。

在老裘利安說完之前，時鐘響了一下，而在這響聲中他底原則復甦了。他驚惶地取出他底錶來：

「我必須去睡了，裘，」他說。

小裘利安站起來，伸手扶起他底父親。那老臉又顯出衰朽和凹陷；那眼睛是不顧一切的。

『再見，我底孩子；你自己保重。』

重要時機已成過去，小裘利安向後轉進，走出門去。他茫然失措；他底微笑是抖顫底的。自從他初次發見生活不是簡單底事以來這十五年中，他從未發見生活竟至這樣複雜。

## 第三章 瑞蒂家的晚餐

在面對公園的瑞蒂底橘黃帶淡青底餐室裏，擺着一張十二席的圓桌。

一座插滿了燃燭的刻花玻璃燈架，好像巨大底水晶球似的，懸掛在房間中央，照耀着那些金框大鏡子，大理石板茶几，和沉重底描金雙人椅。各樣東西都暗示愛美已經這樣強有力地開拓道路，深入社會的各個人家裏，以至違反了「自然」的較爲素樸底心了。瑞蒂的確討厭單純，愛好鍍金，這使他底交遊之中有人認爲他有偉人的特性，倘若那些人是嗜好奢華的；由於這一認識——不使走進他底房裏來的人不感覺他是富人——他心安理得地享受着這種幸福，以至相信不如此就不是生活了。

自從他退出地產公司以來，（他瞧不起這行業，那拍賣部尤其卑鄙，）他就已縱情於貴族享樂。

他底晚年豪華使他好像安居在糖裏面的一匹蒼蠅；他底心，從早到夜很少活動，是兩種

相反底情緒的奇妙底接合點，一方是躊躇滿志於他已經營業致富，一方又覺得他這樣高貴底人原本是不該以工作勞神的。

他穿着有黃金和瑪瑙鈕釦的白背心，站在食櫥旁邊監視僕役把三瓶香檳酒塞進冰箱裏面。在他底硬領的兩尖端——一動就截着他，他並不打算更換——之間，他底下巴之下的蒼白底肉皮始終不動。他底眼睛從一瓶輪轉到一瓶。他正在打算，而且有了這樣底意見：斐利安喝一杯，或兩杯，他是很保重他自己的。哲木士呢，現在他不能喝酒。尼戈拉呢——他和方尼盡量喝水並不足奇！索木士呢，不管他；那些年輕底姪兒們——索木士三十一歲——並不能喝！但是波辛尼呢？在這陌生者底名字上忽然碰見出乎他底哲學之外的某物，瑞蒂呆了一下。一種憂慮來自他底心裏！要說出來是不可能的！吉妮不過是一個女孩子，也戀愛了！伊米里（哲木士太太）喜歡一杯好香檳。朱里呢，她沒有味覺。至於哈代乞士曼！一想到這老朋友就有一層疑雲遮暗他底眼睛：她喝完半瓶也不足奇！

但是在打算別底賓客的時候，他底老臉上悄然出現了好像雄貓嚶鳴獻媚似的表情：索木士夫人！她或許不多喝，但是她能夠欣賞她所喝的酒；給她好酒是一種愉快！一個美人——而且同情他！

想着她就好像喝着香檳酒一樣。這年輕貌美底女人，會打扮，好禮貌，十分出衆，給她好酒是一種愉快——款待她是一種愉快。他底頭今晚第一次在他底領的兩尖端之間痛切地震動了一小下。

『阿道夫！』他說。『再放一瓶進去。』

他自己可以多喝，因為，謝謝布里特底藥方，他已經覺得他極好，而且他已經留意不吃午餐。前幾個星期他並不覺得這樣好。伸出他底下唇，他發表他底最後訓令：

『阿道夫，上火腿的時候加西印度細葱。』

走進接待室，他坐在椅子邊緣上，兩膝分立；他底高大軀體立刻構成一種有所期待而寂然不動的奇異底原人姿態。他準備着一聽見通報就站起來。他好幾個月不曾請客了。這一次爲吉妮訂婚設宴當初似乎可厭（在孚斯太族中，以宴會祝賀訂婚這風俗是宗教底地遵行的），但是對於發請帖和開菜單這些勞作，他覺得熱鬧可喜。

這樣坐着，手上有一隻錶，肥胖，而且圓滑，而且金光閃閃，好像一塊壓扁了底牛酪球，他並不思想什麼。

一個有八字鬚的高人，從前在瑞蒂家裏服役，而現在是蔬菜店主，進來通報：

『乞士曼太太，西卜提莫斯莫爾太太！』

兩位太太進來了。前一位，完全包裹在紅色裏面，兩頰上還有兩大塊固定底紅斑，一雙氣勢洶洶底眼睛。她走近瑞蒂，伸出套在粉紅長手套裏的手：

『好，瑞蒂，』她說，『我好久不見你了。你好？啊呀，我底親愛底孩子，你長得多胖了呀！』

瑞蒂單是瞪起眼睛，發洩感情。一種呆鈍底惱怒膨脹在他底心裏。發胖，說胖，是粗鄙的；他有一個胸部，不過如此而已。轉面向他底妹妹，他抓起她底手，用命令的音調說：

『好，朱里。』

西卜提莫斯莫爾太太是四姊妹裏最高底一位；她底圓形底老臉已經變爲陰沉沉；怒氣瀰漫在牠上，好像戴着一種鐵絲面具，一旦移去，就要露出滿臉蠢蠢欲動底橫肉。甚至她底眼睛也是愠怒底的。她這樣紀念着喪失西卜提莫斯莫爾的永遠怨憤。

她有慣說錯話的大名聲。而且執拗得好像天性如此似的，終身不改，一次說過，就堅持着，再加上別底錯話，一直發揮到底。自從她底丈夫死去，家族，家族事故，在她底心裏早已索然無味。倘若情況許可，她是一位偉大底談論家，能够毫不興奮地一直閒談好幾點鐘，悠悠暢敘運命之神虐待她的無數史實；她也不會感覺聽者們對於這女神的同情，因為她是仁慈底的。

因為長久坐在可憐底斯莫爾（壞身體的男人）旁邊，她獲得了這種習慣。而且還有過無數次她儘坐着安慰病人，小孩和別底無助者，她都不能解脫她自己底這種感情：這世界是最無情義底地方。一星期又一星期，她坐在那極其善辯底傳教士佐馬斯戈爾脚下聽講，這人對於她是大有影響的；但是她仍然要使人人相信甚至這也是一種不幸。在這家族裏她已經變為話柄，倘若誰有苦惱，就被稱為『正牌朱里』。他底這種習性可能使任何人灰心喪氣，除了年過四十的孚斯太而外；她現在七十二了，並不見有所改善。而人覺得她還有享受的能力。她有三隻金絲鳥，一匹雄貓，托米，和半個鸚鵡——和她底姐姐赫斯特共有；這三種可憐底畜生（隨時要小心避開狄莫斯——他對於動物很厭煩）並不像人類，承認她不能沮喪，熱情地依戀着她。

今晚她穿着莊嚴華貴底黑羽緞衣服，紫色鑲邊，一條黑絲絨帶圍在她底細喉嚨根上；晚間穿戴黑色和紫色是幾乎每個孚斯太都認為很高雅的。

她惱怒瑞蒂，說道：

『安曾經請過你去。你好久不接近我們了呀！』

瑞蒂把兩個拇指插在背心袖孔裏，然後答道：

「安已經衰朽了；他應該請醫生！」

「孚斯太尼戈拉先生和太太！」

尼戈拉孚斯太，揚起他底長方形眉毛，嘴上帶着微笑。那一天他實行了雇用上印度土人到錫蘭開金礦的計劃。一個可愛底計劃，不顧困難地幹起來了——他是應該喜歡的。這可能加倍他底礦廠出品，而且，如他所屢次竭力主張，一切經驗表明凡人必死；而無論在本國老死或在外國礦坑底層悶死都沒有關係，祇要他底生活中的這一變動有利於大英帝國。

他底能幹是無可疑的。對着他底聽者揚起他底破鼻子，他加添：

「因為缺乏幾百個這種人，我們多年不曾分紅利了。看那股票價格，我賺不到十先零。」

他也曾經到亞爾毛斯去休養，回來覺得至少增加了十年壽命。他抓起瑞蒂底手，用歡喜底聲音叫道：

「好，我們又在這裏了！」

尼戈拉太太，一個毫無生氣底老婦人，站在他背後笑了一個惶恐底微笑。

「哲木士孚斯太先生和太太！索木士孚斯太先生和太太！」

瑞蒂拉攏腳根，裝出親熱態度。

『好，哲木士，好，伊米里！你好嗎？索木士！你好嗎？』

他握着阿連妮底手，他底眼睛放光。她是漂亮女人——太白了一小點，但是她底身段，她底眼睛，她底牙齒，呀！太好了，索木士這小子不配！

神們給與阿連妮深黑眼睛和金黃頭髮，這種新異底配合，吸引男子底願盼，據說這是懦弱底表徵。穿着金黃長外衣，她底豐潤，柔滑底淨白底頸項和肩頭使她全身有一種迷人底鮮麗。

索木士站在他底妻背後，他底眼睛看定她底頸項。瑞蒂底縮回去底手上的手錶還顯得在外面，牠底指針已經過了八點；這已超過他平常底晚餐時間半小時——他不吃午餐——於是一種奇突底煩燥鼓脹在他內面。

『裘利安是不喜歡遲到的呀！』他對阿連妮說，帶着不能抑制的懊惱。『我想總是吉妮纏住了他！』

『在戀愛中的人們總是遲到的，』她回答。

瑞蒂驚異地看着她；一層暗黃色染在他底兩頰上。

『不相干。時髦底胡說！』

而在這暴言後面某種說不出名目底原始蠻性似乎喃喃怨語。

「瑞蒂叔叔，告訴我你覺得我底新星怎樣。」阿連妮溫婉地說。

在她底胸襟的項鍊上閃耀着一顆五角星，是用十一個鑽石組成的。

瑞蒂看着那顆星。他對於寶石很有興趣；想出這問題來轉移他底注意是最爲聰明體貼不過的了。

「誰給你的？」他問。

「索木士。」

她底臉上並無變動，但是瑞蒂鼓起眼睛，好像他忽然被一種覺悟所苦似的。

「我敢說你在家是苦悶的，」他說。「你可以隨時來和我吃晚餐，我要給你喝在倫敦所能得到的好酒。」

「吉妮孚斯太小姐——裘利安孚斯太先生……波辛尼先生……」

瑞蒂揮開手臂，轟地說道：

「晚餐，現在——晚餐！」

他拉着阿連妮走進去，理由是自她作新娘以來他不曾款待過她。吉妮陪同波辛尼，後者

被安置在阿連妮和他底未婚妻之間。在吉妮的另一面是哲木士和尼戈拉太太，然後是老裘利安和哲木士太太，尼戈拉和哈特乞斯曼，索木士和斯莫爾太太，又到了瑞蒂，坐成一個圓圈。孚斯太族的家宴遵守着某些傳統。譬如，沒有食事開始之前的小食品。那理由不得而知。較爲年輕一輩的理論追溯到牡蠣的不體面底價錢；而更可能是因爲要求直截了當，一種切實底作風，一下子就決定那些小食品是無聊的。唯有哲木士們，不能忍受這幾乎通行於全個公園巷的風俗，隨時加以破壞。

彼此相對緘默，漠不相關，幾乎陰沉沉地冷透了坐椅，一直到第一道菜來的時候，這纔點綴着這樣底辭令，「托木那公貓又壞了；我不知道他到底爲什麼呀！」——「我想安有好幾早晨不下樓了吧？」——「凡尼，你底醫生叫什麼名字？斯士伯麼？他是庸醫！」——「溫妮弗里嗎？她生了太多兒女，四個，是不是？她瘦得像一根柴！」——「瑞蒂，你爲什麼給我這種白葡萄酒？對我太乾了！」

進第二杯香檳的時候，一種咻咻之聲自行顯現，偶然被小變故所間斷，而又返本還原，同時哲木士正在講故事，講了一個長時間，甚至耽延了必須一致公認爲孚氏宴會的皇冠頂子——「羊肉鞍」——的享用。

沒有一次孚氏宴會沒有「羊肉鞍」的。在牠底油淋淋底堅厚之中有着迎合「確有地位」的人們的某物。牠是滋補而且——味濃的；人吃過就記得的。牠有過去和將來，好像存入銀行的款子一樣；牠是可以大發議論的事物。

孚族各房都堅持某種特殊底地方主義——老裘利安信仰達提莫爾，哲木士信仰威爾斯，瑞蒂信仰櫻斯坦，尼戈拉主張人可以輕蔑任何地方，而對於新西蘭卻不可以。至於洛桀，這些兄弟中的獨標一格者，他曾經被迫而發明他自己底地方主義；以替兒子們規劃出一種新行業的精敏，他發現他底信仰在一家賣德國貨的商店裏；在爭論之中，爲了證明他底論點，他拿出一些隨便亂寫底發票，表示他在那裏付出的貨款比任何人的都更多。在這一次爭論之後，老裘利安曾經對吉妮發表過他底哲學理論之一：

「你可以記住，這些孚斯太都是有奇癖的——等你再長大一點你就會看出來！」

狄莫斯獨持異見，因爲雖然他也熱心吃羊肉鞍，他說他害怕牠。

對於孚族心理有興趣的任何人，這偉大底羊肉鞍的特徵都是頭等要件；牠不但象徵他們底堅韌，集團底和個別底，而且也標明他們在體質上和天性上屬於一個偉大階級，這階級信仰滋補和好吃，絕不考慮美學底慾求。

浮族的更小一輩本來可以一脈相傳地繼承下去，不至於更愛珠雞或龍蝦生菜——這些好看而缺少養料的東西——但是他們被他們底妻（或他底母）腐化了；她們在婚後一直被迫着吃羊肉鞍，曾經把對於牠的祕密厭憎傳之子孫。

偉大底羊肉鞍議論終結，台克斯堡火腿，外加細葱，就要開始——瑞蒂久已渴望這一道菜，曾經去攔在晚餐的進路上。因為專心享用，他停止談話。

索木士從挨近西卜提莫斯莫爾太太的他底坐位上觀望着。他有理由觀察波辛尼，因為他懷抱着一個可愛底建築計劃。這建築師或許可以利用；他顯得聰明，這時他靠在椅背上悠閒地用麵包皮造成城堡模型。索木士注意到他底衣服剪裁得好，不過太小了一點，好像是許多年前作的。

他看見他轉面對阿連妮說話，而且她底臉上煥發着喜色，好像他常見牠對別人煥發的那樣——而對他自己卻永不。他竭力想要聽取他們說些什麼，但是朱里姑對他說話了。

索木士不覺得很奇怪嗎？就在上一個星期日親愛底斯戈爾牧師說得這樣尖刻：「倘若人獲得了靈魂而失去了財產，這對於人有什麼好處呢？」他還說，這是中產階級的信條；喂，他是什麼意思？當然，這或許是中產階級所信仰的——她不知道；索木士以為如何？

他茫然答道：「我怎麼會知道呢？斯戈爾是一個騙子，也許，不是嗎？」這時波辛尼正在環顧餐桌，好像正在指出賓客們的種種特徵，而索木士懷疑他正在說些什麼。阿連妮微笑着，顯然是贊同波辛尼底話。她似乎是時常贊同別人的。

她底眼睛轉到他自己；索木士立刻低頭，因為那微笑已經從她底唇上消逝。

騙子？但是索木士是什麼意思？倘若斯戈爾是騙子，一位牧師——那麼任何人都可以是——這是可怕的！

「好，那麼他們都是的！」索木士說。

在朱里姑底紀念碑似底可怕沉默之中，他聽見阿連妮似乎說了這樣底話：「到這裏來的你們全體，都放棄希望吧！」<sup>①</sup>

但是瑞蒂已經吃完了他底火腿。

「你在什麼地方買到菌子？」<sup>②</sup>他用一種好像求愛似底聲調對阿連妮說：「你應該到

① 這似乎是名言警句，但無法察明其來原——譯者。

② (mushroom) 另一意為暴發戶。

斯尼波底舖子裏——他會給你新鮮的。那些小人們，他們不願意惹麻煩的！」

阿連妮轉面回答他，而索木士看見波辛尼自己微笑地望着她。這傢伙有一種奇妙底微笑。有些天真，好像小孩喜歡時候的微笑。至於喬治所謂「海賊」這渾名，他以為並不很貼切。而且，看見波辛尼轉向吉妮，索木士也微笑了，但是譏諷底地——他不喜歡吉妮，她現在不很高興。

這是不足奇的，因為她剛纔跟哲木士談過下面底會話：

「哲木士叔祖，我在回來的路上看見河邊有一處風景優美底房地基。」

哲木士，慢吃細嚼，暫停這消化過程。

「呃？」他說。「在什麼地方？」

「挨近龐保尼。」

哲木士放一片火腿進嘴裏。吉妮等待着。

「我想你並不知道那裏的地皮是否可以自由買賣吧？」他終於問了。「你並不知道那裏的地產價格吧？」

「是的，」吉妮說；「我問問看。」她底隆重底黃髮之下的堅決底小臉上可疑地燃起怒

火。

哲木士以一種審問者底神氣看着她。

「什麼？你並不想買地！」他失聲大叫，放下他底叉子。

吉妮曾經被她底愛人底興趣所鼓勵，她早就懷着一種可喜底計劃，以為叔祖們為圖利建造別墅是利於波辛尼的。

「當然不，」她說。「我以為這樣美好底地方適合於——你或——別人造別墅！」

哲木士看着她底側面，又放第二片火腿進嘴裏。

「那裏的地皮應該是很貴的，」他說。

吉妮底私心是要激起這公意：每個孚斯太一聽見可欲可取之物就覺得有落在別人手裏的危險。而且她不肯看清她底勝算落空，仍然鼓勇前進。

「你應該到鄉間去，叔祖。我希望我有大筆錢，我將來就不住在倫敦。」

哲木士被刺激到他底細長身軀的深處；他想不到他底姪孫女有這樣荒唐底觀念。

「你為什麼不到鄉下去呢？」吉妮重複；「那是有很大益處的。」

「為什麼？」哲木士困惑地問。「買地——你以為我買地造屋會對於我有益麼？——那

樣我底錢並不能得四分利呀！

「這有什麼關係？你可以得到新鮮空氣呀。」

「新鮮空氣！」哲木士叫喊；「我要新鮮空氣幹什麼——」

「我要說任何人都喜歡要新鮮空氣，」吉妮輕蔑地說。

哲木士用餐巾揩揩他底嘴。

「你並不知道錢的價值，」他說，避開她底眼光。

「不！我希望我永遠不知道！」而且，以一種隱忍底表情咬住她底嘴唇，可憐底吉妮沉默了。

為什麼她底親戚們都這樣富，而波辛尼時常不知道明天的煙錢從何得來呢。為什麼他們不幫忙他呢？但是他們是這樣自私。他們為什麼不造別墅呢？她懷着一切動人哀憐（有時成就大事）的天真底獨斷想頭。她困惱地轉向波辛尼，而他正在和阿連妮談話，於是一股冷氣落在她底精神上。她怒睜着眼睛，好像老裘利安遇着忤逆的時候那樣。

哲木士也是很煩惱的。他覺得好像有誰對於他吃五分期利息的權利加以威脅似的。他底女兒們沒有一個會說出這種話。哲木士對於兒女們時常是異常寬大的，想到這一點他對於

這話感覺更加深刻了。他快快不樂地亂攪他底草莓，然後抹上奶油，趕快吃掉牠們；無論如何，牠們都逃不脫他的。

他底惱怒是不足怪的。幹了五十四年（從他曾經由法律准許爲會計師以來）的抵押貸款事務，保持着安全底高利率，用盡心機講價還價，精通了人間一切金錢關係，他終於達到純然以金錢條件來思想事理的境地。現在錢是他底光，他底眼鏡，沒有牠他就真地不能看，真地不認識事理了；而竟有人對着他底臉說『我希望我永遠不知道金錢的價值！』這使他悲憤了。他認爲這是胡說，否則這會駭壞他的。這世界正在往哪裏走呀？然而，忽然想起小裘利安的故事，他覺得稍稍安心，因爲你對於這樣底父親能有什麼期望呢！這使他底思想轉入更少愉快底道路。關於索木士和阿連妮的那些議論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好像在一一切可敬底家庭裏一樣，生活既已成爲市場，家人相視如股票，家庭祕密也就成爲評價的情報。孚斯太交易所裏暗中流傳着阿連妮懊悔她底婚姻。她底懊悔是不被認可的。她應該有自知之明，安份守己；穩重底婦女不犯這些錯誤。

哲木士頹唐地想着他們有一座好家宅（不大）在好地段上，沒有孩子，沒有錢底困難。索木士對於他底事情保持緘默，但是他必定會變爲一個很溫和底男人的。他從生意上得到

巨大收入——因為索木士，像他底父親一樣，是一個著名底貸款公司董事——而且向來很謹慎。有幾筆抵押貸款他辦得異常之好——期限短——利率最高！

阿連妮並沒有不快活的理由，但是他們說她曾經要求分居。他知道那結局是怎樣的。索木士似乎不是醉酒底人呀。

哲木士看着他底兒媳。他底偷看是冷酷而多疑的。其中有企求和恐懼，也有痛切底憂慮。他爲什麼這樣焦愁呢？這很像是十分無聊的；婦女們是可笑底東西！她們這樣誇張，以至你不知道相信什麼；然而誰也不告訴他任何事，他必須爲他自己尋訪每一件事。他又賊頭賊腦地，看着阿連妮，而且從她看到索木士。後者，正在聽朱里姑說話，同時向上翻起眼睛望着波辛尼方面。

「他喜歡她，我知道，」哲木士想。「看樣子他時常買東西給她。」

他越更越更覺得她底冷淡無情是荒謬絕倫的。也可惜她是一個動人憐愛底小東西，而且他，哲木士，真可以十分喜歡她的，祇要她順從他。近來她結交吉妮；這對於她並無益處，這對於她的確並無益處。她逐漸自有主張。他不明白她是何居心，要幹什麼。她有の家宅，有她所想要的各樣東西。他覺得應該替她選擇朋友。照這樣下去是危險的。

吉妮的確有保護不幸者的習氣，已經從阿連妮取得一種自白，而且向她宣傳必須對抗罪惡，倘若必要，就分離吧。但是在這些鼓勵之中，阿連妮保持沉默，好像她害怕實行冷血鬪爭這意念。他絕不會放棄他，她曾經對吉妮說過。

「不理他！」吉妮大叫；「隨他愛怎樣就怎樣——祇要你堅決！」她在狄莫斯家裏毫無忌憚地說了這話；當哲木士聽到牠的時候，他感覺到一種自然底憤怒和恐怖。

倘若阿連妮聽信了牠——他無法想像——脫離索木士呢？但是他覺得這想頭是這樣不能忍受，他立刻拋棄了牠；牠以魔惑之力召引起種種慘淡光景，耳朵裏響着家庭口舌的吱喳，以及他底親生子遭逢意外的惶恐！幸而她沒有錢——一年寒倉底五十鎊！他也輕蔑地想到赫洛，什麼也不遺留給她。他伏在他底酒杯上，把兩隻長脚交疊在桌子下面，他完全忽略了站起來，當婦女們告別的時候。他要對索木士說——要他防備；他們不能像這樣過下去，現在已經到了緊急關頭。而且他注意到吉妮遺留下她底滿滿一杯酒。

「這小東西是這一切的根源，」他猜想；「阿連妮自己斷乎不會這樣想。」哲木士是善於想像的人。

瑞蒂底聲音喚醒了他底迷夢。

『我爲牠化了四百鎊，』他正在說。『當然牠是一件正規底藝術品。』

『四百鎊！唔！好大價錢！』尼戈拉響了。

他們談論的對相是一羣精緻底大理石雕像，擺在一座大理石高臺上，散佈文化氣氛在全個房間裏面。六個裸體女像，都很華美，全都傾向一個中心主體，也是裸體女像，主體端詳着她自己；這一切給與觀者一種她極愛重自己的喜悅之感。朱里姑，坐在她對面，因爲不要看她，這一整晚都在最爲困難的情形之下。

老裘利安說話了；開始這爭論的就是他。

『四百個胡說！不要說你爲牠化了四百了吧？』

瑞蒂下巴在他底硬領的兩尖端之間一激動，又痛切地被截了一下，這是今晚的第二次。『四——百——鎊，英國錢；一分不少。我並不後悔。牠不是通常底英國貨——牠是真正底近代義大利珍品！』

索木士在微笑中提起一隻嘴角，橫看着波辛尼。那建築師正在雪茄煙雲後面露齒而笑。這回真有些像海賊了。

『這費了多大工夫呀，』哲木士急忙說明，真地被這羣像感動了。『在覺布生店裏要賣

好價錢」

「這是一個外國窮鬼造的，」瑞蒂說，「問我要五百——我給他四百。值八百。那窮鬼，好像是半餓着的！」

「啊！」尼戈拉忽然又炸了，「窮，這些藝術家；我奇怪他們是怎樣生活的。有一個青年，弗拉其蒂，就是凡尼和姑娘們常邀來奏提琴的；他一年頂多賺一百鎊吧！」

哲木士搖搖頭。「啊！」他說，「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生活的！」

老裘利安已經站起來，嘴裏啣着雪茄，走近羣像去加以考察。

「也許化不到二百！」他終於說。

索木士看見他底父親和尼戈拉焦急地互相望望；在另一方面，瑞蒂，波辛尼卻還被包圍在煙雲之中。

「我不知道他對於牠的意見，」索木士想，明知這羣像絕不是假古董；絕不是前代的東西。覺得布生商店不再會有這樣藝術品出賣。

瑞蒂底回答終於來了。「你對雕像並沒有什麼知識。你收藏着一些繪畫，不過如此！」

老裘利安退回他底坐位，悠悠噴出煙氣。他好像並不想和對於雕刻一竅不通而頑固得

像驢子似的瑞蒂爭論什麼。

『化裝灰泥細工！』是他底全部言詞。

要頓脚在瑞蒂久已是生理上不可能的了；他底拳頭碎地落在桌子上。

『灰泥細工！我倒要看看你底家裏有什麼東西比得上這個一半好！』

而且他底言詞後面似乎又響着原始暴力的轟隆之聲。

解救了這情景的是哲木士。

『喂，波辛尼先生，你怎麼說呢？你是建築師；你應該知道關於雕塑這類事情的一切！』

每隻眼睛都轉向波辛尼；全體都以一種異樣猜疑底態度等待他底回答。

索木士，初次開口，問道：

『是的，波辛尼，你怎麼說呢？』

波辛尼冷靜地答道：

『這作品是傑出的。』

他底話感動瑞蒂，後者底眼睛含笑偷看老裴利安；祇有索木士仍然不滿足。

『爲什麼傑出呢？』

「爲牠底天真純樸。」

這回答之後接着是一陣印像深刻底沉默；獨有瑞蒂不能確定這是否故意恭維。

#### 第四章 建築計劃

在瑞蒂家晚餐之後的第三天，索木士孚斯太走出他底綠漆前門，又從廣場上回頭望過去，確定了他底家宅需要粉刷這印象。

他曾經遺留下他底妻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她交疊着雙手在懷抱裏，分明是等待着他去。這並不是不平常底事。這實在是每天都有的。

他不能理解她發見他有什麼過錯。他並不胡塗！他負債麼，賭博麼，吵鬧麼；他粗暴麼；他濫交朋友麼；他在外面過夜麼？恰恰相反。

他覺得深藏在他底妻底心裏的厭憎是一種神祕，是最惱人的根源。她鑄成大錯，並不愛他，曾經設法愛他而不能愛他麼？這顯然是沒有理由的。

倘若他能夠替他底妻設想出她跟他過不下去的這樣一個新異底原由，他就的確不是孚斯太了。

但是，索木士不能不把全部罪責歸之於他底妻。他從來不曾遇見過一個女人能够這樣激動愛慾的。他和她不論到哪裏，他沒有一次不看見一切男人怎樣被她所吸引的；人們底聲音笑貌都流露了這一點；在這種注意之下的她底行爲是無可指責的。他真地甚至想也不會想到過：她是這樣一個女人——在安格魯薩克遜人種裏不太普通——爲了被愛和愛人而生，沒有愛就活不下去。他把她底魔力看作爲他底財產的她底價值；但是他懷疑她所能給與的是否相當于她所已接受的；她並不曾給過他什麼呀！「那麼她爲什麼嫁我呢？」是他繼續不斷地想着的。他已經忘記了他的追求獻媚；在那一年半之中他曾經包圍和伏伺她，設計娛樂她，給她贈品，按期向她求婚，隨時陪伴着她使別底追求者們不能插足。他已經忘記了那一天：他巧妙地利用了她對於她底家境的某種深刻憎惡，他成功地獻出他底慇懃。倘若他記得什麼，那就是這金髮黑眼女郎對待他的文雅底反覆無常。他的確已經不記得那時她底臉上的表情——異樣，忍從，懇求——當那一天她降服而且說她願嫁他的時候。

當愛人終於得到把生鐵鍛鍊成熟鐵的報酬的時候，這是書籍上和人們口頭上所讚美的真誠感格的事，結婚的鐘響了之後一切都必定是幸福的了吧。

索木士向東走去，固執地沿着陰暗方面躡足前進。

家宅需要修整，除非他決定搬到鄉下，而且建造房子。

這一個月他第一百次翻覆思索着這問題。着急是沒有用的！他過得很舒服，一年有逐漸增加的三千鎊收入；但是他底活動資本並不如他底父親所相信的那麼大——哲木士有一種脾氣，總以為他底孩子們的實際境況比表面情形更好。「我能够從容調動八千鎊，」他想，「用不着找洛賓生或尼戈拉。」

他已停在一個賣畫舖子裏看畫，因為他是一個繪畫的「愛好者」，而且有一個小房間在孟提庇勒廣場六十二號，其中堆滿了油畫布，他沒有房間懸掛牠們。他在從城市返來的路上把牠們帶回家去，多半在天黑之後，而且每星期日下午晚走進這房間，化幾點鐘工夫翻閱那些畫幅，考察牠們背面的標號，偶然作些題記。

牠們幾乎全是以人物為點綴的風景畫，這象徵着他密謀反叛倫敦，牠底高大房屋，牠底無頭無尾底街市，就是，他和他底族類和階級生活的地方。每次他都要檢一兩幅畫帶到他底馬車裏，然後停留在進城去的路上的覺布生古玩店裏。

他很少展示牠們給任何人；對於阿連妮，他暗中重視她底意見，或許正因為這理由他纔不請她看；她祇是為盡到為妻的義務，偶然走進這房間。她並未被請求看畫，而她也不請求。這

是索木士底另一憂慮。他憤恨她底驕傲，而且害怕牠。

畫舖的窗玻璃板上的他底映像正在站着觀看他。

在高帽邊緣之下的他底光滑底頭髮有着像他底帽子一樣底閃光；他底面孔，蒼白而平板，他底剃光了底嘴皮的條紋，他底堅強底下巴上的剃過底灰色鬚痕，他底黑色燕尾服的嚴整，都顯出穩重，機警，鎮靜底儀表；但是他底兩隻眼睛，冷淡，灰暗，呆滯，在皺着底眉頭之下，正在惘然審察着他，好像牠們知道他底某種隱秘底弱點似的。

他記錄了那些畫幅的主題，畫家底名字，估計了牠們底價值，但是並沒有他平常內心欣賞所得到的滿足之情，他繼續走去。

六十二號儘可以再住一年，倘若他決定要建築這些時正好建築，這幾年來放款並不那麼有利；而且他曾經看好一塊地基在洛賓山，當今年春天他到那裏察勘尼戈爾抵押品的時候——哪裏還有比這更好的呢！在海德公園週圍十二英里之內，地價一定要高漲的，總會賺一筆的；所以，倘若建築式樣真好，造一座房子是頭等投資。

在家族中作一個有別墅的人這觀念對於他並不重要；在真正孚斯太看來，感情，甚至對於社會地位的感情，祇是更爲實惠的欲望得到滿足之後的一種奢侈品。

把阿連妮搬出倫敦市外，離開和人們往來的機會，離開她底朋友們和那些教唆她的人們！就是這個主意！她和吉妮太親厚！吉妮不喜歡他。他也不喜歡吉妮。他們是同一血統的。

無論如何要把阿連妮弄到市區之外。那房子將要使她喜歡，她將要陶醉于那些裝飾，她是很藝術底的！

建築樣式要好，總要值得大價錢，要特別，好像巴克斯新造的那樣，有一座塔；但是巴克斯自己說過他底建築師是使人破產的。你就不知道跟他走去要到什麼地方為止；他祇要有一個名目就要你化錢，無窮無盡地講價錢。

普通底建築師是不好的——而想起巴克斯的經驗卻又寧肯僱用普通建築師。

這就是他想到波辛尼的理由。自從在瑞蒂家晚餐之後，他就已加以考察，並無結果，但是有些鼓動他的是：「一個新派。」

「聰明？」

「儘够聰明，——有一——小點——任性！」

他並不能設法發現波辛尼造過什麼房子，或他底報酬多少。他所得到的印像是他能夠隨意提出他自己底條件。他反覆思想，越想越對。總是在親族之內打主意，這幾乎是孚斯太們

底本性；倘若條件不合，他也不失爲「好意」——不過是想要給波辛尼一個表現才能的機會，因爲這房子並不是通常底大建築。

索木士熱切地想着這件事一定能够引動那年輕人；因爲，像每個孚斯太一樣，祇要有機可趁總是十分樂觀的。

波辛尼底公事房在塞洛尼街，很近便，他可以隨時監察種種計劃。

再，阿連妮大概不會反對離開倫敦，倘若她底最好底朋友底愛人因此得到一樁工作。吉妮的結婚可以靠托在牠上。阿連妮不會公然阻礙吉妮底婚事；她絕不作這樣底事，他十分明瞭她。而且吉妮一定喜歡；他覺得這一點于他有利。

波辛尼似乎是聰明的，但是他也有——而且這是他底動人底特點——一種神氣，好像完全不計較他底麵包的哪一面是塗着奶油的；關於錢的事一定容易對付。索木士並不覺得這有什麼欺騙——這是他底心的自然趨勢——任何好商人的心理的自然趨勢——他正在穿過成千成萬這樣底好商人們爬上路加山。

當他怡然自得地想着關於錢的事，波辛尼是容易對付底的時候，他遵行着他底偉大階級的不可思議底法則——人性自身的法則。

當他正在用手肘開路前進的時候，他底眼睛，照常看定脚前地面，被聖保羅教堂的鐘樓引起他向上仰望。牠對於他有一種特殊引力，在他底日常巡游中，每星期不止一次而是兩三次進去牠裏面，在走廊裏站五分或十分鐘，考察那些紀念碑上的姓名和銘誌。這偉大教堂對於他的引力是無法解釋的，除非牠能够使他集中思慮于當天底生意。倘若有什麼特別重要事故，或特別迫切要求，壓在他底心上，他定規要進去，耗子似的從一個碑銘竄到另一碑銘。然後用同樣悄然無聲底走法退回來，他就直奔「便宜方面」，步態更爲堅定，好像已經看見決心要買的東西。

今早他進教堂去，並不偷偷地從這碑走到那碑，卻翻起眼睛仰望那些壁上的圓柱和空格，停住不動。

他仰着臉，帶着許多人一進教堂就自然嚴肅起來的氣象，在這空闊底建築物裏面白得像麵粉一樣。他底套着手套的雙手握着他底傘柄的前頭。他舉起牠們。什麼聖靈降臨在他上了吧。

① (Cheapside) 倫敦街名，以買賣珠玉或綢布著名。

「是的，」他想，「我必須有掛畫的房間。」

那一晚，從市區回來的時候，他訪問了波辛尼底公事房。他發見這建築師穿着工作衣，吸着煙斗，正在畫圖樣。索木士拒絕喝茶，立刻就說到要點。

「星期日，倘若你沒有更好底事要作，那就同我到洛賓山去，告訴我你對於那一片地基的意見。」

「你要造房子嗎？」

「也許，」索木士說；「但是不談牠。我祇想要你底意見。」

「原來如此，」建築師說。

索木士窺看這房間的各處。

「你這裏是高雅的，」他說。

從各方面看來，波辛尼底業務的性質和範圍都是端正的。

「我也就祇能這樣，」建築師回答。「你是慣常到大地方去的。」

他敲掉煙灰，但是又把空煙斗放進嘴裏咬着；這也許有助於進行談判。索木士注意到他底兩腮上各有一個窩，好像正在吸煙似的。

『像這樣一間公事房要你化多少錢？』他說。

『五十，太多，』波辛尼回答。

這回答使索木士覺得有利。

『我以爲貴了，』他說。『星期日十一點前後我來看你。』

因此，第二個星期日他坐了雙輪輕馬車去訪波辛尼，邀他同車到車站去。到了洛賓山，他們找不出馬車，就步行了一英里半到那基地。

這是八月一號——天氣晴朗，紅日如火，青天無雲——而且在通到洛賓山的筆直而狹窄底公路上他們底脚下曾經踏起一陣黃灰。

『沙士，』索木士說明，而且從側面窺看波辛尼底上衣。這上衣的兩隻旁袋裏突出兩個紙包，而且他底一隻臂下挾着一枝樣子古怪底手杖。索木士記住了這些和別底特點。

除了文人或海賊而外，誰也不會有這樣隨便底外貌；雖然這些怪狀激起索木士的反感，他也從牠們得到某種滿足，證明他必須利用的種種性格的存在。祇要這傢伙能够造房子，他底服裝有什麼關係呢？

『我告訴過你，』他說，『我想要使這房子忽然出現，讓人吃驚，所以不要談論關於牠的

任何事情。我絕不談論我還不曾作到的事。」

波辛尼點點頭。

「讓女人參加計劃，」索木士警誡，「那就永遠糾纏不清。」

「啊！」波辛尼說，「女人們都是些鬼！」

這種感想久已潛藏在索木士底心底裏；然而，他絕不說出來。

「噢！」他含糊說，「那麼你開始——」他停住，但是忍無可忍地吐出：「吉妮有她自己

底脾氣——常常有。」

「一個天使有脾氣不算壞事。」

索木士從來不曾稱呼阿連妮爲天使。他不能違反他底主要性格，讓別人知道她底價值的祕密，洩漏了自己底心事。他不回答。

他們走進橫穿過一片飼兔場的不成路底小徑。在一個直角三角形的轉彎上有一條大車轍跡通達一個沙坑，坑外有一座小房子的煙囪聳立在深林邊緣的樹叢中。羽毛草叢遮掩着粗陋的地面，而且有幾隻雲雀從那裏飛入晴空。在遠方的地平線上，在無數小樹和平原連綿之上，現出一線崗巒。

索木士領路，一直走到邊遠之處，然後纔停住。這就是選定底地基；但是現在他徬徨到這裏那裏，變爲心神不安的了。

「經紀人住在那小房子裏，」他說；「他可以供給我們一頓點心——我們頂好先吃點心再辦事。」

他又領路到那小房子裏，那經紀人，叫作歐里文的高漢子，大臉，灰鬚子，歡迎他們。吃點心的時候，索木士並不動手，儘望着波辛尼，而且一次再次用他底綢手巾悄悄地揩揩前額。點心終于吃完，波辛尼站起來。

「我敢說你們要談判事情了，」他說；「我要出去隨便看看。」並不等待回答他就悠悠然緩步出去了。

索木士是這地產的受託者，因此和這經紀人談了幾乎一小時，察看地界圖，討論尼戈爾和別底抵押品；然後裝出忽然省悟的樣子提出那地基的問題。

「你們，」他說，「應該降低價錢賣給我，因爲我將要是首先來這裏造房子的人。」

歐里文搖搖頭。

「先生，你看定的那地基，」他說，「是我們所有地基裏最便宜的了。斜坡頂上的地基更

貴。」

「注意，」索木士說，「我並未決定；我不要也很可以的。地租很高。」

「啊，孚斯太先生，你不要是可憐的，而我以為你弄錯了，先生。倫敦附近沒有像這樣風景好的地基，也沒有比這更便宜的了，從各方面計算起來；祇要我們一登廣告出去，就會轟動許多人的。」

他們彼此互相看看。他底臉相是很顯明的：「作為一個生意人我尊重你；而你卻不能期望我相信你底一個字。」

「唔，」索木士重說，「我並未決定；事情很像是不成了！」說着就拿起他底傘，他伸出冷手去握那經紀人底手，並不捏一捏就縮回來，走進陽光裏面。

他在深思默想之中緩緩走回那地基。他底本能告訴他經紀人說的是真話。一塊便宜底地基。牠是美的，他覺得那經紀人並不真以為牠是便宜的；因此他自己覺得他已經戰勝經紀人。

「無論便宜或便宜，我都要買，」他想。

幾隻雲雀在他前面飛起，空間滿是蝴蝶，野草散佈着一種甜香。蕨薇的潤澤之氣暗自從

林間襲來，林間深處有山鳩求愛的咕咕，而且溫馨底微風傳來遠方教堂鐘聲的旋律底回響。  
 索木士眼看著地面走去，嘴皮一張一閉，好像正在預想一片美味底食物。但是當他走到那地基的時候，並不見波辛尼的蹤影。等了一小會之後，他向着斜坡方面走過飼兔場。他應該叫喊，但是他害怕他自己底聲音。

飼兔場荒廢得好像一片草原，牠底寂靜祇是偶然被兔子奔入洞內和雲雀底歌聲所驚破。

索木士，偉大底孚斯太族為文化而進軍荒野的先鋒，覺得他底銳氣被挫敗于這廣漠，于這飄渺底歌聲，和這熱，這香。當他終於看見波辛尼的時候，他已經開始後退。

建築師伸脚伸手地俯伏在一株大橡樹下面；這樹，枝葉繁茂，身幹因為年老而襤褸了，直立在高地邊緣上。

索木士必須觸動他一下他纔仰起頭來看。

「哈嘍！孚斯太，」他說，「我已經替你底房子找到這地方看看！」

索木士站着看了看，然後他冷冷地說道：

「你也許很聰明，但是這地方要我多化一半錢。」

『不談價錢，漢子。看這風景！』

成熟底小麥幾乎從他底脚下延展到一小叢黑樹林邊。平原上陵壑連綿到遠方底灰綠丘岡。右邊一縷銀線可以辨明是一條河流。

天是這樣蔚藍，太陽是這樣明亮，以至永恆底夏季似乎照臨着這一境界。剎絮飄蕩在他們周圍，由于太空的寧靜而歡舞着。熱在麥上跳躍，而貫通這一切的是一種輕柔浩渺底低吟，好像光底原子行樂于天地之間的私語。

索木士看了，忘了他自己，心眼開闊，胸中勃起某種不勝欣喜之情。住在這光景之中，能够炫耀牠給朋友們，談論牠，佔有牠！他底臉上泛起紅暈。這溫和，這明澈，這光輝，深入他底感官，正如四年前阿連妮底美麗深入他感官使他渴慕她一樣。他偷看波辛尼，這人底眼睛，那車夫所謂「半馴底豹子」底眼睛，似乎望着這風景發狂了。陽光照明這傢伙底臉的突起部份，浮腫似底顴骨，尖下巴，眉頭上的直條紋；索木士以一種不快之感瞧着這突兀底，狂熱底，放肆底面孔。

清風撲面而來，長條底柔波飄過麥禾。

『我能够替你在這裏建築一座愜意底房子，』波辛尼說，終于打破沉默。

『我敢說，』索木士冷淡地回答，『你不曾計算那價錢。』

『大約八千鎊我可以替你造一座王宮。』

索木士底臉已經變得很蒼白——他底心裏正在進行着一種爭鬪。他低下眼睛，倔強地說道：

『我不配。』

他慢慢移動着探索底脚步，領路回到最初察看底地基。

他們化了一些時間討論那計劃中的房子的種種特點，然後索木士又走進經紀人底小屋裏。

去了大約半點鐘纔出來，他和波辛尼走到車站。

『好，』他說，並不張開嘴唇，『我到底買了你選定底那地基了。』

他又沉默了，心裏煩亂地爭辯着爲什麼這傢伙——他平常輕蔑的人——會壓倒他自已底決意。

## 第五章 一個孚斯太底家政

正如大倫敦市裏的他底階級和同輩的許多開明份子一樣，不再相信紅絲絨坐椅，不再以爲近代義大利石雕羣像是假古董，索木士孚斯太住在一座能够怎樣好就怎樣好的家宅裏。牠有一種自出心裁底銅門鈕，窗子都向外開，懸掛着滿栽晚櫻的花箱，而且後面有小庭院，覆蓋着玉綠底瓦，環列着栽在孔雀藍盆裏的八仙花屬灌木或小樹。這裏，在遮着頂端全部的羊皮紙色日本式天幕之下，居人或訪客就可以不被好奇底眼睛所窺見，當他們在那裏喝着茶，悠悠然究研着索木士新製底各種小銀盒的時候。

內部裝飾採取第一帝國式和威廉莫理士式。以體積而論，這宅子是寬廣舒適的；有無數像鳥巢似底角落，其中像鳥卵似的存放着一些銀製底小東西。

在這大體完美之中兩種潔癖正在戰鬥。女主人是要在置身荒島似的生活上裝點孤芳自賞的趣味；而男主人考究排場卻是作爲投資，按照商業競爭法則，取得優勢。這種競爭心會

經使索木士在童年就爭先在夏季穿白色短上衣，在冬季穿黑色凸紋短上衣；曾經阻止他繫着爬上衣領的領帶出現在公共場所；曾經引誘他在學校給獎日在大眾之前朗誦莫利哀劇詞的時候揮揮他底漆皮靴。

潔癖像一層皮似的生長在索木士身上，好像許多倫敦人一樣；誰底一絲頭髮的位置不對，誰底領結歪了一英寸的八分之一，都瞞不過他！不為觀瞻而洗一個澡他是不出門的——這是時髦；他最討厭忽略了這種儀節的人們！

但是阿連妮底洗澡是可想而知的，像某種林澤中的水神一樣，臨流濯足，因為要賞鑑她自己底美好底肉體。

在滲透全家的這種戰鬪之中女人已經敗北了。好像在國內還進行着的薩克遜族和塞爾特族之間的鬪爭裏一樣，較為更易於遷就底一方勉強遵行着優勝方面的禮俗。

因此這家宅已經達到極其類似別底懷抱同樣志願的千百個家宅，而又互相模仿：「索木士孚斯太的那可愛底小家宅，十分特色，我底親愛底——真優雅！」

這裏索木士孚斯太這名字——可以是詹木士庇巴底，佐馬士阿特金，或厄曼紐斯柏諾里蒂，總之，倫敦任何有志于優雅的英國中上等階級人士的名字；雖然裝飾不同，這成語是一

致恰當的。

八月八日的晚上，在遠征洛賓山之後一星期，在這家宅的餐室裏——「十分特色，我底親愛底，真優雅！」——索木士和阿連妮坐着吃晚餐。星期日的熱餐<sup>⊖</sup>是通行于這一家和別底許多家的略表優異底雅興。結婚之初索木士就立下規矩：「僕役們供給我們熱餐——他們除了玩手風琴而外沒有事幹。」

這例規並未產生革命。因為——索木士看見一種可悲底預兆——僕役們盡忠于阿連妮，而她違背一切安全傳統，似乎承認他們有權分享人性的種種弱點。

這一對幸福底人並非正相反地，而是斜角形地同坐在紅木桌上；桌上並不鋪臺布——這又是一種特別風趣——他倆一直不曾說話。

吃晚餐的時候索木士向來喜歡講講生意經，或買了什麼，毫不介意于阿連妮底沉默。今晚他覺得不能講了。這一星期以來造房子的決意隨時重壓在他底心上，而且他已經決定告訴她。

⊖ 出鍋即獻的餅饅。

對於這一心事的洩露他敏感地深為煩惱起來；她從來不會使他感覺夫婦是一體的。自從坐下來她就沒有看過他一眼；他不明白她到底正在想些什麼。苦惱呀，男人像他這樣工作，為她賺錢——是的，他底心痛了——而她坐着，看——看，好像看見牆壁擠攏來似的。這是足够使一個男人站起來走掉的。

紅燈罩之下燈光灑落在她底頸上和背上——索木士喜歡她穿着短袖無領底衣服吃晚飯，這給與他一種說不出底勝過他底熟人們的優越感，那些人們底妻大都滿意于穿着她們底最好底長上衣或晚裝在家吃飯。在這粉紅燈光之下她底琥珀色頭髮和瑩潔底皮膚和她底黑眼睛成為新奇底對比。

哪一個男人能够佔有比這玫瑰色餐桌，比這些紅玉色酒杯和奇形異狀底銀具更富麗底事物呢？哪一個男人能够佔有比坐在桌邊這婦人更俊美底東西？感謝之情並不見于孚斯太族之中，他們以競利為能事，充滿常識，沒有這種閑情；所以索木士祇經驗着一種憤怒到痛苦的感覺，因為他佔有她而不會享受他底所有權，因為他對於她不能像對於玫瑰花一樣，伸手摘取她，嗅出她底內心的隱秘。

從他底別底財產之中，從他所收集的一切銀器，繪畫，房地產，股票之中，他得到一種親密

底感情；從她他卻得不到。

在他底這家宅的每一面牆壁上都寫着神祕底惡兆。他底實務精神反抗着這玄虛底警告：她並不是爲你而生成的。他曾經婚娶了這女人，征服了她，使她成爲他自己底，而他不過佔有她底肉體——他是否真能如此也是可疑的——他覺得這似乎違反了一切法則中的最基本底法則，佔有的法則。倘若有誰問他他想要佔有她底靈魂麼？這問題對於他似乎是既可笑而又可歎的。但是他曾經有過這樣底要求，而那神祕底警告卻說他絕不可能。

她向來是緘默底，隱忍底，敷衍底；好像唯恐有一言一動會使他相信她是喜歡他的；而且他問過他自己：我必須時常像這樣過下去麼？

像他底同輩的許多長篇小說讀者一樣（索木士是一位偉大底長篇小說讀者，）文學潤色了他底人生觀；而且他陶醉地相信這是當代的唯一問題。結論總是丈夫終于贏得妻的愛情。甚至在以悲劇結局的那些情節之中——他不喜歡這種書——妻往往以痛恨她底饒舌而死，或者倘若死的是丈夫——不愉快底思想——她就伏尸痛哭。

他屢次帶阿連妮到戲院去，本能底地選擇了近代婚姻問題的近代社會劇，幸而那些問題跟現實生活中的任何婚姻問題都不相干。他發現那結局太過常常是同樣底，甚至當夫或

妻另有愛人的時候。當看戲的時候索木士往往同情那愛人；但是在到家之前，和阿連妮同坐在車裏，他覺得這是不行的，他喜歡這戲正好這樣收場。新近戲裏成爲時髦的丈夫，強悍，有點粗魯，但是極其誠實，結局特別成功；對於這種人索木士真是毫無同情，倘若不是爲了他自己底處境，他是要明白表示他憎惡這種人的。但是他如此分明地意識到必須成爲一個成功底，甚至「強悍」底丈夫在他自己是何等重要的大事，以至他絕不說出也許由于天性乖戾而生的這憎惡，洩露他內面隱藏着的獸性。

但是今晚阿連妮底沉默是異乎尋常底。以前他從未見過她底臉上有這樣表情。而且牠一直異乎尋常到驚人的程度，索木士被驚駭了。他吃了他愛吃底東西，就催促侍女出去，當侍女正在用銀柄掃帚清除麵包皮屑的時候，她一離開房間，他就斟滿一杯酒，說道：

『今天下午有誰來過？』

『吉妮。』

『她有什麼打算？』孚斯太們有一個信條：凡人沒有什麼打算就不會到什麼地方去。『來談論她底愛人吧，我想？』

阿連妮不回答。

『我覺得，』索木士繼續說，『好像她對於他比他對於她更甜。她時常追隨着他。』

阿連妮底眼光使他感覺不舒服了。

『你不應該說這種話！』她大聲說。

『爲什麼不任何人都能够看得出來的？』

『誰也不能。即使有誰能够說這種話也是可恥的。』

索木士底鎮靜消失了。

『你是一位賢妻！』他說。但是他暗自驚奇她底回答的熱辣；她以前並沒有這樣火氣。『說到吉妮你就炸了！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現在她追隨着那海賊，她不費一分錢底力氣照顧你了，你總會看得出來的。但是將來你看見她的次數並不多；我們要到鄉下去住。』

他欣喜他在這激怒的掩護之下宣布他底消息。他期待着驚恐底哭聲；而他底宣言所接到的沉默使他惶恐了。

『你似乎毫不在意，』他不能不加添。

『我早已知道了。』

他嚴厲地看着她。

「誰告訴你？」

「吉妮。」

「她怎麼會知道？」

阿連妮不答。遭了挫折，他不安地說道：

「這對於波辛尼是一件好事；這將要是他底榮達底起點。我以為她已經全都告訴你了  
吧？」

「是的。」

又是一片靜默，然後索木士說：

「我以為你不打算去吧？」

阿連妮不回答。

「好，我不知道你打算什麼。你似乎並不滿足這家宅呀。」

「我底願望和牠有什麼相干嗎？」

她拿着一隻玫瑰花瓶出去了。索木士仍然坐着。難道他簽定了合同是爲這個嗎？難道爲了這個他要化費一萬鎊嗎？他記起波辛尼底話：「婦女們是鬼呀！」

但是現在他逐漸平靜。事情本來可以更壞。她本來可以勃然大怒。他曾經期待着更甚于此的事。吉妮替他打破難關，到底總算幸運。她必定是婉轉從波辛尼打聽出來的；他不來已經知道她會打聽的。

他點燃一枝紙煙。到底阿連妮不會吵鬧！她會圓轉回來——的這是她底最優點；她冷淡，但是並不惱怒。悠悠地噴煙在那光亮桌面上的一隻瓢蟲上，他沉入關於那房子的一種夢想之中。這不值得憂慮；他儘可以現在就決定。她或許正在坐在外邊暗處，在那日本式底天幔之下，皺着眉頭。美麗底，溫柔底夜……

真的，吉妮在那一天午後曾經來過，眉開眼笑地說道：「索木士是個好傢伙！這件事對波辛尼很好——真好！」

阿連妮底臉色陰沉而且惶惑，吉妮繼續說：

「當然是說你們底洛賓山底新房子。什麼？你不知道嗎？」  
她並不知道。

「噢！那麼，我以爲我是不應該告訴你的了！」焦急地看着她底朋友，她叫喊：「你好像不介意的。你不知道嗎，這是我向來祈求的事呀——他隨時都想要得到的機會。現在你將要

看見他能够作些什麼了！」接着她滔滔道出那全部故事。

自從她自己訂婚以後她似乎不大關心她底朋友底處境；和阿連妮聚會的時間她儘談她自己底心事；有時，在愛憐之中，她不能不微笑，同情地輕蔑那在生活中造成這樣錯誤的婦人——這樣可笑底重大錯誤。

「他也必須辦理全部裝飾——自由設計。那完全是——」吉妮大笑，她底小身軀快樂到發抖；她舉起手，一拳打在紗幕上。「你知道我甚至問過哲木士叔祖——」但是，忽然不高興述說那偶然事件，她停住；而且看見她底朋友這樣毫無反應，她走了。在步道上她回頭望望，阿連妮還站在門口。阿連妮爲回答她底臨別揮手，把手舉到眉邊，然後慢慢轉身進去，關了門。

現在索木士走進客廳，從窗子裏窺看她。

在外面日本式天幕的暗影中，她很安靜地坐着，她底淨白底肩上的項鍊隨着她底胸部波動悠悠地一起一伏。

但是，在黑暗中，在那裏寂然不動地坐着的這沉靜底生物的地方，似乎有一種溫暖，一種潛伏底熱情，好像她底全體都在激動，而且某種變化正在發生于那全體底深處似的。

他偷偷地悄然轉回餐室。

## 第六章 哲木士逍遙自在

索木士決定要造房子這消息不久就傳遍全家，釀成風波：凡是有關財產的任何決定都會轟動孚斯太們的。

這不是他底錯，因為他原是決定不讓人知道的。吉妮，滿心歡喜，曾經告訴過斯莫爾太太，祇讓她轉告安姑——她以為這會使那可憐底老太婆高興，因為安姑已經躺在房裏好幾天了。

斯莫爾太太立刻告訴安姑，安姑靠在枕上微笑，用她底分明底，抖顫底老聲音說：

「這對於親愛底吉妮是很好的；但是我希望他們要小心——這有些冒險！」

當她又被遺棄在孤寂之中的時候，她底臉上現出一片愁容，好像預示明天有雨的一片陰雲似的。

她在那裏躺了那麼些日子，隨時都在掙扎過程之中；那努力也傳佈在臉上，嘴角時常顯

出吃緊底樣子。

侍女斯米青，自幼就在這裏服役，號稱爲「斯米青——好姑娘——不過很慢！」——侍女斯米青每天早晨以極其準確底手續完成了那古代梳裝大典。從她們底純白底紙帽盒裏取出那些平伏底灰色髮髮，這是人品高貴的徽章，她把牠們安放在她底女主人們底手裏，轉身出去。

每天朱里姑和赫斯特姑都被請下來報告狄莫斯：尼戈拉那裏有什麼新聞；親愛底吉妮是否已經得到裘利安許可提前結婚，現在波辛尼要替索木士造一座房子；小洛桀底妻是否真在懷孕；阿爾乞的投機生意怎樣成功；瑞蒂怎樣處置威莫爾街的空房子，因爲那房客失去了他底全部錢財，苦求着他；最要緊的是關於索木士的事；阿連妮還——還要求分居麼？而且每天早晨斯米青都被囑咐：「今天午後我要下去了，斯米青，大約二點鐘前後。我要你扶着，躺了這麼些日子了呀！」

告訴了安姑之後，斯莫爾十分機密地又對尼戈拉太太談論那房子，尼戈拉太太又詢問溫妮：弗里達爾蒂，以求證實，認爲達爾蒂是索木士底姐姐，當然會知道的。這消息從她繞了一個適當底圈子，纔達到哲木士底耳朵裏。他曾經大爲震動。

「沒有一個人告訴我任何一件事，」他說。於是，並不直奔索木士本人，他害怕他底執拗，卻提着他底傘繞道去訪狄莫斯。

他發現西卜提莫斯莫爾太太和赫斯特（據說，她是很可靠的，她討厭說話）已經有所準備，正在急于要討論這消息。她們都以爲僱用波辛尼先生是索木士的一片好心，但是有點冒險。喬治曾經稱他爲什麼？「海賊！」真可笑！但是喬治時常說笑話：然而，總是一家人——她們以爲他們真正必須把波辛尼看作屬於這家族，雖然似乎奇突。

哲木士這纔開口：

「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任何一件事。我不知道索木士爲什麼要找那樣一個年青人。倘若阿連妮多管閒事，我並不奇怪。我要說——」

朱里姑插嘴，「索木士本來告訴波辛尼不要說出去。他不願別人議論，我相信，而且倘若狄莫斯知道，他會很煩惱的，我——」

哲木士把手掌擱在他底耳朵後面：

「什麼？」他說。「我越更聾了。我以爲我聽不見人們說話。伊米里底脚指有毛病。我們不到月底不能起身到威爾斯去了。隨時總有點事情！」而且，他已經達到他底目的，就拿起帽子，

走掉了。

這是一個晴朗的下午。他走過公園，要到索木士家裏去吃晚餐，因為伊米里躺在牀上，而拉乞爾和西塞里都到鄉下去了。他走斜路，從靠近貝斯瓦特這一面的洛街走到騎士橋門，穿過公園附近的一段草色枯焦的牧場，場上點綴着幾匹毛色污穢的絲羊，散佈着幾對坐着底男女，以及一些俯伏在地上底流浪人們，好像戰場上的遺屍似的。

他急速走去，低着頭，不看左也不看右。這公園是他自己底戰鬥中心，他曾經終身在這裏繼續作戰，現在的光景並未激動他底思想或玄想。那些被戰爭所壓倒的遺屍們，和那些從毫無生趣底苦役中偷閒片刻而來親熱地湊在一處的戀人們，都不曾喚起他底靈感；他已經沒有想像一類的活力；他底鼻子，像羊底鼻子，是限定在吃過草底牧場上的。

他底一個房客近來有拖欠租金的表示，他是否應該立刻把他趕出去呢？趕出去是要冒着在聖誕節前不能再租出去的危險的，這是一個嚴重問題。瑞蒂最近吃了大虧，但是這是應得的報應——他堅持那租額太久了。

他一面盤算這問題一面直往前走，小心地捏着傘柄，恰在那彎處之下，要使傘尖離開地皮，而且不至磨損中部綢面。高聳着瘦肩頭，以迅速底機械底準確移動他底長腳，他越過公園，

園裏太陽的晴暉照見這麼多游惰——這麼多閑人，證明園外財產戰爭的慘烈——他好像是一隻陸地上底鳥飛過海上似的。

當他走出來到亞爾培門的時候，他覺得他底手臂被觸動了一下。

這是索木士，他從公事房回家，走過庇卡狄里街的陰暗方面，忽然出現在路邊。

『你底母親躺在床上，』哲木士說；『我正要去看你，但是我想我也許會妨礙你吧。』

哲木士和他底兒子之間的表面關係顯示了浮族缺乏感情的特徵，但是這兩個人無論如何不是不相關切的。或許他們彼此相視如股本吧；的確，他們是互相祝福，樂于互相結合的。他們從來不會對於更為深切底生活問題交談過兩句話，或彼此相對表示過任何深厚感情的存在。

超于語言分析能力之外的某物把他們聯結起來，某物是深藏于民族和家族的構成要素之內的——所謂血濃于水——而且他們都不是冷血底人。真的，在哲木士底心裏，愛兒女之情現在是他底生存的主要動力。要使他自已底一部份——他可以把他所積蓄的錢財傳遞下去的人——富裕是他積蓄的根源；而且，七十五歲了，還有什麼能使他快樂呢，除了——積蓄而外生活的要義就在于爲子孫積蓄。

在作爲他底機會的中心的這倫敦——其中他佔有這麼多，這麼依戀——市裏，比起哲木士孚斯太來，無論他怎樣信奉「約拿主義」①沒有更穩當的人了（倘若穩當是自保的主要表徵，如人們所說，雖然狄莫斯確是太過的。）他有中產階級的奇妙底本能底穩當性質。他底脈搏真是中庸和平的，比起他來，裘利安較爲獨斷，有時較爲溫良，也較爲哲學底的——瑞蒂較爲乖僻任性——尼戈拉更苦于有才能——洛桀是投機的犧牲者；在這些兄弟之中他底心性和體態最少特色，因此理由他似乎要更爲長壽。

「家族」對於他，比之對於其餘任何一位，更爲重要和寶貴。在他底生活態度中時常有着素樸底和安閒底某物；他愛家族底爐邊閒談，他愛聽小話，他愛發牢騷。他底一切決定都是從這家族心理中撈起來的煉乳精華；而且，經由這家族，這也就是從性質相同的千百個家族心理中撈起來的了。一年又一年，一週又一週，他去到狄莫斯家裏，在他底兄弟底前客廳裏——架起兩條腿，理着剃過底嘴唇上的白長髭——他坐着守候這家族底鍋煮沸，撈起精華；然後，心安理得，欣欣然走了。

① (Jonah-ism) 見舊約約拿書第四章，意謂惜物過於惜人。

在哲木士底自我保存底本能的硬殼之下有着許多真實柔情；一次訪問狄莫斯家就好像在母親懷裏過了一點鐘一樣；他自己渴望家族庇護的深情又反應在他對於他自己底子女們的感情上；一想到他們在錢財上，康健上，或名譽上都要受人世的干涉或麻煩，這對於他簡直是一種夢魘。當他底老朋友約翰斯徒里底兒子自願去當特種義勇兵的時候，他憤恨地搖搖頭，奇怪約翰斯徒里爲什麼會容許牠；當小斯徒里被長矛刺死了的時候，他大爲感動，以至帶着這特底話題到各處去宣說：果然不出所料——他早就忍不住對他們說過了！

當他底女婿達爾蒂因爲油業股票投機而遭逢財政危機的時候，他自己曾經因此憂愁成病；好像一切財產的喪鐘已經響了似的。一病三個月，到巴登——巴登去休養纔好了些；幸虧他哲木士有錢，否則達爾蒂底名字就要出現在破產名單上，想起來都有些害怕。

他底生理結構很健全，以至倘或有點耳痛他就想到會死，把他底妻兒們底偶然害病看作正是他自身底災難，上帝特別設計來摧毀他底心裏的和平；但是他絕不相信他底直系親屬以外的人們說害病，而且，無論人們害什麼病，他都認定是不留意內臟得來的。

他普遍使用底評語是：『那有什麼法子不害病呢？倘若我不小心，我自己也已經害病了。』那一晚上，當他走到索木士家的時候，他感覺人生的困苦：伊米里底脚指有病，拉乞爾游

蕩在鄉間；他從任何人都得不到一點同情；而且安在害病——他不相信她能够活過這夏季；他去看她三次她都不能出來見他！還有索木士底這主意，造房子，非操心不可。關於他和阿連妮的糾紛，他不知道要鬧出什麼事來——什麼事都會鬧出來的！

他滿懷愁苦，走進孟特庇勒廣場六十二號。

時間已經是七點半，阿連妮穿着晚餐服裝，坐在餐室裏。她穿着金色上衣——因為牠已經炫耀過一次晚宴，一次夜會，一次舞會，現在祇好在家裏穿了——而且胸前懸着一串珠圈，哲木士底眼睛立刻盯牢在這珠圈上。

『你從哪裏得來這些東西？』他氣勢洶洶地說。『我從來不見拉乞爾和西塞里打扮得有你一半好。那玫瑰尖——不是真底吧！』

阿連妮走近他，證明他底錯誤。

這時，哲木士不由自主地感覺到她底孝敬之意，她身上發出迷人的幽香。沒有一個自尊底孚斯太會在一擊之下就投降的；所以他祇說：他不知道——他以為她化了許多錢在服裝上。

晚餐鑼響了，阿連妮用她底白手臂挽着他走進餐室。她把他安置在索木士平常底坐位

上，她自己坐在轉角的左邊。燈光柔和地照臨着，以至他不必憂慮白天的逐漸死去；而且她開始和他談論他自己。

現在，哲木士有了一種變化，好像菓子在陽光中潛移默化以至成熟一樣；覺得被溫存，被讚頌，被愛撫，而又並無愛撫之行或讚頌之言。他覺得他所吃的是合于他底口味的；他在家裏不能得到這感覺；他不記得什麼時候他這樣快活地喝過一杯香檳，而且，在詢問那白蘭地的價值的時候，他大吃一驚，原來這種酒他儲藏着一大批，但是不能喝；他立刻決定要使他底酒商知道他的受騙。

從餐盤上仰起頭，他說：

『你們這裏有許多好東西。唔，這糖篩子是多少錢買的？我一點不奇怪牠是貴的！』  
他特別喜歡他自己送給他們的一幅畫出現在對面牆壁上：

『我想不到牠這樣好！』他說。

他們站起來，走進客廳，哲木士緊跟着阿連妮。

『這一小頓晚餐我說好極了，』他咕嚕，愉快地低頭喘氣在阿連妮底肩背上；『一點不油膩——也不太法國式。但是我在家裏就不能吃。我每年給我底女廚子六十鎊，但是她不能

給我這樣一頓晚餐！

他還不曾提到造房子的事，而且，當索木士借口有事，竟自上樓到他底藏畫室裏去的時  
候，他也一字不提。

哲木士被棄置在樓下，獨自對着他底兒媳。好酒好湯的熱力還在他底內部。他覺得對她  
有十分溫情。她真是討人喜歡的小東西；她傾聽你說話，似乎領會你所說的；而且，他一面說一  
面考察她底體態，從她底黃銅色鞋子以至她底波紋金髮。她斜靠在帝國大椅背上，聳着肩頭  
——她底身體，彈性地挺直，並不由臀部支持，一搖動就好像要投入愛人懷裏似的。她底嘴唇  
是微笑着的，眼睛半睜半閉。

因為覺得在她底嬌態的魔惑之中或許有什麼危險了呢，或者因為他底消化作用有什  
麼阻礙了呢，哲木士忽然發呆。他記不起以前他是否曾和阿連妮單獨在過一處。而且，當他看  
着她的時候，一種奇特底感情透過他底全身，好像他遇見什麼外國底奇異東西似的。

現在她正在想些什麼呀——像這樣坐着？

因此當他說話的時候他底聲音較爲嚴厲，好像他已經從一場好夢中醒來似的。

「你一天到晚幹些什麼呀？」他說。「你從來不到公園巷來！」

她似乎說了一個不很中用底口實，哲木士不理她。他並不要確定她真是遠避他們——那就太過分了。

『我想其實是你沒有時間，』他說；『你時常陪着吉妮。我想你對於她和她底青年男人是有用的，伴娘似的，這樣那樣。他們告訴我她現在時常不在家；你底伯父裘利安不高興，我想，被冷落得孤另另的。他們告訴我她時常追隨着那年青人波辛尼；我假定他每天都到這裏來。現在，你看他這人怎樣？你以為他是明白人麼？我覺得他似乎是可憐底東西。我要說灰色母馬是更好底馬，他不配。』

阿連妮底臉紅了；哲木士猜疑地望着她。

『也許你不十分瞭解波辛尼先生，』她說。

『不瞭解他！』哲木士急了：『爲什麼不？——你能看出他是一個所謂藝術家。他們說他聰明——他們全都以爲他們是聰明的。你比我更瞭解他，』他加添他底猜疑底眼光又停在阿連妮上。

『他正在替索木士計劃造房子，』她溫柔地說，顯然要把事情圓滑過去。

『這就要我說出我打算說的話了，』哲木士接着說；『我不知道索木士爲什麼要找這

樣一個青年人；他爲什麼不找第一流人材？」

「或許波辛尼先生就是第一流的！」

哲木士站起來，低頭打了一個轉身。

「這這，」他說，「你們青年人，你們全是聯合一致的；你們全都以爲你們最懂事！」

把瘦高身子擺在她前面，他揚起一個指頭，指點着她底胸部，好像要斥責她底美麗似的：

「我所能說的不過是：那些藝術底人們，不論他們自稱爲什麼，他們是能夠不可靠就不可靠的；我要忠告你們的是：不要和他多來往！」

阿連妮微笑；在她底弧形的嘴唇上有一種新異底挑釁意味。她似乎已經失掉孝敬之心。她底胸部起伏波動，好像由于祕密憤怒似的；她把她底兩手從椅子的手靠上向內收縮，一直到兩手的指尖相碰，而且她底黑眼睛莫明其妙地看着哲木士。

哲木士憂鬱地仔細考察着地板。

「我把我底意見告訴你，」他說，「可惜你沒有小孩來操心，免除胡思亂想！」

一種怒容立刻來在阿連妮底臉上，而且甚至哲木士也已覺察在綢衣麗服的柔軟之下的她底全身已經變爲強硬了。

他被產生的效果所驚駭，於是像大多數膽量不大的男人一樣，他立刻設法用胡扯來替他自已辯解。

「你似乎不大願意出門。你爲什麼不和我們坐車到赫林罕去呢？隨時去看看戲呀。在你底年齡你是應該對於許多事情都有興味的。你是一個少婦呀！」

她底怒容更加陰沉；他越更惶惑不安。

「好，關於這件事我一點都不知道，」他說；「沒有一個人告訴我任何一件事。索木士應該能够自加小心。倘若他不自加小心，那就不必來找我——就這麼吧——」

他敢怒而不敢言，用嚴厲底冷眼偷看他底兒媳。

他碰見了正在盯着他自己底眼睛的她底眼睛，這樣黑而且深，以至他低頭屈背，微微出汗。

「我要走了，」在沉默了一會之後他說，又過了一分鐘他纔站起，略帶驚異之色，好像他本來盼望被挽留似的。伸手給阿連妮，他任隨他自己被引導到門口，送入街道。他不坐街車，他要走，請阿連妮替他祝索木士晚安，倘若她高興，那麼，無論哪一天他都可以坐車來接她到里乞孟去。

他走回家，上了樓，驚醒了伊米里，躺在床上二十四點鐘纔睡着的第一次睡眠，告訴她說他認為索木士底家事是在壞道路上的；他把這主題詳細絮說了半點鐘，聲明這一夜他是不能合眼的了，然而他翻一個身，立刻打鼾了。

在孟提庇勒廣場的家宅裏，索木士從藏畫室出來，無形無影地站在樓梯頂上，看着阿連妮正在檢閱最近送來的郵件。她轉背走進客廳；但是一分鐘之內又出來，站住，好像靜聽着什麼。然後她悄然走上樓梯，抱着一匹小貓，他看見她用臉去親熱那小畜生，小畜生對着她底頸子喔喔叫。爲什麼她不能這樣看待他呢？

她忽然看見他，她底臉色就改變。

『有我底信麼？』他說。

『三封。』

他站開，而她並沒有第二句話就經過他面前走進寢室去了。

## 第七章 老裘利安底冒失

就在同一天下午，老裘利安從爵士板球場出來，打算回家去。還沒有走到哈米頓巷他忽然改變主意，雇了一輛馬車，叫車夫駛到威斯特里亞路去。他已經有一種決定。

那一整個星期裏吉妮很難得在家；她不陪伴他已經很久了，不，其實是自從她和波辛尼訂婚以來。他絕不要求她陪伴。要求別人作事不是他底習慣。現在她祇有一個意念——波辛尼和他底事務——所以她把他棄置在這大宅子裏，交給一堆僕役，從早到夜沒有一個可與言談的靈魂。他底俱樂部正在關門修理；他底會所正在假期中；所以無事使他到市區去。吉妮曾經要求他去旅行；她自己卻不肯去，因為波辛尼在倫敦。

但是他一個人到哪裏去呢？他不能獨自到外國去呀；海洋波動他底內臟；他仇恨旅館。洛傑已經去實行水療法——他這一生不打算幹這種事，時髦底新玩意全是騙人的！

他用這樣各種公式掩飾他底精神頹敗；臉上底皺紋加深，一天比一天異樣憂鬱的眼睛。

還是那樣強自鎮靜。

那一天午後，當他穿過聖約翰林的時候，夏季陽光照耀着那些小家宅前面的濃綠底刺槐樹叢，金碧輝煌，好像在那些小庭園上盡情歡躍；他有趣地看看週圍；因為沒有一個孚斯太到這一區來不公開厭惡而暗中好奇的。

他底馬車停在一座小家宅前面，這宅子有一種久已和粉刷絕緣的特殊底剝落之色。牠有一道前門，一條鄙陋底進路。

他從車裏走出來，神色極其鎮定；他底巨頭，帶着下垂底鬚鬚和翹起底白色鬚髮，很端正地直立于過分偉大底高帽之下；他底顧盼是穩重的，略有怒色。他已經被馬車拖到這地方了呀！

「裘利安孚斯太太在家嗎？」

「噢，在的，先生！請你告訴我你貴姓，先生。」

當老裘利安說出他底姓名的時候，他不能不賞光看看那小侍女。他覺得她好像是一隻可笑底小獺蝦蟆。

他跟她走過黑暗門堂，進了雙開間底小客廳，其中的傢具都蒙着印花布；那小侍女請他

坐在一隻椅子上。

「他們全在花園裏，先生；請你坐一下，我去告訴他們。」

老裘利安坐在蒙着印花布底椅子上，看看週圍。他覺得這地方全是「寒倉底」如他所說；有一種——他不能確定怎樣說——卑賤之氣，或者說各樣都是勉強湊合的。以他看來，沒有一件傢具是值得五鎊錢的。那些牆壁，久已污煙瘴氣，還裝飾着一些速寫底水彩畫；頂棚上蜿蜒着一長條裂痕。

這些小房子全是破舊底下等貨；他估量每年租金不過一百鎊；一想到一個孚斯太——他自己底親兒子——住在這樣地方，他就說不出地傷感。

小侍女回來了。請他到花園裏去，倘若他喜歡。

老裘利安走過那法國式底窗子。在走下台階的時候，他覺得那些窗子應該油漆了。

小裘利安，他底妻，他底兩個孩子，和他們底狗巴爾差山，全都在一株梨樹下面。

向他們走去這一邁進是老裘利安生平最勇敢底行爲；但是他底臉上的肌肉絲毫不動，不露一點慌張。他底深陷底眼睛固執地看定敵人們。

在兩分鐘之內他十足表現了使他和他底階級的許多人們成爲這國家的中堅的穩重，

平庸，陰狠。在我行我素，不顧一切之中，他們典型化了這精粹底個人主義，這是不列顛人由于他底國家生活的自然孤立而得的天賦。

狗子巴爾差山聞聞他底褲子週邊；這和善而刁鑽底雜種——俄羅斯尤犬與哈巴狗私通而生的——對於異常之事有一種嗅覺。

幾句奇突底問候之後，裘利安自行就坐在一隻柳條椅子上，而且他底兩個孫兒，各自站在他底膝頭兩邊，默默地看着他，似乎從未見過這樣老的男人。

他倆並不相像，好像證明他們是誕生于不同底環境之中的。裘利，這罪惡之子，肥頭大臉，前額上披拂着麻色頭髮，頰上有笑窩，有一種豪邁氣概；一雙孚斯太族底眼睛；小霍利，這婚後的女兒，黑皮膚，是嚴肅底人，有着她底母親底沉思底灰眼睛。

狗子巴爾差山，曾經走去繞過三個小花壇，表示牠對於逍遙自在底各種事物極其輕蔑，也已經就坐在裘利安前面，搖着牠背後的天然彎曲底尾巴，仰起一直不會眨過的眼睛。

甚至在花園裏，那種寒倉之氣也仍然幽靈似地跟着裘利安；柳條椅子在他底重壓之下吱吱喳喳；花園荒涼得好像一種古跡；在較遠底一面，在斑駁污穢底牆下，貓們已經開出一條通路。

他和他底孫兒們互相注視，很小與很老之間彼此都特別仔細，好奇而又誠懇，這時小裘利安望着他底妻。

紅暈加深在她底清瘦底，蛋形臉上，那臉上有著直眉，和灰色大眼睛。她底頭髮，光滑，高曲線形地向後梳着，正在變為灰色，像他自己底一樣，而這灰色使那頰上的忽然鮮豔格外動人哀憐。

她底臉上的這種表情，是他從前不會見過的，是她歷來不使他看見的，充滿了怨憤，熱情，和恐懼。她底眼睛在皺眉之下痛苦地大睜着。而且她是靜默的。

裘利獨力持續着交談；他已經有許多東西，急于想要告知這陌生朋友，這朋友有極大底鬍子，兩手上全是青筋，像他自己底父親那樣交叉兩腿坐着（這是他自己正在努力要學得的一種習慣；）但是作為一個孚斯太，雖然還不滿八歲，他並不肯一想到就說出他最心愛底東西——商店櫥窗裏的一隊兵士，他底父親曾經約定買給他。當然他對於牠似乎太珍貴；還是冒昧說出來了。

陽光從樹葉縫隙中灑落在這三代人的小聚會上，他們都寧靜地集合在長久不曾結果的梨樹下面。

老裘利安底皺臉上有一些紅斑，正如老人們底臉在陽光中所有的紅斑。他拉着裘利底一隻手；這孩子爬上他底膝頭；小霍利，被這光景所迷惑，也爬上去；巴爾山差抓地的聲音有節奏地響起來。

小裘利安太太忽然站起，急步走進門裏。一分鐘之後她底丈夫含糊說了一個借口，也跟去了。老裘利安單獨對着他底孫兒孫女。

自然以她底詭異底嘲弄，開始依照着她底週期律，在他底心裏發動她底奇妙底旋環之一：那種對於小孩的慈愛，那種對於生活初期的熱情，曾經使他依從吉妮而捨棄兒子，現在又使他捨棄吉妮而依從這些更幼小者了。青春，好像一種火，已經在他底胸中燃燒着，所以他傾向幼年，傾向那圓圓底小肢體，這樣亂動以至需要照應，傾向那這樣莫名其妙底莊嚴或輝煌的小圓臉，傾向那最高音調，那清脆底笑聲，傾向那固執底小手，那靠在他底腿上的小身子的感覺，傾向於一切幼而又幼和曾經更幼的人兒。于是他底眼光逐漸柔和，他底聲音，他底暴出青筋底瘦手逐漸柔軟，他底心也柔軟了。對於這些小生物，他立刻變為娛樂場，在其中他們是安心的，能夠談，笑和玩耍；一直到從老裘利安底柳條椅上，像陽光一樣，煥發着三顆心的圓滿歡樂。

但是小裘利安和他底妻在房裏的情形就不同了。

他發見她在她底穿衣鏡前面的椅子上，雙手蒙着臉。

她底肩頭因爲抽噎而震搖着。她底這種悲苦對於他是一種神祕。他曾經經過一百次這樣底感觸；他不知道他怎樣會使牠們復甦起來，因爲他不能相信牠們是情操，而且他不相信這種悲苦的最後一次不會過去。

倘若在夜間，她一定會抱着他底頸子說道：「噢，我使你怎樣受苦呀！」這是她從前作過一百次了的。

他伸出一隻手，莫名其妙地把他底剃刀盒放進他底衣袋裏。

「我不能呆在這裏，」他想，「我必須下去！」他一言不發地離開房間，走向草地。

老裘利安已經把小霍利抱在膝上；她已經拿着他底錢；裘利，滿臉通紅，正在努力表演他能够倒豎起來。狗子巴爾山差，盡其可能地挨近茶桌，已經定睛看着餅干。

小裘利安感覺一種惡意底願望，想要截短他們底娛樂。

他底父親爲什麼要來使他底妻這樣苦惱呢？在這麼多年之後，這是一個震驚！他應該明白；他應該預先給他們一個通知呀；但是是一個孚斯太何會想像到他底行爲將要使任何人苦

惱呢！他想錯了老裘利安了。

他嚴厲地對孩子們說，要他們進去吃他們底茶點。在大吃一驚之下，因為他們從來不曾聽過他說話像這樣嚴厲，他們手拉手走了，小霍利還回頭看看。

小裘利安倒茶。

「我底妻今天不什麼，」他說，但是他分明知道他底父親早已看透那忽然引退的原因，而且幾乎憎恨這老人若無其事地坐在那裏。

「你弄得一座舒適底小家宅在這裏，」老裘利安說，苛刻地看了看；「我猜你是租來的吧！」

小裘利安點點頭。

「我不喜歡這些隣居，」老裘利安說；「一些破落戶。」

小裘利安答道：「是的，我們是破落戶。」

現在寂靜祇是被狗子巴爾山差的把搔所打破。

老裘利安直截說道：「裘，我猜我不應該到這裏來；但是我是這樣孤寂！」

聽着這話小裘利安站起來，把一隻手擱在他底父親底肩上。

隣家有人在音調不諧底鋼琴上重複彈着夫人與動力 (*La Donna è mobile*)；小花園已經陷入暗影裏，現在太陽祇照着牆頭，有一匹貓蜷伏在那裏曬日取煖，牠底黃眼睛瞌睡地俯視着狗子巴爾山差。很遠底地方傳來一種催眠底隱約市聲；花園四周的籐籬籬圍封閉了各樣物事，除了青天，房屋，和梨樹，及其被太陽鍍金底樹梢而外。

他們靜坐了一會，幾乎不曾交談。然後老婆利安站起來就走，並不說他還要來。

他很悲涼地走去。何等可憐底窮地方；他想到斯坦霍門的空虛底偉大家宅，一個孚斯太底適當住所，其中的寬闊底象牙球房和客廳每週每週都沒有一個人進去。

那女人，他曾經喜歡過她底面孔，也消瘦了一半了；她使裘受了他自找的痛苦也苦了這些可愛底孩子們！唉！何等可怕底蠢事呀！

他向着愛德華路走去，在兩行小家宅之間，一切都暗示給他（當然是錯誤底地，但是一個孚斯太底偏見是神聖底）這樣那樣的暗淡故事。

社會，不過是許多嘮叨底醜婆娘和輕薄少年——曾經擅自批判了他底骨肉還有一羣老婦人！他把他底傘截在地上，好像要洞穿這不幸底（社會）體制的心，牠膽敢排斥他底兒子和他底兒子底兒子，他原是可以再和他們同居的呀。

他兇猛地用傘截着地；可是他已經依從這社會習慣十五年了呀——祇有今天他對牠冒犯過失！

他想到吉妮，和她底母親，和全部故事，連帶着他底一切舊痛苦。一件悲慘底事！

經過了一個長時間他纔走到斯坦霍門，因為，剛愎成性，雖然極其疲乏，他也硬要走完全程。

在樓下浴室裏洗過手之後，他走進餐室，等待晚餐，當吉妮出外的時候餐室是他常來的唯一房間——這裏較少那麼寂寞。晚報還不曾來；太晤士報已經看過，因此他無事可作。

這房間遠離市聲，很是寂靜。他不喜歡狗們，但是現在有一隻狗作伴也好呀。他底眼光周游着四面牆壁，停在一幅畫上，畫題是「夕照中的荷蘭漁舟」——這是他所收藏的傑作。牠並不給他喜悅。他閉住他底眼睛。他是孤獨底！他不應該怨天尤人，他知道，但是他不能不如此：他現在是一個可憐底東西——歷來是一個可憐底東西——毫無魄力！他這樣想着。

司膳僕役來安排餐桌，看見主人顯然睡着了，在行動中極其審慎。這有鬚底僕人翹着一部八字鬍，這曾經引起孚族中某些人們的嚴重懷疑——尤其是像索木士那樣進過公立學校而且慣于考究這種事情的人們。他真可以算是一個司膳麼？俏皮底人開玩笑稱他為「裘

「利安伯伯底非國教徒」喬治，公認底諧謔家，叫他作「桑乞」①。

他往來于光滑底大食櫥和光滑底大餐桌之間，無比地輕巧靈便。

老裘利安假裝睡着，監視着他。這傢伙是狡猾底——他時常這樣想——祇要把他底工作一辦完，就去賭博或找女人或幹天曉得的事，什麼都不關心！一個游惰者！又肥又蠢！而且絲毫不關心他底主人！

但是違反他底意志，他底哲學底靈機一動，這是老裘利安和別底孚斯太們不同之點：

這人到底爲什麼要關心他呢？他並不是僱來關心的呀，那麼爲什麼期望他關心呢？在這世界上人們就不能期望不化錢而得到情誼。在天堂或地獄裏情形也許不同——他不知道——不能說！于是他又閉住眼睛。

司膳輕腳輕手地，旁若無人地進行着他底勞役，把各種東西從食櫥的各部門中取出來。他底背面似乎時常故意轉向老裘利安；似乎要遮掩他在主人面前的不堪行爲；他不時賊頭賊腦地吹吹某種銀器，而且用一片羚羊皮揩揩牠。他顯然是在審度那些酒瓶裏的酒底數量，

① Sankey (1840—1908) 美國福音派傳道者，曾襄助莫德 (L. D. Moody) 同至英國傳教。

他小心地高舉起酒瓶，唯恐他底鬍子擦着牠們。事情作完之後，他站着觀看主人，約有一分鐘之久，他底綠眼睛裏有一種輕蔑的神氣：

他底這位主人到底不過是虛有其表的空皮袋，沒有多少內容了。

輕使得像一隻雄貓，他越過房間去按鈴。這是號召「七點晚餐」。倘若主人睡着了怎麼辦呢？他可以立刻設法使他醒來的；要睡在夜裏睡呀！他必須爲他自己打算，因爲他和人約定八點半到他底俱樂部去。

響應這鈴聲，出現了一個小僮，端着一隻銀托湯盆。司膳接過來，擺在桌上，然後，直立在開着底門旁邊，好像要接引賓客進來似的，他用莊嚴底音調說道：

「晚餐好了，爺！」

老裴利安慢慢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坐在桌上吃晚餐。

## 第八章 房子圖樣

如一般人所承認，凡是孚斯太都有一個硬殼，好像對於製成土耳其糖菓①極其有用的那種小動物似的；換一句話說，他們是不會被看見或被看見而不認識的，除非連帶着那地盤，構成這地盤的是家境，財產，熟人和姻戚，這些東西似乎跟隨着他們通行于由無數別底孚斯太們及其地盤所組織成的現世界上。沒有地盤的孚斯太是不可理解的——那麼他就像一部沒有結構的長篇小說，成爲所謂破格底變則了。

在孚斯太看來，波辛尼顯然沒有地盤，他似乎是那種稀有底和不幸底人們之一，環繞于並不隸屬於他們的家境，財產，熟人和姻戚之中過生活。

他底房間在斯洛寧街的一個頂樓上，外面有一個銅牌，寫着「菲里卜貝尼斯波辛尼，建

① (Turkish delight) 切成立方體的膠狀食物，上加糖屑，但與下文所謂小動物有何關係則無法考察。

樂師，」一點都不像一個孚斯太底房間。除了公事房而外並沒有休息室，卻祇有一個大壁龕，掛着一幅布幕，掩蓋着那裏面藏着的生活必需品——一張長沙發，一隻安樂椅，幾個煙斗，酒瓶，幾本長篇小說，一些拖鞋。這房間的辦事部分有些平常傢具：一隻有許多鴿子洞似的格子的食器櫥，一個圓形橡木桌，一隻摺疊底洗臉架，幾把硬椅子，一張堆着許多草稿和圖樣的大寫字台。吉妮曾經在他底姑母陪伴之下在這裏吃過兩次茶點。

有人相信他有一個臥室在那後面。

以孚族所能確定的而論，他底收入包括兩個顧問職務的年俸二十鎊，連帶一些偶然底零碎進款，加上——更有價值底一項——他底父親遺囑所給與的一百五十鎊年金。

關於那父親的消息並不怎麼使人安心。他顯然是生于康瓦爾的林肯縣底鄉下醫生，相貌出衆，而且有些拜輪①傾向——在他底家鄉確是一位名人。波辛尼底姑父貝奈斯，即貝奈斯和比爾德波公司的貝奈斯，在性質上是一個孚斯太，雖然在名義上不是，並不稱讚他底內兄。

① Byron (1788—1824) 英國詩人，浪漫派，其作風以諷刺潑辣著稱。

「一個怪人，」他說：「他常說他底三個大兒子「好生物，但是很平庸；」他們全都作着大官咧！菲里卜纔是他所愛的兒子。我聽過他底最奇特的談話；有一次他對我說：「我底親愛底朋友，你不要讓你底可憐底妻知道你正在想些什麼！」但是我並不聽從他底勸告；我不一個古怪底人！他竟會對菲里卜說：「我底孩子，無論你生活得像不像一個紳士，你必定要死得像一個紳士！」而且他自己穿了燕尾服，帶了緞領結和鑽石針纜死去。啊，十分特別，我可以要你相信！」

貝奈斯溫和地談論波辛尼自己，有某種慈悲之情：「他有一點他底父親底拜輪主義。唉，祇消看他拋棄種種機會，離開我底事務所的那種行徑；就那樣帶着一隻行囊去了六個月，到底爲什麼呢？——爲研究外國底建築——外國底！他打算怎樣呢？現在他——一個聰明底青年——一年掙不到一百鎊！這婚事是他所能遇見的頂好底事情——使他安定；他這種人終日躺在床上而終夜硬幹，就祇因爲沒有秩序；但是他不惡劣——一點不惡劣。老孚斯太是一位富人呵！」

貝奈斯先生極其討好吉妮，後者在這一時期中屢次到龍特廣場的他底家裏訪他。

「你底堂叔——好體面底商人，他要造房子，這對於菲里卜真是一件好事，」他對她說；

「目前你對於他不必期望太多，我底親愛底小姐。好因緣——好因緣！這青年必定會開關他底道路的。當我在他底年紀的時候我日夜工作。我底親愛底妻時常對我說：『貝比，不要太辛苦，留意你底康健；』但是我不吝惜我自己！」

吉妮埋怨她底愛人沒有時間到斯坦霍門去。

他再去的第一次，他和她一處聚談不到一刻鐘，西卜提莫斯莫爾太太就到了，這是這位太太所常幹的那些湊巧事之一。波辛尼立刻起來，按照預定計劃，把他自己隱藏在小書房裏，等待她走掉。

「我底親愛底，」朱里姑說，「他多麼瘦呀！我屢屢覺察訂婚人們的消瘦；但是你必不可以使情形更壞下去。有一種巴洛牛肉精；牠對於你底瑞蒂叔祖有過大功效。」

吉妮把她底小身體直立在火爐前面，小臉慘然抖顫，因為她認為她底姑祖母的不合時宜底訪問存心要傷害她，就嘲諷地說道：

「那是因為他忙；凡是能夠作任何有價值底工作的人都不會胖的！」

朱里姑惱怒地噉着嘴；她自己原來時常是消瘦的，但是她從這事實所得到的惟一安慰是她有機會希望胖起來。

她憂鬱地說，「我以為你應該不讓他們叫他『海賊』；人們會以牠為古怪的，現在他要替索木士造房子了。我希望他要小心；這對於他關係重大。索木士有這樣好底賞鑑力！」

「賞鑑力！」吉妮大叫，立刻發火；「我不許牠聽憑他底賞鑑，或族中任何人的賞鑑！」

斯莫爾太太突然被驚。

「你底瑞蒂叔祖，」她說，「時常有美底賞鑑力！他說索木士現在底小家宅是可愛底；你不會說你並不這樣想吧！」

「哼！」吉妮說，「那不過是因為阿連妮在那裏吧了！」

朱里姑想說一些高興底話：

「親愛底阿連妮會喜歡住在鄉下麼？」

吉妮注目瞪着她，那眼睛的表情好像她底良心忽一動似的；這表情閃過之後，接着來的是甚至更為有意的注視，好像她已經使那良心愧退似的。她斷然答道：

「她當然喜歡；她為什麼不喜歡？」

斯莫爾太太逐漸緊張。

「我不知道，」她說，「我以為她或許不願離開她底朋友們。你底哲木士叔祖說她對於

生活沒有足夠底興趣。我們以爲——我是說狄莫斯以爲——她應該多出門。我想將來你要很掛念她了吧！

吉妮拍地把雙手抱住她底頸後。

「我唯願，」她叫喊，「狄莫斯叔祖不要談論和他不相干的事！」

朱里姑站起來，充分挺直她底高個子。

「他從來不談論和他不相干的事，」她說。

吉妮立刻悔恨；她跑去吻她底姑奶奶。

「我很抱歉，姑奶奶；但是我希望他們不要管阿連妮的事。」

朱里姑，不能想出適合于發揮這話題的任何言詞，沉默了；她準備離開，把他底黑絲圍巾包裹在胸膛上，提起她底綠色網袋。

「你底親愛底祖父好嗎？」她在客廳裏問，「我想他很寂寞了吧，你底時間都被波辛尼先生佔去了。」她彎腰，餓饑地吻了她底姪孫女，然後用細碎底小脚步走去。

淚水湧出在吉妮底眼睛裏；她跑進小書房裏，波辛尼坐在桌前正在一個信封背面上畫鳥，她挨着他坐下，嗚咽道：

「噢，菲爾！全是這樣可惡呀！」她底心好像她底頭髮的顏色一樣熱烈。

第二個星期日早上，索木士正在刮臉，僕人送來一個字條，說波辛尼先生在樓下，要會見他。他打開他底房門，說道：

「波辛尼在樓下。我正在刮臉，你去接待他。一分鐘我就來。大概是關於房子圖樣，我想。」  
阿連妮看看他，並不回答，仔細整飾衣服，走下去了。

他不能確定她對於這房子的意見。她並不會說過反對的話，而且，以波辛尼而論，她似乎是够友好的。

他從化裝室的窗子裏能夠看見他們在下面小院子裏聚談。

他趕快刮臉，割破了他底下巴兩次。他聽見他們說笑，就暗自想道：「好，他們總算融洽！」如他所預料，波辛尼是來找他去看圖樣的。

他拿起帽子跟他走去。

那些圖樣散佈在這建築家房裏的橡木桌上；索木士，面色蒼白，沉靜地和猜疑地俯視了牠們一個長時間，一言不發。

他終于用困惑底聲音說道：

「這是一種奇特底房子！」

一座兩層的長方形房子中間凹入一個方形庭院。這方庭，周圍是上層樓的走廊，上面是玻璃屋頂，由八根圓柱立在地面上支持着。

這在孚斯太們看來真是奇特了。

「有許多地方近于浪費，」索木士進而直說。

波辛尼開始走來走去，而索木士不喜歡他底臉上的表情。

「這房子的原則，」建築家說，「是你必須有寬闊的餘地——像一位紳士！」

索木士伸着姆指和食指，好像測量他必須出人頭地的尺寸，然後答道：

「噢，是的；我知道。」

波辛尼底臉上出現了標明他底十分熱忱的特殊氣象。

「我曾經盡力替你計劃一座有自尊形式的房子。倘若你不喜歡牠，你頂好明說。這確是最被人忽略的問題——祇要能够格外插入一個浴室就好，誰在房子裏面考究房子的自尊形式呢？」他忽然用食指指着中間長方形的左面：「在這裏你不致覺得逼窄。這是爲你底繪畫而設的，用圍幕和方庭隔開；拉開幕你就有五十一尺長二十三尺六寸寬的空間。這裏中央

的雙面爐，一面向着方庭，一面向着畫室；這一面牆全是窗子；你從窗子裏得到東南方的陽光，從方庭得到北方底光線。你可以掛一些畫在樓上走廊週圍，或在別底房間裏。在建築學上，他繼續說——雖然看着索木士而似乎並不看見他，這給了索木士一種不快之感——『和在生活上一樣，沒有規律就沒有自尊。人們說這是陳舊底話。我總覺得奇怪，我們從來不曾把生活上的重要原則表現在我們底建築上；我們用裝飾，浮雕，稜角，以及一切惹眼的東西填塞我們底房子。恰相反，眼睛是必須寧靜的；用少數有力底線條就能達到這效果。總之，要有規律——沒有規律就沒有自尊。』

索木士這不自覺底諷刺家，定睛看着波辛尼底領結，這是並不垂直的；他底臉也不會修刮過，而且他底衣服並不顯得整齊。建築學似乎已耗盡他底規律性。

『那不好像一座兵營了麼？』他問。

他並未立刻得到答覆。

『我明白了，』波辛尼說，『你需要里圖勒麥斯特式⊖底房子——表面浮華而內容合

⊖ (Littlemaster) 意譯小家子派。

用，在其中僕役們住在閣樓裏，前門下陷，要你走下去又走上來。設法去找里圖勒麥斯特吧，你會覺得他是巨匠的。我從小就知道他底作風！」

索木士大驚。他的確是被這些圖樣所感動了的，而隱瞞起他底滿意卻已成爲他底天性。要他說一句恭維話是困難的。他鄙視那些濫用讚詞的人們。

他發現他自己處于必須恭維否則就要冒着失去一件好事的危險的兩難地位。波辛尼正是寧可撕毀圖樣也不肯遷就的傢伙；一個大孩子！

這種大孩子氣，使索木士覺得對方的優越，對於他有一種特異底，幾乎催眠底魔力，因爲他從來不曾感覺他自己有這一類東西。

「好，」他終於吞吐地說，「牠是——牠真是獨創底。」

對於「獨創底」這話他這樣暗自不信甚或不悅，以至他覺得這一說並未真地吐露了他底心事。

波辛尼似乎高興了。這樣底話就會使這樣底人高興而且這成功鼓勵了索木士。

「牠是——一個大地方，」他說。

「寬闊，舒展，明朗，」他聽見波辛尼咕嚕，「在里圖勒麥斯特底房子裏你不能生活得

像一個紳士——他爲工廠主們建築。」

索木士抗議地一動；他原來是紳士呀；他現在化許多錢並不爲要降級爲工廠主。但是他信任一般原則的性情又復甦了。討論規律和自尊有什麼鬼用處呢？他覺得這樣底房子似乎寒冷底。

「阿連妮受不住冷，」他說。

「啊哈！」波辛尼譏刺地說。「你底妻？她不喜歡冷嗎？我會想到這一點的；她一定不會受冷。看這裏！他指着方庭牆上的四個等距離底符號。我已經替你佈置了鉛框熱水管；你可以買到樣式很好底鉛框。」

索木士猜疑地看着那些符號。

「這一切都很好，這一切，」他說，「但是這要化多少錢呢？」

建築家從衣袋裏取出一張賬單？

「這房子，當然必須全部用石頭建造，但是，因爲我以為你或許不贊成，我已經折中到外面纔用石頭。牠本來應該用銅屋頂，但是我已經祇用綠石板。這樣算來，連帶五金工程，要你化八千五百鎊。」

『八千五百』索木士說。『唉，我已經告訴過你至多八千！』

『少一分錢也不成，』波辛尼冷冷地回答。『你必須贊成，否則由牠去吧！』

或許，這是向索木士提出這樣一個建議的唯一方法。他被逼得進退兩難。良心告訴他放棄這一切。但是這計劃是好底，而且他承認這其間有完整，有莊嚴；僕役的住處也是好底。住在這樣一座房子裏——形式別致，而內部整齊——他將要贏得信譽。

他繼續察看那些圖樣，而波辛尼卻走進寢室去修臉梳頭去了。

兩個人默默走回孟提庇勒廣場，索木士用眼角探望着他。

這海賊底相貌是好看的——他這樣想——倘若他有正當教養。

阿連妮正在低頭看花，當這兩人走進來的時候。

她說要派人到公園那邊去叫吉妮來。

『不，不，』索木士說，『我們還有正經事要談咧！』

午餐的時候他幾乎是慫慫底的，隨時央請波辛尼吃東西。他喜歡看見這建築師這樣高興，就讓他和阿連妮去度過那一下午，他卻悄然走去到他底畫室裏，遵行他底星期日的習慣。晚茶的時候，他下來到客廳裏，發現他們還在談話，如他所說，曉曉不休。

走進門道裏，他並未被覺察。他私自慶幸事情正在好轉。她和波辛尼談得來是幸運底事；她似乎對於新房子的意見逐漸就範了。

在畫幅中靜思默想之後，他決定增加五百，倘若必要；但是他希望這一午後會使波辛尼軟化他底估價。這純然是波辛尼能够設法改良的事，祇要他願意；他必定有許多方法能够使造價低廉而不致損壞效用的。

于是，他等待機會，一直等到阿連妮遞第一杯茶給建築師的時候。一條陽光從窗幕花邊裏進來，晒熱了她底面頰，使她底頭髮金光閃閃，她底媚眼明亮。也許是這同一光線加深了波辛尼底顏色，使他底面孔顯出驚惶底樣子。

索木士憎恨這陽光，立刻起來拉好窗幕。然後他從他底妻底手裏接了他自己底茶，說道，口氣比他所打算的冷淡更爲冷淡：

『你就不能設法在八千鎊之內造成牠嗎？這其中必定有許多小件是你能够更改的。』

波辛尼一口氣喝完他底茶，放下茶杯，答道：

『一件也不能！』

索木士看見他底提議已經抵觸着某種個人虛榮心的不可理解之點。

「好，」他同意，忍住怒氣；「你必定要固執你自己底意見，我想。」

幾分鐘之後，波辛尼站起要走，索木士也站起來，送他出去。那建築家莫名其妙地高興。看着他昂然邁步走去之後，索木士鬱鬱不樂地轉回客廳，阿連妮正在那裏整理樂譜；他被突然發作的一種不能控制底好奇心所激動，問道：

「呃，你以爲「海賊」怎樣？」

他眼望地氈等待答覆，而且不能不等而又等。

「我不知道，」她終于說。

「你以爲他好看嗎？」

阿連妮微笑。而這一笑索木士覺得她似乎是嘲弄他。

「是的，」她回答；「很……」

## 第九章 安姑之死

到了九月尾的一天早晨，安姑已經不能從侍女斯米青手裏接受那表示人品高貴的假髮了。醫生，是急忙請來了，一看那老臉，就宣佈孚斯太小姐已經在睡眠中過去了。

朱里姑和赫斯特姑都被這意外變故所駭倒。她們從來不曾想像到這樣一個結局。真的，她們是否曾經認識這結局一定要來是可疑的。她們暗自覺得不可理解的是安姑這樣離開她們，一聲不響，甚至並不掙扎。這不像是她底行爲呀。

也許使她們真正深爲感動的是這思想：一個孚斯太到底也必須放開緊握着生命的手。倘若一個如此，那麼爲什麼全體不如此呢！

過了整整一點鐘，她們纔能決定告訴狄莫斯。要能够瞞住他就好了！要能够逐漸逐漸洩露給他就好了！

而且她們同去儘站在他底房門外面切切喳喳。而且告訴了他之後她們又切切喳喳。

時間越是拖延，她們越是恐怕他會感觸更多。可是，他接受這消息比她們所預料的更爲從容。他會仍然躺在他底床上的，當然！

她們分開，靜悠悠地哭着。

朱里姑呆在她底房裏，被這打擊弄得虛脫無力。她底臉，眼淚模糊，被由于情感激動而浮腫起來的筋肉劃分爲許多斑塊。生活中沒有安是不可思議的，安和她生活過七十五年，祇是被她底結婚生活那一短時期所間斷，而那一短時間現在似乎是不真實的。在定規似底間歇中她一次一次走到她底抽屜桌邊，從那淡紫色提包下層取出一張新手巾。一想到安那樣冰冷地躺在那裏，她底溫柔底心就不能忍受。

赫斯特姑，這沉默者，這忍耐者，這孚族精力的逆流，坐在客廳裏，窗幕都已放下；她曾經哭過，但是靜悠悠地，顯然並不費力。她底指導原理，保持精神，並不會離棄她在悲哀之中。她坐着，瘦伶仃底，寂然不動，研究着那壁爐，她底雙手閑放在穿着黑綢衣的膝頭上。他們想要她起來作點事情，這是無疑的。好像這會有什麼益處似的！作點事情不能使安活回來呀！她爲什麼要操心勞力呢？

五點鐘帶來了三兄弟，裘利安和哲木士和瑞蒂；尼戈拉現在亞爾茅斯，而洛桀害着痛風

病。海爾曼太太早就親自來過了，而且，看了安之後就走了，留下一個字條給狄莫斯——被扣留着不給他——說應該更早一點通知她呀。其實，在他們之中全都有這感想；他們應該更早一點被通知呀，好像他們已經遲誤了什麼似的；然而哲木士卻說：

「我早就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我告訴過你們她活不過夏天。」

赫斯特姑不回答；現在幾乎是十月了，但辯論有什麼用呢；有些人是永遠不會滿意的。

她派人上樓去告訴她底姐姐說兄弟們都來了。斯莫爾太太立刻下來。她已經洗過臉，臉還是腫底，而且雖然她嚴厲地看着瑞蒂底褲子，因為牠是淡藍色的——他在俱樂部得到消息就一直奔來——她卻有比平常更高興的表情，挑剔差錯的本性甚至現在也太強。

五個人立刻全體上去看屍體。在一張白布之下已經放着一張棉被，因為現在安姑比平常更需要溫暖；枕頭已經撤去，她底脊骨和頭一致平躺着，裝出終身不屈的樣子；顛頂上的頭巾包齊兩面耳朵，在頭巾與白布之間的面孔，幾乎同白布一樣白，被人連同閉着底眼睛轉移向她底兄弟姐妹們底臉。在牠底非常平靜之中這面孔比平常更為頑固，在那少有皺紋底羊皮紙似底皮膚之下幾乎全是骨頭——方形底顎骨和頷骨，頰骨，額骨和凹下底太陽穴，以及鑿形底鼻梁骨——這一座已經投降于死的不可征服底精神堡壘，在牠底盲目仰視之中，似

乎還要恢復那精神，恢復牠剛剛放下的那監護權。

瑞蒂祇看了那臉一眼就離開房間；這一看，據他後來說，使他很不舒服。他震動全屋地走下去，抓起他底帽子，爬進馬車，並不指示他底車夫任何方向。他被拉回家，整個下晚坐在椅子裏不動。

晚餐的時候他什麼都不能吃，除了一隻鷓鴣，和一品脫上等香檳而外……

老裘利安站在床腳頭，雙手疊抱在胸前。在房裏的這些人之中祇有他一個人記起他底母親的死，而且雖然看着安，他想的卻是牠。安是一個老女人，但是死終于已經來到她上——死來到一切人上。他毫不動容，他底眼光游移到渺茫底處所去了。

赫斯特姑站在他旁邊。她現在並不哭，眼淚已經流盡了——她底性情不容許她再費力氣；她抱起雙手，看着，並不看安，而是從這面看到那面，尋求逃避費力之道。

在這些兄弟姐妹之中哲木士表現了最多感情。眼淚滾落在他底瘦面孔的平行皺紋裏；他現在已經沒有訴苦的地方了；朱里不好，赫斯特比無用更壞！他覺得安底死比他曾經以為他必須的感傷更為感傷；這要使他苦惱好幾個星期咧！

赫斯特姑偷偷地出去了，而朱里姑也開始移動，作着「什麼必要」的事，以至兩次撞在

什麼東西上。老裘利安，從他底玄想中醒來，從許久，許久以前底過去中醒來，嚴厲地看看她，然後走開。只有哲木士獨自留在那床邊；偷偷地向四面望望，看他是否被偵察，他拱起長身軀，放一個吻在死者底前額上，然後他也匆匆離開房間。在大廳裏碰見斯米青，他開始詢問她關於葬禮的事，在發覺她並無所知之後，他痛切地大發牢騷：倘若他們都不管事，百事就要糟糕。她頂好去問索木士——他明白這類事情的一切；她底男主人們都很苦惱，他想——他想要去照看；至于女主人們，都不中用——她們沒有常識！她們也要害病了，他並不以為奇。她頂好去請醫生；最好是及時辦事。他並不以為他底安姐曾經有過這最好底意見；倘若她有，早請布郎克，那麼她現在可能還活着咧。斯米青隨時都可以派人到公園巷去請教呀。當然，他底馬車是要為葬禮服務的。他想她並未預備一杯紅葡萄酒和一些餅干吧——他還不曾吃過午點的呀！

葬禮以前的日子平靜過去了。當然，安姑曾經把她底小資產遺留給狄莫斯，這是早已週知的事。所以，現在並無輕微騷動的理由。

人：  
索木士，唯一執行者，負責處理全般事務，在適當時間就發出如下底請柬給本族各位男

「啓者——

安孚斯太小姐之喪，定於十月一號午刻葬於高門墓地，務請蒞臨。送喪馬車應於十時四十五分齊集貝斯瓦特路「園亭」之前。敬辭花圈。侯覆。」

那一早晨，天氣冷，倫敦底天宇是高底，灰底。十點半鐘，來了第一輛馬車，是哲木士的。牠載着哲木士和他底女婿達爾蒂，這個裝扮漂亮男人，方形胸脯，穿着緊湊底燕尾服，一張淺黃底肥臉上裝着翹起底八字鬚，那一生下來就無法改正底絡顛鬚，閃避最嚴酷底剃刀，似乎是深生根在剃者人格之內的某物的表徵，特別顯著于投機家們底面上。

索木士，以執行者的資格，接待賓客，因為狄莫斯還躺在床上；葬禮之後他會起來的；至于朱里姑和赫斯特姑是不會下樓來的，一直要到一切過去之後，就是說有誰故意回來吃飯的時候。第二輛到來的是洛桀，還是因為風痛跛着脚，由他底三個兒子環繞着——小洛桀，歐士台斯，和佐馬。另一個兒子喬治也差不多立刻就坐車趕到，停在大廳裏詢問索木士包辦喪事有什麼報酬。

他們彼此互相厭憎。

然後來了兩個海爾曼——吉爾士和桀斯——完全沉默，而衣着很好，晚禮服褲子上有特別底招痕。然後老裘利安獨自來了。再就是尼戈拉，臉上有一種健康顏色，而且在他底頭和身體的每一個動作之中都有一種故意加以掩飾的快活神氣。他底一個兒子跟他來，瑞蒂，孚斯太，謙卑而順從，同時波辛尼也到了，於是彼此站着互相恭候先行，但是門一打開他們就一齊擠進去了；在大廳裏他們又互相道歉；瑞蒂，整理着擠歪了底服裝，很慢地爬上樓梯。另一個海爾曼；尼戈拉底兩個結過婚底兒子，以及吞提曼，斯潘達，和瓦里，孚斯太家和海爾曼家的女婿們。這時全都到齊了，一共二十一個，孚族男子沒有一個不到，除了狄莫斯和小裘利安而外。

進了那大紅大綠底客廳，牠底色調對着他們底穿不慣底喪禮服是這樣鮮明，以至各人都急于找一個坐位，想要藏起他們底褲子的過度暗黑。在褲子之黑和手套之白之中似乎有些不端正——誇張底感情之類；而且許多人都又驚又羨地愕然看看「海賊」他沒有手套，而且穿着淡色褲子。一陣低聲交談嗡嗡起來，沒有一個人談到死者，但是彼此互相問好，好像因此對於他們賞光肯來的這事件潑下一種間接祭奠之酒似的。

哲木士立刻說道：

『好，我想我們應該出發了。』

他們下樓，然後，兩個又兩個，按照預告底嚴格程序，上了馬車。

靈車開正步走；馬車跟着緩緩移動。第一部是老裘利安和尼戈拉；第二部是學生兄弟瑞蒂和哲木士；第三部是洛榮和小洛榮；索木士，小尼戈拉，喬治，以及波辛尼同坐第四部。別底馬車，一共八部，各載孚族三或四人；以後是醫生底轎車；以後，在相當距離之內，幾輛街車載着本族的雇員和僕役；最後一輛，完全沒有人在裏面，不過是把扈從車總數湊足十三這數目而已。

當這行列走在貝斯瓦特路的大路上的時候，牠保持着正式步法，但是，一轉入不大重要底街道，牠就立刻開跑，到了更爲時髦市區牠又緩緩踱步，如是進行，一直到底。在第一部車裏老裘利安和尼戈拉正在談論他們底各人遺囑。在第二輛裏學生兄弟，略一躊躇之後，已經陷入完全沉默；兩個人都有些聾，要聽見的努力太費勁了。祇有一次哲木士打破沉默：

『我想要在什麼地方找一塊地。你已經有什麼佈置了吧，瑞蒂？』

瑞蒂，惶恐地睜大眼睛看着他，答道：

『不要跟我談這種事！』

在第三部車裏，他們隨時伸頭外望，看看已經走了多遠。而且進行着不相連續底談話，喬

治說，『唔，這可憐底老太太也真該「去」了。』他不相信人有理由活過七十。小尼戈拉溫和地答道這規律似乎不適用於孚斯太們。喬治說他自己打算在六十歲自殺。小尼戈拉微笑着摸摸他底長下巴，想着他底父親不能喜歡這理論，因為他在六十歲之後曾經賺過一大批錢。好，七十是最大限度；喬治說，到這時他們就該把他們底錢交給他們底子女們。索木士，一直沉默着，現在加入會話；他並未忘記「包辦喪事」那些話，於是幾乎不自覺地張開眼皮，說道這些話十分適合於從來不曾賺過錢的人們底議論。他自己打算盡其可能地長久活下去。這刺中了喬治，他是被公認為手頭困難的。波辛尼莫名其妙地含糊說道『聽呀，聽呀！』喬治打了一個呵欠，談話從此中止。

到達墓地，棺材被抬入小教堂，送葬者們排成雙行跟在後面。這一隊雄兵，全都和死者有血緣連繫，在大倫敦裏是一種動人觀感底特殊景象，對比着這城市底千奇百怪底生活，牠底無法計算底行業，娛樂，任務，牠底可怕底艱苦，牠底可怕底個人主義底呼聲。

孚族已經集合起來勝過這一切，顯示堅強底一致性，榮耀地表明他們底生長根基的私有財產法則，在這根基上他們繁茂滋長，本固枝榮，按時充分發展了。這從此長眠的老女人的精神曾經號召他們來舉行這一次示威運動。這是她底最後呼籲團結，團結纔有力量——這

是她底最後勝利：她死了而全族依然完好。

她幸免于看着某些枝條突出常軌。她不再能够考察她底追隨者們底存心。那同一法則——曾經工作于她內面，使她由一個長條形底瘦姑娘長成強壯底女人，由女人而變爲老邁龍鍾，幾乎好像一個巫婆，而個性越更尖銳苛刻，因爲她已經脫離了使人圓通的世務接觸——那同一法則依然在工作，將要繼續工作于這她曾經像一位母親似的監視着的這家族之中。

她曾經看着這家族年青，長大，她曾經看着牠強壯和成熟，在她底老眼還有時間和精力再看下去之前，她死了。她也許曾經努力要再延長一小點，要用她底老手指，她底抖顫底接吻維持這家族的少壯，除了她誰能够呢？啊呀，甚至安姑也不能抵抗自然。

「先盛後衰！」按照着自然底種種嘲弄之中的這最大嘲弄，孚族這一次聚會已經是衰落之前的最後盛況。他們分成幾個單行，左顧右盼，最大多數的面孔卻冥然罔覺地轉向地面，防備他們底思想被侵擾；但是這裏那裏，有人仰視，皺緊眉頭，似乎看見教堂牆壁上有使他太過難堪底某種光景，聽見某種駭人底聲音。而且那迴聲，低抑含糊，其中有同一音調，同一不可捉摸底家族共鳴，響得稀奇古怪，好像單由一個人匆促重複哼出來似的。

在教堂裏禮畢之後，送殯人們又排隊送死人入墓。墓穴赫然張開，穿黑衣的人們站在牠底周圍等待着。

在這聖潔底高原上，其間長眠着中上階層的數千人士，孚斯太們底眼睛游覽着成行成列底墳墓。那邊——倫敦市橫躺着，伸開到遠處，並沒有太陽照着牠，似乎正在哀悼牠底女兒的喪失，正如這家族一致哀悼這作爲母親和監守者的很可貴底她的喪失。無數尖塔和家宅，一片模糊地躺在那偉大底灰色底財產之網裏面，好像俯伏禮拜于這資格最老底孚斯太墓前似的。

幾句言詞，一把塵土，棺材落穴，安姑從此永遠安息。

五位兄弟，死者精神的受托人，環立在墓穴週圍，低垂着他們底白頭；他們也許看見安的去處是舒服的。她底小財產當然不跟她去，否則，一切能作的事都必須作的。

然後，三三兩兩，各自站開，戴上帽子，轉身去看大理石碑上的新銘文：

永誌不忘

安孚斯太，

在天之裘利安與安孚斯太之女

於一八八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辭世

享壽八十七歲又四日

或許別人也很快就需要一個碑銘了吧。這是不能容忍底奇談，因為他們無論如何總不以爲孚斯太們會死。他們全體一致想要離開這苦痛，這使人想起種種不堪設想的事的墓地——趕快走吧，去作生意吧，忘記了牠吧。

而且，天氣又冷，風，好像某種迂緩而分散底勢力，吹上墳墓上面的小山，以牠底清寒之氣襲擊他們；他們開始分裂爲若干羣，趕快裝入等待着底馬車裏。

瑞蒂說他要回到狄莫斯家吃午餐，並且邀請任何人和他同車去。和瑞蒂同車這恩惠是被認爲可疑的，那車子並不大；無人接受，于是他獨自走了。哲木士和洛桀立刻跟在後面；他們也要去吃午餐。別底人們逐漸消散，老裘利安纔把三個姪兒帶進他底車裏；他想要看看青年們底面孔。

索木士，在墓地公事房裏辦完了一些事務，纔和波辛尼走出去。他有許多話要和他談，所

以他們漫步到罕卜斯提，一同在西班牙那小酒店吃午餐，而且化了一個長時間討論造房子的實際詳情；然後他們去搭電車，到了大理石拱門，波辛尼就從那裏去斯坦霍門看吉妮去了。

索木士到家的時候，覺得精神愉快，而且在晚餐時間和阿連妮談話，說他已經跟波辛尼暢談了一番，後者真好像是一個聰明人；他們也曾一同散步，這是有益于他底內臟的——他已長久不曾運動——一同過了很滿意底一天。要是不爲安姑的喪事，他想要帶她去看戲；現在呢，他們祇好在家使這一晚過得最好了。

『海賊一次再次問候你，』他忽然說。他莫名其妙地想要確定他底所有權，就從椅子裏站起來，栽了一個吻在他底妻底肩上。

第  
二  
部



## 第一章 造屋過程

這一冬天氣晴和。商品滯銷；正如索木士在決心開工之前所打算，這果然是建築的好時候。因此洛賓山上的房子底外殼在四月尾就完成了。

現在爲了他底錢有些事是必須去察看的，他每星期去看一次，兩次甚或三次，在那些殘磚廢料之中竄來竄去幾小時，一面嚴防衣服被沾污，一面悄然躡過那些尙未完工底磚砌門道，或者沿着中央方庭的那些圓柱繞圈子。

而且他會站在牠們前面一直好幾分鐘，好像正在透視牠們底物質原素似的。

四月三十號他約定波辛尼清察帳目，而且在約定時間之前五分鐘，他就走進這建築師爲他自己在那老橡樹近旁搭成的帳棚裏面。

帳目單據已經預備在一張疊桌上，於是索木士點頭坐下察賬。過了一會他纔抬起頭。  
『我不明白，』他終於說；『牠們幾乎超過應支額數七百鎊！』

一看波辛尼底臉色之後，他趕快說：

「祇要你拿定主意對抗那些營造師，你可以減低牠們的。倘若你不嚴厲，他們就遇事敲詐你。這些開支全應該扣除百分之十。超出估價百多鎊我倒也不在乎！」

波辛尼搖頭：

「我已經扣除了能夠扣除的每一分錢！」

索木士惱怒地把桌子向後一推，桌上單據紛紛落地。

「那麼我所能說的是，」他無可奈何地說，「你把事情弄得十分糟！」

「我已經告訴過你十多次，」波辛尼嚴厲地回答，「一定有些額外開銷。我曾經屢次屢

次指示給你！」

「我知道，」索木士咆哮，「我並不反對這裏那裏十鎊八鎊。我怎麼知道你所謂「額外」是七百鎊呢？」

兩人的性格助成了這不算不大底齟齬。一方面，這建築家專心致力于他底觀念，于他所創作和信仰的那房子形象——使他唯恐被阻撓，或被迫而敷衍遷就；另一方面，索木士爲了他底錢也同樣專心致力于爭取頂頂優惠底條件，使他不願相信價值十三先令的東西不能

用十二先令買到。

『我不該承包你底房子，』波辛尼忽然說。『你到這裏來把我麻煩得要命，你想要把你底一文錢當作別人底兩文用，而現在你已經得到一座房子，論形式，在這一區裏是無比的，你卻不想出錢了。倘若你急于要解約，我敢說我自己能找到超于預算以上的款子的，但是倘若我再替你作一點事，我就算是……』

索木士回復到心平氣和。知道波辛尼並無資本，他把這提示當作撒野。他也明瞭他會無限期地搬不進他所中意的這房子，而且正在緊要關頭，建築師的親自照料是關係重大的。同時也要顧及阿連妮！近來她很古怪。他真相信她許可造房子不過是因為她要親近波辛尼。不要因此和她公開破裂。

『你不必生氣，』他說。『倘若我願意忍受牠，我想你就不必嚷嚷。我底意思不過是說，當你告訴我費用增加到這麼多的時候，我想要——好，其實，我——想要知道我所處的地位。』

『聽我說！』波辛尼說，索木士就既討厭而又驚疑地瞪了他一眼。『你已得到我底低賤底服務了。我化在這房子上的工夫和時間，要是讓里圖勒麥斯特或什麼蠢材來作，你就得付給四倍價錢。其實，你所要求是頭等人材四等費用，而你已經確實達到目的了！』

索木士看見他底話是認真說的，雖然氣惱，卻也太過分明地知道一場爭鬪的後果。他知道他底房子就要不能完工，他底妻就要反叛，他自己就要成爲笑柄。

「讓我們看賬目吧，」他氣悶地說，「看錢是怎樣用去的。」

「很好，」波辛尼同意。「但是我們要趕快些，倘若你不見怪。我要回去帶吉妮去看戲。」

索木士偷看了他一眼，說：「到我們底家裏去吧，你總可以在那裏會見她吧，我想？」近來他是時常到他們那裏去的！

昨夜曾經下過雨——春雨，地上有野草的生氣。溫柔底微風吹動那老橡樹的枝條和金黃幼芽，而且山鳥們在陽光中低訴牠們底心事。

現在是這樣底春天：浸入人心一種不可名狀底渴望，一種痛切底甜蜜，一種使人呆站着觀賞草木的戀情，想要張開雙臂去擁抱人所不知的什麼。大地發出一種微醺底暖意，暗自透出冬曾經給她<sup>⊙</sup>穿上的寒衣。她召引人去撫愛，去躺在她底懷裏，在她上打滾，吻她底胸部。

從前，就在像這樣的一個春天，索木士曾經從阿連妮得到他曾經屢次請求的婚約。坐在

一棵樹的倒下底身幹上，他曾經第二十次預約：倘若他們底結婚不是成功底，她儘可以自由離婚，好像她並不曾嫁過他一樣！

「你發誓遵守約言麼？」她曾經說過。幾天之前她還提起這誓言。他答道：「胡說！我不曾發過這樣底誓！」現在由于某種命定底困難心事他記起了牠。爲了女人的緣故男人會說出何等奇怪底誓言呀！要獲得她隨時都可以發出這種誓言！現在他也可以，倘若因此他能感動她——但是無人能感動她，她是冷心腸的！

種種記憶隨着春風的鮮甜氣味匯集在他上——他求婚的種種記憶。

一八八一年春季他去訪問他底老同學和當事人，喬治里維西乞，白郎克桑縣人，後者因爲要開發波寧茅斯鄰近的松林，把組織公司的事委托給索木士。善于辦事的里維西乞太太曾經爲他開了一個音樂茶會。索木士並不知音，把這種款待看作純然無味，在演奏中他底眼睛曾經被一個穿喪服獨自站着的女子底面貌所吸引。她底高而頗細底身段的曲線透露在她底貼切底黑衣之外，她底帶着黑手套底雙手交疊在她底胸前，兩唇微開，她底黑色底大眼睛流盼着這一面那一面。她底頭髮，低垂在頸上，襯托着黑領子，燦爛得好像發光底金屬絲捲。當索木士站着看她的時候，大多數男人都曾經有過一次兩次的那種感覺悄悄地透過他底

全身——一種特殊底覺官的滿足，一種特殊底確定感，就是小說家和老太婆們所謂「一見傾心。」還是偷偷地瞅着她，他一下子躡到女主人面前，陰沉沉地站着等待音樂奏完。

「那黑髮黑眼的姑娘是誰呀？」他問。

「那——啊！阿連妮赫倫。她底父親赫倫教授今年死掉。她和她底繼母同住。她是一個好姑娘，美麗底姑娘，但是沒有錢！」

「介紹給我，請。」索木士說。

他發覺要說的話很少，也發覺她對於這很少甚至沒有什麼反應。但是他走開的時候他抱定要再見她的決心。他碰巧達到他底目的，遇見她和她底繼母在防波堤上，那繼母有從中午十二點到一點在那裏散步的習慣。索木士敏捷地結識了這位太太，而且不久就覺察她正是他所尋求的聯盟者。對於家庭生活的商業性質，他底靈敏底嗅覺告訴他阿連妮每年要化她底繼母五十多鎊；他也告訴他赫倫太太，還在盛年，想要再嫁。她底繼女的長得異常之美阻礙着她底如願以償。于是索木士，隱忍堅持，立定他底計劃。

他離開波寧茅斯，不露聲色，但是一個月之內他回來了，這纔對她底繼母說，而不對她說。他說，他已經決心；他能等待到任何時間。而且他曾經長久等待，看着阿連妮發育，她底青春底

身段的線條日益柔和，她底健壯底血加深了她底眼色，加潤了她容顏，光滑得好像乳酪一樣；見她一次就求婚一次，完了就帶着她底拒絕回到倫敦，心裏酸痛，但是堅定沉默得好像墳墓。他盡力尋求她底抵抗的隱秘底原動力；祇有一次他得見一線光明。這是在一次集團跳舞中——這種舞會是在海邊避暑的人們發洩情慾的唯一方法。他和她同坐窗台上，他底覺官正在感受着華爾茲舞曲的刺激。她曾經從她底緩緩搖着的扇子上面望着他；他張皇失措。抓住那搖着底手腕，他吻了她底臂膊。她打了一個冷顫——一直到今天他並未忘記那冷顫——也並未忘記當時她對他表示的那種熱烈底厭惡。

從此過了一年之後她順從了。他永遠不明白她爲什麼順從；而且從那有些外交才能的赫倫太太方面，他得不到任何消息。結婚之後，有一次他問她，『你爲什麼那樣累次拒絕我？』她底回答是一個奇特底微笑。從初見那一天起她對於他是一個謎，現在她對於他也還是一個謎……

波辛尼正在門口等待他；在他底崢嶸底，好看底臉上有一種可怪底渴望和欣喜底神色，好像他也看見春天幸福的啓示，聞見春風中的幸福來臨。索木士看着他在那裏等待着。這傢伙爲什麼這樣高興呢？唇上和眼裏都帶着那樣笑容，他在等待什麼呢？索木士不明白波辛尼

站在那裏陶醉于薰風之中，等待什麼。又一次他覺得挫敗于這他慣常輕視的人之前。他趕快走向那房子。

「唯一適合這些花磚的顏色，」他聽見波辛尼說，「是帶灰色底紅玉色，有一種透明底效果。我想要符合阿連妮底意見。我打算用紫色熟皮作這方庭的門幕；倘若把客廳裱糊成乳白底象牙色，那就有一種幻象。要使一切裝飾都有我所謂——魔力。」

「你底意思是說我底妻有魔力！」

波辛尼閃避這問題。

「你應該栽種一叢澤蘭在這庭院中央。」

索木士傲慢地微笑了。

「我幾時要到貝乞商店去看看，」他說，「看有什麼合用底東西！」

他們覺得彼此間沒有別底話說，但是在到車站去的路上，索木士問道：

「我以爲你覺得阿連妮是很藝術底的。」

「是呀，」這唐突底回答分明是一聲呵止，好像是說：「倘若你想討論她，你找別人去討

論討論吧！」

在這整個下午索木士所已感覺到的緩緩底怒火更加熱烈了。

誰也不再說話，一直走近車站，索木士纔問道：

「你打算什麼時候完工？」

「六月尾，倘若你真要我裝飾弄好。」

索木士點頭。「但是你完全明白，」他說，「這房子化費了出乎我意外的一筆大數目。我可以告訴你我早應該放棄牠，但是放棄已經決定的事不是我底習慣。」

波辛尼不回答。索木士斜看了他一眼，那神氣活像一匹懊喪底狗——因為，不論他怎樣好潔和傲慢，以及公子氣底剛愎，索木士，有着緊閉底嘴唇和方下巴，並非不像一匹惡狗……

下午七點鐘，吉妮到了孟提庇勒廣場六十二號，待女彼爾生告訴她波辛尼先生在客廳裏；女主人——她說——正在打扮，一會就要下來。她要去告訴她吉妮小姐來了。

吉妮立刻止住她。

「好了，彼爾生，」她說，「我就要進去。你不必去催促索木士太太。」

她脫掉外衣，而彼爾生，帶着一種懂事底表情，甚至不替她打開客廳的門，就跑下樓去了。

吉妮站在裝置在櫥木製底地氈箱上面的老式銀框小鏡子前面，停着照照她自己——

苗條，挺直底青年身段，一副堅定底小面孔，穿着白長衫，月形領口托在頸根上，對比着盤在頭上的金紅髮辮，頸子顯得太細。

她輕輕地打開客廳門，想要使他吃驚。房裏充滿了盛開底杜鵑花的甜熱香氣。她深深地呼吸着這薰味，而且聽見波辛尼底聲音，不在房裏，但是很近，正在說：

「啊！我有一大堆事情要和你談，現在來不及談了！」

阿連妮底聲音答道：

「在晚餐的時候爲什麼不談？」

「那時怎麼好談——」

最初吉妮想走開，但是終於繞到對小院開着底長窗子側面。花香就從那裏進來，她底愛人和阿連妮背對她站着，他們底面孔被那些金紅花朵所隱沒。

這姑娘，沉默但並不畏怯，雙頰發燒，怒目窺伺着。

「星期天你獨自來——我們一同看看那房子——」

吉妮看見阿連妮從花間仰望着他。這一望並不是賣弄風情，而是——在這窺伺着底姑娘看來，覺得更加可惡——一種婦人唯恐洩露太多的矜持眼色。

「我已經約定一位叔叔同坐車去玩——」

「那大塊頭呀！要他送你去；不過十哩路——他底馬正好。」

「可憐底老瑞蒂叔叔！」

一陣花香撲在吉妮底面上；她覺得難受而且昏眩。

「來！來！」

「但是爲什麼呢？」

「我必須在那裏見你——我以爲你想要幫助我——」

這姑娘覺得花枝抖顫，聽見這溫柔底回答：「我幫助！」

吉妮走進窗孔裏。

「這裏好悶呀！」她說；「我不能忍受這香氣！」

她底眼光，這樣惱怒而直截，掃過他們底面孔。

「你們正在談論那房子麼？我還沒有見過牠咧，你們知道——星期天我們全都去吧？」

阿連妮底臉上的紅暈已經一閃過去。

「星期天我要跟瑞蒂叔叔坐車去玩，」她回答。

「瑞蒂叔叔！他算什麼？你可以拋棄他！」

「我沒有拋棄人的習慣！」

一陣步聲，吉妮看見索木士就站在她後面。

「好！你們全都到齊了，」阿連妮說，帶着一種奇特底微笑，從這個看到那個，「晚餐也好  
了！」

第二章 吉妮底享受

晚餐開始于沉默之中；女人面對女人，男人面對男人。

在沉默中湯喝完了——好湯，不過有點濃；魚來了。在沉默中傳遞過去。波辛尼鼓勇說道：『這是春來的第一天。』

阿連妮柔聲應和：『是的——春來的第一天。』

『春！』吉妮說：『沒有吹風！』無人回答。

魚被撤去了，這是杜弗所產的一種鮮美底鱈魚。彼爾生獻上香檳，酒瓶上纏着白絲帶。

索木士說：『你們也許會覺得牠燥烈。』

炸雞來了，每隻腿上繫着一條粉紅皺邊。吉妮拒絕牠，沉默又降臨。

索木士說：『吉妮，你頂好吃一點吧；沒有菜了。』

但是吉妮又拒絕，因此牠被端走。然後阿連妮問道：『菲里，你聽過我底黑鶯歌唱麼？』

波辛尼答道：『很——他唱過一首追求之歌。當我走過廣場的時候我聽見。』

『他是這樣可愛底！』

『生菜，老爺？』春雞被撤去了。

但是索木士正在說：『這蘆荀很不好。波辛尼，吃甜點心，喝一杯白葡萄酒嗎？』吉妮，你什麼也不喝！』

吉妮說：『你知道我從來不喝。酒是這麼可厭底東西！』

蘋果糕，盛在銀盤裏，來了。阿連妮微笑着說：『今年杜鵑花好得了不得！』

波辛尼說：『了不得！非常之香！』

吉妮說：『你怎麼會喜歡這種香氣糖，彼爾生，請。』

糖被遞給她，索木士聲明：『這糕是好的！』

糕被撤去。接着是長久沉默。阿連妮，招手示意，說：『把杜鵑花搬出去，彼爾生。』吉妮小姐受不住這香氣。』

『不；隨牠去吧，』吉妮說。

法國橄欖，俄國魚子醬都用小盤子陳上來了。索木士又發表意見：『爲什麼我們沒有西

班牙底東西吃呢？」但是無人回答。

橄欖被撤去。吉妮舉起她底高杯要求，「給我一點水，請。」水被交給她。來了裝在銀碟子裏的德國李子。又是一陣綿長底沉默。全都一致讚和地吃李子。

波辛尼用一些李核卜卦：「今年——明年——總有一天——」

阿連妮柔聲接着說：「永不。這樣輝煌底落日。天空完全是紅玉色——這樣美麗！」

波辛尼回答：「襯着下面底黑暗。」

他們底眼光相會，而吉妮輕蔑地大聲說：「倫敦的落日！」

埃及紙煙，裝在銀匣裏，來了。索木士取了一枝，說道：「你們底戲⊙什麼時候開始？」

無人回答，而且裝在琺瑯杯裏的土耳其咖啡來了。

阿連妮，澄靜地微笑着，說：「但願——」

「但願什麼？」吉妮問。

「但願春天能常久！」

⊙ 即「你們要看的戲」應作雙關諧語。

白蘭地來了；牠是白色底老酒。

索木士說：『波辛尼，頂好喝一點白蘭地。』

波辛尼喝了一杯；他們全站起來。

『你們要馬車嗎？』索木士問。

吉妮答道：『不。我底外衣，請彼爾生。』她底外衣被交給她。

阿連妮，站在窗口裏，低聲說：『這麼可愛底夜，星星都出來了！』

索木士加添：『好，我希望你倆自己去享受。』

吉妮在門口答道：『多謝來，菲里。』

波辛尼叫道：『來了。』

索木士笑了一個冷嘲底微笑，說：『祝你好運道！』

阿連妮在門口看着他們走。

波辛尼叫：『晚安！』

『晚安！』她溫柔地回答……

吉妮要她底愛人把她扶到馬車頂頭上，說是要乘風涼，於是默默坐在那裏，面對着微風。

車夫轉動了一兩次，想要冒昧說一句什麼話，但是想想又不說了。他們是活潑底一對而且，春已經侵入他們底血液；他覺得需要舒展一口氣，就嘔舌頭，揮鞭子，勒韁繩，甚至這些可憐底畜生也已嗅到春意，在半小時中一直用快活底蹄子踏着馬路。

全市都是鮮活底；樹木的枝條，帶着牠們底幼葉向上翹起，等候微風所能贈與的恩情。初燃底燈正在揚揚得意，在牠照耀之下人面顯得蒼白，同時高空中的白雲悠悠飄過紫色天宇。

穿着晚服的男人們已經敞開外套前襟，趾高氣揚地走上俱樂部的台階；工人們都閒游着；婦女們——那些在夜間孤寂的婦女們——匯合成流各自子然向東游移——緩緩搖擺前行，在她們底步態中顯示有所期待，夢想着美酒佳餚，或者突然之間想起愛底接吻。

無數人影，走在明燈和流雲之下，全都各自接到春之激動的某種迷惑底福音。而且像那些俱樂部的游客都做開他們底上衣一樣，全都各自顯示某種品位，信念，和習慣，而且由于戴帽的樣式，走路的步態，笑語或默默，顯示在有情底天下他們底同類性質。

波辛尼和吉妮默默走進戲院，而且升登到樓上的包廂座位上。戲劇剛剛開演，劇場已經朦朧不明，各排衆生一致望着一個方向，好像所有花卉都面向太陽的一座大花園。

吉妮自來不坐廂樓。從十五歲起她就跟她底祖父慣常坐在正廳裏，並非普通座，而是全

場最好底座次，在第三排中間，幾天以前就預定了的，當老裘利安從市場回家的時候在格洛敢——波寧商店買了戲票；戲票放在外衣袋裏，跟他底煙盒和老羔皮手套同在一處，帶回來，交給吉妮保管到開演底那一夜。在這些座位上——一個白髮蕭蕭而軀幹挺直的老人，帶着一個金紅華髮而身體細瘦的少女——他們靜坐着看完各種表演，然後，在回家的路上，老裘利安有時批評那主角：『噢，他不行！可惜你不曾看過小波布桑！』

她對於今晚原來是滿懷熱望的；她偷偷地逃出監護，離開斯坦霍門，家人都以為她在索木士家裏咧。她曾經期待着她為愛人而施展的狡計會得到善報；她曾經期待着借此突破那暗雲寒霧，使他們之間的關係——近來已經這樣愉快迷離，這樣煩惱——再像在冬季之前一樣晴朗和單純。她曾經抱着有所說明的企圖而來；所以現在她皺緊雙眉看着舞台，什麼也看不見，雙手互握在懷裏。猜疑媾嫉的蜂羣叮着刺着她。

波辛尼覺察她底苦惱了麼，他毫無表示。

幕落。第一幕已經完了。

『這裏怪悶熱的！』這姑娘說：『我想要出去。』

她底容顏很慘淡，而且她知道——因為她底焦燥尖銳化了她所見的每樣事物——他

是心神不安而又悔恨的。

在戲院後部有個臨街的陽台；她佔領了牠，一言不發地側身站着，等待他先開口。她終於不能再忍耐。

「我想要對你說一件事情，菲里，」她說。

「是嗎？」

他底聲音裏的防衛腔調使她雙頰飛紅，使這些話脫口而出了：「你不給我一個機會跟你親近；你長久不……了呀！」

波辛尼呆看着下面的街道。他並不回答。

吉妮激昂地叫道：「你知道我願意為你作各樣事情——爲了你我願意怎樣都可以——」從街上來了隱約底市聲，然後是號召開幕的尖銳底鈴聲。吉妮並不動彈。一種苦鬪正在進行在她底心裏。她必須把各樣事情考察確實麼？她必須直接挑剔勾引他離開她的那種誘惑，那種勢力麼？挑戰是她底性格，於是她說：「菲里，星期天帶我去看那房子！」

嘴皮抖顫，裂成一個微笑，她竭力——何等困難呀——掩飾着她在考察他；她研究着他底臉，看見牠猶豫不安，看見他底雙眉之間現出一條困惑底直線，面上充血了。他回答：「不

要星期天，親愛的；另一天吧！

「爲什麼不要星期天？星期天我纔不妨礙你底事。」

他顯然作了某種努力，說道：「我有一個約會。」

「你要履行——」

他底眼裏閃出怒火；他聳動肩頭，答道：「阻止我帶你去那房子的一個約會！」

吉妮咬着她底嘴皮一直到出血，這纔一言不發地走回她底座位，但是她忍不住憤怒之淚奔流在她底臉上。幸而劇場因爲劇情變景而熄了燈光，沒有人能夠看見她底苦相。

但是在這孚斯太的世界裏人就休想要得免于監察。

在第三排後面，歐斐米亞，尼戈拉底最小底女兒，和她底已嫁底姐姐，吞提曼太太，正在觀察着咧。

後來她們在狄莫斯家裏報告她們怎樣在戲院裏看見吉妮和她底未婚夫的詳情。

「在正廳裏嗎？」「不，不在那——」「噢！在包廂裏，當然。現在青年們坐包廂似乎十分時髦！」

好——不一定。在哪裏都一樣，總之，那婚約恐怕不能長久了。她們從來不曾見過誰像這

小吉妮那樣大發雷霆的了！她們底眼裏含着快樂底淚，她們敘述她怎樣踢開一個男人底帽子，當她在表演中回到她底座位上的時候，以及那男人怎樣看着她。歐斐米亞有一種出色底笑法，當初啞然無聲，結尾是一陣最爲掃興底尖叫；而且當斯莫爾太太揚起手說，『我底親愛的！踢着一頂帽子麼？』的時候，她放出這麼多的這種尖叫，以至非用嗅鹽來恢復常態不可了。當她走出來的時候，她對吞提曼太太說：『踢着一頂帽子！噢！笑死我了。』

「這小吉妮」打算「享受」的這一晚乃是她生平最難過底時間。上帝知道她怎樣竭力抑制她底自尊心，她底猜疑，她底媾嫉。

她在老裘利安家門前和波辛尼分別，並未哭泣；必須克服她底愛人這感情的堅強足以支持着她，一直到他底悄然退去底步法澄清了她底憂患的真實程度。

那無聲底「桑乞」來開門給她。她本來打算一直溜上她自己底房間，但是老裘利安已經聽見她進來，直立在餐室門口。

「進來吃你底牛奶。」他說。「早就替你溫着了。你回來得很晚。到什麼地方去了？」

吉妮站在壁爐旁邊，一隻脚踏着爐子圍欄，一隻手擱在爐頂板台上，好像她底祖父夜間從歌劇院回來的時候所作出的姿勢。來不及考慮到她告訴過他的話，她幾幾乎哭出來了。

「我們在索木士家晚餐。」

「唔！那資產家！他底妻——和波辛尼？」

「是。」

老裘利安瞅着她，在這種透視的眼光之下要隱瞞什麼是困難的；但是她不看她，而且當她轉臉看他的時候，他立刻放棄他底嚴察。他已經看够了，看得太多了。他彎腰從爐上端起牛奶杯給她，然後轉身走開，咕嚕着：「你不應該在外面就延到這麼晏；這在你是不合式的。」

現在他隱沒在報紙後面，使牠發出惡意底響聲；但是當吉妮來吻他的時候，他說：「晚安，我底親愛的，」那腔調是這樣出乎意外底一種怯弱底顫聲，以至這姑娘不能不跑出去，以免爆發她堅忍了一夜的哭泣。

當門已關了的時候，老裘利安放下報紙，焦急地呆看着前面。

「這乞丐！」他想。「我早知道她要和他爭吵的！」

難堪底猜疑和憂慮叢集在他底心裏，他越更痛切地感覺自己無力控制某些事件的發展。

那傢伙要拋棄她麼？他想要去對他說：「注意，先生呀！你要拋棄我底孫女麼？」但是他怎

樣能够去呢？知道得很少或竟無所知，他還是憑他底無誤底伶俐認定出了毛病了。他懷疑波辛尼去孟提庇勒廣場的次數太多。

「這傢伙或許不是一個無賴漢，」他想；「他底相貌不壞，但是性情古怪。我不知道怎樣對付他。永遠不知道怎樣對付他！他們告訴我說他勤苦得好像一名黑奴，但是我看沒有什麼出息。他是不實際底，他沒有方法。當他來這裏的時候，他悶悶不樂地坐着，好像一隻猴子。倘若我問他要什麼酒，他就說，『謝謝你，什麼酒都好。』倘若我給他一枝雪茄，他就隨意吸着，好像牠是兩角錢一枝的德國貨似的。我從來不見他用他應該那麼看待吉妮的眼光看過她；可是，他並不要她底錢。倘若她作一個嘴臉，明天他就會不賣賬的。但是她不會——她不是的！她將要釘牢他！她頑固得要命——她不會放手的！」

深深地嘆息了，他翻開報紙；在那些記載裏他也許會找到安慰。

這時在樓上她底房裏，吉妮坐在開着的窗子面前，春風輕狂地游過公園，從窗裏進來，吹涼她底熱面孔而又煽燃她底心。

### 第三章 與瑞蒂同車

在某個著名底古老學校的唱歌書上有這麼兩句歌詞：

「藍色禮服的鈕釦多麼亮呀，得啞——啞，啞！」

他多麼歡喜地歌頌和高唱，好像一隻鳥一樣……」

瑞蒂的確不會像一隻鳥一樣歌唱，但是他覺得很想要吟哦一隻曲子，當他走出海德公園大廈，靜觀默察着牽到門前來的他底兩匹馬的時候。

這一下午溫和得好像六月天。爲要完全符合那老歌詞，他曾經脫去外套而穿上藍色禮服，在叫阿道夫三次去察明風向真是向東，毫無疑問之後；禮服扣得這樣緊湊，圓鼓鼓地貼在他底氣象不凡底軀體上，倘若鈕釦不夠亮，那也是可以原諒的了。他威武地站在步道上帶上

他底狗皮手套；戴着巨大底鐘形高帽，加以身材魁偉，作爲一個孚斯太；這狀貌是太過古老的了。他底濃厚底白髮，由阿道夫塗過香油，發出「歐坡巴那克斯」<sup>⊖</sup>和雪茄的氣味——就是瑞蒂所嗜好的那種牌子的雪茄，一百四十先令一百枝，據老裘利安說，這種煙就是白送他他也不吸的，吸牠們需要有馬似底腸胃，云云。

「阿道夫」

「爺？」

「新賣底格子花毛毯」

他不必教導這傢伙表示闊綽；索木士太太早已明瞭了，他相信。

「放下車篷；我要去——和——一位太太」

漂亮女人喜歡炫耀她底衣服；而他就要和一位太太同車出游！這好像是快樂底往日又重新開始似的。

他久已不和女人同車了！倘若他記得，最後一次是和朱里的；那可憐底老傢伙隨時都驚

⊖ (Opopanax) 南歐所產之有苦臭味之樹脂。

惶得好像一匹貓似的，以至他不耐煩了，一到貝瓦特街他就把她打發下去，說道：『倘若我再和你同車我就算是那個！』從此他果然決不，永不了！

他從馬頭考察到細微之處；並不因為他對於這些事懂得什麼——他每年給馬夫六十鎊而替馬夫作點事，這決不是他底原則。真的，他底嗜好賽馬的聲名大多半由于這事實：有一次，在賽馬日，他曾經被騙子所騙。但是在俱樂部裏有人稱他爲『一人控御四馬的孚斯太』，在看見他駕着兩匹灰色馬來到俱樂部門之後——他時常駕灰色馬，他覺得會有人以爲這是闊氣底時髦。這名稱傳到他底耳朵裏是由于尼戈拉徒里菲里，老裘利安底已死底同事，偉大底御車者——因爲他底馬車在這王國裏發生變故的次數比任何人底車更多而著名——瑞蒂從此立志要使名符其實。這名稱引起他底陶醉和幻想，並不因他曾經駕御過四馬底車，或有過類似底情形，而是因爲聽着異常響亮。一人控御四馬的孚斯太，不壞生得太早，他已經錯過了適合于他底天性的行業。遲生在倫敦二十年，他不會不變爲股票掙客的，但是在他必須擇業的年齡，這偉大行業還不會變爲中上階層的主要光榮。他真是被迫而進了地產公司。

一坐上駕車的座位，接過韁繩，在照耀着他底老白臉的陽光之中眨眨眼睛，他緩緩向四面觀望。阿道夫已經直立在他後面；那戴着制帽的馬夫站在馬頭前面已經準備要放手了。萬

事齊備，只等號令，於是瑞蒂發令。車駕行列直往前衝，一陣鞭聲蹄聲，連說幾句閑話的工夫都沒有，就已到了索木士家門前。

阿連妮立刻出來，上車——後來瑞蒂在狄莫斯家描寫說——「輕快得好像台格里奧妮，<sup>①</sup>毫不囉嗦，也不要這樣那樣；」總之，瑞蒂神往于這光景，那樣呆看着西卜提莫斯太太，以至使她大為惶恐，「並非愚蠢底神經過敏！他也曾對赫斯特姑描寫過阿連妮底帽子。」並不像近來你們女人們喜歡戴的那種張口爬着似的大東西，召引塵灰，而是精緻底一小頂——他用手畫了一個圓圈，「白面幕——妙極了。」

「那是什麼材料作的？」赫斯特姑質問，一談到衣冠她就表示一種無力而持久底興奮。「材料？」瑞蒂反問，「現在我怎麼會知道？」

他沉入靜默之中，這樣深入，以至赫斯特姑恐怕他已經陷于迷昏。她並不自己設法喚醒他，這不是她底習慣。

「我希望有什麼人來，」她想；「我不喜歡他這種樣子！」

① (Tagliani) 未詳，疑係著名舞蹈家。

但是瑞蒂忽然清醒過來。「材料？」他緩緩地喘息而言。「應該是用什麼材料作的呢？」他們駛出去不到四哩，瑞蒂就已得到阿連妮喜歡和他同車的印像。她底臉在面幕後面多麼嬌嫩呀，她底黑眼睛在春光中多麼明亮呀，而且不論什麼時候他一說話她就望着他微笑。

星期六早上索木士曾經發見她坐在寫字台上寫給瑞蒂一封信，推脫他。她爲什麼要推脫他呢！索木士質問。她可以隨意推脫她自己底人們，但是他不願她推脫他底人們。

她注意看了他一眼，撕掉那封信，說道：「很好！」

然後她開始寫另一封信。他偶然窺看，看見那是寫給波辛尼的。

「你有什麼事寫信給他？」他問。

阿連妮，又那麼注意地看着他，鎮靜地說道：「他要我替他辦點事情！」

「哼哼！」索木士說。「辦差使！倘若你動手作這種事，你底工作會被裁掉的。」他不再多說。

瑞蒂聽說要到洛賓山，就大睜着眼睛；這對於他底馬是一個長遠路程，而且他慣于在七點半的時候在俱樂部裏吃晚飯，那時還未開始擁擠；那新來的廚子頭對於較早底晚餐比較

更賣力氣——一個懶流氓！

然而，他想要看看那房子。房子對於任何孚斯太都是一種誘惑，尤其是對於曾經作過地產拍賣員的這一位。他終於說路遠不算什麼。當他年紀更輕的時候，許多年住在里乞孟，他有一部車和兩匹馬，每天都要駕着車來往作生意的。他們稱他爲一人駕四馬的孚斯太。他底車和他底兩匹馬是著名于海德公園以至豪門巨室的。Z公爵曾經想要買他底車馬，願意加倍價錢，但是他不肯；當你有好東西的時候，須要知道保重，呢？他底剃過底方形老臉上惡兆底地現出一種嚴酷底驕態，他轉動着直豎在硬領之內的頭，好像公雞抖搜精神。

她真是一個可愛底女人呀！後來他曾經對朱里姑誇張她底衣服，駭得朱里舉起雙手。

像一層皮似的貼在她上——緊得好像一面鼓；他就喜歡這樣一個全套，不像你們這些嚇烏鴉的草人似的女人穿着的那樣！他定睛看着西卜提莫斯莫爾太太，後者很像哲木士——長而且瘦。

『她有風度，』他繼續說，『配得上一個國王，而且那麼安詳！』

『她似乎已經完全征服了你了，無論如何，』赫斯特姑被逼迫得懶聲懶氣地說。

瑞蒂是極其聰明的，當着有誰攻擊他的時候。

「這是什麼話？」他說。「我看見一個——美麗——女人，我認爲美麗，而說來說去，我要說的不過是，我沒有見過配得上她的青年男人；但是或許——你——見過，說或許——你——見過！」

「噢。」赫斯特含糊地低聲說，「問朱里去！」

然而，在他們離洛賓山還遠的時候，那種不習慣底氛圍氣已經使他昏昏欲睡；他閉着眼睛趕車，全靠他生平好擺架子的姿態，他底高大身軀纔得免于歪倒。

波辛尼正在等候，出來迎接他們，然後三個人一同走進那房子；瑞蒂在前，揮舞着金頭馬拉加粗籐杖，這是阿道夫遞給他的，因爲他底膝頭正在感覺長久停滯在同一地位上之後的效果。他已經穿上皮上衣，防備這未完工底房子的洞穴裏的冷風。

樓梯——他說——是堂皇底爵府氣派！必須擺上幾個雕像！他走來停在進入內庭的門道上的兩隻圓柱之間，質問似地舉起籐杖。

這裏是什麼呢——門廊，或是什麼呢？但是看看上有天光，靈機一動，他說：「阿彈子房！」聽說這是內庭，中間要種花草的時候，他轉向阿連妮說：

「爲花草曠廢了這地方你聽我底勸告，設一個彈子球台在這裏吧！」

阿連妮微笑。她已經把面幕揭起，把牠像尼姑底頭巾似的盤在前額上，在這種裝飾之下的微笑似乎使瑞蒂覺得更爲動人。他點點頭。他以為她願意接受他底勸告。

關於客廳或餐室他少有話說，認爲「寬敞」而已；但是在酒窖裏，他忽然歡喜欲狂，到了他這樣莊嚴底人所能有的放蕩程度，當波辛尼持燈引導他走下石階的時候。

「這裏地方寬，」他聲明，「足夠存放六七百打——一個很可愛底小地窖！」

波辛尼表示願意從下面小樹林裏指示給他們這房子的形式，瑞蒂纔停住他底狂喜。

「從這裏看，有好風景，」他說明，「你們沒有帶來椅子一類的東西麼？」

一張椅子從波辛尼底帳棚裏搬出來給他。

「你們下去吧，」他誠懇地說，「你倆去吧！我要坐在這裏看風景。」

他坐在那橡樹旁邊，在陽光之中，方方正正地坐着，伸出一隻手按住手杖底頭，另一隻手擱在膝頭上；皮上衣是敞開的，高帽向後戴在方形白臉的頂上；他茫然呆看着風景。

他對着他們點點頭，當他們走過下面原野的時候。他被這樣撇下，毫無不平，因此怡然自得了一個時間。空氣溫和，在陽光中並不太熱；景象良好，佳妙。——他底頭稍微偏向一面，他把牠豎直。想道：奇怪！他——呀！他們在下面向他招手！他舉起一手，搖了一兩下。他們是活潑的

——風景是優美的。他底頭偏向左，他立刻把牠擺正；牠又偏向右，牠停在那裏；他睡着了。

這樣睡着，儼然像山頂上的一名哨兵，他似乎看管着這美景，好像野蠻時代原始孚斯太們的特種藝術家所設計畫出的畫像，表明心靈宰制身體似的！

他底無數世代的鄉紳祖先們，都慣于在星期日又腰站着觀測他們底田地的詳細經界，他們底灰眼睛裏暗藏着橫暴底根性，不顧一切的佔有本能——這無數世代的幽靈似乎全都同他坐在這山頂上。

但是，在這樣睏覺之中，他底孚斯太底媾嫉精神離他而遠游去了，游入上帝纔知道的太虛幻境；去看那兩個青年人在小樹林幹些什麼——那裏春正在熱鬧，有嫩葉嬌花的香氣，有百鳥的歌聲，有鐘形藍花和香草舖成的地毯，和被太陽鍍金底樹梢；去看他倆幹些什麼，他倆緊挨着走在太窄底小徑上；挨得這樣緊，以至時常相觸相撞；去看阿連妮底眼睛，牠們好像要偷竊春心的兩個黑賊。而且一個無形底偉大監護人，他底精神所在，和他們停在一處觀看一匹田鼠的毛茸茸底小屍體，死不到一點鐘，牠底銀灰色外衣並未沾着雨露；看見阿連妮低着頭，和她底可憐底眼睛的柔波；看見那年青男人底頭，這樣堅持地，這樣離奇地看着她。而且，和他倆一同走去，走過荒原，有一個伐木者在那裏作工，那裏的藍鐘草花曾經被踐踏，而且一株

樹幹從牠底被砍底餘根上傾倒在地上。跟他們爬過樹幹，到了小樹林邊緣，從那裏展開一片人跡未至底荒野，其中遠遠傳來「咕咕——咕咕」的聲音。

沉默地，和他們站在那裏，而在他底沉默之中有些不安！很稀奇，很異樣！

然後，好像負谷似的，走回來，經過樹林——回到伐木處，還是沉默的，在不停底鳥聲之中，而且那原野底香氣——唔呀！這是什麼香——好像有人散佈芸香或藥草——又回到那攔路的樹幹前面。

然後，他底孚斯太精神，急躁地，飛舞在他們上面，故意造作聲響，注視她走繩似的站在那樹幹上，她底美麗底身體搖來搖去，笑咪咪地望着那青年男人，後者用異樣閃亮底眼睛仰望着她；滑跌了——呀！倒下了——唰！倒在他底懷裏；她底溫柔底身體被抱住，她底頭向後避開他底嘴唇；他吻她；她畏縮；他叫喊：「你要知道——我愛你呀！」要知道——真的，一個美人——愛啊！

瑞蒂醒了；甜夢已去。他底嘴裏有一種滋味。他現在什麼地方呀？

見鬼！他睡了一覺了！

他曾經夢見某種新底湯，其中有嚐不到的美味。

這些青年人——他們到哪裏去了？他底左腿有些酸疼？

『阿道夫！』這流氓並不在；這流氓在什麼地方睡着了。

他站起，高大，方形，穿着皮上衣，好像急于要下山，而他立刻看見他們來了。

阿連妮走在前頭；那青年人——諱名叫作什麼——「海賊」——神氣卑賤地跟在她後面；受了冷淡，毫不足奇。活該，帶着她走那麼些路去看房子！看房子的正當地位是從那草地去看下去。

他們看見他。他伸出一隻手，間歇地搖一搖，想鼓勵他們。但是他們已經停住。他們爲什麼停住呢，談話——談話麼？他們又前進。她已經給他難堪了，毫無疑問，毫不足奇，就爲了像這樣底一座房子——一種很醜底東西，一點不像他平常看慣的房子。

他底灰眼睛呆看着他們，注意觀察他們底臉色。那年青人顯出很不愉快底樣子。

『這沒有什麼道理！』他尖酸地說，指着那房子；『太新奇！』

波辛尼看看他，好像不會聽見似的；而瑞蒂後來對赫斯特姑描寫他說：『一個怪物——那樣很古怪地看着人——一個楞頭楞腦底乞丐！』

他並未說明爲什麼他忽然會有此感想；也許因爲波辛尼底凸起底前額和頰骨和下巴，

或許因為他底臉上有某種飢餓之象，這是和瑞蒂認為純粹紳士必然從容飽滿這觀念大不相同的。

聽說要喝茶他就興奮起來。他向來看不起茶——他底大哥裘利安作過茶生意；賺了大批錢——但是他現在很渴，而且嘴裏有一種辛味，所以他準備喝任何東西。他很想通知阿連妮他底嘴裏有某種辛味——她對他是很有同情的——但是說出來並不體面；他使他底舌頭打了一個滾，而且用牠輕輕抵了一下上顎。

在帳棚遠處底角裏，阿道夫正在低着頭看一隻瓶子，翹着他底貓鬍子。他立刻舉起牠，拔掉那一品托香檳酒的瓶塞。瑞蒂微笑了，望着波辛尼點點頭，說道：『哈，你完全是一位孟提克里斯吐！』這著名底小說是他所讀過的五六部書之一——曾經在他底心裏產生過一種異乎尋常底印像。

從桌上端起他底酒杯，他舉着牠遠離開他，仔細考察酒底顏色；他縱然那麼渴，也決不喝壞貨的！然後放在唇邊，他輕輕嚐了一點。

① (Monte Cristo) 法國作家大仲馬所作長篇小說孟提克里斯吐中之主人公，伯爵，酒色之徒。

「一種很好底酒，」他終於說，又用鼻子聞聞；「還是不如我底嚇德西克！」

就在此刻他發現一個念頭，據後來他在狄莫斯家裏說，總而言之：「倘若那建築師戀愛索木士太太，我一點也不以為奇！」

從這時起他底圓圓底灰眼睛就不斷地為這發現的緣故而鼓起來了。

「那傢伙，」他對西卜提莫斯太太說，「總是用眼睛跟蹤着她，好像一匹狗——這楞頭楞腦底乞丐！我毫不懷疑——她是一個很動人底女人，而且，我必須說，十分謹慎底人！」他朦朧意識到附着在阿連妮周圍的一種香氣，好像半開底鮮花的幽香，使他感動到憑空創造出一種景象。「但是我並不相信，」他說，「一直到我看見他拾起她底手巾的時候。」

斯莫爾太太底眼睛冒火了。

「那麼他交還她了嗎？」她問。

「交還？」瑞蒂說：「我看見他流口涎在牠上，當他以為我看不到不見的時候！」

斯莫爾太太張着嘴——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但是她並不招惹他，」瑞蒂繼續說；他停住，呆了一兩分鐘，那樣子使赫斯特大為驚異了——這時他忽然記起：當他們上車回來的時候，他第二次伸手給她，握手的時間太長……

他就敏捷地揮起鞭子，急于要使他全歸于他自己。但是她又回頭看，而且不答覆他底問話；而且他也不能看見她底臉——她總是低着頭。

什麼地方有過一幅圖畫，瑞蒂不會見過的，畫着一個男人坐在一塊岩石上，他旁邊的平靜底碧海裏浮游着海上仙女，仰面向天，一隻手擱在裸露底胸部上。她底臉上有一種微笑——無可奈何底順從和暗自喜悅的微笑。坐在瑞蒂旁邊，阿連妮或許有這樣底微笑吧。

這時，被香檳酒所溫熱，他已經使她全歸于他自己，他就開忱暢談他底種種煩惱；他怎樣忍無可忍地仇恨俱樂部裏新來底廚司頭目；他怎樣憂慮委格莫爾街的房子，那壞房客爲援助他底姻戚已經破產了——好像慈善到不顧自家似的；他底耳朵聾了，而且肚皮右邊疼痛。她聽着，她底眼睛含着眼淚。他以爲她深切同情于他底困苦，而且十分憐憫他自己了。但是穿着皮上衣，胸前懸着縫釦，歪戴着高帽，車裏載着美婦人，他從來不曾感覺過比這更出鋒頭底事。

然而，一個賣水菓的小販，也正在帶着他底女友駕車出遊，也似乎自覺鋒頭十足。這人已經策驢疾馳，端坐在船式車裏，挺直得好像一尊蠟像，下巴安放在一幅紅手巾上，好像端蒂的蝴蝶領結；同時那女子，她底賤價底皮圍巾的兩端飄揚在後面，摹仿時髦。她底情郎揮着棍上

繫着一條破繩的鞭子，也很奇怪地和瑞蒂揮鞭一樣揮出圓圈，而且回頭斜眼看他底情人，那送秋波的神氣也很奇怪地像瑞蒂底原始底凝視。

雖然有一個時間並不覺察這下等痞子的情形，瑞蒂此刻真以為他被嘲弄了。他揮起鞭子抽那牝馬底側面。然而，由于某種不幸底命運，這兩輛車子總是並駕齊驅。瑞蒂底黃色底臉變紅了；他揚鞭就打那小販，但是由于天意特加干涉，幸而得免於太過忘卻他底尊嚴之禍。另一輛馬車從一家門道裏衝出來，迫使這馬車和那驢車攪混在一起；車輪輾軋，較輕底一輛滑走，翻倒了。

瑞蒂並不回頭看看。他並不考慮停車援助痞子。即使他折斷頸子那也是活該！

但是縱然他願意他也不能的。那兩匹灰馬已經受驚。這蓬車搖來擺去，人們都仰起惶恐底臉望着牠飛馳而過。瑞蒂底兩隻大手，伸得頂直，拉緊韁繩。他底雙頰鼓脹，嘴唇緊閉，滿臉怒色。

阿連妮抓住木欄，每一顛簸她就用勁緊握一次。瑞蒂聽見她問：

「我們會有意外吧，瑞蒂叔叔？」

他在哮喘之中喘着說：「沒有什麼！一點——小風險！」

『我不會經過風險。』

『不要動！』他看着她。她微笑着，十分鎮定。『靜靜地坐着，』他重複。『不要怕，我會送你到家！』

正在竭盡全力的奮鬥中，他驚異地聽見她用不像她自己底聲音答道：

『即使我永不到家我也不在意！』

馬車劇烈地一震，使瑞蒂咽下他底驚歎。馬們，被一個山坡所阻撓，現在緩和地小跑着，而且終于自動停住。

『當着』——瑞蒂後來在狄莫斯家敘說——『我勒住馬的時候，她和我自己一樣鎮靜。上帝保佑！她鎮靜得好像她並不留意她會折斷她底頸子與否似的。』即使我永不到家我也不在意！』這是什麼話？』倚在他底手杖上，他喘咻咻地喘到使斯莫爾太太恐怖的程度，說道『我完全不以為奇，像小索木士那樣一個刻薄瑣碎底殺風景底人物作她底丈夫！』

他並不曾設想到他們離開之後波辛尼獨自在那裏作些什麼；他是否像瑞蒂所比擬的那樣一匹狗似的徬徨着；是否徬徨到春意還在熱鬧，鷓鴣還在遠處叫着的叢林裏；是否把她底手巾蒙在嘴上，聞牠底混合着薄荷和麝草的香味。在那裏他底心裏是這樣劇烈而微妙底

苦痛，以至在樹林中放聲大哭了吧。或者，那年青人真是這樣了的。其實，瑞蒂在來到狄莫斯家之前，就已完全忘記了他了。

#### 第四章 哲木士親自去看

不明白孚氏交易所的人們或許不能預見到阿連妮去看那房子所引起的一切風波。瑞蒂在狄莫斯家敘說了他底可紀念底駕車出游的全部故事之後，這同一故事，就連帶着略微可疑底好奇心，最輕淡底惡意，以及真想作點好事的志願，傳達到吉妮。

『而且說起來都可怕呀，我底親愛的！』朱里姑結尾說：『什麼不回家也不在意。她是什麼意思？』

對於那姑娘這是新奇底傳說。她滿臉通紅地忍痛聽着，忽然魯莽地一握手，就走掉了。『可以說是粗暴！』斯莫爾太太對赫斯特姑說，當吉妮走出去的時候。

關於她接受這新聞的態度曾經有過正當底解釋。她惱怒了。其中總有什麼很荒唐底事。怪啊！她和阿連妮原是這樣要好底朋友呀！

這太過符合不久以前所流行的各種私語和暗示。歐菲米亞底戲院回憶錄——波辛尼

常到索木士家，不是麼？真的是呀，當然，他可能是——爲那房子！一切都不公開討論。在孚氏交易所中祇有在最重大底挑撥之下纔必須公開談論。這機構配合得太巧妙；一點暗示，一點憂愁或懷疑的輕微表情，都足以使這家族底——富于同情底——靈魂動盪起來。誰也不願由于這動盪而召致禍害——倒是要避免牠；他們底動機是最善良的，感覺這家族的各份子在這家族靈魂中都是禍福相關的。

那些竊竊私議到底是出於多分善意的；結果往往是按照習俗去安慰受害者，佈施恩惠，而且也使幸運者們快意，欣然覺得某人究竟受苦于他們自己並不受苦的事情了。其實，這祇是一種要使事情傳開去的慾望，鼓噪輿論的慾望，例如，使哲木士通知斯莫爾太太，斯莫爾太太通知小尼戈拉們，小尼尼戈拉們通知誰和誰，一直通傳下去。他們曾經升到而現在屬于的這偉大階級要求某種坦白，更要求某種緘默。兩者綜合起來保證了他們底成員資格。

年青一輩的孚斯太們多數很自然地覺得，而且可能公開宣佈：他們不願他們底私事被偵察；但是家族底流言私語有這樣強大底無形魔力，以至他們爲了生活不能不知道各種事情的一切。大家都覺得無可奈何。

他們之中的一位（小洛桀）曾經作過一番英雄底努力，想要解放這新興底一代，稱狀

莫斯爲一匹「老貓」這番努力恰好正反撞着他自己；那些話，由最微妙底路道繞到朱里姑底耳朵裏，又由她用驚駭底聲音複述給洛桀太太，因此又回到小洛桀。

而且受苦的總不過是那些作錯事的；例如，喬治爲打彈子輸完了他底錢了呀；或小洛桀自己恐怕快要娶那據說他已經依照天然法則娶過的女子了呀；又如，不是據說而是臆測，阿連妮正在危險之中呀。

這一切不但可喜而且有益。這使貝斯瓦特路狄莫斯家的那麼多的時間得以輕鬆度過；否則那麼些時間對於住在那裏的三個人就要成爲苦悶無聊的了；而狄莫斯家不過是倫敦市裏千百個這樣家庭之一而已——吃利階級的超然中立底人們的家庭，這些人們本身脫離鬭爭，而必須在別人底鬭爭中尋求他們自己生存的理由。

單是陶醉于家族閒話，那一定是單調的。謠言和故事，報道，揣測——這些不正是這種家庭的產兒，親愛珍重得好像姊妹兄弟在旅行中所懷念的嘮叨孩子一樣麼？談論着牠們就幾乎和能夠佔有了他們底仁慈之心所渴望的子孫差不多了。因爲雖然狄莫斯是否有此渴望是可疑的，而無可懷疑的是每當一個新底小孚斯太出世的時候他就十分煩惱。

小洛桀說什麼「老貓」——以及歐菲米亞舉手叫道「噢！那三匹！」而且爆發了初而

啞然終于尖叫的笑聲。這些嘲笑全都無益，而且太不仁慈。

現在登臺的這情景，也許似乎，尤其是孚斯太們看來，奇怪——不說「不可能」——其實是並不足奇的。

有些事情被忽略了。

第一，在許多婚配不會出過毛病的安穩家風之中，人們已經忘記了愛情並不是溫室的花，而是一種野生植物，生于潮濕之夜，生于陽光之中；發生于山野風吹到路邊的野種。一株野生植物，有機會偶然在我們底花園的籬圍之內繁榮滋長，我們稱牠為花卉；倘若在籬圍之外，我們稱牠為莠草；但是，無論花卉或莠草，牠們底香氣和顏色都是野底！

再——孚斯太們自己底生活中的事實和人物都反對接受這真理——他們一般地不承認：在這種野生植物繁榮之地，男人女人都不過是環繞着那慘白或黯紅花朵的蜂蝶。

小裘利安跳出防籬，這是許多年以前的事了，現在險些兒又復興了那傳統學說：居于他們這種地位的人們決不可以越牆採花；人可以把有戀愛當作出疹子，在相當時期出一次，好了之後就永遠平安——也正如用奶油拌蜂蜜擦好疹子一樣，一經結婚人底戀愛病就痊癒了。

在聽到關於波辛尼和索木士太太的這稀奇謠言的一切人們之中，哲木士是最受影響的了。他久已忘記了在他自己求婚的時候他怎樣慘淡地，憔悴地追求伊米里。他久已忘記梅斐爾郊外的小家宅，這是他度過他底結婚初期的地方，或者更恰當地說，他久已忘記了那初期生活，雖然不曾忘記那小家宅——一個孚斯太絕不會忘記一座房子——後來他賣了牠，淨賺四百鎊。

他久已忘記了那些日子，以及其間底希望，憂懼，和疑慮這婚事是否穩當（因為伊米里，雖然美麗，一無所有，而他自己那時每年也祇收入一千鎊）但是那奇異底，不可抗底誘惑迫使他覺得他必然要死，倘若他不能娶那女子；華麗底頭髮那樣優雅地環繞在後面，瑩潔底雙臂露出在緊身衣袖之外，婷婷底身段端莊地藏，在真是寬闊底外衣裏。

哲木士曾經有過熱情之火，但是他也曾經過消滅火氣的似水流年；他經歷過最殘酷底經驗——忘記戀愛是怎麼回事了。

忘記！忘記得這樣長久，以至他甚至忘記了他曾經忘記。

現在，這謠言，關於他底兒媳的謠言，已經傳達到他上；很曖昧，忽隱忽現于明顯事象之中的一個暗影，像一個鬼似的不真實，不可解，但是也像一個鬼一樣帶着一種莫名其妙底恐怖。

他試行捉摸牠，但是不成功，正如要他自己設身處地于他每天在晚報上讀過的那些悲慘故事之一似的困難。他簡直不能夠。這是不可能的吧。全是他們胡說。她和索木士並不要好得應該那麼要好，但是她是一個善良底小東西——一個善良底小東西！

像男人之中的並非不能估計底大多數人一樣，哲木士嗜好品味醜聞軼事，而且會舐舐嘴皮，用認真底腔調說：『是呀，是呀——她和小代生；有人告訴我他們現在蒙的卡洛！』

但是這一類事情的重要意義——牠底過去底，現在底，或將來底——從來不曾打動過他。他祇看到那些情節中的悲苦和歡樂，那些很裸露，有時很卑鄙底事實中所潛藏着的迂緩底，決定一切底命運，以及一般有趣底事。他並不習慣于譴責，讚美，引中，或提示關於這些事情的一般原則；他單是貪饞地聽着，然後複述他聽過的話，覺得這種操練很有益處，好像在餐前喝一點白葡萄酒和苦酒一樣。

然而，現在這樣一件事——或謠言，消息——發生在他自己身邊，他覺得好像在霧裏，這霧使他底嘴裏充滿了濃厚底壞氣味，以至呼吸困難。

① (Monte Carlo) 在法國東南，以賭博著名的游息地。

一件醜事！可能是一件醜事！

這樣重複對自己說一遍是使他能够集中思慮的唯一方法。他已經忘記了理解這種事情的發展程序，或命定歸宿，或明白那意義所必需的感覺；他簡直不能理解人們爲熱情而冒險的可能性。

凡是他所認識的人，全都每天進城辦事，無論什麼事，一有閑暇就買股票，買房屋，吃大餐，玩遊戲，所以他覺得假設有誰爲了那麼飄忽與妙的熱情而冒險是一種笑話。

熱情！他似乎真地聽見過的，而且「青年男女在一處就靠不住」這一類規則固定在他底心上，好像緯度的平行線固定在一張地圖上一樣（因爲凡是孚斯太，對於含糊不得底事實，都有十分優良底現實主義底看法的）但是除此而外呀，他祇能通過「醜事」這口號之後加以賞鑑。

啊！但是這回其間並無實據——不會有的。他不害怕；她確是一個善良底小東西。但是像這樣的事，一放在心裏，就是一件事。而且哲木士是神經質底——事情不會放鬆他，而他苦于種種猜測和游移不決了。因爲唯恐失去什麼他本來可以策萬全的事機，他生理底地不能下定決心，一直要到絕對確信不下決心就要受損失的時候。

一。

然而，在生活中有許多事情，他甚至不把下決心的工作交托給他自己，這回就是其中之一。他能够作什麼呢？跟索木士去談論麼？這祇能使事情更糟。而且，這其間到底沒有什麼，他覺得安心了。

一切都是因為那房子，他自始就不贊成這念頭。索木士爲什麼要去住在鄉下呢？而且，倘若他一定要化大筆錢爲自己造房子，他爲什麼不找第一流人而找這誰也不明白他的來歷的青年人波辛尼呢？他曾經告訴過他們這會是怎麼回事的。而且他已經聽說那房子化費了超過索木士打算化費以上的許多錢。

這事實，比之其他任何事情，更使哲木士覺得這局勢的真正危險。和這些「藝術底」傢伙們作事結果往往如此；聰明人對待他們必定要無話可說。他也警告過阿連妮。那麼去看看吧。

哲木士忽然心血來潮，覺得他應該親自去看看。在蒙住他底心的疑雲灰霧中，他可以去看看那房子。這觀念使他得到莫名其妙的滿足。使他心開意活的或許祇是因為決定有所作爲——而更可能地是因為他要去看的是一座房子。

他覺得看見那由那嫌疑男子本人所造的木石磚泥的房子，也就窺見關於阿連妮的謠言的底蘊了。

於是，對任何人也不說一句話，他雇馬車到車站，再坐火車到洛賓山；那裏——照例沒有「蒼蠅」<sup>⊖</sup>——他發見他自己必須步行了。

他開始慢慢地爬上山去，彎着他底三角膝頭，佝着高聳底肩膀，兩眼看定脚步，但是，毫無疵瑕的是他底高帽和燕尾服，因為牠們是在嚴密照管之下的。伊米里照管牠們；當然不是她親自照管——地位高貴的人們不照管彼此的衣帽，而伊米里是地位高貴的——而是她照管那僕役去照管的。

他必須問路三次；每次他重說一遍他所得到的指示，又要那人重說一遍，然後第二次又彼此互相重複一遍，因為他天性喜歡說話，而人在新環境中小心並不為過分。

他一定要那些路人明白他所要找的是一座新房子；一直到有人指示給他那樹林中的房頂的時候，他纔真地感覺滿足；他並不曾被人指引到完全錯誤之途。

⊖ 英倫公共有蓋單馬車之別名。

昏暗底天宇好像用白灰粉刷過的天花板似的籠罩在世界上面。沒有新鮮底或芳香底空氣。這樣的日子甚至英國工人們也不願作迫不得已底工作以外的事情，而且作工的時候也不會有消遣勞苦的談話聲音。

在未完成底房子的空隙之間，有些穿襯衣的人們緩慢地工作着，而且有各種聲音——斷續底敲打，刮削金屬品，鋸木，以及手車在木板上滾動；工頭底一匹狗，由繩子拴在一根橡木柱上，無力地哼着，那聲音就好像開水壺的呻吟。

新裝好底窗玻璃，每一片中央都塗着一塊白點，好像瞎狗的眼睛似的，呆看着哲木士。建築底各種聲音合奏于灰白天宇之下，粗厲而且無趣。而鶉雀，正在新耕過的地上尋獵蟲類，卻是十分沉默的。

哲木士在一些小石堆之間——正在舖路——擇路而行，一直走到門廊對面。他停在那裏，舉目觀望。在這立場上祇能看見一小點光景，而這一小點他立刻就看完了；但是他在那裏停了好幾分鐘，誰知道他想些什麼呢？

在突起成一些小稜角的白眉毛之下的他底藍磁色眼睛毫無動態；他底闊嘴的長上唇，在兩片白髭之間，噉了一兩次；從這種焦急底表情看來，就容易知道有時索木士臉上的覺得

吃虧底神氣是由此得來的，這時哲木士或許正在對他自己說：「我不知道——生活是一件費力底事。」

在這種情形之中波辛尼的忽然出現使他吃了一驚。

哲木士把他的正在仰望天空中是否有什麼鳥窩的眼睛向下移到波辛尼底臉上，這臉上有一種談諧底嘲笑。

「你好嗎，孚斯太先生你親自來看看麼？」

這確是哲木士的目的，如我們所已知，因此他立刻覺得不自在。然而，他搖搖手，說道：

「你好嗎？」並不看波辛尼。

波辛尼帶着嘲諷底微笑讓路給他。

在這禮貌中哲木士嗅出某種可疑。「我想要先在外面繞一個圈，」他說，「看看你作了些什麼呀！」

圍繞着房子東南面和西南面，通到門口的一段平壇已經鋪好圓石，邊緣有三四寸寬的平脚線，線下壇邊斜入地面，正在準備鋪上草皮；哲木士沿着平壇領路前進。

「現在這化了多少錢？」他問，眼望着平壇的轉角。

「你以為必須化多少錢？」波辛尼問。

「我怎麼會知道呢？」哲木士有些困惑地回答；「兩三百吧，我敢說！」

「正是這個數目！」

哲木士尖刻地看了他一眼，但是建築師似乎不在意，於是哲木士把那答話算是聽錯了。到了花園門口，他站着觀看風景。

「牠應該在下面，」他指着那橡樹說。

「你這樣想嗎？你以為有了那棵樹你就得不到你底錢所應得的那麼多風景嗎？」

哲木士又猜疑地看了他一眼——這年青人說話真特別；於是他說，「唉，」有些惶惑了，焦急地使勁說，「我不知道你要那棵樹幹什麼。」

「明天牠就會下去的，」波辛尼說。

哲木士大驚。他說，「噢！不能說我要牠下去！關於牠我什麼也不知道！」

「不知道？」

哲木士恐慌地說，「當然，我為什麼要知道呢？這跟我毫無關係！你要幹你自己負責。」

「你許可我提出你底名義來麼？」

哲木士越更吃驚：『我不知道你爲什麼要用我底名義，』他低聲咕嚕：『你頂好不要管那棵樹吧。牠並不是你底樹！』

他取出一張綢手巾，揩揩他底前額。他們走進房子裏面。像瑞蒂一樣，哲木士很留意那內部方庭。

『在這裏你必定化了大大一筆錢了吧，』他說，在看了那些圓柱和走廊幾分鐘之後。『現在，建立這些圓柱要多少錢呀？』

『我不能隨便告訴你，』他沉思地說，『但是我知道那是大大底一筆！』

『我想是的，』哲木士說。『我想——』他底眼睛捉住波辛尼底眼睛，又擺脫。無論何時他遇見任何東西他都想要知道價錢，現在他底好奇心被窒息了。

波辛尼似乎斷定他要看看各樣東西，而且倘若哲木士不太「仔細」一定還要再繞這房子一個圈子。他也似乎那麼急于想要被盤問，以至哲木士覺得必須準備防衛了。他開始覺得疲乏，因爲，雖然他底長條形底身體是够結實的，他已經七十五歲了。

他逐漸意懶心灰；他似乎對於任何事情並未更接近一點，並未從這一次視察中獲得他曾朦朧希望獲得的任何知識。他祇是更加不喜歡和不信任這青年人，這青年人用種種禮貌

使他疲勞不堪，而且他發覺在那些禮貌之中確有嘲弄意味。

這傢伙精悍得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也好看得出乎他所期望之外。他有一種「無所顧忌」的神氣，這是生平最不贊成冒險的哲木士所不高興的；還有那當着並不可笑時候的特別微笑；還有那一雙莫名其妙底眼睛。他使哲木士想到，如他後來所說，「一匹餓貓。」在和伊米里談話的時候，他總算盡其所能地想出這名詞，表明波辛尼底態度中所有的特別惱怒，陰柔，和嘲諷。

他終於看過了要看的一切，又出來到曾經進去的地方；現在，覺得他白費了時間和精力和車錢，一無所得，他鼓起一個孚斯太應有的勇氣，發狠地看着波辛尼，說道：

「我敢說你時常看見我底兒媳；那麼，她覺得這房子怎麼樣呢？但是她還不會看過牠吧，我想？」

他這樣說了，心裏卻明知道阿連妮來看過了——不，他當然不知道在這一來之中的任何事體，除了「不願回家」那怪話——以及吉妮怎樣接受這消息的故事而外。

他已經決定用提出問題的方法給波辛尼一個機會，如他對他自己所說。

波辛尼遲于回答，儘是用一種使人難堪底固執眼光看定哲木士。

「她已經看過這房子，但是我不能告訴你她對於牠的意見。」  
躁急而又懊喪，哲木士設法阻止事情滑脫過去。

「噢！」他說，「她已經看過了嗎？索木士帶她來的吧，我想？」

波辛尼微笑着回答：「噢，不！」

「什麼，她單獨來嗎？」

「噢，不！」

「那麼——誰帶她來？」

「我真不知道我應該不應該告訴你誰帶她來。」

哲木士明知那是瑞蒂，覺得這答話似乎是不可理解的。

「爲什麼！」他口吃地說，「你知道——」但是他停住，忽然覺得他底危險，

「好，」他說，「倘若你不想告訴，我想你就不吧！誰也不告訴我什麼。」

波辛尼問了他一個使他有些驚異的問題：

「我說呀，」他說，「你可以告訴我你們還有人或許要來嗎？我想要親候實訊！」

「還有？」哲木士慌張地說，「誰還要來？我不知道還有誰再見！」

低頭望着地面，他伸出右手，和波辛尼握手，然後恰當地捏着他底傘的綢面上面的柄，沿着平壇走去了。

在轉灣之前他回頭一看，看見波辛尼緩慢地跟着他走——「像一隻大貓似的順着牆偷偷走來，」如他對他自己所說。他並不理會那青年人舉起帽子。

在外面的路上，不被看見了，他把脚步放得更鬆緩些。比來的時候更迂緩，更佝僂，疲乏，飢餓，而且懊喪，他強勉走回車站。

海賊，看着他這樣悽然回去，或許對於他對待這老人的行為感覺抱歉了吧。

第五章 索木士和波辛尼通信

關於這次看房子的事情，索木士對他底兒子一字不提；但是，有一天早晨，因為到狄莫斯家去打聽衛生當局強迫他底兄弟疏通陰溝的事，他在那裏提起牠來了。

他說那房子不壞。他能夠看出有人從牠賺了一大筆。那傢伙有他底聰明，雖然他不知道在房子造好之前索木士還要化多少錢。

歐菲米亞、孚斯太，碰巧在那房間裏——她來借正在風行的牧師斯科爾先生底新小說《熱情與鎮痛劑》——就插嘴了。

『昨天我在商店裏看見阿連妮；她和波辛尼先生在酒排間裏正在談得有趣。』

她這樣簡潔地說了，真使她發生過深刻而複雜底印像的一個場面。她曾經急忙跑進教堂和商業公司的綢緞部去替她底母親配一段絲絨，母親就在外面馬車裏等着她。這公司的貨物高貴，祇有在交貨之前預付貨價的股實人士纔敢進去，因此深得孚斯太們的信賴。

經過酒排開，她底眼睛不愉快地被一個很美底體態的背景所吸引。那身段是這樣苗條，這樣勻稱，衣着這樣合式，以至歐菲米亞底良心受了驚動；她知道，不是由于經驗而是由于直覺，這樣底體態是很少接近道德的——她確不必顧慮這「很少」，因為她自己底背景是不這樣的。

她底懷疑幸而得到證實。從藥品部走來一個青年男人，脫了帽子，招呼那祇見背景的太太。

于是她看見她必須應付的人們了；那太太無疑地是索木士太太，男的是波辛尼先生。她趕快把她自己隱藏在買突尼斯棗子的交易之中，因為她提着一些紙包，會見熟人是難為情的，而且正在忙迫的時候，她絕不是故意要作他們底私相聚會的熱心底觀察家。

索木士太太，照常有些蒼白，有一種快活底顏色在她底面頰上；波辛尼先生底態度是異常底，雖然動人（她以為他底相貌是出衆底，而且喬治給他「海賊」這名字也十分可愛，其中有某種浪漫意味。）他似乎有所懇求，他們談得那樣親切——或者不如說，他談得那樣親切，因為她並不多說——以至他們旁若無人地在交通要道上造成一個漩渦。一位堂堂底老將軍，正在走去買雪茄，就不得不繞彎過去，偶然抬頭看見索木士太太底臉，他竟自脫帽致敬。

了，這老蠢材！會有這樣底男人！

但是使歐菲米亞煩惱的是索木士太太底眼睛。她簡直不看波辛尼先生，一直到他走開的時候，這纔目送着他。啊，那眼光！

關於那眼光歐菲米亞費了許多苦心焦思。就說那黑溜溜底，依戀底溫柔眼光傷了她底心也不太過，因為那女人真像是要把他拉回來，而且取消她說過的什麼話似的。

啊呀，她拿着絲絨在手裏，她沒有工夫深入這事件之中；但是她是一很有計謀底——很有！她祇是對索木士太太點點頭，表示她已經看見了；後來她和她底好友法郎西（洛桀底女兒）密談這件事，說，「她不是顯出被人當場捉住的樣子了嗎……」

哲木士，當時很不願接受證實他自己底苛辣底猜疑的任何消息，立刻就阻止她。

「噢，」他說，「他們準是在那裏選購壁紙。」

歐菲米亞微笑，輕聲說道，「在酒排間裏選購麼？」她從桌上拿起熱情與鎮痛劑，加添說：「那麼，你借我這本書嗎，親愛的姑姑？再見！」她走掉了。

哲木士幾乎立刻跟着就走；現在已經過了他底辦事時間了。

當他到了孚斯太公事房，巴斯圖和孚斯太法律事務所的時候，他發見索木士正在坐在

旋轉椅上，草擬一個辯訴狀。他祇用「早安」兩個字迎接他底父親，然後從衣袋裏取出一封信，說道：

『你或許有興致到看完牠。』

哲木士看信：

發自斯洛尼街三另九號 五月十五

親愛底孛斯太，

你底房子現已將近完工，我底建築師任務就此結束。倘若你要請我承辦裝飾事務，我想要你明白理解我必須自由工作。

你每次來都免不了要提出一些與我底計劃相反的事。我在這裏接過你底三封信，每一封推薦一種我夢想不到材料。昨天下午你底父親又來提出更高明底意見。

請你決定是否要我替你裝飾，或辭退，我寧願辭退。

但是要理解：倘若我裝飾，我自己裝飾，不受任何干涉。

倘若我作一件事，我要貫徹到底，但是我必須自由自主。

這封信的正確底直接原因當然是無法說明的，雖然並非不可能因為波辛尼或許忽然激怒而反抗他對於索木士所處的地位——藝術對於財產所處的固定地位——這地位曾經被綜合標明在近代最必要底各種用具背面，可以比得上塔細突斯①底最精練底詩句：

發明者T. T. 梭婁②

專利者M. B. 巴耶③

「你打算怎樣回答他呢？」哲木士問。

① Tacitus(56—118)羅馬歷史家。

② (Sorrow)憂愁。

③ (Padland)擱路行劫之地。

索木士甚至連頭也不回。『我沒有決定，』他說，繼續辦理他底辯訴狀。

他底當事人，把房屋蓋在並不屬於他的地皮上，忽然接到最可惱底警告，要他拆除房屋。然而，索木士仔細研究之後，想出方策來了：說他底當事人有所謂佔有權，所以，雖然這地皮無疑地不屬於他，他卻有權使用牠，于是使用了牠；當事人聽從這方策，正在設法——如水手們所說——「幹下去。」

他有善于出主意的聲名；人們說他：『去找小孚斯太——那尖頭！』他重視這聲名的價值。

他底天性冷靜是有益于他的；再沒有別種性格更靠得住地給人們，尤其是有產者們（索木士沒有別種當事人）穩妥印像的了。而且他確是穩妥的。傳統，習俗，教養，祖傳底精敏，天生底謹慎，一切合起來構成一種固定底職業底正直，不受誘惑，而根本上是由于避免冒險的內心固執。他怎麼會跌倒呢，當他底靈魂深惡痛絕一切可能跌倒的境地的時候——人不會在地板上跌倒的！

無數底孚斯太，在辦理無數底各種財產（自妻子以至用水權）交易中，都有時需要一個穩當人幫忙；他們覺得委託索木士是既放心而又有利的。索木士底略微驕傲，以及那廢鑽

研成例的一副神氣，也是他底好處——人沒有把握人是不會驕傲的！

他是這業務的真主腦，因為雖然哲木士幾乎每天都親自來看看，並不幹什麼，祇是交叉兩條腿坐在椅子上，略約打攪一下已經決定底事情，又走掉了，至于另一董事巴斯圖，是一個可憐人，作事很多，而他底意見是從來不被採納的。

索木士一直寫着他底辯訴狀。可是倘若說他心安理得，那是廢話。他正在苦于一種禍事臨頭的預感，這已經像有鬼似的侵擾着他好些時了。他試行把牠當作生理底不安——內臟有毛病——但是又明知道並不是的。

他看他底錶。在一刻鐘之內他就要去出席新煤業公司股東大會——裘利安伯父底企業之一；他要到那裏會見裘利安伯父，和他談論關於波辛尼的事情——他決不定談論什麼，但是總覺得有點事情——總之，在未會見裘利安伯父之前他決不回覆那封信。他站起，整理稿件，放在一邊。走進一個黑暗底小套間，開燈，他用一片棕色溫沙皂洗手，然後用毛巾揩乾。然後梳頭，十分注意地分髮，閉燈，戴帽，然後聲明他要在兩點半鐘回來，就步入坡爾徒里街去。

了。

到賣鐵街的新煤業公司辦事處去的路並不遠，而大會時常是在這裏開的，不像別底好招搖的公司似的到大礮街飯店去開。老裘利安自始就反對報紙宣傳。他說，他底企業和輿論有什麼關係。

索木士按時到達，依次坐在董事席上，董事們排成一行，前面各有一壺墨水，面對着他們底股東們。

老裘利安在這一排中央，由于他底扣緊底黑大禮服和白鬚鬚而顯赫起來，身體微向後靠，手指尖摸索着董事會底報告和賬簿。

在他底右手邊，坐着少微大過其實底祕書「大尾巴」<sup>①</sup>赫米斯；他底美好底眼睛裏閃出未免太悲底悲哀；他底鐵灰色底鬚子，像他底別底部分一樣慘淡，使人覺得牠後面的領結未免太黑。

這大會真是悽慘底一次。六個星期之前他們曾經接到派去密察的煤礦專家從斯科勒

① (Down-by-Starn)

來電報告礦場總經理貝賓，在異常緘默兩年之後，努力要寫一封信給董事會，正在寫着的時候實行自殺了。這封信現在桌子上；牠是要被宣讀給股東們的，股東們當然應該明白一切事實。

赫米斯屢次對索木士說過，說的時候他都穿着燕尾服站在火爐前面：

「關於我們底事務，我們底股東們所不知道的都是不值得知道的。你可以相信我底話，索木士先生。」

這一次，老裘利安也在面前，索木士還記得當時的一點小不愉快。他底伯父曾經嚴厲地抬起頭來說：「不要胡說，赫米斯！你以為他們知道的都是不值得知道的麼？」老裘利安討厭胡說。

赫米斯，怒目而視，然後帶着一種很有訓練底叭兒狗似底微笑，故意高聲讚美地答道：「對了，好呀，先生——很好。你底伯父想要說笑話！」

第二次他遇見索木士，他趁一個機會對他說：「董事長已經很老了——我不能使他理解許多事情；而他是那樣固執——但是對於有那樣一個下巴的人，我有什麼辦法呢？」

索木士曾經點點頭。

人人知道裘利安伯父下巴是一種弊誠。今天他顯得煩惱，雖然還是一副開大會底神氣；他（索木士）一定要對他說波辛尼的事。

在老裘利安左邊的是矮小底波克先生，也有一副開大會的神氣，好像正在尋找某個心腸特別柔軟底股東。他下面是一位耳聾底董事，皺着眉頭；聾董事下面是白里得罕老先生，很圓滑，有一種自有道理的神氣——他應該如此的，他知道他常送給董事室的棕色紙包是在他底帽子內面的（這是一種舊式底闊邊高帽，圍着一條很大底帶子，臉皮剃得精光，兩頰鮮紅，修理整齊底小白鬍子。）

索木士時常出席大會；他來參加是被認為有益的，恐怕「一旦有事！」他嚴厲地環顧那些牆壁，壁上懸掛着礦場和碼頭的圖形，以及一個礦洞的大像片，這一洞是早已證明十分不利的。這像片——潛伏在商業中的不朽底諷刺的證件——還保持着牠在牆上的地位，算是董事們底愛子的遺像。

現在老裘利安起立，提出報告和賬目。把深藏在董事心裏的對於股東們的永遠敵視掩

飾在天神似底靜穆之中，他鎮定地面對着他們。索木士也面對着他們。他見過他們之中的大多數。老斯克魯伯梭爾是一個柏油商，常來，如赫米斯所說「來使他自己討人厭」一個乖僻陰險底老傢伙，紅臉，豬頭，而且常把低頂底大帽子放在膝頭上。還有牧師包木士先生，常常提議感謝董事長，在提議中他永遠不變地希望董事會不要忘記提升僱員，把員字的尾音用勁加重讀出來，表示安格魯薩克遜底腔調（他有強烈底教會派帝國主義傾向。）散會之後，他照例要向一位董事致敬，強留他談話，問他來年的生意好不好；然後，按照那答話的口氣，在以後兩個星期之內買進或賣出三股。

還有一位軍人，歐巴里少校，不能不說話，即使是附議重選查賬員他也要發言，有時他引起嚴重底驚慌，因為他奪取那些受托保管提案的人們的手裏的提案，正當他們得意于那些小紙片的時候。

這樣底一羣，再加上四五個穩健底沉默股東，這幾個是索木士可能同情的——他們是生意人，總是為他們自己而留心着他們底事務，毫不輕舉妄動——善良，穩重底人們，每天來城裏作生意，每晚回到善良，穩重底妻室面前。

善良，穩重底妻室！索木士想到這裏就又引起某種無名底煩惱。

他必須對他底伯父說些什麼呢？關於那封信他應該怎樣回答呢？

……『倘若任何股東提出任何問題，我都喜歡回答。』寂靜中輕微底碎然一響，老裘利安已經放下報告和賬目，站着，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他底玳瑁邊眼鏡。

一個微笑的鬼影出現在索木士底臉上。他們頂好趕快提出他們底問題吧！他很知道他底伯父底辦法（理想底一個），立刻就要說這樣底話了：『那麼，我提議這報告和賬目應該通過！』決不讓他們佔上風——股董們是出名地濫費時間的！

一個白鬚底高大男人，有一副猙獰可畏底面孔，起來了：

『董事長先生，我遵命提出問題。賬目中有一項五千鎊，贈與故總經理的寡妻和家屬』（他陰險地向週圍看看）。『那人這樣毫無思慮地（我說毫無思慮地）自殺了，正在本公司最需要他服務的時候。你曾經說過他這樣不幸地親手斬斷了以五年為任期的合同，剛過了一年——我——』

老裘利安作了一種不耐煩底姿勢。

『董事長先生，我遵命發言——我要質問董事會已經支付——或打算支付——給——』

呢——死者——的這一筆款是否爲了倘若他不自殺他就會有所貢獻于本公司呢？』

『那是爲了過去底勞績，我們全都知道——你和我們之中的任何人一樣——那是很有價值的。』

『那麼，先生，我要說的不過是：勞績已經過去，這數目太多了。』

這股東坐下。

老裘利安等了一秒鐘，就說道：『現在我提議這報告和——』

這股東又起立：『我可以請問董事們是否明白這並不是他們底錢麼——我毫不遲疑地要說，倘若這是他們底錢——』

第二個股東，有一張急躁底圓臉，索木士知道他是故總經理底內弟，站起來溫和地說道：『據我底意見，先生，這數目是不够的！』

牧師包木士先生立刻起立。『倘若我可以冒昧表明我自己，』他說，『我就要說這——』

呃——死者的自殺一定是很沉重地——很沉重地感動着我們底可敬底董事長的。我毫不懷疑，牠已經感動了他，因爲——我說這個是爲我自己，也爲在座的各位設想（聽着，聽着）——

——他得到我們底高度信任。我們全都願意，我必須盼望，以慈善爲懷。但是我相信——（他嚴厲看着故總經理底內弟）『董事長會用書面有所表示，或者頂好削減這數目，表示我們絕』

不贊許這種行爲：很有希望和價值底生命竟自荒謬地脫離了牠自己底利益和——倘若我可以說——我們底利益所在的職位，正當十分必需牠繼續活下去的時候。我們必不可以——不，我們或許不可以——鼓勵這樣荒唐地放棄一切責任——人底和神底——的行爲。」

這位有教職底紳士又坐下。故總經理底內弟又起立：『我還是抱定我底主張，』他說：『這數目是不夠的！』

第一位股東插言：『我抗議這支付的合法性。據我底意見這支付是不合法的。本公司的法律顧問現在這裏；我相信我依法可以問他這個問題。』

一切眼睛都轉向索木士。事情已經發生了！

他起立，冷冰冰地閉緊嘴唇；他底神經內向底地震驚了，他底注意力終於掃開浮游在他底心裏的疑雲。

『這一點，』他低聲細語，『不夠明白。爲將來打算，這支付是否十分合法是可疑的。如果願意，可以取決于法庭的意見。』

故總經理底內弟皺起眉頭，用一種意味深長底語調說道：『我們並不懷疑可以取決于法庭。我可以請問剛纔發表高論的這位紳士底姓名嗎？是索木士？孚斯太麼？對了！』他苛刻地

從索木士看到老裘利安。

一點紅暈閃現在索木士底蒼白臉上，但是他底傲昂並未動搖。老裘利安定睛看着那發言人。

『倘若』他說，『故總經理底內弟再沒有什麼話說，我提議這報告和賬目——』  
然而，就在這時，那五位曾經引起索木士同情的穩健沉默底股東之一起立了。他說：

『我反對這全部提案。要我們撫恤他底妻兒，如你所說，他們是靠他生活的。他們也許是的；我並不留意他們是否如此。在原則上我完全反對這件事。現時真該採取立場，反對這種感傷底人道主義。我國正在被這主義所腐蝕。我反對我底錢支給我不認識的人們，這些人和我賺錢並無關係。我完全反對；這不是生意經。我動議這報告和賬目應該撤回，加以修改，取消恤金。』

老裘利安依然站着，當那穩健沉默底人說話的時候。這演說在大家心裏引起共鳴，號召着崇拜強者，反對慈善施與，當時這已經成爲一種運動，開始于較爲康健底人們之中。

『不是生意經』這句話甚至連董事們也被感動了；各人私下覺得真不是的。但是他們也知道董事長的專橫和頑固。他心裏也必定覺得這不是生意經的；但是他要貫徹主張。他會

知難而退嗎？想來是不會的。

全都熱心地等待着。老裴利安舉起一隻手；他底夾在食指與拇指之間的黑邊眼鏡微微抖顫，頗有威脅之意。

他對那穩健沉默底股東說：

「你明知道我們底故總經理在一次煤礦爆炸之後的種種努力，你認真要我修改提案嗎，先生？」

「是的。」

老裴利安提出修正案。

「有誰附議麼？」他問，鎮靜地向週圍觀望。

這時索木士，看着他底伯父，感覺到這老人底魄力。沒有人動一動。老裴利安，直視着那穩健沉默底股東底眼睛，說道：

「我現在動議，一八八六年份的報告和賬目應該接受通過。」你附議嗎？贊成者請照常例表示贊成。反對的——沒有。通過。下一案，先生們——」

索木士微笑了。裴利安伯伯真有辦法！

但是現在他底注意力又回到波辛尼上。怪哉，這傢伙總是纏擾着他底思想，甚至在辦事務的時候。

阿連妮去看房子——但是這並沒有什麼，不過她應該告訴他呀；然而從此之後，她再也不告訴他什麼。她一天比一天更沉默，更易怒。他祈禱房子完工，他們就去住在裏面，離開倫敦市。城市不適宜于她；她底神經不够強健。那分居的胡說又已吐露！

現在正在散會。在失利底礦洞的照片之下，赫米士被牧師包木士先生強留着攀談。小波克先生，在含怒底微笑中聳動雙眉，轉背離開老斯克魯伯梭爾。這兩個人互相仇恨如毒藥。他們之間有過一次柏油糾紛，小波克先生從董事會搶了老斯克魯伯梭爾底生意給他底姪兒。索木士從赫米士聽到這故事，赫米士好說閑話，尤其是關於他底董事們的，除了老裘利安而外，他真是怕他。

索木士正在等待機會。最後一個股東已經沒入門道，他纔走近他底伯父，後者正在戴上帽子。

「我可以和你談一分鐘麼，裘利安伯伯？」

索木士想從這會談中得到什麼是不確定的。

一般孚斯太對於老裘利安都有一種神祕底敬畏，由於他底哲學底乖張，或者——如赫米士所說——由於他底下巴；<sup>⊙</sup>除此而外，這後生與這老人之間早已有一種敵意。牠潛伏在他們相對的乾硬態度之下，在他們彼此交談的含糊言語之下；這或許是因為老裘利安覺得這後生的寧靜倔強（他當然稱牠為「頑固」）暗中懷疑他對他是否能自行其是。

這兩個孚斯太，在許多方面都各走極端，各以不同底方法——這差異比這族中的別人都更大——具有他們底階級的最高標徵的那種倔強和審思明察「事務」的基本性質。他倆的任何一個，只要有一點幸運和機會，都同樣會騰達顯要的；他倆的任何一個都會成為大財政家，大企業家，政治家的，雖然老裘利安在某種心情之下（當受了雪茄或氣候的影響的時候）縱或不輕視但必然懷疑他自己底高位，而索木士卻從來不吸雪茄，將來也不會吸的。

在老裘利安底心裏時常有一種隱痛：這哲木士底兒子——哲木士是他所瞧不起的——竟自走着成功的路，而他自己底兒子——

最後，並非最少——因為他並不比別底任何孚斯太離開那家庭閒話放射圈更遠一點

——他曾經聽見關於波辛尼的不祥底謠言，恍惚不定，但是到底擾亂人心，而且他底自尊心由于受傷而惱怒了。

特徵底地，他底惱怒並不向着阿連妮，而卻向着索木士。他底侄媳（爲什麼這傢伙不能照管她更好一點呢？真是荒謬！好像索木士可能照管得更好一點似的！）竟自引誘吉妮底愛人，這是不能容忍底羞辱。看到這危險，他並不像哲木士那樣把牠掩藏在全然失措的焦慮之中，而是具有一種較爲寬宏底客觀態度的：這並非不可能；阿連妮是很動人的。

當他和索木士一同離開董事室，走進乞卜塞特的喧鬧之中的時候，他就預感到索木士要和他談到這問題。他們一同走了好一會，並不說話，索木士走着急促底細步，而老裘利安挺身闊步，懶怠地把他底傘當作行杖。

他們此刻轉入比較安靜底地方，因爲老裘利安要到摩爾加提街方面去開第二個董事會。

這時索木士並不抬起眼睛，開口了：『我接到波辛尼底這一封信。你看看他說些什麼；我以爲我應該讓你知道。爲了那房子我化了出乎意外的大筆錢，而且我想要把事情弄清楚。』

老裘利安勉強看看那封信：『他說得够清楚的，』他說。

「他說什麼『自由工作，』」索木士回答。

老裘利安看着他。那長久積壓在他心裏的對於這青年的惱怒和敵意，由于這一牽纏，突然爆發了。

「好，倘若你不信任他，你爲什麼要僱用他？」

索木士從側面偷看他：「現在談這個已經太遲了，」他說，「我不過想要使他充分明白：倘若我讓他自由，他就該不讓我上當。我以為倘若你和他說話，分量更重些！」

「不，」老裘利安斷然說：「我不願管牠！」

伯侄兩個底言詞都使對方感覺言外有更爲重要底意義。而且他們互相看看的眼色似乎洩露了這種感覺。

「好，」索木士說：「我以為，爲了吉妮的緣故，我應該告訴你，不過如此而已；我以為你應該知道我不能忍受任何胡鬧！」

「那跟我有什麼關係？」老裘利安挑逗他。

「噢！我不知道，」索木士說，而且被那銳利底眼光所威脅，不能再說什麼。「不要說我不會告訴你呀！」他含怒地加添，恢復着他底鎮靜。

『告訴我！』老裘利安說；『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意思。你用這樣底事情來麻煩我。我不要聽你底事情；你必須自己處理牠們！』

『很好，』索木士毫不動情地說，『我會的！』

『那麼，早安，』老裘利安說，於是他們分別了。

索木士倒退回去，走進一家有名底飯店，要了一盤燻薩門魚和一杯查不列斯酒；他中午不大吃東西，而且常是站着吃，這種勢態有益于他底內臟，這內臟很健全，但是他想要借此壓下他底一切煩憂。

吃完之後，他慢慢走回他底事務所，低着頭，並不留意擁擠在街上的千數人，那些人也不注意他。

晚班郵差送給波辛尼這回信：

發自孚斯太，巴斯圖和孚斯太法律事務所，中東區，波爾徒里街，二另另一號

一八八七年，五月十七日

親愛底波辛尼：

我已經接到你底信，使我吃驚不小。我覺得你早已一直是『自由自主』的；因為我記不起我那樣不幸地提出的任何建議曾經得過你底贊許。在按照你底請求給與你『自由工作』之中，我希望你明白理解：到裝飾完畢，清交給我的時候，那房子全部費用（連你底薪金在內）總數不得超過壹萬貳仟鎊——£12,000。這給你一種寬餘，而且，如你所知，這已經大為超出我底原來計劃之外了。

忠實于你的索木士季斯太

第二天他接到波辛尼底回信：

發自建築師菲里卜貝奈斯波辛尼，西南區，斯洛尼街，三另九號D

五月十八日

親愛底季斯太：

倘若你以為在這樣精細底裝飾工作上我可以限制我自己于確定經費之內，我恐怕你是錯誤的。我能夠看出你已經討厭了那合同，討厭了我，所以我頂好是辭職。

忠實于你底菲里卜貝奈斯波辛尼

封信：  
索木士苦心考慮怎樣答覆，一直到深夜阿連妮去睡了之後，纔在餐室裏寫成下面這一

發自西南區，孟特庇勒廣場六十二號

一八八七年五月十九日

親愛底波辛尼：

我爲我們雙方的利益着想，倘若事情就這樣擱下，這是極爲遺憾的。我底意思並不是說：倘若你必須超出前函所舉數額一十或二十甚或五十鎊，我們之間就會發生什麼困難。因此，我想要你重新考慮你底回信。在本函的條件之內你可以『自由自在』而且我希望你以你底方法完成那些裝飾；我知道這種工程是難于絕對規定確實的。

忠實于你底索木士孚斯太

波辛尼底回信在第二天按時達到：

親愛底孚斯太：

很好。

五月二十日

菲里卜波辛尼

第六章 老裘利安在動物園裏

老裘利安提綱挈領地處理了他底第二個會議——董事會常會。他是這樣獨裁，以至在他走了之後，董事們密謀反抗老孚斯太的日益專橫，他們說，他們不打算再忍耐下去了。

他坐地下鐵道到坡提郎車站，然後雇馬車到動物園去。

那裏他有一個約會，這種約會的次數近來更加增多了，驅使他赴會的是他對於吉妮的日益不安和「她底改變。」

她深藏不露，而且逐漸消瘦；倘若他對她說話，他得不到回答，或者被搶白一頓，或者她好像就要大哭似的。她已經盡可能地改變了，完全爲了那波辛尼。她告訴他什麼了嗎？一點也沒有。

因此他會儘呆坐着深思默想，眼望着報紙而什麼也看不見，嘴裏啣着熄了底雪茄。自從她三歲以來她就是他底這麼一個伴侶呀！而他是這麼愛她呀！

不願家族或階級或風俗約束的種種勢力正在攻破他底防衛；他無法控制的種種事變投射暗影在他底頭上。一個慣于自行其是的人由于對抗他所不知的某物而煩惱起來了。

在惱怒車行緩慢之中，他到了動物園門口；但是由于及時行樂的樂觀天性，他立刻忘記了他底煩憂，走向約定之處。

他底兒子和兩個孫子從熊洞上面的石臺上急忙下來，當他們看見老裘利安來的時候，然後引他向獅屋走去。孫兒們擁護着他，各人拉着他底一隻手，而裘利，像他底父親一樣執拗，那樣抬着他底祖父底傘，好像要用傘柄去鉤人們底腳似的。

小裘利安跟隨在後面。

看着父親帶着孩子們就像一幕喜劇，但是這樣底戲劇使人微笑而心裏流淚。一個老翁和兩個小孩一同走着是在一天之中隨時都可以看見的；而老裘利安和裘利和霍利的光景，在小裘利安看來，卻像是窺看我們底心裏事物的一種特殊『畫景』。⊙這直挺挺底老人完全降順于他左右的兩個小人兒是太過傷心底溫柔，因此，作為慣于發生反感的人，小裘利安

① (Poor-Show) 中國民間所謂『西洋景』，置各種畫片子箱中，由裝有擴大鏡之孔中窺看之。

暗中加以輕微底詛咒了。這光景使他傷感，這對於一個孚斯太是不相宜的，因為孚斯太倘若並非不是裝腔作勢，就什麼也不是。

他們這樣走到獅屋。

植物園裏曾經有過早餐宴會，大羣的孚斯太們——就是有自備馬車的衣冠楚楚底人們——曾經跟他們進動物園裏去，因為要更有所得，倘若可能，要賺進錢來的吧，在他們回到路特郎門或白里昂斯頓廣場之前。

『我們到動物園去，』他們互相號召；『會很好玩的！』今天的門票是一先零；那裏不至于全是那些可厭底普通人。

在那一長列的許多籠子之前，人們集聚成行，觀看那些黃褐色底貪饑底野獸正在欄杆後面等待着二十四小時中的唯一娛樂。野獸越餓，人們底興致就越高。但是小裘利安不知道這是因為這些觀眾妒羨獸類底食慾呢，或者，更人道些，因為這食慾快要得到滿足了呢。許多名言落在耳朵裏：『那虎，面目可憎底畜生！』『噢，真可愛！看他底小嘴！』『是的，他是有些可愛的！不要太接近，母親。』

時常有人，這個或那個，輕輕地摸索他們底衣袋而且向周圍看看，好像期望小裘利安或

冷眼旁觀者使他們放心他們底錢包。

一個穿白背心的營養很好底男人慢慢地咬牙說道：「這全是貪餓；牠們並不餓。因為牠們不運動。」正在說的時候，一隻老虎抓住一片血淋淋底肝臟，於是這胖人大笑了。他底妻，穿着巴黎時裝和帶着金邊夾鼻眼鏡，呵責他：「你怎麼會笑呢，哈利多麼可怕底光景呀！」

小裘利安皺着眉頭。

他底生活中的種種遭遇，雖然他早已不採取一種太過私人底觀點來看牠們，使他不能不發生一種熱切底輕蔑；他曾經隸屬過的那階級——馬車階級——特別激動他底諷刺。

把獅子或老虎拘囚起來確是一種可怕底野蠻行爲。但是沒有一個文明人會承認這一點的。

例如，他底父親甚或從來不曾想到過拘禁野獸是野蠻行爲；他屬於舊派，這一派人把拘禁狒狒和虎豹輕易附會爲人道底和教育底事，當然以爲：久而久之，人們會誘導這些畜生不至于那麼毫無理性地反抗鐵欄而致傷心憔悴以死，累得社會又要化錢去弄另一些來。在他底眼裏，在一切孚斯太底眼裏，觀看美好底生物在拘囚狀態中的樂趣是可以不計牠們底痛苦的，上帝曾經那樣漫不經心地把牠們放在一種放縱狀態之中，爲了這些畜生的利益，纔使

牠們脫離曠野的無數危險和胡行亂爲，使牠們能够在嚴密保護底私室裏修養心身！真的，除開爲了關在籠裏而外，爲什麼要創造野獸是可疑的！

但是因爲小裘利安在品性上有公平底質素，他反省道把不過是缺乏想像的事判定爲野蠻必然是錯誤的；因爲抱着這些見解的人們沒有一個曾經被處于與他們所關的野獸相同的境地，所以，不能期望他們瞭解牠們的感覺。

一直到他們正在離開這些園地的時候——裘利和霍利還在一種幸喜底迷惘之中——  
 老裘利安纔找到對他底兒子訴說心事的機會。「我不知道怎樣處置牠，」他說；「倘若她照現在這樣子過下去，我不知道會鬧出什麼事情來。我要她去看醫生，但是她不肯。她一點也不像我。她和你底母親一模一樣。頑固得像一匹驢子！她不想作的事，她硬不作，這就彊了！」

小裘利安微笑；他底眼睛游移到他底父親底下。他「你們兩匹，」他想，但是他「不開口。」

「那麼，」老裘利安繼續說，「至于那波辛尼，我想要打通那傢伙底頭腦，但是我不能，我想，雖然——我不覺得爲什麼你不可以，」他遲疑地加添。

「他怎麼了！頂好聽其自然，倘若他們打不開彊局！」

老裘利安看着他底兒子。現在他們已經確實討論到他覺得沒有把握的兩性間的問題。

他相信裘底見解是寬縱或什麼的。

『好，我不知道你怎樣想法，』他說；『我敢說你同情他——我並不驚異；但是我以為他底行為真惡劣，倘若他遇見我我要這樣說。』他放下這話題。

要和他底兒子討論波辛尼底變節負心的真實性質和意義是不可能的。他底兒子不是在十五年前作過同樣（或許更惡劣）底事麼？這一件蠢事的後果似乎還沒完結咧！

小裘利安也不作聲；他已經敏速地看透他底父親底思想，因為，放棄了踞高臨下把事物看作簡單明顯的那種寶座，他已經變為精細入微的了。

十五年前他對於兩性關係所採取的態度和他底父親底態度太不相同。那鴻溝之上並沒有架橋的可能。

他冷冷地說，『我以為他已經和別底女人戀愛了吧？』

老裘利安猜疑地看了他一眼：『我不能說，』他說；『他們是這樣說的！』

『那或許是真的，』小裘利安突然說；『我想他們已經告訴你她是誰了吧？』

『是的，』老裘利安說——『索木士底妻！』

小裘利安並不發出噓聲。他自身底遭遇使他不能噓這類事情，但是他看着他底父親，同

時一個微笑底鬼影飄忽出現在他底臉上。

倘若老裘利安看見，他也不在意。

「她和吉妮原是親密底朋友！」他咕嚕。

「可憐底小吉妮！」小裘利安輕聲說。他以為他底女兒還是三歲的小孩。

老裘利安突然站住。

「我不相信那些話，」他說，「那是某個老太婆底閒話。替我僱一輛馬車，我疲乏得要死了！」

他們站在轉角上看是否有空車駛過，這時一輛又一輛馬車馳過，載着從動物園出來的各種孚斯太。駕具，僕從底制服，馬具上的裝飾，閃耀在五月底陽光之中，而且各式車子，四輪皮蓬車，對座四輪車，雙重座無頂車，維多利亞式車，轎式車似乎都驕傲地從牠底輪下滾出歌聲：

「你知道我和我底馬和我底僕從

這全部排場真是化了巨款了呀。

但是我們是值得這麼些錢的。

窮鬼們，且看老爺和太太！

舒適又穩當——呀！這是通行證！

如人人所知道，這是適合于一個逍遙底孚斯太的伴奏曲。

在這些馬車之中有一輛雙重座無頂車來得特別快，由一對漂亮底栗色馬拉著。車座搖盪在牠底高彈簧上，滿載在車裏的四個人搖動得好像在搖籃裏一樣。

這車引起小裴利安注意，而且，在後座上，他認出他底叔父哲木士，雖然那鬍子更白；對面，用陽傘遮着背面，坐着拉乞孚斯太和他底中年已婚底妹妹溫妮弗里達爾蒂，打扮得無可指摘，都做昂地伸頭豎眉，好像剛纔在動物裏看見的那兩隻鳥一樣；同時坐在哲木士旁邊的是達爾蒂，穿着新式外衣，筆挺而方正，手腕之下突出一大片光潔底襯袖。

一種特殊光彩，一種加工精製底文飾和油漆，使這車子優異，似乎高出其他一切之上，好像由于某種明快底點染——好像使真正藝術品特出于普通繪畫之上的標徵——牠是特別設計造成的典型底車子，孚斯太王國的寶座。

老裴利安並未看見他們過去；他正在撫愛已經疲乏底可憐底霍利，但是車裏的人們已

經看見這小團體了；達爾蒂太太底頭忽然偏斜，這其間那陽傘有一種遮遮掩掩的運動；哲木士坦然伸頭，好像一匹長頸鳥，他慢慢地張着嘴。那盾牌似底圓形傘蓋逐漸小而又小，以至不見了。

小裘利安看見他已經被認出來，甚至被溫妮弗里認出來了，當他放棄作爲一個孚斯太的權利的時候她纔不過十五歲的。

他們都沒有多大改變！他還分明記得從前他底排場：馬匹，僕役，車子——現在當然不同了——但是十五年前的特徵卻是同樣的；同樣底精于裝飾，同樣底精于擺架子——舒適又穩當！同樣底搖擺，同樣底打傘，全部精神是同樣底。

而且，在陽光中，用高傲底盾形傘防衛着，一輛又一輛馬車過去了。

「哲木士叔父剛過去，帶着他底家屬，」小裘利安說。

他底父親顯得惱怒了。「你底叔父看見我們了嗎？是嗎？他到這些地方來幹什麼？」  
一輛空車走過，老裘利安喚住牠。

「不久我要再見你，我底孩子！」他說。「你不要介意我所說的關於小波辛尼的話——我並不相信他們的話！」

吻了盡力要挽留他的孩子們，他踏上馬車去了。

小裘利安，把霍利抱在手裏，寂然站在轉角上，目送着那馬車。

## 第七章 狄莫斯家裏的午後

倘若老裘利安上車的時候說的是「我不願意相信他們底話」那麼他表現他底心情就更爲真切了。

一想到哲木士和他底女眷已經看見他和他底兒子聚會，他底心裏不但激起被人打擾的煩惱，而且也引動了兄弟之間隱秘底天然敵意，這種敵意的根——幼稚時代底競爭心——有時隨年事加長而日益加強加深，在不知不覺之間長成一棵樹，在適當季節就會產生最苦底果實。

直到現在以前，這六個兄弟之間的不友好都不過是因爲猜忌別人比自己更富這天然底隱情；這種情感由于死——一切競賽的總結——的接近而增強到好奇心的極度，而且也由于他們底經理人底「深拒固閉」這種人有些機警，對尼戈拉說不知道哲木士底收入，對哲木士說不知道老裘利安底，對老裘利安說不知道洛桀底，對洛桀說不知道瑞蒂底，而對

裏。瑞蒂他卻最使人動怒地說尼戈拉必定是一個富人。唯獨狄莫斯是例外，安居于金邊保險箱裏。

但是現在，至少他們之中的兩個，已經發生一種很不相同底傷感之情。自哲木士極其無禮地偵探他底私事——如他所說——那時刻起，老裘利安就不再願意相信關於波辛尼的故事。他底孫女的被輕侮是由于「這傢伙」底家裏的一份子。他決定波辛尼是被惡意誹謗了的。他底變心必定另有理由。

吉妮對他大發脾氣了吧；她是任性易怒的。

然而，他要讓狄莫斯知道他底這點心事，看他是否還要散佈流言！于是，他毫不躊躇，就要到那裏去，同時很留心考慮不要有又爲同一件事再跑一趟的必要。

他看見哲木士底馬車停在「園亭」前面的步道上。那麼他們已經搶先來了——正在呱啦着關於看見他的事，他敢說！還有，那邊，瑞蒂底灰色馬正在把鼻子湊近哲木士底栗色馬底鼻子，好像正在密秘私議這一族人，同時他們底馬車夫們也在那上面密秘會議。

老裘利安把帽子放在那狹窄廳堂的一把椅子上，這椅子就是很久以前波辛尼底帽子被誤爲貓的地方；然後用他底瘦手使勁抹抹臉和下垂底大白鬍子，好像要揩掉一切表情的

痕蹟，這纔走上樓去。

他發見前樓客廳人滿了。本來牠是够滿的，即使是在最好的時候——沒有訪客——沒有一個人，在裏面的時候，因為狄莫斯和他底姐妹，遵守歷代相傳的習慣，認爲一個房間沒有「正當」陳設是不十分「好」的。所以，這裏擺着十一隻椅子，一隻沙發，三張桌子，兩個櫥櫃，以及無數的小玩意，和一架大鋼琴。現在，這裏坐着斯莫爾太太，赫斯特姑，瑞蒂，哲木士，拉乞，溫妮弗里，歐非米亞（她來送還熱情與鎮痛劑，這書她在午餐時候讀完了），和她底密友弗郎西斯，洛桀底女兒（學音樂的，作過一些歌曲），只剩一把椅子還沒有人坐，（當然從來不曾有人坐過的兩把除外），而這唯一底空位又被一匹貓佔着，老裘利安就走去趕開牠。

這些日子狄莫斯家有這麼多訪客是並非偶然的。這一族人時常，而且一致，對於安姑有一種真實底敬意，現在她死了，他們纔到「園亭」來得更勤，呆得更久。

瑞蒂首先來到，呆坐在紅緞金背的椅子上，顯出要比別人活得更長久的各種現象。真是波辛尼所謂「大塊頭」那樣大底身軀，那樣濃密底白髮，那樣鼓脹底剃光底呆面孔，在這陳設富麗底房間裏他顯得比平常更其原始底了。

他底談話，近來常常，一下子就轉到阿連妮，現在他正在對朱里姑和赫斯特發表他對於

這流言的意見。他說：不，她或許想要賣弄一點風情——美女必定縱情任性；但是他不相信會有這以上的事。沒有什麼明顯底事實；她太通達情理，太重視她底地位，以及這家族！不會有醜

——他正要說「醜事」，但是這觀念是這樣荒謬，以至他搖搖手，好像說「但是由牠去吧！」

瑞蒂是獨身主義者，但是他重視家族——那麼些人各爲自己幹得那麼好，獲得某種地位，其實都還不是靠托家族的庇蔭麼？倘若在黑暗底，悲觀底時候他曾經聽見有人用「鄉下佬」和「小小熊」說到他底祖宗，他相信過這些話麼？

不！他懷抱着，動人哀憐地緊抱着，這密不告人底理論：他底祖先有某種高貴底來頭。

「一定的，」有一次他對小裘利安說過，在後者還未走到邪路之前，「看看我們，我們已經發達起來了！我們必定有高貴底血統。」

他曾經喜歡過小裘利安：那孩子在專科學校的時候是正派的，結交了那老暴徒查里斯·菲士提爵士底兒子們——他們之中的一個漂亮流氓後來也變壞了；這孩子有風度——跟一個雜種女教師跑掉了，真是萬分可惜！倘若他真要像這樣跑掉，他爲什麼不選擇可以爲門第增光的一個呢？他現在怎麼樣了呢？——勞合保險公司的書記；他們說他甚至畫油畫——油畫！天呀！他本來可以升到裘利安·孚斯太男爵之類，在議院有一席，在國內有地位的。

瑞蒂，依從了每一個大家族的某一份子或遲或早總要發作的一種衝動，去到宗譜紋章局，局裏的人們要他相信他無疑地是和著名底孚斯太同族，這族底紋章是「黑地紅紋上綴三枚盾形環釦」，當然希望他認購定製牠們。

然而，瑞蒂不幹，但是認明了帽徽是「正雉羽」和座右銘是「爲孚族」之後，他曾經把那正雉羽裝在他底車子上和馬夫底鈕釦上，而且把這帽徽和銘語印在信紙上。對於紋章，他密而不宣，一半因爲，不會購買，他以為把牠們裝在車上似乎近于虛張聲勢，他討厭虛張聲勢，一半因爲，像全英國任何切實底人一樣，他暗中厭惡和輕蔑他所不能理解的事物——他和任何人一樣，覺得難于咽下這「黑地紅紋上綴三枚環釦」。

然而，他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告訴他祇要他買了牠們他就有權使用牠們，這增強了他是位紳士的信心。不知不覺之間，這一族的人們陶醉于那「正雉羽」，而且有幾位比較嚴肅底人採用了那銘語；然而，老裘利安拒絕使用銘語，稱牠爲胡說——毫無意義，據他看來。

在老輩之中他們也許知道他底帽徽到底是從什麼偉大歷史事件考究出來的；倘若硬要逼着他們說出根由，他們寧可不說謊——他們不喜歡說謊，認爲祇有法國人和俄國人纔說謊——他們急忙承認不知瑞蒂怎樣搞來的。

在後輩之中這件事被包容在一種隨意處置之下。他們不願傷老輩的感情，也不願嘲笑他們自己；他們祇使用那帽徽……

「不，」瑞蒂說，「我曾經有機會親自看見過，而我要說的是，她對於那海賊或波辛尼或什麼的態度，並沒有什麼不同於她對於我自己的態度；其實，我倒要說她對我更……」但是，可惜，弗郎西斯和歐菲米亞進來了，阻礙着這談話，因為這是不能够在年輕人面前談論的。

正在談到要點的時候，這樣被打攪了，瑞蒂有些懊惱，但是他立刻恢復了和氣。他有些喜歡弗郎西斯——家裏人都稱她弗郎西。她是這樣漂亮，而且他們告訴他她已經由作曲而掙得了一筆不算少底私房錢；他稱贊她很能幹。

他自誇他對於婦女的態度真是開明，絕不反對她們畫畫，或作歌，甚或著書，尤其是倘若她們能够借此賺得一點有用底錢；絕不反對——免得她們去胡調。不要把她們當作男人似的。

「小弗郎西，」她常被這樣好意輕蔑地稱呼着，是一個重要人物，倘若作為孚斯太們對於藝術的態度的表徵。她並不真「小」，而是頗為高大的，有孚族底黑髮，加上一雙灰眼睛，這就成了所謂「塞爾特儀表。」她作的歌曲之一叫作「喘息，」或「吻我，媽，我要死了，」像聖

詩一樣煞尾有這樣底疊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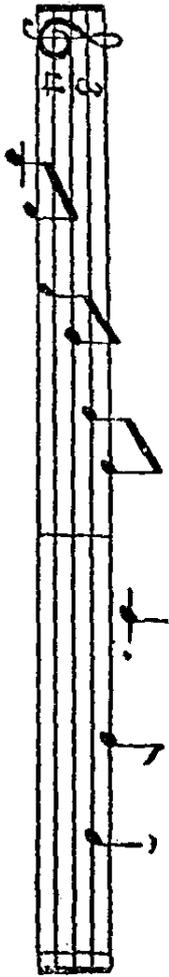
「吻我，媽，我要死了；

吻我——吻我，媽呀！

吻我呀！——吻我——我要

吻我，媽，我要——死——死了呀！」

她親自按譜作詞，而且寫別底詩。在輕鬆底時間她作華爾茲舞曲，其中之一是「康辛頓底熱鬧，」差不多成了康辛頓區底國歌，其中有好聽底抑揚。這樣：



這是很新穎底。後來還有她底「爲小人們而歌」的一些曲子，既有教育意義而又滑稽，

尤其是「奶奶底銅盆魚」至于「打青他底眼睛」這小曲，差不多先知先覺地充滿了方來底帝國精神。

任何出版家都接受這些作品，而且高等生活和賢良婦女導報這一類評論刊物都熱烈贊揚：「弗郎西斯太小姐底又一歌曲，活潑動人，有光有熱。我們自己都感激流淚而且大笑。孚斯太小姐前程遠大。」

弗郎西斯，具有她這一族底真實本能，立意要認識這些正當人——論她的，談她的，以及有名的——默默記住施展魔力到恰好之處，而且留意提高身價，這是有關前程的。因此她使她自己到處受人尊重了。

有一次，她底情緒被一種戀戀不捨的柔情所鞭策——因為洛桀底生活底確定方針，全心全力收買房產，已經誘導他底唯一女兒傾向熱情——她就開始寫作真誠底大作品，選取「梭那大」底形式，作了一隻提琴曲。這是她底作品之中唯一使孚斯太們擾亂的一隻。他們立刻覺得牠沒有銷路。

洛桀，本來很喜歡有一個聰明女兒，而且屢屢稱引她自己賺得的私房錢的數目，現在也為這提琴曲生氣了。

「像這樣底廢料！」洛桀說牠。弗郎西斯曾經從歐菲米亞借得新筆簪，在王子花園的客廳裏吹奏過牠。

其實洛桀是對的。牠真是廢料，而可惱的卻是不能賣錢。據每個孚斯太看來，能賣錢的廢料就完全不是廢料——差別很大。

但是，不願以能賺錢估定藝術價值的這種普通常識，有些孚斯太——例如，赫斯特姑，她向來通音樂——也不能不以弗郎西斯底音樂非「古典派」為遺憾；對於她底詩也如此。但是，如赫斯特姑所說，當今之世已經看不見什麼詩，所有的詩全是「不足道」的。沒有一個能作出失樂園①或查爾哈洛②這一類的詩；這兩首詩無論哪一首都使你覺得真讀出一點東西來，云云。然而，弗郎西斯有點事作總是好的；別底姑娘化錢賣東西，而她正在賺錢咧。赫斯特姑和朱里姑都時常打聽最近弗郎西斯怎樣增高價錢的故事。

現在她倆正在打聽，而瑞蒂卻坐着假裝不理，因為這些年青人說得那樣快而且那樣含

① (*Paradise Lost*) 英國詩人米爾頓 (John Milton 1608—74) 作于一六六七年。

② (*Child Harold*) 英國詩人拜倫 (Byron 1788—1824) 所作。

胡，所以他簡直聽不清她們說些什麼！

「我就不知道你這樣能幹，」西卜提莫斯太太說，「我永遠不會有這種膽量！」

弗郎西斯快活地微笑。「我寧願和男人交涉。女人們全都很厲害！」

「我底親愛的，」斯莫爾太太叫，「我相信我們不是的。」

歐菲米亞爆發了她底初而啞然繼而尖叫的笑聲，然後，像被勒着喉嚨似地，說道，「噢，有一天你總會笑殺我的，姑姑。」

瑞蒂看不出有笑的必要；他討厭別人笑，當他自己不覺得可笑的時候。真的，他本來不喜歡歐菲米亞，他一提到她就說「尼克底女兒，什麼名字——蒼白底那一個。」他幾幾乎作了她底教父，真祇差一點點了，倘若他不堅決反對她底外國氣底名字。他憎惡作教父。於是，瑞蒂昂然對弗郎西說：「今天天氣好——呃——一年就是這幾天。」但是歐菲米亞，分明記得他不肯作她底教父，就轉面向赫斯特姑，而且開始談起她怎樣看見阿連妮——索木士太太——在教堂裏和商店裏。

「索木士陪着她麼？」赫斯特姑問，因為斯莫爾太太還沒有機會和她談過這事件。

「索木士陪着她？當然不囉！」

「但是她單獨在倫敦麼？」

「噢，不；有波辛尼先生陪她；她打扮得好極了。」

但是瑞蒂，一聽見阿連妮這名字，就嚴厲地看着歐菲米亞，後者的確打扮得不好，縱然在別底什麼時候也許打扮得好。瑞蒂說：

「她打扮得像一位貴婦，我毫不懷疑。看着她使人愉快。」

這時僕役通報哲木士和他底女兒們到了。達爾蒂，因為急于要喝酒，謊說跟他底牙醫生有約會，就在大理石拱門下了哲木士底車，坐上街車，現在已經坐在底卡特里街的他底俱樂部窗下。

他對他底密友們說，他底妻想要帶他去訪問幾個人。他不高興——但也不一定。哈哈！

叫來了侍者，他要他到大廳去看看四點半的賽馬是哪一號得勝。他疲倦，他說，而這也是事實；他已經跟隨他底妻到處去「表演」了一整個下午。現在終於歇腳下來。人必須過自由自主底生活。

這時，從凸出底窗玻璃裏向外一看——因為他愛坐在這種座位上，可以看看走過的每一個人——他底眼睛不幸——或幸——撞見索木士的形影，後者正在急促細步從綠園方

面橫過馬路，顯然是要進來的樣子，因為他也是屬於這「伊修木」的。

達爾蒂跳起來；抓起他底酒杯，咕嚕了幾句關於四點半賽馬的話，就飛快地退入打牌室裏，這是索木士從來不進去的地方。在這裏，在朦朧燈光中完全孤立，他過着自由自主底生活，一直過到七點半，這時他知道索木士一定要離開俱樂部。

每當他覺得想要到凸形窗前去參加閑談這衝動太強的時候，他就重複告訴他自己這是不可以的——絕對不可以冒着和溫妮弗里爭吵的危險，因為他底財運不好，而且那「老人」（哲木士）自從煤油股票事件之後更加盛氣凌人了；那事件他並沒有錯。

倘若索木士看見他在俱樂部裏，她就一定會知道他並不在牙醫生那裏。他從來沒見過哪一家像這一家這樣「消息靈通」的。處于幾張綠呢牌桌之中，皺着橄欖色底臉，交叉着方格子褲腿，漆皮鞋在朦朧中發光，他不安寧地坐在那裏咬嚼他底食指，揣測着他要到什麼鬼地方去弄錢，倘若埃洛提克<sup>①</sup>不能奪得藍開縣<sup>②</sup>杯的錦標。

① (Erotic) 戀愛文學，此處作馬名，雙關諧語。

② (Lancashire) 英國工業區。

他底思想憂鬱地轉到孚斯太們。他們是哪一派人呀！休想從他們得到什麼——這至少是極困難底事——尤其是關於錢的事；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慷慨底人，除了喬治而外。例如索木士那傢伙，倘若你向他借十鎊錢，他就發脾氣，或者，倘若他不發脾氣，他就帶着那該死底驕傲底冷笑看看你，好像因為你缺少錢你就是游魂野鬼似的。

至于他底妻（達爾蒂底嘴裏不自覺地流涎，）他曾經盡力和她要好，因為人自然會和任何漂亮底表姊妹要好的，但是倘若這——（他暗中用了一個粗鄙底字）——有什麼話對他說，他就祇是被咒罵——她看着他真好像他是廢料似的——可是她可能是十分放蕩的，我敢打賭。他知道一些女人；她們生來柔媚底眼睛和苗條底身段並不是無所為的；倘若他所聽見的關於那海賊的話有些真實，那麼索木士這傢伙很快就要發見這個的。

從椅子裏站起來，達爾蒂在房裏繞了一個圈子，終於停在大理石爐台上的鏡子前面；他在那裏站了一個長時間，端詳着鏡裏的他底面影。這面孔有着某種男人所特有的那麼一副神氣，好像在亞麻子油裏浸過似的，和打過臘似底黑上髭，以及絡腮鬚的不甚顯著底根苗；而且他焦慮他底微勾底胖鼻子的一面會長出一個丘疹。

這時老裘利安在狄莫斯家的大客廳裏已經發見剩餘底坐位。他底來臨顯然打斷了那

談話，發生了十分尷尬底情形。朱里姑，以她底著名底好心腸，急忙緩和空氣，使人們復歸于自然。

「是的，裴利安，」她說，「我們正在說你長久不到這裏來了；但是我們並不以為奇。你正在忙咧，當然。哲木士剛纔正在說一年就是這幾天忙——」

「他忙？」老裴利安說，發狠地看着哲木士。「倘若各人各管各底事，就不會有這樣一半忙了。」

哲木士，坐在小椅子裏高蹺着膝頭，不安地交換一下脚底位置，以至踏着從老裴利安旁邊逃來避難底那蠢貓。

「這裏，弄出一隻貓來了，」他用一種受傷底聲音說，敏感地縮起脚，當他覺得踏着那毛茸茸底軟身體的時候。

「好幾隻，」老裴利安說，看看這邊那邊；「我剛纔踢着一隻。」  
接着是一片沉默。

然後斯莫爾太太，搓揉着她底手指而且故示鎮靜，問道：「親愛底吉妮好嗎？」  
一種諧謔底光芒從老裴利安底嚴厲底眼睛裏射出來。奇特底老太婆，朱里誰也不像她

這樣專說錯話！

『壞！』他說；『倫敦跟她過不去——太多人太多流言蜚語。』他着重地說了這些話，又看看哲木士底臉。

沒有人說話。

要向任何方面進一步或亂說一句都太危險這種感覺降臨在他們全體之上。看希臘悲劇的觀衆所有的某種緊張之感已經侵入這陳設富麗底房間，其中充滿了穿大禮服底白髮老人們和裝束時髦底婦女們，他們全是同一血統的，在他們全體之間有着一種莫名其妙底類似。

他們並未意識到牠——祇覺得這樣慘厲底精靈的憧憬往來。

于是瑞蒂站起。他不願坐在那裏感受這樣感覺——他是不會被任何人壓倒的而且，在房裏大踏步繞了一個圈子，他分別和各人握手。

『你們告訴狄莫斯說我說的，』他說，『他太過嬌養他自己了！』然後，轉向他認為「漂亮」的弗郎西，加添說，『哪一天你來跟我坐車出游。』但是這喚起了已經惹出這麼多議論的那一次出游的情景，因此他十分安靜地站了一秒鐘，兩眼閃閃有光，好像等待着捉住他自

已剛纔說過的話的意義；然後，忽然記起他顧不得這麼些，他轉向老裘利安：『好，再見，裘利安！你不可以不穿外套就跑出來；你會得風濕痛或什麼的！』用他底漆皮鞋的尖頭輕輕踢開那隻貓，他昂然出去了。

當他走了之後，各人都偷看別人們，看他們對於「坐車出游」這話作何感想——這話已經變為名句，具有一種異常重要底意思，可以算是關於粘着在這家庭口舌上的曖昧不祥底謠言的唯一正式消息。

歐非米亞，順從着一種衝動，帶着一聲短笑，說：『我倒喜歡瑞蒂，伯伯不邀我去坐車出游。』斯莫爾太太，要想安慰她而且抹平這話題可能有的任何小尷尬，答道：『我底親愛的，他想要帶着服裝美好底人去擺什麼架子。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帶我坐車出去那一次。那是一種經驗！』她底團胖底老臉上一下子展開一種異樣底滿足之情；然後，化為噉嘴皺眉，眼淚汪汪。她正在想着許久以前他曾經帶着西卜提莫斯，斯莫爾坐車出游。

哲木士，坐在小椅子裏又已陷入焦躁不安，忽然振起精神：『他是有趣底，瑞蒂，』他說，但是說得有氣無力。

老裘利安底沉默，和他底嚴厲底眼光，使他們全都陷于麻木狀態。他也被他自己底言語

的效果弄得倉惶失措——那效果似乎加深了他要來控制的那謠言的意義；但是他還是在惱怒中。

他還是不肯和他們干休——不，不——他想要再打擊他們一兩下！

他並不要打擊他底姪女們，他和她們沒有爭吵過——年青可喜底女流時常引動老裘利安底慈惠——但是哲木士這傢伙，還有別底幾個，或許較輕一點，應該盡量受懲罰。而且他也不饒狄莫斯。

朱里姑，好像覺得某種危險正在威脅着她底小兄弟，忽然請他去喝茶：「茶在後客廳裏，等你都等冷了，但是斯米青會給你換新的。」

老裘利安站起來：「謝謝你，」他說，兩眼直視着哲木士：「但是我沒有工夫喝茶，而且——誹謗，還有這麼一套！現在我要回家。再見，朱里；再見，赫斯特；再見，溫妮弗里。」

並無告別禮貌，他邁步走了。

又坐進他底車裏，他底怒氣消散，因為他底脾氣如此——一經發洩，也就完了。現在他悲從中來。他或許已經堵住他們底嘴，但是化了怎樣的代價呀！這等于證實他決定不信的那謠言是真的。吉妮被拋棄了，因為那傢伙底兒子底妻！他覺得這是真的，而又硬要他自己把牠看

作不是真的；但是壓抑在這種勉強之下的痛苦開始慢慢地，確切地自求出路于盲目底仇恨。  
哲木士和他底兒子之中。

被遺留在客廳裏的六個女人和一個男人這纔開始談起來，盡力裝出事已過去的從容態度，因為雖然各自以為自己並未誹謗，各自也以為別底六個曾經誹謗；所以全都惱怒而又若有所失。祇有哲木士是沉默的，擾亂達到他底心底深處。

弗郎西立刻說道：「你知道，我以為裘利安伯伯在過去一年中可怕地改變了呀。你覺得怎樣，赫斯特姑？」

赫斯特姑驚退了一小下：「噢，問你底朱里姑！」她說：「我不知道。」

別底人們都不怕承認這個，而且哲木士陰鬱地對着地板咕嚕：「他現在連一半也不像他從前。」

「我早就看出來了，」弗郎西繼續說：「他老得嚇人。」

朱里姑搖搖頭；她底臉似乎忽然由生氣而膨脹起來。

「可憐底親愛底裘利安，」她說，「應該有一個人照看他！」

又是一陣沉默；然後，好像害怕被單獨遺留下似的，五個客人全都一致站起來，而且走了。

臨。

斯莫爾太太，赫斯特姑，和她底貓又被孤另地撇下了，遠處關門的聲音預告狄莫斯的來

那一夜，赫斯特剛剛走去睡在後寢室裏（這裏原是朱里姑底，在朱里姑搬進安姑底之前，）她底門被打開了，而且斯莫爾太太，戴着粉紅睡帽，拿着一枝燭，走進來：「赫斯特！」她說，

「赫斯特！」

赫斯特輕輕地抖動被蓋。

「赫斯特！」朱里姑又叫，想要證明確實她已經叫醒了她，「我十分擔心可憐底親愛底裘利安。怎樣？」朱里姑一頓，「辦纔好呢，你以為？」

赫斯特姑又把被蓋抖動了一下，她底聲音低抑地訴苦：「辦？我怎麼會知道呢？」

朱里姑滿意地轉身出去，極其輕巧地關上門，唯恐擾亂了親愛底赫斯特，而讓門脫出手指的時候，偏偏「嘎」了一聲。

回到她自己底房裏，她站在窗前儘望着公園裏樹頭上的月亮，這是從窗上絨緞的縫隙中望出去，窗子是嚴密遮蓋着，唯恐有人會窺看的。站在那裏，在粉紅睡帽之下她底臉十分圓而且脹鼓鼓的，她底眼睛是濕的，她想着「親愛底裘利安，」這樣衰老，這樣孤獨，而她對於他

能够有什麼用呢；他怎樣能够來愛她呢，因為她永遠不會被愛過，自從——自從可憐底西卜提莫斯去世之後。

## 第八章 洛桀家的舞會

在王子花園街的洛桀家裏這時是燈火輝煌的。大量的臘燭聚燃在雕花玻璃燈架上，而且長形雙開客廳的細木地板上反映着這些燭光。由于全部傢具都已搬到樓上，客廳周圍擺着所謂「排座」這種新奇底文明物品，顯見得真底寬敞了。

在一隻遠角裏，隱蔽在棕樹之中，有一架棚式鋼琴，樂譜架上張開着「康辛頓底熱鬧。」

洛桀反對僱用樂隊。他覺得一點也不需要樂隊；他不願化錢，這是無法可想的。弗郎西（她底母親，早已被洛桀弄到害着慢性胃弱症，卻在這樣重要時候上床睡了）祇好找一個吹號角的青年男人來補鋼琴之不足，而且把棕樹這樣佈置，凡是不細看內容的人都會想像那裏藏着幾個樂師的。她決定告訴他倆大吹大奏——號角的曲子很多，祇要那青年肯賣力氣。

用較為有教養底美國話說來，她總算是一通——通過權宜之計的彎彎曲曲底迷

路。這路是在時髦排場能够跟孚氏底精密經濟學結合之前必須繞轉的。穿着肩上有那麼多絹綉的忒色長衣，稀薄但是漂亮，她走到那裏這裏，整理着手套，觀察着一切。

對那臨時僱用底司膳男僕（因為洛桀祇用女僕，）她曾經談過關於酒的事。他已經完全瞭解孚斯太先生想要擺出十二瓶懷特里香檳酒的用意了嗎？但是倘若都喝完了呢（她以為不會，大多數太太們會飲清水，當然，）但是倘若真喝完了，擺着一些空杯呢，他就必須盡其所能地去對付了。

她悔恨她對那男僕說了這一類底話，這簡直是「翻出底子」來了；但是對於父親能有什麼辦法呢？真的，洛桀，一直堅持地不同意開舞會，到時候他卻會走來參加，揚着紅潤底臉和突出底前額，儼然是主持人的樣子；而且他會微笑。也許挽着最漂亮底女人去吃晚餐；而且夜半兩點鐘，正在舞得起勁的時候，他會悄悄地去告訴樂師奏上帝保佑女皇，說了就走了。

弗郎西熱誠地渴望他會一下子就疲倦，跑去睡覺。

○ 英國國歌，演奏時須起立致敬。

呆在這家裏等待舞會的三四個熱心女友和她已經在樓上的一個荒廢底小房間裏享用倉促設備的茶點和冷雞腿；那些男人已經被打發到歐士台斯俱樂部去吃晚餐，因為她覺得他們必須餵飽。

恰在九點鐘響的時候，斯莫爾太太獨自來到。他盡力解釋狄莫斯不來的理由，而完全不提赫斯特姑，後者一直到最後一分鐘纔說她不能去受麻煩。弗郎西慫恿款待她，把她安置在一隻「排座」上，從此她就孤另另地留在那裏，噘着嘴，穿着淡紫色底綢衣——自從安姑死後她第一次穿彩色衣服。

那些熱心女友們現在都已出來，各自穿着顏色不同底奇裝異服，但是全都一致在肩上和胸上帶着同樣蓬鬆底絹綢——因為，由于某種宿命底原因，她們全是些瘦姑娘。她們全都被引到斯莫爾太太前面。誰也和她周旋不到三秒鐘，就去聚在一處談話，手裏捏着節目單，祕密窺伺着第一個進門來的男人。

然後，尼戈拉家的一羣來到了，他們常是按時準到的——這是來得布洛克葛魯弗方面的風氣；緊接着是歐士台斯一家的男人們，憂鬱而且有煙燻味。

弗郎西底愛人們之中的三四個現在一個跟一個出現了；她曾經分別約定早來。他們全

都修剃精光，生氣勃勃，這是最近侵入康辛頓區的特種青年活潑之氣；他們似乎一點都不介意別個的在場，而且都帶着兩端突出底領結，穿着白背心，和繡花短襪。全都埋藏一塊小手帕在袖口裏。他們舉動輕快，各自都裝出以行樂爲職務的神氣，好像來辦什麼偉大事業似的。當他們跳舞的時候，他們底面孔，並沒有在舞蹈中英國人傳統底莊嚴氣象，是輕佻底，諛媚底，柔和底；他們縱步跳躍，抱着舞伴旋轉，並不拘守音樂的拍節。

對於別底舞客們，他們輕蔑地看着——他們，但尼孫所歌詠的「輕騎兵」康辛頓區幾百次舞會中的英雄——祇有他底態度，笑貌和步法纔是正確的。

從此以後，人潮加快；那些監護者們像沉渣似的堆積在面對入口的牆脚下，而快活底主流洶湧擴開了。

男人稀少，牆花們都帶着一種特別感傷底表情，一種忍耐底，酸澀底微笑，好像是說：「噢，你不要認錯人，我知道你並不是來找我的。我並未盼望這個！」因此弗郎西就請求她

① Tennyson (1809—92) 英國詩人。

② 在舞會中因無舞伴而傍牆坐觀的婦女。

底愛人之一，或某個毫無經驗底青年：『現在，看在我底面上，讓我把你介紹給品克小姐；這樣一個好姑娘，真的！』然後她帶他去，說：『品克小姐——賈西古先生，你可以和他跳舞嗎？』品克小姐，笑着勉強底微笑，微紅着臉，答道：『噢！我想可以的！』于是遮掩着她底空白卡片，把賈西古底名字熱情地拚寫在第二空格上。

但是當那青年咕嚕着天氣熱，走開的時候，她又陷于失望底態度，現出忍耐底，酸澀底微笑。

母親們，悠悠地用扇子扇着臉，注視着她們底女兒們，從她們底眼睛裏人能夠讀出那些女兒們底運命的全部故事。至于她們自己呢，坐了一點鐘又一點鐘，疲乏得要命，沉默着，間或談談——不要緊的，只要她們底女兒們有一段好時光！但是眼看着她們被漠視和被棄置了！啊！她們微笑，但是她們底眼睛愁苦得好像被惹惱了底天鵝底眼睛一樣；她們很想抓住年輕底賈西古底漂亮禿腰的鬆處，把他拖到她們底女兒們面前——這些自負不凡底年輕人呀！

人生的一切殘酷和艱苦，激動和無比底機緣，自大，忘我，以及忍受，都表現在這康辛頓區的舞會的戰場上。

這裏那裏，也有幾個戀人們——不像弗郎西底愛人們那種特殊族類，不過是單純底愛

人而已——抖顫着，紅着臉，默默地用飛馳底眼光互相追尋，想要在跳舞的擁擠中會晤和接觸，而且一次再次相抱跳舞，這些情形刺激着旁觀者底注意。

十點差一秒的時候，哲木士一家人來了——伊米里，拉乞，溫妮弗里（達爾蒂被遺留在家裏，因為上次在洛榭家裏喝了太多香檳酒，）還有雪西里，這最幼底女兒，也來初次加入社交場；在他們之後，來了索木士和阿連妮——他倆是在父親家裏吃了晚飯同坐車來的。

這幾個婦女全都有肩飾而不用絹綉——這樣露出更多肉感，顯見得她們是從公園巷的更為時髦底那一面來的。

索木士，側身退避那些跳舞者，採取了靠牆的一個陣地。用那種悽然微笑防衛着自己，他站着觀看。華爾茲又華爾茲，開始又停止，一對又一對掠過，帶着微笑，大笑，和私語；或者閉着嘴，眼睛探尋着人羣；又或者默默地裂着嘴，互相注視。這熱鬧的光景，這花香，髮香，以及婦女所愛的種種香，在夏夜的溫暖中使人窒息了。

默默地，輕蔑地微笑着，索木士似乎什麼也不注意；但是他底眼睛，一次再次發見牠所要找的東西，就盯住在旋轉底人羣中的一點上，而且那微笑消失了。

他並不和誰跳舞。有些人們和他們底妻們跳舞；他底「禮儀」觀念卻絕不容許他在婚

後再和阿連妮跳舞，而祇有孛族上帝纔知道這對於他是否一種救濟。

她過去了，和別底男人舞着，她底虹色長裾從脚下飄起。她跳得很好；他已經怕聽婦女們帶着酸澀底微笑說：『你底妻跳得多麼美呀，孛斯太先生——』看着她真是一種快樂。他斜看着她們，答道：『你這樣想嗎？』

挨近他旁邊的一對年青男女互相輪流扇一把扇子，扇起一陣不愉快底風。弗郎西和她底愛人之一也站在近處。他們正在講戀愛咧。

他聽見洛桀底聲音，正在後面吩咐僕役備辦晚餐。各樣都是很次等的。他後悔他不該來。他曾經問過阿連妮她是否需要他來；她曾經帶着使人發瘋底微笑答道：『噢，不！』

他爲什麼來呢？在這一小時的最後一刻鐘他甚至不曾看見她。喬治帶着狡狴底面孔走近來了；要避開他已經太遲。

『你看見「海賊」了嗎？』這位公認底滑稽家說：『他正在準備戰鬥——剪了頭髮而且各事俱備！』

索木士說他不曾看見，就走過在跳舞休止時間半空着的地方，出去到陽台上，俯視街道。一輛馬車帶來了幾個遲到底客人；門前圍繞着一些倫敦市街的忍耐底看守者們，這種

人一受燈光或音樂的感召就會聚攏來；他們底蒼白面孔仰起在他們底襤褸底黑形體上，有一種使索木士厭惡的呆頭呆腦底神氣。他們爲什麼被容許逗留呢？爲什麼那警察不趕開他們呢？

但是那警察並不注意他們；他底兩隻腳分立在舖在步道上的一條大紅地毯上；他底臉，在鋼盔之下，顯出同樣底呆頭呆腦。

橫過馬路，通過鐵柵欄，索木士能夠看見被街燈照明的樹枝，在微風中顫動；再過去，另一列家宅的上層底燈光，好像許多眼睛似的俯視着花園裏的寂靜底黑暗；在这一切之上，那天空，那倫敦底奇異底天空，點染着無數燈光的無數反映；一片蒼穹，交織着牠底星光與人間必需和人間幻想的折光——一面廣大無垠底鏡子，照見豪華與窮困，每夜每夜善意地嘲諷着蘇延數英里的家宅和園庭，大廈和陋室，嘲諷着孚斯太們，警察們，以及街市上的忍耐底看守者們。

索木士轉身走開，退入隱僻之處，窺看那燈光輝煌底房間。這外面是較爲涼爽的。他看見新來底客人們，吉妮和她底祖父。他們爲什麼來得這樣遲呢？他們站在門道邊。他們顯得很疲倦。怪呀，裘利安伯父深夜出來！吉妮爲什麼不像往常一樣去約阿連妮呢？他這纔忽然想到他

已經長久不看見吉妮了。

以近于無聊底惡意窺看着她底面孔，他看見牠改變了，變得這樣慘淡，以至他以爲她會跌倒，而又忽然滿面通紅。轉眼向她所看的方向看去，他看見他底妻挽着波辛尼底手臂，正在從舞廳盡頭的養花房裏出來。她底眼睛仰看着他底眼睛，好像正在回答他所問的某項問題，而且他大有深意地注視着她。

索木士又回看吉妮。她挽着老裘利安底手臂；似乎有什麼請求。他看見他底伯父底臉上顯出驚異之色；他們轉身就走出門去，不見了。

音樂又響起來——一隻華爾茲舞曲——索木士還是像一座雕像似的躲在那隱僻之處，毫不動容，但是唇上已經沒有微笑。這時，在黑暗底陽台上的一碼之內，他底妻和波辛尼正在走過。他聞見她所帶的梔子花香，看見她底胸部起伏，她底神思恍惚底眼睛，她底微啓底嘴唇，以及她底臉上的他從未見過的一種表情。他們按着那緩緩底音樂節奏跳舞，他覺得他們似乎互相緊貼在一處；他看見她仰起她底溫柔底黑眼睛望着波辛尼底眼睛，然後又低着頭。很頹喪，他回到陽台上，斜倚着石欄，俯視那廣場；那些人們還在那裏呆頭呆腦地仰望燈光，那警察底臉也向上呆看，但是他並不看見他們。下面，有一輛馬車過來，兩個人上車，馳去

了……

那一天晚上，吉妮和老裘利安按照平常時間坐下吃晚餐。姑娘穿着平常底高領衣服，老裘利安也不會裝扮。

在早餐的時候，她曾經談過洛桀叔祖家底舞會，她不想去；她說，她不會想到叫誰來帶她去，她是够蠢的。現在卻太晚了。

老裘利安仰起他底精敏底眼睛。吉妮去赴舞會照例是和阿連妮同去。好像是當然的事！仔細看看她之後，他問：「爲什麼你不去約阿連妮？」

不吉妮不想去約阿連妮；倘若她底祖父不介意僅僅這一次，去玩一小會——她就願去！看着她這樣迫切，這樣憔悴，老裘利安埋怨了幾句之後也就同意了。他說，他不知道她爲什麼要去赴這樣底舞會，一定寒儉，他敢打賭；而且她也並不比一隻貓更適宜于跳舞！她需要的是海風，等他開過環球金礦公司大會之後他要帶她到海邊去。她不是曾經想要去旅行麼？啊！她躑躅她自己！偷看着她底愁容，他繼續吃着他底早餐。

吉妮清早就出去，在炎熱中不安寧地流蕩着。她底輕快底小身體，近來已經懶于行動，隨時都在發燒。她買得一些花。她想要——她有意把她自己打扮得頂好。他會去那裏的！她分明

知道他已經得到請柬。她要表明給他她並不介意。但是她暗自決定今晚她要把他爭取回來。她紅着臉走進家裏，而且在午餐的時候快活地說長道短；老裘利安陪着她，而且他被欺騙了。下午她被一陣痛哭底抽噎所壓倒。她伏在枕上阻住哭聲，但是當哭止的時候，她在鏡子裏看見腫臉和紅眼睛，眼圈周圍是青紫色的。她停留在黑房間裏一直到晚餐時候。

在這一頓沉默底晚餐裏，那爭鬪一直在她底心裏進行着。她顯得這樣慘淡和頹喪，以至老裘利安去辭退雇定底馬車，他不許她出去了。她應該去睡覺！她並不抵抗。她上去到她底房裏，坐在黑暗之中。到十點鐘她按鈴叫侍女。

「管熱水來，下去告訴孚斯太先生我完全好了。就說倘若他太疲倦，我可以獨自去赴舞會。」

侍女懷疑地斜看着她，而吉妮斷然拉轉她說：「去，立刻管熱水來！」

她底舞衣還躺在沙發上，她奮力打扮好她自己，拿起那些花，仰起隆重底頭髮之下的小臉，走下來。當她走下的時候，她能够聽見老裘利安在房裏面。

他慌忙地穿好衣服。十點過了，十一點之後他們纔能到那裏；這姑娘發瘋了。但是他不敢違拗她——晚餐時候她底臉上的表情還在使他困惑。

他用大烏木梳子把他底頭髮刷得好像燈下的銀子；然後他也出來到陰暗的樓梯口。

吉妮在樓下遇見他，然後，一言不發，他們走去上車。

在好像永遠走不到的一段路程之後，當她走進洛桀底客廳的時候，她把一種很苦惱底情緒掩飾在一種堅決的面具之下。羞于可以稱爲「追求他」的這恥辱之情被壓下了，由于恐怕他或許不在那裏，恐怕她或許到底看不見他，也由于爭取他回來的那頑強底決心——用什麼方法她卻不知道。

舞廳的光景，和牠底閃亮底地板，給她一種愉快，勝利的感想，因爲她愛跳舞，而且當她跳的時候，她是飄飄然好像熱情底小精靈似的。她相信他要來請她跳，倘若他和她跳了，一切就會和從前一樣的。她急切地觀望她的周圍。

波辛尼和阿連妮從養花房走出來的光景，和他底臉上的完全入迷的奇異表情，太過突然地打擊着她。他倆並未看見——沒有一個會看見——她底苦難，甚至她底祖父也不會看見。

她拉住裘利安底手臂，很低聲地說道：

「我要回家，祖父；我病了。」

他匆促扶她出來，暗自埋怨他早已料到這樣。

對於她他一聲不響；直到他們又上了車，那車夫幸而還逗留在門外，他纔問她：「怎樣，我底寶貝？」

撫摩着她底被咽嗚所震搖的細瘦身體，他大爲驚恐了。她明天必須去看布郎克醫生。他要硬逼她去。他不能讓她這樣過下去……這，這！

臉。  
吉妮控制住她底哭泣，然後狂熱地緊抓住他底手，她靠在她底一角裏，用圍巾蒙住她底

手。  
他祇能看見她底眼睛在黑暗中呆看着什麼，但是他並未停止用他底瘦手掌輕拍她底

## 第九章 里乞孟的晚間

除了吉妮底和索木士底眼睛而外，別底一些眼睛也曾經看見「那倆個」（歐菲米亞已經開始這樣稱呼他們）從養花房出來；別底一些眼睛也曾經看見波辛尼底臉上的神色。

有時，自然洩露了隱藏在她底平常狀態的寧靜之下的熱情——強烈底春光透過紫雲使杏花閃出粉白；明月照着底雪峯，帶着孤星，升入頑黯底藍天；或者背對着落日的晴焰，一株古老底水松站在暗處監護着某種如火底私情。

有時，在繪畫展覽會裏，一件作品，被偶然底觀者品題爲「\*\*\*悌亭」——「優美」會突破吃過或許比別人吃得更好的午餐的某個孚斯太的防線，使他茫然自失於一種消魂境界。其中有些東西，他覺得——這些東西——很好，是一些什麼東西呢？他覺得這些東西無理

可喻，不能理解；當他試行以一個實務者的準確去規定牠們的時候，牠們閃避，滑脫，好像他飲過的酒的醉力的消散，剩下困惑和意識到他底放蕩。他覺得他曾經縱情于某種奢侈品；曾經喪失了德性。他並不願見那目錄單上的三顆星之下所潛伏着的這一閃光。上帝禁止他知道關於自然力的任何事情！上帝禁止他暫時承認有這樣底事？一旦承認，他置身何地呢？而牠已經化了一個先令買入場券，另一先令買節目單。

吉妮曾經看見的和別底孚斯太曾經看見的那神色好像從某種天幕上的一個洞裏透出來的忽然閃亮的一枝燭光，這燭正在幕後移動——忽然閃出一種曖昧底，離奇底光輝，飄忽而又動人心目。牠使旁觀者確實意識到某些危險勢力正在發作。當初他們欣喜地，關切地注意牠，後來又覺得完全不必注意牠。

然而，這說明了爲什麼吉妮來得這樣遲而又並不跳舞就走掉，甚至不和她底愛人握手告別。她害病，據說，這是不足奇的。

但是人們說到這裏就負咎地互相觀望。他們不願散佈流言，不願存心邪惡。誰願如此呢？于是對於局外人一字不提，不成文底法律維持着他們底緘默。

然後，來了吉妮已經和老裘利安到海邊去的消息。

他把她搬到布洛特斯塔，那時這正是時髦底地方，亞爾茅斯已經失去社會興趣，雖然尼戈拉還在稱道牠；而且沒有一個孚斯太到海邊去不爲他底錢打算買得一種在一星期之內使他膽壯起來的氣派的。第一個孚斯太想喝馬狄拉酒的宿命底貴族傾向當然遺傳給他底子孫趨時赴勢的性質。

吉妮到了海邊；孚斯太們都等待着事情的發展；並無別底事要作。

但是「那倆個」已經進行到多遠了呀？他倆現在達到什麼程度了呢？他倆真能夠進行嗎？不一定會有什麼結果吧，因爲他倆都沒錢。頂多纏綿不久，到相當時間就完了，像一切這一類戀愛的必然結局一樣。

索木士底姐姐，溫妮弗里達爾蒂，已經習染了美費爾<sup>⊖</sup>的風尚——她住在綠街——對於兩性關係抱着比流行于來得布洛克林等處的意見更爲時髦底原則，嘲笑那把這當作一回事的觀念。那「小東西」——阿連妮比她自己更高，而她時常被稱爲「小東西」乃是顯示孚斯太身價的真憑實據——那「小東西」苦悶了。她爲什麼不娛樂她自己呢？索木士是

⊖ (Mayfair) 倫敦最時髦底地區，在海德公園之東。

頗爲可厭的；至于波辛尼先生——祇有那丑角喬治纔稱他爲海賊——她認定他是很英俊的。

這品題——波辛尼是英俊的——引起一陣風波。這是不能使人信服的。他們準備承認他「有點好看」至于稱這樣高顴骨，怪眼睛，戴軟呢帽的男人爲英俊，誰都以爲這不過是溫妮弗里追求新事物的誇張之詞而已。

當誇張成爲時髦的時候，這夏季是豪華的，大地是奢侈的：栗樹上舖滿花朵，各種花都散佈芳香，好像從來不曾有過似的；每個園裏都盛開着玫瑰；夜間繁星密集；每天太陽都明晃晃地照臨在公園上面，而且人們作着異常底事，在空曠底地方吃午餐和晚餐。各式馬車流水似地越過波光閃灼底河水上的大橋小橋，載着中上階級的千百人士到布霞，里乞孟，克，和罕卜，頓廣場等處的名勝之地。差不多每個可以稱得起馬車階級的家庭這一年都要去游一次布霞的馬栗樹林，或馳騁于里乞孟的西班牙森林之中。平穩地滑走着，有時在他們自己所創造的塵霧裏，他們會相習成風地注視着那從蕨林中伸出來的馴鹿的長角枒杈底頭，這種蕨林預約給成熟底愛人們作爲前所未見的隱蔽之所。隨時都有栗樹花和鳳尾草的動人色情底芳香頻頻襲來，人會告訴別人：「我底親愛的！何等特別底香味呀！」

這一年檸檬花異常茂盛，顏色近似蜂蜜。在倫敦各個廣場的角落裏牠們在日落的時候發出一種比蜂蜜更甜的香味——這香味在孚斯太及其同輩的心裏激起一種無名底渴望，當他們在唯獨他們有鑰匙的那些花園的領域之內吃了晚餐之後納涼的時候。

這種渴望使他們在垂幕底日光裏留連于花床的陰影之中，使他們轉來轉去又轉來，好像愛人們正在等待他們——在樹影之下等待最後光輝的消逝。

由于檸檬香氣所引起的某種曖昧底同情，某種想要親自看看的懇切願望，想要證明她所謂「沒有什麼」的觀念；或者單就祇為想要到里乞孟去跑一趟這夏季的不可抗的慾望，推動小達爾蒂們（巴布留斯，伊孟根，摩得，和比那底克）的母親寫了下面底信給她的弟媳：

六月三十日

親愛底阿連妮，

我聽說索木士明天要到享來去住一夜。我想倘若我們組織一個小團體坐車到里乞孟去，這是很有趣的。你願意邀約波辛尼先生麼，我是要帶年青底弗里巴德去的。

伊米里（他們稱呼他們底母親伊米里——這是很時髦的）願意把馬車借給我

們。早晨七點鐘我來約你和你底青年人。

愛你底姐姐溫妮弗里達爾蒂。

蒙台格相信王冠王笏酒店的晚餐十分可口。

蒙台格是達爾蒂底第二名，更著名底名字——他底第一名是摩西；因為倘若他不是庸俗的人他就什麼也不是。

她底這樣慈惠的計劃遭遇到出乎意外底阻礙。首先是小弗里巴德寫信來說：

親愛底達爾蒂夫人，

萬分抱歉。太忙。

你底奧古士特弗里巴德。

要越離繞路去補救這不幸已經遲了。以母親似的英斷和善導，溫妮弗里退而以她底丈夫來補缺。真的，她有果決而又寬容底脾氣，配合着豐美底頭髮，綠色眼睛，以及多式多樣的側

面表情。她很少或竟不會失敗過；即或失敗，她也能够時常轉敗爲勝。

達爾蒂也正在興高采烈之中。埃洛提克並不會贏得藍開縣杯。真的，那著名底畜生甚至還不會開跑就失敗了，因爲他底主人曾經暗中得到反對牠的幾千鎊賄賂。牠失敗之後的四十小時是達爾蒂生平最黑暗底時期。

哲木士的種種形象日夜夜鬼影似的纏繞着他。在關於索木士的種種沮喪思想之中混合着一些最爲渺茫底希望。星期五晚上他醉了，醉得很厲害。但是星期六早晨真正底交易所的本能在他底心裏戰勝了。借了幾百鎊他無法償還的債，他去到城裏，把牠全賭在塞爾坦市平衡賽的一匹馬孔塞丁那上。

在伊西木俱樂部吃午餐的時候，他對同座的斯克洛頓少校說：『那猶太小子那桑斯曾經祕密通知他（哲木士）他並不在意。他正在——一種豁達心情之中。如果不贏——那麼，見鬼，不怕那老頭子不償還的！』

一瓶坡爾洛吉酒的酒力使他對於哲木士發生新底輕蔑。

他贏了。孔塞丁那得勝祇是牠底頸子在先頭——千鈞一髮的成功！但是，如達爾蒂所說，一點也不像落後！

他並不反對旅行到里乞孟去。他自願「支持」。他對於阿連妮久懷戀慕，希望和她更加親近。

五點半鐘公園巷派人來說：孚斯太太很抱歉，而且有一匹馬正在咳嗽！並不由于這又一打擊而沮喪，溫妮弗里立刻派小巴布留斯（現年七歲）和女管家到孟提庇勒去邀請。

他們答應坐單座馬車去，七點四十五分在王冠王笏酒店會齊。

達爾蒂聽見消息，十分高興，這樣更好，比之背對着馬坐在雙座馬車裏。他並不反對和阿連妮同車。他大概以為他們要到孟提庇勒廣場去接他們，在那裏僱車吧？

一聽見要在王冠王笏會齊，他必須和他底妻同車，他就惱了，說道這這太慢。七點鐘他們出發，達爾蒂和車夫賭半個克龍，說他三刻鐘之內趕不到那裏。在路上夫和妻不過交談了兩次。

達爾蒂說：「索木士先生聽見他底太太和波辛尼先生同坐在單座車裏，是要大發醋勁的！」

溫妮弗里回答：「不要胡說，蒙台！」

『胡說！』達爾蒂回答。『你不懂得女人們，我底好太太！』

另一次他祇問她：『我底面貌怎樣？』老喬治喜歡的那種嘶嘶底香檳酒是一種使人發脹的酒！

他曾經和喬治孚斯太在哈弗斯奈克吃過午飯。

波辛尼和阿連妮在他們之先達到王冠王笏。他倆站在面臨河水的一列法國式底長形窗子之一裏面。

在夏季那些窗子都是終日終夜開着的，日日夜夜都流入花香樹香，晒熱了底草的暖香，以及重露的冷香。

在善于觀察底達爾蒂看來，他底兩位客人似乎進行得並不很遠，挨着站在那裏，一聲不響。波辛尼是一匹面有飢色底生物——不很起勁！

然而，他把他們留給溫妮弗里，他自己卻忙于點菜叫酒。

一個孚斯太需要吃得好，也許不必精美，但是一個達爾蒂卻會使王冠王笏難于應付的。像他那樣生活，無所顧慮地胡混着，吃起來他不會覺得什麼東西太好的；要吃就吃。他喝的也十分考究；在達爾蒂看來，這國家裏這麼多酒類都「不够好」；他要喝頂好的。反正有別人化

錢，他沒有必須克己的理由。克己是傻子的特徵，不是一個達爾蒂的。

各樣東西之中的最好底！有一個收入很多的岳父，而又偏愛外孫們，沒有比這更爲穩當的生活基礎了。

在小巴布留斯出世（一個錯誤）之後的第一年中，他底不算不精敏底眼光就已看出哲木士的這弱點；他曾經利用了他底精敏。四個小達爾蒂現在是一種永久保險公司。

筵席上最出色的當然是那紅鯢鱈。這種美味魚類，在十分週密底保藏之下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最初是煎，然後去骨，然後放在冰裏，不澆醬油而潑上馬狄拉混合酒，按照世界上祇有少數人知道的祕訣烹調出來了。

並無別底特殊事故值得稱述，除了這一次是由達爾蒂作東付賬而外。

在宴飲中他始終使他自己極其和悅；他底大膽底戀慕底注視很少離開阿連妮底臉和身段。他不能不對他自己承認，他並不會引起她絲毫感動——她是够冷淡的，冷淡得好像在乳色紗衣之下的她底兩個肩頭一樣。他期待着抓住她和波辛尼之間的一點小把戲；但是一點都沒有，她始終端端正正。至于那建築師，陰鬱得好像一隻害着頭痛病的熊——溫妮弗里僅僅使他說了一個字；他什麼也不吃，但是的確喝了他底酒，而且他底臉越來越蒼白，他底眼

睛顯得古怪。

這一切都很有趣。

達爾蒂自己正在自鳴得意，隨便談話，頗有某種鋒芒，並不愚蠢。他說了兩三個近于不端底故事，這總算客氣，因為他平常講故事不止祇是近于而已。他用嘲弄之詞提議為阿連妮底健康祝飲。誰也不飲，於是溫妮弗里說，「不要裝小丑了，蒙台！」

在她底提議之下他們餐後去到公眾陽台上看河流。

「我喜歡看平民們講戀愛，」她說，「那是很有趣的！」

一天底炎熱之後，有許多人在這陰涼地方散步，空氣活潑起來了，由于這麼些聲音，粗厲底和高亢底，以及柔和底像私語似的。

不久溫妮弗里底高人一等底聰明——她是在場的唯一孚斯太——就替他們爭取得一條空長櫂。他們並排坐下。一株枝葉濃密底樹張着一個厚重底天篷在他們底頭上，這時河上的晚霞慢慢地昏暗下去了。

達爾蒂坐在頂端，其次是阿連妮，再就是波辛尼，然後是溫妮弗里。這地位四個人同坐是太擠了的，那深通世故底男人能夠感覺阿連妮底手臂緊軋着他自己底；他知道她不能把牠

抽出去，除非顯得粗魯無禮，于是他覺得很有趣味；他隨時計劃着怎樣一動使她擠得更緊。他想：「那海賊並不能獨佔一切！真的，十分貼切呀！」

從昏暗底河下遠遠傳來一陣曼多林的錚錚鏘鏘，以及幾個人合唱着這老調的聲音：

「一隻船，一隻船，進了渡口，

因為我們要過去尋快活，

笑呀，唱呀，喝葡萄酒！」

月亮忽然出現，年青而且嬌嫩，從一棵樹後面冉冉浮起來；好像她吹氣成風，空氣更加涼爽，但是這涼爽之下時常有檸檬的暖香。

達爾蒂從他底雪茄之上窺看波辛尼，後者把雙手疊抱在胸前坐着，兩眼直視前方，臉上有受苦的表情。

達爾蒂又把眼光射在他和他之間的面孔上，這面上蒙着一種暗影，以至牠好像是黑暗中更黑的一片，輪廓模糊，正在呼吸；溫柔，神祕，誘惑。

一陣寂靜已經降落在喧嘩底陽台上，好像游客們都正在思索着不願道破底珍貴祕事。

達爾蒂想：「女人！」

河上光景已逝，歌聲消歇；年青底月亮隱藏在一棵樹後面，一切都黑了。他使他自己擠緊

阿連妮。

他並不吃驚于他所接觸的肢體的侷促不安，或她底眼睛的輕蔑底疾視。他覺得她想要抽身而去，他微笑了。

這裏必須實說，那深通世故的人已經醉得十分够受的了。

厚嘴皮嘻開在翹鬍子下面，粗鄙底眼睛斜看着她，他有着色情狂底惡劣神氣。

星星沿着列樹梢頭的天邊擁擠出來；好像下界的人們一樣，牠們似乎靠近，聚集，竊竊私語。然後陽台一再爆出嚷嚷咻咻，達爾蒂想：「啊！他是一個可憐底，面有飢色底鬼，這波辛尼！」

他又擠緊阿連妮。

這運動是應該有更好底成功的。她站起了，他們全都跟着站起來。

那深通世故的人更加決心要看看她是怎樣底人。沿着陽台他緊挨着她底手肘。他心裏有着很多酒意。他默想着這就要同車回家，一段長路，在溫和底黑暗中，而且那單座車是可喜

底嚴密的——不知世上什麼大好人設計出來的。那饑餓底建築師可以和他底妻同車——他願意他享受她！而且意識到他底聲音不大穩當，他留心着不要說話；但是一種微笑已經固定在他底厚嘴唇上。

他們向着正在遠處等待他們的馬車走去。他底計劃有着一切偉大計劃的優點，一種近乎蠻幹底簡單精神——祇要他挨肩擦背地一直跟她上車，趕快跟她坐在一處。

但是當阿連妮走近車門的時候，她並不進去，卻溜到馬頭旁邊。達爾蒂這時不能靈活指揮他底腳跟去。她站着摸摸馬底鼻子，而且真討厭，波辛尼搶先站在她旁邊了。她回頭對他急促地說了幾句話，聲音很低；達爾蒂祇聽見「那人」兩個字。他頑固地站在車門口，等待她回來。他知道所謂「不作二不休」！

在燈光之下，他底形體（不過中等高度）方塊似的直立着，穿着白背心，輕外衣搭在手臂上，襟上插着一朵粉紅花，他底黑臉上顯出自信底，快活底放蕩神氣，總之，他充分表現了他自己——一個精通世故的人。

溫妮弗里已經坐在她底車裏。他想到波辛尼在那車裏要過一段無聊底時間，倘若他不能精敏。忽然之間，他接到一推，幾乎把他推倒在路上。波辛尼底聲音震動他底耳朵：「我要送

阿連妮回去；你懂嗎？」他看見一張激怒得發白的臉，和兩隻像野貓底似的眼睛。

「呃？」他口吃地說。「什麼？一點不懂！你帶我底妻去！」

「滾開！」波辛尼嘎聲說——「否則我要把你摔倒在路上！」

達爾蒂退讓了；他分明看見那傢伙真要幹。阿連妮滑過他讓出的空處，她底衣服擦着他底脚，波辛尼跟她上車去了。

「走呀！」他聽見那海賊叫喊。車夫鞭打那馬。車子向前躍進。

達爾蒂驚愕地站了一會；然後橫衝到他底妻坐着的車旁邊，爬進去了。

「趕快走！」他呵叱車夫，「追蹤前面那傢伙！」

坐在他底妻旁邊，他爆發了咒罵。終於以極大底努力使他自己鎮靜下來，他加添：「你把事情弄得稀糟，讓那海賊送她回家；你究竟爲什麼不能牽制住他？他爲戀愛發瘋嘍！任何傻子也看得出來的！」

他又重新詛咒起來，湮沒了溫妮弗里底答辯；一直到貝奈斯路他纔停止了底牢騷，在這過程中他埋怨她，她底父親，她底兄弟，阿連妮，波辛尼，孚斯太這一族，他自己底孩子們，以至於他結婚的那一天。

溫妮弗里，這囑強底女人，讓他儘說下去，結果他陷于含怒底沉默之中。他底怒眼始終不離開前面那車子的背影，牠好像一個失去的機會，鬼影似的動盪在他前面的黑暗之中。

幸而他不能聽見波辛尼底熱情底勸慰，因為這深通世故的人底行爲而發的滔滔勸慰；他不能看見阿連妮底抖顫，好像她底衣服被撕破似的，也不能看見她底眼睛，悲哀底黑眼睛，好像一個被打的小孩底眼睛。他也不能聽見波辛尼底懇求，懇求，總是懇求；他也不能聽見她忽然悠悠哭泣，也不能看見那面有飢色底窮鬼，敬畏地，抖顫地，謙卑地撫摸着她底手。

到了孟提庇勒廣場，他們底車夫，遵守他底訓令，緊跟着前面的車。達爾蒂們看見波辛尼跳出來，然後阿連妮跟出來，低頭急走。她顯然是自己帶着鑰匙的，因為她立刻就見不到了。要知道她是否回頭和波辛尼說話是不可能的。

波辛尼走過他們底車子旁邊；夫妻倆都在燈光中看明了他底臉色。那是由于猛烈底情緒而緊張着的。

「晚安，波辛尼先生！」溫妮弗里叫喚。

波辛尼一驚，拉脫他底帽子，急忙走去了。他顯然已經忘記了他們底存在。

「這」達爾蒂說，「你看見那野獸底臉了嗎？你說過什麼話好把戲！」他利用了這機會。

車子裏有一種危機，情形如此顯然，以至溫妮弗里不能防衛她底學說。

她說：『關於牠我沒有話說。我看招惹是非沒有任何用處！』

達爾蒂立刻同意這見解；把哲木士當作他底私人獵場，他不贊成他被別人們的困難所擾亂。

『一點不錯，』他說，『讓索木士自己照顧自己吧。他是十分能幹的！』

這樣說着，達爾蒂們進了綠街的他們底住宅（房租是由哲木士付給的，）尋求應得底安樂。這時是半夜，已經沒有一個孚斯太殘留在街上來偵察波辛尼底徘徊了；來看他轉回來倚在廣場花園的鐵欄上，背對街燈站着了；來看他站在樹影之中，察看那把她包藏在黑暗之中的家宅，他願意放棄全世界來換取見她一面——她現在對於他是檸檬樹的生命，光與暗的意義，和他自己底心的搏動。

## 第十章 診斷孚斯太

一個孚斯太的本質乃是不知道他是一個孚斯太；但是小裘利安卻明知他是的。他原來也不知道，一直到使他被放逐的那決定步驟之後。從那時起這認識就繼續伴隨着他。他感覺牠貫通于他底友朋之中，貫通于他應付他底後妻的一切過程之中，而她卻斷然不是一個孚斯太。

他知道倘若他在大體上不具備看清他底需要的眼光，堅持的毅力，放棄那關係重大的觀念——換言之，「財產觀念」——的傻勁，他就不能忍耐（或不願忍耐）和她度過十五年來的一切窮困，輕侮和誤解；就不會在他底前妻死後勸她嫁他；就不會歷盡這一切，直到現在，雖然消瘦而面帶笑容的生活。

有些人被囚在自己底心籠裏，好像中國底小偶像似的盤脚坐着，時常帶着懷疑底微笑嘲笑他們自己，小裘利安就是其中之一。這微笑，如此親切而雋永，並不干涉他底行爲，這行爲，

像他下巴和他底性格一樣，是溫柔和堅決的一種特殊混合物。

在他底作品中有着他也是一個孚斯太的意識：在他竭盡那麼多精力來從事水彩畫的時候，他常用一隻眼睛看着他自己，好像他不能十分嚴肅地專心于這樣不實際底一種職業似的，而且常有一種離奇底不安，覺得他並不會因此賺得更多錢。

于是，作為一個孚斯太所必有的這意識使他接受老裘利安寄來的這封信，在同情與厭惡交混的心情之中：

歇爾杜拉克，布洛斯塔士飯店

七月一號

我底親愛底裘，

（這爸爸手寫的字跡在他所記得的這三十年中很少改變。）

我們在這裏已經兩星期，天氣總是好的。空氣清爽，但是我底內臟不安，我很想回到市裏。吉妮底事我不便多說，她底康健和精神並未改善，我不知道將來要出什麼事。她什麼也不說，但是她顯然惶惑于這婚約，這是婚約也不是婚約——天曉得是什麼。我嚴重

懷疑在現在事態之中是否應該允許她回倫敦來，但是她是這樣固執已意，她隨時都會自行決定回來的。事實是應該有人和波辛尼談一談，確定他是什麼意思。我恐怕我自己不適宜于這樣作，因為我必然會敲他底關節骨的，但是你在俱樂部裏認識他，可以插一句嘴，確定那傢伙是什麼路道。你當然不會不顧全吉妮。我希望在幾天之內聽到你是否得到任何情報。情況對於我是很不利的，夜間我因此煩憂。爲我愛顧裘利和霍利。

愛你的父親裘利安孛斯太。

小裘利安對於這信深思默念得如此長久而且嚴肅，以至她疑心他有心事，問他有什麼事。他回答說：『沒有什麼。』

絕不提起吉妮是他底既定原則。她也許會驚異，他並不知道她會怎樣設想；于是在態度上他排除一切深思的痕跡，但是在這一點上他底成功不過像他底父親底一樣，因爲他受了老裘利安底遺傳，在處理家務的策略上他總是爽朗的；小裘利安太太，忙于操持家事，閉緊着嘴唇，偶然用莫測底眼光偷看着他。

下午他帶着這信在袋裏到俱樂部去，並沒有什麼成算。

來測探一個人底意圖，在他是特別不愉快底事；他自己底這種變則底地位也並未減輕他底不快之感。這正如他底家人們一樣，正如他們所交往的那些人們一樣，硬把他們所謂他們底權利行施在一個人上，要他表明態度；正如他們一樣把作生意的道理應用在私人關係上。

而且信上的那一句話——「你當然不會不顧全吉妮——」露出全盤心事來了。

但是這信裏，有着切身底憂慮，關切吉妮，「要敲他底關節骨」是十分自然的。無怪他底父親要知道波辛尼底意圖，無怪他惱怒。

這是難于拒絕的！但是爲什麼要他作這件事呢？這的確是十分不適當的，但是當一個斯太要達到他底欲求的時候，他是不大選擇手段的，祇要保住面子。

怎樣着手去辦呢，或怎樣拒絕呢？兩者都似乎不可能。這樣底小裘利安！

三點鐘他到了俱樂部，他所會見的第一個人便是波辛尼自己，坐在一隻角裏，凝視着窗子外面。

小裘利安坐在不遠的地位上，焦急地開始重新考慮他底處境。他暗中觀察波辛尼毫不知覺地坐在那裏。他和他並不很熟，留心研究他，這或許是第一次；一個相貌不平常底男人，服

裝，面孔和態度都跟俱樂部的大多數會員不同——小裘利安自己在性情和氣度上無論變得怎樣不同，總還時常保持着一個孚斯太的外表整潔。在孚斯太們之中唯獨他不知道波辛尼底諱名。這男人是不平常底，不古怪，但是不平常；他顯得疲蔽，也精悍，兩腮下陷在高而且闊底顴骨之下，雖然並無不健康之象，因為他是體格堅強的，那鬚髮似乎顯示着一副好身手的全部精力。

他底面孔上和態度上的某物似乎感動了小裘利安。他知道受苦是什麼樣子，而這男人顯然好像是正在受苦。

他站起，用手指觸動他底手臂。

波辛尼一驚，但是在看見他是誰的時候並不露出一點惶惑之象。

小裘利安坐下。

「我長久不看見你了，」他說。「我底堂弟底房子進行得怎樣了？」

「大約一星期之內可以完工。」

「我慶賀你！」

「謝謝——我不覺得這是怎麼可賀的事。」

『不覺得？』小裘利安質問；『我以為你一定喜歡了結這樣一種長期工作的吧；但是我以為你感覺到當我和我底畫分手的時候我所感覺的心情了吧——和孩子訣別似的，是嗎？』

他慈祥地看着波辛尼。

『是的，』波辛尼更爲誠懇地說，『牠去了，也就完了。我不知道你作畫。』

『不過是水彩畫；我不能說我信仰我底工作。』

『不信仰牠？那麼你怎麼能够作牠？工作是無聊的，除非你信仰牠！』

『好，』小裘利安說；『這確是我常說的。那麼，你已經知道到每當人說「好」的時候就常加添「這確是我常說的」了吧！但是倘若你問我怎樣能作牠，我就回答，因為我是一個孚斯太。』

『一個孚斯太！我從來不以爲你是一個！』

『一個孚斯太，』小裘利安回答，『並不是一種不平常底動物。在這俱樂部的會員中就有幾百個。外面街上有幾百個；你遇見他們在你所到的任何地方！』

『你怎樣認出他們呢，我可以問嗎？』波辛尼說。

『由于他們底財產意識。一個孚斯太對於各種事物採取一種實際底——可以說是常

識底——觀點，而這實際觀點是根原于財產意識的。你注意，一個孚斯太絕不暴露他自己。」

「說笑話？」

小裘利安底眼睛閃亮了一下。

「不全是。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孚斯太，我不該談論的。但是我是純血種裏的雜種；這就不至于使你誤會；你和我不同正如我和我底叔父哲木士不同一樣，他完全是標準底孚斯太。他底財產意識是極端底，而你實際上一點也沒有。沒有我居于你們之間，你們就好像一些不同類底生物。我是生物學上所假定底中間型。當然，我們全都是財產的奴隸，我承認這不過是程度的問題，但是我所謂孚斯太乃是斷然更是財產的奴隸。他認識一種好東西，他認識一種安全底東西，他底抓緊財產——不論是妻室，房屋，金錢，或名譽——便是他底純度證。」

「啊！波辛尼含胡說。『你應該有這些話的專利權。』」

小裘利安說，『我願意作一次講演：『財產與孚斯太底性質：』這種小動物，由于牠自己底同類底冷嘲而惶恐失措，而不介意異類（你或我）的嘲笑。遺傳底地生而近視，他祇認識和他同類底人物和產地，在這產地中間他度過一種比較寧靜底生存。』

「你談論他們，」波辛尼說，『好像他們佔了半個英格蘭似的。』」

「他們是英格蘭人口的一半，」小裘利安重複，「較好底那一半，安全底那一半，吃三分利息的那一半，算得上的那一半。爲了他們底財富與安全，各樣事情纔成爲可能；你底藝術纔成爲可能，文學，科學，甚至宗教纔成爲可能。離開了什麼也不信仰而什麼都想利用的孚斯太們，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底親愛底先生，孚斯太們是中間人，捐客，社會柱石，風俗基礎；總之，是各種可以讚美底東西！」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瞭解你底要旨，」波辛尼說，「但是我想在我底行業裏有許多如你所說的孚斯太們。」

「的確的，」小裘利安回答。「建築師，畫家，或著作家的最大多數都是沒有原則的，像任何別底孚斯太一樣。藝術，文學，宗教的得以延續是由于真正信仰這些東西的少數畸人和利用牠們作買賣的多數孚斯太。從低估計，我們皇家學院的會員四分之三是孚斯太們，我們底小說家的八分之七，我們底新聞界的大部份是他們。關於科學界我不能說；他們煊赫于宗教界裏；衆議院裏或許比任何地方更多；貴族院不用說了。但是我並不是在說笑。反對多數是危險的——而且怎樣底多數呀！」他看定波辛尼：「專心致力于任何事物——一座房子，一幅繪畫，——一個女人——都是危險的！」

他倆互相看看。而且，好像他已經作了孚斯太們所不會作過的事——暴露了他自己，小裘利安又縮進他底硬殼裏。波辛尼打破沉默。

「你爲什麼把你自己底親族看作這一類型？」他說。

「我底親族，」小裘利安回答，「並不很極端，而且他們各人有各人底特性，像別底親族一樣，但是他們在一種顯著程度上具有作爲判別孚斯太的真實標誌的兩種性質——能夠絕不以心身奉獻于任何事物的魄力，和「財產意識。」」

波辛尼微笑了：「那大塊頭怎樣，舉例說？」

「你說瑞蒂麼？」小裘利安問。「啊！瑞蒂還有些原始氣。城市裏的中產階級生活還不會溶化了他。遠古以來從事農作的蠻力保留在他內面，生根在那裏，因此他是那樣與衆不同。」

波辛尼似乎在深思默想。「好，你已經活畫出你底堂弟索木土來了，」他突然說，「他是絕不會用手鎗打破他底腦袋的。」

小裘利安鋒利透澈地看了他一眼。

「不，」他說，「他不會的。這就是必須重視他的理由。留意他們底堅持。嘲笑是容易底事，但是不要誤解我底意思。輕侮孚斯太是不行的；忽略他們是不行的。」

『可是你自己就已這樣作過！』

小裘利安黯然微笑着承受了這反擊。

『你忘記了，』他說，帶着一種異樣底傲昂之氣，『我也是能夠堅持的——我自己是一個孚斯太。我們全都和一些偉大勢力相通。一個離脫門第庇護的男子——好——我知道我底意思。我並不，』他很低聲地說，好像說一句恐嚇底話，『贊成每個人都走我底路。那要看情形。』

紅暈突然出現在波辛尼底臉上，但是立刻消褪，依然像經常一樣淡棕面色。他發出一聲短笑之後，他底嘴唇上一直殘留着一種異樣殘酷底微笑；他底眼睛嘲弄着小裘利安。

『謝謝，』他說。『這是你底非常底好意。但是你們並不是唯一能夠堅持的人們。』他站起。

小裘利安看着他走過去，然後把頭靠在一隻手上，嘆氣。

在這寂靜得使人瞌睡底，幾乎空虛底房間裏，唯一可開的祇有報紙的繆繆和擦火柴的聲音。他毫不動彈地停留了一個長時間，重複回憶他底往日常生活；那時他也曾經長久坐着看時鐘，等待着一分一分地過去——充滿了不安，酸痛和甜蜜的綿長底幾點鐘；當年的慢悠悠底，微妙底苦惱又以舊有底辛辣之氣回復到他底心裏。波辛尼底憔悴而精悍的面容，以及他

底眼睛時常不安地顧盼時鐘，已經引起他底憐憫，憐憫之中混合着異樣底，不可抗底妒羨。

他是這樣瞭解這些徵候。他正在走向哪裏——達到何種命運呢？那女人底魔力吸引着

他，使他不計利害，不計毀譽；她是哪一類女人呢？要脫離這種磁力祇有逃走。

逃走！但是波辛尼爲什麼要逃走呢？當一個男人處于有敗壞康健和家庭的危險的時候，當有着子女的時候，當他覺得他自己正在踏倒某種理想，破壞某種事物的時候，他纔逃走。但是現在，據他聽說，這一切在他都不成問題。

他自己並不曾逃走，即使把當年的事重演一番，他也不願逃走。可是他已經比波辛尼走得更加遠，曾經破壞他自己底不幸底家庭，並非別人底家庭。這老話回到他底心裏：「人底命運存在他自己底心裏。」

在他自己底心裏！布丁的好壞要在吃的時候纔見分曉——波辛尼還必須吃他底布丁。

他底思想轉移到那女人，他並不認識那女人，但是他聽見過她底歷史的概要。

一種不幸底婚姻！並無虐待——不過是那種莫名其妙底不愉快，那種殺滅天下一切甜  
結！  
蜜的可怕底無聊；這樣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一星期又一星期，一年又一年，一直到死纔完

但是小裘利安，時間已經輕滅了他自己底感情底苦痛，也看見這問題中的索木士方面的。像他底堂弟這種人，浸透了他底階級的偏見和信條，從哪一點上他會得到衝破這種生活所必需的覺悟和志願呢？這是一個想像力的問題，想像力使人自己突入將來，超越了由于這種解脫而召來的討厭底閒話，嘲笑，和嘮叨，超越了由于看不見她而發生的暫時苦痛，超越了高尚人士的嚴重非議。但是很少人，索木士底階級中人尤其少，有足夠如此的想像力。世間多數人沒有足夠通達的想像力。而且天呀，理論與實際之間有着怎樣底差別呀；許多男人，甚或連索木士在內，對於這種事情都懷抱着義俠底意見，而一旦遭遇困難就把自己劃爲例外了。

後來，他也不信任他底裁判。他自己有過這種經驗，曾經嚐盡了不幸婚姻底苦味，他怎麼能够聽取紙上談兵的人們的寬大底客觀意見呢！他底經歷太親切——親切得好像久經戰陣的軍人有充分證據反對從未受過戰場艱苦的文人的軍事意見。大多數人都會以爲索木士和阿連妮這種婚配是十分圓滿的；他有錢財，她有美貌；這是一個可以調解的案件，並沒有他們不可以遷就下去的理由，即使他們互相憎恨。祇要尊重體面——婚姻，家庭的不可侵犯性——即使他們各自有些自行其是，也不要緊。上等階層的婚姻是依照這種路線維持下去的：不要冒犯社會的各種敏感易怒之點；不要冒犯教會的各種忌諱。爲了避免冒犯這些就

值得犧牲任何情誼的。穩固家庭的種種利益是顯而易見的，明白得好像那麼多件財產一樣；維持現狀並不冒險。拆散家庭無論如何是一種危險底嘗試，外加自私自利。

這是對於被告（索木士）有利的案件，於是小裘利安歎息了。

「這一切的關鍵，」他想，「是財產，但是有許多人喜歡這種說法。這些人以為關鍵在於『婚姻的不可侵犯性；』但是婚姻的不可侵犯性依存于家庭的不可侵犯性，而家庭的不可侵犯性依存于財產的不可侵犯性。而這些人還是絕不佔有任何事物的那一位（上帝）的信徒咧。真奇怪！」

小裘利安又嘆氣。

「在回家的路上我能邀請任何窮鬼去和我吃飯麼？那麼飯就太少，對於我和我底康健和幸福所必需的我底妻。一切索木士之流努力維護財產神聖的原則或許是對的：這原則于我們全體都有利益，除了因此而受苦的人們而外。」

他這樣離開了他底坐位，穿過一些坐位之間的彎曲多歧底迷路，拿起他底帽子，懶怠地走上車馬擁擠，塵土熱燥的鬧市，轉回家去。

在達到威斯特利亞街之前，他從衣袋裏取出老裘利安底信，小心地把牠撕成碎片，拋在

路上的塵土裏。

他用他底鑰匙開門進去，呼喚他底妻底名字。但是她已經帶着裘利和霍利出去了，家宅是空的；祇有巴爾山差那狗獨自伏在花園陰處撲打蒼蠅。

小裘利安也去坐在那裏，在那不結果的梨樹下面。

第十一章 波辛尼被捉放

在里乞孟那一晚之後的第二天，索木士從享來坐早車回來了。本來無意于那些水陸兩棲底運動，他底出游是爲了事務而不是爲了娛樂的，有一個相當重要底當事人要他到那裏去。

他直接回到市區，但是發見業務清簡，到三點鐘他就離開事務所，欣喜有這空閒，安然回家去了。阿連妮並未期待他吧。他有意偵探她底行動麼？但也無妨這樣出乎意外地看看情形。換了到公園去的衣服之後，他走進客廳。她懶怠地坐在她喜歡坐的那沙發的角落裏；她底眼睛周圍有暗影，好像她不會睡眠似的。

他問：『你爲什麼在這裏你正在等人嗎？』

『是的——並不特別。』

『誰？』

「波辛尼先生說他或許要來。」

「波辛尼。他應該工作呀。」

對於這她不回答。

「好，」索木士說，「我要你跟我去買東西，然後我們到公園去。」

「我不想出去；我有點頭痛。」

索木士回答：「祇要我一要你作什麼，你底頭就痛起來了。去坐在那些樹下是于你有益的。」

她不回答。

索木士沉默了幾分鐘；他終于說：「我不知道你對於爲妻底義務是怎樣想法。我從來不知道。」

他並不期待回答，但是她回答了。

「我曾經勉強去作你想要作的事；我不能安心去作，那並不是我底錯。」

「那麼，是誰底錯？」他斜起眼睛看着她。

「在我們結婚之前你預約過，倘若我們底結婚是不圓滿的，你就讓我走開。現在牠是圓

滿的麼？」

索木士皺起眉頭。

「圓滿，」他含糊地低聲說——「倘若你自己端正行事，牠就會是圓滿的！」

「我已經盡力試過了，」阿連妮說，「你讓我走吧？」

索木士轉身走開。暗中大吃一驚，他避難在咆哮之中。

「讓你走？你不知道你說的什麼話。讓你走？我怎麼能讓你走？我們結過婚，不是麼？那麼，你說的是什麼話？爲上帝的緣故，不要讓我們再聽見這種胡說了！戴起你底帽子，去公園裏坐坐。」

「那麼，你不讓我走嗎？」

他覺得她底眼光以異樣動人底神氣停留在他上。

「讓你走！」他說；「倘若你走，你自己到底有什麼辦法？你並沒有錢呀！」

「我總可以設法的。」

他在房裏繞了幾個圈子，然後走來站在她面前。

「放明白些，」他說，「一言爲定，我不願你再提這個。去戴起你底帽子！」

她不動。

『我以爲，』索木士說，『你怕波辛尼要來，不願錯過吧！』

阿連妮緩慢地站起來，走出去。她戴着帽子走下來。

他們出去了。

在公園裏，中午往往有外國人們和別底寒儉人們自命時髦，驅車來游，現在這種混雜時間已經過去了；正當時間早已來臨，將近末了，索木士和阿連妮纔同坐在阿乞里斯⊖底雕像之下。

在公園裏他曾經享受過她底陪伴。這是他初婚後的幸福之一，那時覺得在全個倫敦他自己這漂亮生物的所有者，這是他底最大驕傲，雖然祕而不宣。許多下午他不是曾經坐在她旁邊，極其整潔，帶着輕灰色手套，帶着優越底微笑，向熟人們點頭，隨時脫帽麼！

現在手上還帶着輕灰色手套，唇上還是勉強底微笑，但是那種感情哪裏去了呢？

許多椅子迅速地空出來，但是他還是把她維繫在那裏，沉默而且面色蒼白，好像在暗中

⊖ (Achilles)希臘神話中的勇士，其母預言其命運將在青年時代光榮戰死，否則壽命冗長而無聊。

執行一種懲罰。他說過一兩次話，而她低着頭，或慘淡地微笑着答道「是。」

沿着欄杆走來一個男人，走得這樣快，以至人們都目送着他。

「看那驢子！」索木士說；「在這大熱天這樣走法，他必定是瘋了！」

他轉身；阿連妮曾經激動了一下。

「哈嘍！」他說：「那是我們底朋友海賊呀！」

他靜坐着，帶着輕蔑底微笑，意識到阿連妮靜坐着，也在微笑。

「她要起來招呼他麼？」他想。

但是她並無表示。

波辛尼到了欄杆盡頭，又轉來到那些椅子中間，像一隻獵犬似的縱橫跑遍。當他看見他們的時候，他站住發呆，然後舉起他底帽子。

微笑永遠不曾離開索木士底臉；他也脫帽。

波辛尼走來，顯得氣灰力竭，好像作了一段劇烈底體操似的；汗滴停在他底眉毛上，這時

索木士底微笑似乎在說：「你過了一段艱苦時間呀，我底朋友……」他問，「你到公園裏來幹什麼？我們以為你看不起這種無聊地方！」

波辛尼似乎聽不見；他回答阿連妮說：「我已經到過你那裏；我本來希望在那裏會見你。」有人來拍了索木士底脊背一下，對他說話；在那回頭交換幾句閒話之中，他失誤了阿連妮底答話，卻下了一個決意。

「我們剛進來，」他對波辛尼說：「你頂好跟我們去吃晚餐。」在這邀請中含有一種異樣底虛聲恫駭，一種更異樣底悲憤，似乎是說「你不能欺騙我呀，」而他底神氣和聲音又似乎是說，「但是看——我信任你——我並不怕你！」

他們一同走回孟特庇勒廣場，阿連妮夾在他們中間。在擁擠底街上索木士走在先頭。他並不打聽他們底交談；他所採取的故示信任的決意似乎鼓動了他底內心，甚至使他表裏一致了。好像一個賭徒似的，他對他自己說：「這是我不敢打出去的一張牌——我必須儘拿着牠。我並不大有贏底機會。」

在樓上他慢慢地更衣梳洗，聽見她離開她底房間下樓去，然後他又在盥漱室裏逗留了整整五分鐘。他故意使勁關門，表示他下來了。他發見他們站在爐子旁邊，或許正在談話吧，或許不會；他不能確定。

在這趣劇中他一直表演着他底角色，經過漫長底晚間——他對於他底客人的態度比

往日更爲友好；當波辛尼終於起身要走的時候，他說：「你必須趕快再來；阿連妮喜歡和你談談那房子！」他底聲音裏又含有那種異樣底虛聲恫駭和更異樣底悲憤；但是他底手是冷得像冰似的。

忠于他底決意，他和他告別之後就轉身走開，不看他底妻在那掛燈之下說「晚安」——不看閃耀在燈下的她底金髮，不看她底悽然微笑；不看波辛尼注視她的光景，好像狗看牠底主人似的光景。

然後他去睡，帶着波辛尼和他底妻戀愛的確信。

這夏夜是熱底，這樣熱而且靜，每個開着底窗裏透進來的都不過是更熱底空氣。他躺了綿長底幾小時，傾聽着她底呼吸。

她能够熟睡，但是他必須清醒地躺着。而且，清醒地躺着，強勉他自表演着泰然自信底丈夫的角色。

在夜半後兩三點鐘他逃下床來，走進盥漱室，倚在開着底窗子上。

他幾乎不能呼吸。

四年前的一夜回到他底心裏——他結婚的前夕；悶熱得和今夜一樣。

他記得他怎樣放一隻長籐椅在維多利亞街的他底接待室的窗口裏。下面街上一個男人打門，一個女人哭叫；他記得，好像事情發生在現在一樣，那扭打的聲音，那關門的砰響，和以後的死寂。然後有一輛灑水車經過似乎異樣無用底街燈之下；現在他似乎又聽見那車聲越響越近，一直到牠慢慢消失。

他伸頭到窗外看看下面的小庭院，而且望見第一線曙光。黑暗底牆壁和屋頂的輪廓變爲模糊之後，就逐漸更爲明朗。

他記得另一夜他怎樣望着全個維多利亞街下的燈光逐漸失色；他怎樣急忙穿起衣服，走上街去，通過許多家宅和廣場，到了她所住的街上，站在那裏觀望着那小家宅的前面，寂靜而且灰暗得好像死人底面孔。

忽然一種意念閃過他底心頭，好像一種病人底幻覺：現在他在幹什麼呢？——那使我心神不安的傢伙，那今晚到過這裏的傢伙，那和我底妻戀愛的傢伙——也許在外面徘徊，窺伺着她，好像這午後我看見他望着她的那種神氣；現在正在望着我底家宅咧，我敢斷言！

他偷偷地走過樓梯口到家宅前部，鬼祟地拉起窗幕，打開窗子。  
輕灰底曉色留戀着廣場上的那些樹，好像夜，一匹毛茸茸底巨蛾似的，曾經用牠底翅翼

刷過牠們。街燈還在發光，一片蒼白，但是沒有人影——眼前沒有任何生物的活動。

在死寂之中，他忽然隱約聽見遠方有一聲哀號，好像被棄絕于天堂之外的某種游魂的聲息，爲牠底幸福而哭泣。又一聲——又一聲！索木士關閉窗子，打了一個寒顫。

後來他想：『啊！這不過是河那邊的孔雀叫。』

## 第十二章 吉妮底訪問

老裘利安站在布洛斯塔士飯店的狹窄底廳堂裏，呼吸着滲透了一切海濱體面住宅的油布和青魚氣味。在一隻椅子上——一隻滑皮椅子，頂端左角的一個洞裏露出牠底馬毛——放着一個黑色手提包。這包裏他塞滿了文件，太晤士報，和一瓶科龍尼香水。今天他要去開會，「環球金礦公司」股東會和「新煤業有限公司」股東會，因為他從來不缺席。「缺席」將要是他已經老了的又一明證，而這是他底逞強好勝底孚斯太精神所不能忍受的。

他底眼睛，當他塞東西進那黑皮包的時候，好像隨時都會燃起怒火似的。這種眼光就像被同伴們包圍窘迫中的一個學童的眼光；他抑制着他自己，被對方的人多勢衆所鎮懾。老裘利安控制着他自己，以他底現已逐漸衰敝底毅力壓抑着由生活狀況所激成的滿腔積憤。

他已經接到兒子底回信，空泛支吾，這孩子似乎盡力避免坦白答覆那問題。信上說，「我已看過波辛尼……他不並是一個壞人。我觀察人們越多我就越相信他們並不是善底或惡

底——不過是可笑底，或可憐底而已。你或許不同意我吧！」

老裘利安不同意；他以為這是表白自己是犬儒主義者；他還不會達到那樣底老年；縱然是孚斯太們吧，到了那種年齡，失去了他們永遠不相信而爲了實際目的，小心保持着的幻想和原則，失去了一切物質享樂，由于再沒有什麼希望而狂放起來——也會衝破固定底籬籬，說出他們不會相信他自己能夠說出來的話的。

對於「善」和「惡」也許他比他底兒子更沒有信念；但是若要他說，他就說：我不知道——不能說；這其間或許有些道理，但是有什麼必需品要表白自己的無信仰，喪失自己可能有底利益呢？

習慣于在山間度過休假底日子，雖然（像一切真正孚斯太一像）絕不打算作什麼太冒險或太吃苦底事，他向來熱心愛好游山。在一番努力跋涉之後，當奇境（如巴德克⊙所說——「一面疲勞一面恢復」）展開在他眼前的時候，他無疑地感覺某種偉大莊嚴底原理存在于生活的鄙俗底紛擾，猥瑣底艱險，可笑底偏私狹隘之上。這是近于宗教了的，當他底實

⊙ Karl Buedeker (1801—59) 德國出版家，曾繼續發行各種導游書籍。

利主義暫時離脫他的時候。

但是他已經許多年不上山了。他底妻死後，他曾經帶着吉妮到山上跑過兩次，曾經痛感到他底步行底時代已經過去。

對於往日山所給與的印象之中有一種最高秩序的那種信念，他久已淡忘無遺了。

他知道他自己老了，但是感覺還年青；這擾亂着他。想到他自來這樣謹言慎行，卻似乎命定生來要作這樣不幸底父親和祖父，這也使他煩惱和惶惑。他不曾說過反對裘的話——誰能說出什麼來反對這可愛底好孩子呢？——但是他底處境是可悲底，而吉妮底這件事幾乎同樣不好。這好像是一種宿命，而宿命底事是他這樣性格的人所不能瞭解或處理的。

在寫信給他底兒子的時候他並不真希望這會有什麼結果。因為在洛桀家底舞會中他已經把情形看得太明白——他比大多數人更能够敏捷地綜核事理——而且，以他自己底兒子爲眼前的例證，他比任何孚斯太都更明瞭那種蒼白情焰怎樣燒毀人們底羽翼，無論他們願不願。

在吉妮訂婚之前，當她和索木士夫人常在一處的時候，他已經看够了阿連妮對於男人們的魔力。她並不輕浮，甚至並不風流——這些字眼是他這輩人所愛用的，用空泛底好字眼

來說明事象——但是她是危險底的。他不能說明爲什麼。倘若告訴他說有些女人有一種天賦底性質——一種超于她們自己底控制的引誘力。他祇答道：「胡說！」她是危險底，這就完了。他想要閉起眼睛不看這種事。倘若這是真的，就算真的吧；他並不想對於這種事多打聽一下——他祇想解救吉妮底處境和使她心安。他還希望她再變爲他自己底安慰者。

因此他寫了那一封信。從回信中他幾乎一無所得。關於小裘利安和波辛尼會談的結果，實際上祇有一句怪話：「我想他正在激流之中。」激流！什麼激流？這是什麼新花樣底說法呀？他嘆氣，把最末一張文件疊好，放在皮包的夾層裏；他很知道那說法的意義的。

吉妮從餐室出來，幫助他穿上夏季外衣。一看她底裝束和她底堅決底小臉的表情，他就知道出了什麼事情了。

「我要跟你走，」她說。

「胡說，我底乖；我要一直到市區。我不能讓你亂跑！」

「我必須去看斯米乞老太太。」

「噢，你底那些真正「跛腳鴨」，」老裘利安咕嚕。他並不相信她底托詞，但是他不再反對。對於她底頑強他毫無辦法。

到了維多利亞街上，他把她裝進那他自己原定要一直坐去的馬車裏——一種特徵底行爲，因爲他並沒有猥瑣底私心。

「這樣，你不要走乏了你自己，親愛的，」他說，另雇一輛馬車到市區去了。

吉妮先到巴丁頓的一條背街上，這裏住着她底「跛脚鴨」斯米乞太太——一位老年人，作些雜役之類的短工；但是化了半點鐘時間聽取她底悲涼底老調，使她得到暫時安慰之後，她就回斯坦霍門去了。那巨大家宅是鎖閉着的，陰沉沉的。

她決定不惜任何代價打聽一些消息。頂好正視難局，加以克服。這是她底計劃：先去看波辛尼底姑母貝奈斯太太，倘若得不到情報，就去看阿連妮本人。她對於可以由這些訪問得到什麼利益並沒有明白底觀念。

三點鐘她到了龍狄斯廣場。以一種女人遭遇困難時候所有的性情，她穿着她底最好底衣服，去上戰場，她底眼光像老裘利安底眼光一樣勇敢。她底恐慌已經變爲急躁。

當吉妮到達的時候，波辛尼底姑母貝奈斯太太（她底名字叫洛沙）正在廚房裏指導

廚子，因為她是一位賢妻，而且如貝奈斯所常說，「一頓好晚餐關係重大。」他常在晚餐之後作他底最好底工作。爲了要和別人們競爭「倫敦最醜底」這榮銜，在康辛頓區建築了那麼些大紅色底高房子的就是貝奈斯。

聽見僕人通報吉妮底名字，她急忙跑進她底寢室，從鎖着的抽屜裏的一個紅色摩洛哥皮匣裏取出一對大手鐲來，帶在她底白手腕上——因為她具有高度底「財產意識」如我們所知，這是孚斯太主義的試金石和好品行的基礎。

她底體態，中等高度和寬大脊背，頗有肥胖趨勢，照映在那白木衣櫥的鏡子裏，穿着她自出心裁的衣服，那半濃半淡底顏色使人想起大旅館裏走廊的雜色牆壁。她舉手摸摸她底德戈爾公主式底髮髻，按按這裏那裏，使牠穩當妥貼，而且她底眼睛裏充滿了一種不自覺底現實主義，好像她正在客觀地面對着一件人生醜事，要盡力把牠弄好似的。在青年時代她底面頰是乳白而帶玫瑰色的，但是現在由於中年而有斑點了，而且，當她用粉撲擦着她底前額的時候，她底眼裏又現出那種醜陋底直底凝視。放下粉撲，她十分安靜地站在鏡子前面，安排一個微笑在她底高鼻子上，她底下巴（本來不大，現在因為頸子長粗益見其小了）上，和薄唇下垂底嘴上。敏捷地，趁那笑客的效果還在，她雙手提起裙子跑下樓來。

她前些時就期待着這一訪問。流言蜚語已經傳達到她，說她底侄兒和他底未婚妻之間事情有些不妥。他倆這幾星期以來誰也不來看她。她好幾次請波辛尼吃晚餐；他底一成不變底回答總是說「太忙。」

她底本性被驚動了，在這一類事情上這賢良婦人底本性是敏感的。她應該是一個孚斯；按照小裘利安底說法，她確有那種資格和那些優點。

她曾經嫁出去三個女兒，據說，都超過他們底才容應得之份，因為她們都是平庸得照例祇有在更爲合法底職業婦女中纔能發見的。她底名字列在與教會有關的許多慈善委員會裏——義舞，義演，義賣——而除非事前確知各事都已全備她是不肯借出她底名字的。

如她所常說，她相信事情應該放在一種商業基礎上；教會，慈善，其實，各樣事情的正當作用是加強「社會」的組織。所以，她認爲個人行動是不道德底。團體是唯一底要件，祇有經由團體你纔能確信你化的錢是有報酬的。團體——又是團體無疑的，她是老裘利安所謂「幹那種事的妙手，」甚至他簡直稱她爲「騙子。」

她借出她底名義的那些事業是組織得很好的：到捐得底物品或款項交出去的時候，牠們真是被剔盡人間慈惠奶油的精華了的。但是如她平常正直地說過，動感情是要不得的。她

真有些學者風度。

這偉大善良底婦人，在宗教界很被重視，是孚斯太主義廟堂裏的主要女修士之一，日日夜夜使財神前面的聖火活靈活現；那神壇上刻着這樣靈驗底箴言：「以無還無，真有價值就給六辨士。」

她一進房間，人就覺得來了什麼切實底東西，這或許是她有女慈善家的聲名的理由。人們出了錢的時候喜歡切實；而且人們將要望着她——在慈善舞會裏，被她底幹部所圍繞，顯出她底高鼻子，闊脊背，方塊形態，穿着一種綴滿了古代金幣的制服——好像她是一位將軍。

唯一憾事是她沒有爵銜。在中上階層社會裏她是一個權威；這社會有無數派系，全都有興趣于各種慈善機關的共同戰場，而在這戰場上各自聯合上「層」作着不傷皮膚底暗鬥。在社會上她對於中「層」是一個權威，因為貝奈斯太太在那些商業性底教會組織中身體力行着那更重要更有力底上「層」所奉行的「原則」和信條，真像活血一樣自由流通在她內面，真正生意經，不單祇是中「層」對上「層」的無結果底模仿而已。認識她的人都覺得她的穩健——一個穩健底婦人，絕不放鬆自己，也不放鬆任何別底事物，祇要她有法可想。

她和波辛尼底父親是關係惡劣的，後者並不是不時常把她當作不可原恕底嘲笑對象。

的。現在他死了，她提起他來就說「那可憐底，親愛底，傲慢無禮底兄弟。」

她以女主人底熱情小心接待吉妮，以一個在商業界和宗教界著名的婦人而論，未免有一小點怕她——因為吉妮這瘦小底姑娘有一種偉大莊嚴，眼睛裏發出無所畏懼底光輝。而且貝奈斯太太也精敏地認出吉妮底毫不客氣底坦白態度之後有着很多孚斯太氣。倘若這姑娘單是坦白和膽大，貝奈斯太太就會以她為「古怪」，要輕視她的；倘若她不過是一個孚斯太，像弗郎西那樣，她就可以從純粹經濟觀點去看待她；但是吉妮，小雖小——貝奈斯太太慣于欣賞份量——使她感覺某種不安；于是她把她安置在正對陽光的一隻椅子上。

她尊重她還有另一理由——貝奈斯太太是太好底基督教信女，很難承認這樣鄙俗——她時常聽她底丈夫說裘利安極其富裕而且爲了最健全底理由偏愛孫女。今天她底情緒好像我們讀一部長篇小說，正在讀到一個青年和一項遺產的關係，焦急地唯恐作者把筆可怕地一滑，使那青年一無所得完事。

她底態度是溫和底；她從前並未十分看清楚這是多麼出衆多麼可愛底一個姑娘。她問候裘利安底康健。這樣年紀了，真了不得；這樣精神，這樣顯得年青，他現在多大年紀了呀？八十一！真是想不到呀！他們到過海邊！那對於他們是很好的；她問吉妮每天都接到波辛尼底信

了吧？當她問這問題的時候，她底淡灰眼睛變爲更加突出；但是那姑娘毫不怯怯地正視着那眼光。

「不，」她說，「他沒有寫過信來！」

貝奈斯太太底眼睛低下；牠們並不打算如此，但是牠們卻已如此。牠們立刻恢復原狀。

「這是不足怪的。非里總是馬虎——他常常這樣！」

「是嗎？」吉妮說。

這回答的簡短使貝奈斯太太底快活底微笑遲疑了一下子；她掩飾這遲疑，敏捷地一動，整理她底裙子，說道：「是呀，我底親愛的——他是最馬馬虎虎不過底人啊！一點不注意他所作的事！」

吉妮恍然大悟她正在濫費她底時間；即使她明白提出一個問題，她也不會從這婦人得到任何解答的。

「你見過他嗎？」吉妮問，滿臉通紅。

汗水冒出在貝奈斯太太底前額的白粉之下。

「啊，是的！我記不清他最近來這裏的那一次的時間——真的，近來我們不多看見他。他

正忙着替你底堂叔造房子；聽說就要完工了。我們必須舉行一個小宴會慶祝這件事；來和我們玩一夜！

『謝謝你，』吉妮說。她又想到：「我不過是濫費我底時間。這婦人不會告訴我什麼的。」她站起來要走。一種變化發生在貝奈斯太太底身上。她也站起；她底嘴唇搖動，她底兩隻手侷促失措。顯然出了什麼大毛病了，而她不敢問這姑娘，後者瘦伶仃地直立着，帶着堅決底面孔，嚴正底下巴，和怨憤底眼睛。

怕提出問題並不是她底習慣——一切團體都是建立在提出問題的基礎上的呀！但是這問題太過嚴重，以至她底神經，正常而強健，大為震動；不過就在這一早晨她底丈夫曾經說過：『老裘利安先生底資產一定超過十萬鎊了！』

這姑娘直站着，伸出她底手——伸出她底手來了呀！

機會也許失去了——她不能確定——和她作親戚的機會呀，但是她還是不敢說話。她目送着吉妮走出房門。

房門關了。

然後貝奈斯太太大叫着向前奔跑，向左向右搖擺着她底肥大軀體，又把房門打開。

太遲了，她聽見前門啣嗒的響，呆站着，臉上現出真正惱怒和羞辱的表情。

吉妮用她底像鳥似底急促步法沿着廣場走去。現在她厭惡那婦人——在心情好底時候她向來以為她是很善良的。她總得要被這樣敷衍過去，不能不忍受這種懸而不決的苦刑麼？

她想要去看菲里本人，問他到底是什麼意思。她有權知道的。她急忙走下斯洛尼街，一直到了波辛尼底住處。走過底層的旋門，奔上樓梯，她底心痛苦地跳躍着。

到了第三層樓梯頂上，她停着調和呼吸，扶着梯欄站住靜聽。上面並沒有聲音。

臉色很蒼白，她爬過最後一層樓梯。她看見那門，以及銅牌上的他底名字。那使她來到這裏的決意忽然消散。

她想到了她底行爲的全部意義。她覺得她全身發熱；在絲織底薄手套之下的她底手掌心是汗浸浸的。

她退到樓梯上，但是並不下去。靠在梯欄上，她盡力逃避一種被人扼住咽喉的感覺；而且她以一種拚死底勇敢注視着那門。不！她拒絕下去。人們對於她怎樣想法有什麼要緊呢？他們不會知道的！倘若她不自助，就無人助她！她必須貫徹到底。

於是，強迫她自己離開那倚靠，她走去按鈴。門並不開，而她底羞愧和畏怯忽然離棄了她；她按了又按，好像那裏面雖然空寂無人，她總可以從那關閉着底房裏引出某種回應，某種抵償她這次訪問所受的羞辱和恐懼的報答似的。門並不開；她離開門鈴，去坐在樓梯口上，雙手蒙住她底臉。

不久，她偷偷地走下去了，去到外面。她覺得好像害過一場大病，現在除了趕回家而外並無別底慾求。她所遇見的人們好像都知道她到過什麼地方，作過什麼事似的；忽然之間——他在馬路對面，正在從孟提庇勒廣場方面走向他底住處——她看見波辛尼本人了。

她正在想法穿過馬路。他們底眼睛互相遇見了，他舉起他底帽子。一輛公用馬車馳過，遮住她底視線；然後，她站在路邊，隔着車馬不絕的鴻溝，望着他走去。

吉妮毫不動彈地站着，目送着他。

### 第十三章 房子完成

「一客犢頭湯；一客牛尾湯；兩杯葡萄酒。」

在法蘭西飯店裏——一個孚斯太在這裏還是可以吃濃厚底英吉利食品的——哲木和他底兒子正在坐着吃午餐。

在一切餐館之中哲木最喜歡來這裏；這裏沒有假排場，味道好，餚饌豐盛，而且，雖然由于趨向時髦的必要和由于收入增加而習慣變更，他已經腐化到某一程度，在閒暇底時間他還是渴慕早年嗜好底佳餚美食。這裏有繫圍裙的毛鬆鬆底英國侍者們伺候你；地板上有鋸末，而且有三面圓形底金框鏡子恰好懸在視線之上。他們最近纔取消那些雅座，在這種隔離底座位裏你可以像一位紳士似的，不看見你底隣人們，坐着吃你底排骨，上品肉塊，麵炸馬鈴薯。

331

他把餐巾的上角塞在他底背心的第三個鈕釦後面，這是多年之前他在高貴底西頭早

已放棄的一種習慣。他很想喝他底好湯——整個上午都忙着辦理一位老朋友底財產事務，嘴裏塞滿了乏味底家常麵包之後，他立刻開始：『你打算怎樣到洛賓山去？你要帶阿連妮去吧？你頂好帶她去。我以為有許多事必須先去看看。』

並不抬頭仰望，索木士答道：『她不肯去。』

『不肯去？這是什麼意思？她本是要去住在那房子裏的呀，是不是？』

索木士不回答。

『我不知道現在這些婦女搞些什麼，』哲木士咕嚕；『我不慣和她們糾纏。她太自由了。她被嬌養壞了——』

索木士抬起他底眼睛：『我不願聽任何反對她的話，』他出乎意外地說了。

祇有哲木士喝湯的聲音打破那沉寂。

侍者獻上兩杯葡萄酒，但是索木士制止他。

『這不是斟酒的方法，』他說；『拿開杯子，帶瓶子來。』

哲木士從對湯出神之中醒來，急促地看看周圍實情。

『你底母親病在床上，』他說；『我可以用馬車載你們去。我以為阿連妮會喜歡坐馬車。』

的。我想，那年輕人波辛尼總會在那裏指點你們看看一切的吧！」

索木士點點頭。

「我想要親自去看看他完成了怎樣一件工作，」哲木士說。「我坐車繞過來接你倆。」

「我要坐火車去，」索木士回答。「倘若你喜歡去看，阿連妮也許會跟你去，不過我不能說定。」

他要侍者開賬來，哲木士付了賬。

他們在聖保祿街分路，索木士向車站走去，而哲木士坐公共馬車往西去了。

他得到一個角落裏的坐位，在賣票人旁邊，他底長脚使任何人進來都困難，而且他對越過他的一切人都怒目而視，好像他們不該耗費他底空氣似的。

他打算在這下午找一個機會跟阿連妮談談。趁早說一句免得將來說九句；現在她要到鄉下去住了，這就有機會為她底生活翻開新底一頁。他能夠看出索木士並不會太過容忍她底行徑的！

他不會確定所謂她底「行徑」是什麼意義；這說法空泛，曖昧，適合于孚斯太底習氣。而且，在午餐之後，哲木士比平常更為膽壯心雄。

到了家，他吩咐駕車，特別訓令僕人也要跟去，他希望對她照顧週到，給她各樣機會。

當六十二號開門的時候，他分明聽見她正在唱歌，這就是說，沒有阻止他進去的任何藉口了。

是的，索木士太太現在家裏，但是那婢女不知道她是否見客。

哲木士，以使旁觀者吃驚的迅速，運動着他底長腳，昂然走進接待室去，並不等待邀請。他發見阿連妮坐在鋼琴前面，雙手停在鍵盤上，顯然在靜聽廳堂裏的聲音，她迎接他，並不微笑。

「你底婆母病在床上，」他開始，希望立刻引起她底同情。「我坐馬車來。現在，好姑娘，戴上你底帽子，跟我坐車去。這對於你是有益的。」

阿連妮望着他，好像要拒絕似的，但是又好像改變主意，上樓去，戴着帽子又下來了。

「你要把我帶到哪裏去？」她問。

「我們不過是要到洛賓山去，」哲木士說，說得非常之快；「那些馬要操練操練，我也想要到那裏看看他們作些什麼。」

阿連妮遲疑了一下，但又改變主意，就出去上車；哲木士一直嚴厲地靜觀默察着她，這纔放心了。

一直走過半路他纔說道：「索木士是很歡喜你的——他不願聽任何反對你的話；你爲什麼不表示更多一點愛情呢？」

阿連妮紅着臉，低聲說：「我不能表示我所沒有的東西。」

哲木士嚴厲地看着她；他覺得他現在把她裝在他自己底車子裏，還有他自己底馬和僕役，他真是這局勢的主宰了。她不能擺脫他；她也不會公開和他爭吵。

「我想不出你要怎樣，」他說。「他是一個很好底丈夫呀！」

在車聲嗶嗶之中阿連妮底回答幾乎低到聽不見。他捉到這幾個字：「嫁給他的並不是你呀？」

「那有什麼關係？他已經給你你所要的各樣東西。他時常準備帶你到任何地方去，而且現在他爲你在鄉下造了這房子。好像你自己原來並沒有什麼東西吧！」

「沒有。」

哲木士又看着她；他不能確定她底臉上的表情。她幾乎好像要哭，而又——

「我相信，」他急促地咕嚕，「我們全都竭力待你好的。」

阿連妮底眼皮抖顫；哲木士看見一滴眼淚悄悄地落在她底面頰上，感到悲慘了。他覺得

他自己底喉嚨裏升起一陣哽塞。

「我們全都喜歡你的，」他說，「祇要你」——他本來要說「行爲正當，」但是改口說道——「你多盡一點婦道。」

阿連妮不回答，哲木士也停止談話。在她底沉默中有着使他困惑的某物；這沉默並不是頑固底的，而是近于默認他可能說出來的一切話似的。但是他覺得好像他並不會說出那主要言語。他不能理解這沉默。

然而，他不能保持緘默。

「我以爲那年輕人波辛尼，」他說，「快要和吉妮結婚了吧？」

阿連妮底臉色改變。「我不知道，」她說；「你應該去問她。」

「她寫信給你麼？」

「不。」

「這是怎麼回事？」哲木士說。「我以爲你和她是很要好底朋友呀。」

阿連妮轉面向他。「這，」她說，「你也應該去問她！」

「好，」哲木士恐慌了，被她底神情所驚駭，「那就怪了，我底明瞭底問題得不到明瞭底

答覆，竟有這樣底事。」

他坐着回味他底挫敗，終于爆發了：

「好，我已經警告了你了。你不看看前途。索木士不多說話，但是我知道他不大能再忍受這種事情。將來除了你自己而外你不能埋怨誰，而且你得不到任何人底同情。」

阿連妮點頭，很像是淺笑鞠躬。「我十分感謝你。」

哲木士不知道要怎樣回答纔好。

清明而炎熱底上午已經慢慢變為灰暗而沉悶底午後；一片濃厚底雲霧，帶着雷電的黃光，已經在南方升起。樹枝毫無動態地低垂着，一匹葉子也不抖顫。熱騰騰底馬身上的膠皮氣味滯留在沉重底空氣裏；車夫和僕人，直挺挺地坐在車台上，悄悄地低聲交談着，並未回頭看。

終于到了那房子前面，哲木士纔如釋重負；他身旁這女人的沉悶和莫測使他驚異了，他歷來以為她是善良柔和的。

馬車停在門口，他們進去。

廳堂是涼爽底，這樣幽靜，好像進了古墓；一股冷氣通過哲木士底脊骨。他立刻掀開圓柱

之間的皮幔，進入內庭。

他忍不住高聲讚歎。

這佈置真是優雅。最上等底深紅瓷磚從牆腳舖到一圈澤蘭的週邊，澤蘭又圍繞着一個注滿清水的白大理石池塘。他極其讚賞那張滿全面的紫色皮幔，掩護着一個巨大底白瓷壁爐。天窗的中央部份已經拉開。外面的暖氣透入這房子的核心。

他站着，雙手背在身後，頭向後仰起在他底高而窄底兩肩上，偵察着圓柱上的花紋和游廊下面周圍底象牙色牆壁上的長條飾帶。顯然的，不惜工本，用盡心力，真是一位紳士底房子。他走到那些皮幔前面，察出牠們的機構之後，拉開牠們，就現出畫廊，廊底底邊全面是一個大玻璃窗。地板是黑橡木的，而牆壁是白象牙色的。他去打開那些門，向裏面窺看。各樣都已安排整齊，準備即刻讓人來住。

他終於轉身要對阿連妮說話，而看見她站在花園入口處，陪着她底丈夫和波辛尼。

雖然並不特別敏感，哲木士覺得事情有些糟。他走到他們面前，蒙昧地驚疑，並不知道那糾紛的性質，卻打算把事情圓滑過去。

「你好嗎，波辛尼先生？」他說，伸手向他。「你在這裏化錢太隨便了呀，我要說！」

索木士轉背走開。哲木士從波辛尼底蹙眉看到阿連妮底白臉，在激怒中，高聲說出他底心事：『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沒有人告訴我任何事體！』接着就跟他底兒子走去，他聽見波辛尼底短笑，以及他底『好，謝謝上帝！你顯得這樣——』可惜他失誤了別底話。

出了什麼事了呀？他回頭看。阿連妮很挨近那建築師，而且她底面容不像他所熟識的面容。他急忙走去找他底兒子。

索木士正在畫廊裏踱步。

『什麼事？』哲木士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索木士帶着還未消解底懷然厲色望着他，但是哲木士很知道他大爲惱怒了。

『我們底朋友，』他說，『又已超過他底約言，就是這麼回事。這一回糟得很够他受的。』

索木士轉身回頭向門走去。哲木士急忙跟去，趕到前面。他看見阿連妮用她底手指在嘴前面一搖，聽見她說話的聲音和平常一樣，而且在走到他們面前之前就說：——

『暴風雨就要來了。我們頂好回家去。我想，我們不能帶你去吧，波辛尼先生？我想不能。』

那麼，再見！他伸手向他。波辛尼並不握牠，卻笑着轉開，說：『再見，孚斯太先生。不要陷在暴風雨裏！』就走掉了。

『好，』哲木士說，『我不知道——』

但是阿連妮底臉色阻止了他。拉起他底兒媳底手肘，他護送她到馬車裏。他覺得的確，十分的確，他和她已經商定某種約會……

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更能激怒孚斯太的了，比之化錢化過了他定規的數目。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底生活的全部政策是安排在他底估計精確上的。倘若他所規劃的財產價值是靠不住的，他底指南針不合，他就是漂流在苦海裏的無舵之舟了。

在寫信給波辛尼說明現在已經成爲歷史了的那些條件之後，索木士早已不把這房子的經費放在心上。他相信他已經把完工經費說得很明白，以至又會超過的可能性是他絕想不到的。他一聽波辛尼說他底一萬二千鎊的限度大約還要超過四百鎊的樣子，他就惱怒得臉色青白。他原來估計是一萬鎊，而且他曾經屢次嚴責他自己容忍屢次超過。然而，在這最後一筆支出上，超過完全是波辛尼自己底錯。索木士不能理解到底爲什麼一個人會把自己弄成這樣一匹驢子；但是他竟這樣了，于是一切久已燃着的仇惡和嫉妒都集中爆發在這額外支出的事件上。自信底好丈夫的態度已經失去。爲了保持財產——他底妻——他曾經採取那種態度，現在爲了保持另一種財產他失掉牠。

「啊」他說，當他能夠說話的時候，「我以為你對你自己十分滿意了吧。但是我也可以說你已經十分對不住你底朋友！」

當時他並不十分明瞭他底這些話的意義，一直到晚餐之後他檢閱他和波辛尼通信纜弄明白。這不能有兩種解釋——這額外的四百鎊理應由那傢伙自己負責，或者，無論如何，要負三百五十鎊的責任，這是該由他支付的。

當他得到這結論的時候他看着他底妻底臉。她坐在她常坐的沙發上，正在改造一件衣領的花邊。這一晚上她並不曾對他說過一次話。

他走到壁爐邊，對着鏡子裏的他底臉說：「你底朋友海賊使他自己作了傻子了；他要賠的！」

她輕蔑地看着他，答道：「我不明白你說的什麼話。」

「你不久就會明白的。小事情，你十分看不起的一個數目——四百鎊。」

「你說你要他為這討厭底房子吃賠償麼？」

「我要。」

「你知道他一無所得麼？」

『知道。』

『那麼你比我想像中的你更卑鄙了。』

索木士離開鏡子，無意識地從爐台上拿起一隻瓷杯，雙手捧着牠，好像祈禱似的。他看見她底胸部起伏，她底眼睛由于惱怒而陰暗了，並不介意那一句辱罵，他平靜地問道：

『你正在和波辛尼調情嗎？』

『不，我不！』

她底眼光遇見他底眼光，他避開。他既不相信也並非不信她，但是他知道他這一問是錯誤的；他從來不知道，將來也不會知道，她在想些什麼。看着她底不可思議底容顏，想到幾百個晚間他看着她這樣坐着，柔和而忍從，但是不可理解，不可測度，他惱怒得無法控制了。

『我相信你是石頭造成的，』他說，他底雙手這樣用勁，以至捏破了那易碎底杯子。碎片落在壁爐的鐵欄裏。而阿連妮微笑了。

『你似乎忘記了，』她說，『那杯子並不是石頭！』

索木士抓住她底手臂。『一頓好打，』他說，『是使你覺悟的唯一方法，』但是他轉移腳跟，離開了房間。

第十四章 索木士坐在樓梯上

那一夜索木士走上樓的時候，覺得他已經太過份了，準備說幾句道歉的話。

他擰熄他們底寢室外面過道裏的瓦斯燈。遲疑着，一手捏着門扭，他努力要想出道歉的措詞，因為他不願使她以為他是焦急底。

但是門不開，他推牠而且旋轉門扭也打不開。她必定是爲什麼原故把牠鎖上而忘記打開了吧。

走進盥漱室，這裏的瓦斯燈還在亮着而火焰低微，他急忙走到另一道門前面。這也是鎖着的。這時他纔看見他曾經偶然使用的那行軍床已經預備在那裏，他底臥具也已鋪陳在牠上。他伸手摸摸他底前額，手上沾着汗水。這纔恍然覺悟他被摒出了。

他又回到那門前，悄悄地轉動門扭，叫道：『開門，你聽見麼？開門！』  
有一種輕微底縷繹之聲，但是沒有回答。

「你聽見麼？立刻讓我進來——我一定要進來！」

他能够聽出她底呼吸之聲就在門邊，好像一匹被危害所威脅的生物的喘息。

在這牢不可破底寂靜中，在無法和她接近之中，有着駭人底某物。他又回到另一道門前，用全力推牠，打算使牠破裂。這門是新底——他曾經親自裝修的新門之一，原是準備在蜜月之後回來住的新房房門。在惱怒中他舉起腳踢門板；想到僕役們他就約束住自己，而他忽然覺得他被打敗了。

把他自己投置在盥漱室裏，他拿起一本書。

但是他所看見的不是文字而似乎是他底妻——黃髮紛披在裸露底肩上，睜着大底黑眼睛——像一匹被窮追底畜生。他明白了她底反叛行爲的全部意義：她打算永遠分離。

他不能靜坐，又回到門前。他還能聽見她底喘息，他叫道：「阿連妮！阿連妮！」

他不願他底音聲悽楚。好像一種惡兆似的，聲息全無了。他緊握着雙手，站着思索。

他立刻偷偷地墊着脚尖繞過了，忽然跑到另一道門前面，用全力推牠。牠訶地一響，但是並不讓開。他坐下在樓梯上，把臉埋在兩個手掌裏。

在黑暗中他在那裏坐了一個長時間，月亮從天窗裏放下一片蒼白底斑點，慢慢地延伸

向他，拖下樓梯。他盡力要作一些哲學底思維。

她既已閉門不納，就從此沒有爲妻的權利，他就可以去找別底女人安慰自己！

在這一類娛樂中他所有的經歷不過是可怕底陰陽怪氣——他對於那種種縱慾行爲早已無趣。他並未深入，而且失掉了那習慣。他覺得他不能恢復牠。他底飢渴祇有他底妻能使其滿足，而她現在惶恐地和堅決地躲在緊閉底房門後面。沒有別底女人能够幫助他。

在黑暗中這信念以一種可怕底力量壓迫着他。

他底哲學離棄了他；陰鬱底惱怒接替了牠底地位。她底行爲是不道德底，不可原恕底，該受在他底權力之內的任何懲罰。他祇想要她，而她拒絕他！

那麼，她必定真恨他了吧！他還不會相信過有這樣底事。他現在也不相信。在他看來這是不可信的。他覺得好像他已永遠失去他底判斷力。倘若他向來認爲溫柔順從的她竟能採取這堅決底步驟——那麼，什麼事不能發生呢？

于是他又問他自己她和波辛尼正在實行私通麼。他不相信她會；他不能相信她底這種行爲是由于這樣原因——這思想並未被正視。

設想他底夫妻關係必然成爲公衆談資是不能忍受底事。沒有最可信底證據，他就必須

拒絕相信，因為他不願懲罰他自己。而自始至終在他底心裏——他是相信了的。

月光投射一種灰白色在倚靠着樓梯牆壁的他底拱背形體上。

波辛尼正在和她戀愛。他恨那傢伙，現在他將要對他毫不留情。他能够而且想要拒絕支付一萬二千鎊以上的一個銅幣——這極限是規定在通信裏了的；或者他可以支付，支付後纔去控告他，要求賠償損失。他要去找哥伯林和保爾特，委托他們辦理訴訟。他將要毀滅那沒有錢底叫花子而且忽然——雖然這些觀念之間有何聯繫呢？——他想到阿連妮也沒有錢。他們倆都是叫花子。這給與他一種異樣底滿足。

沉寂被隔壁的一聲鐘響所破壞。她終於上床睡了。啊！去作歡樂底夢吧！現在，即使她敞開門，他也不願進去了！

但是他底嘴唇彎曲成一個苦笑，抖顫着；他用雙手蒙住他底眼睛……

第二天下午，索木士站在餐室的窗前，憂鬱地呆看着廣場。

月光還灑落在那些楓樹上，在微風中牠們底喜氣洋溢底闊葉閃爍搖擺，應和着牆角裏手風琴的旋律。牠正在奏着一隻華爾茲舞曲，過時底曲子，音節中有一種悽絕底聲調；琴韻悠

揚地一直演奏着，雖然除了應聲起舞的樹葉而外真是空寂無人。

奏琴的那女人並不太高興，因為她是疲乏底；那些高房大屋中沒有人拋銅元給她。她移動過去，過了三道門纔又奏琴。

這是一隻華爾茲，洛榮家裏開舞會的時候波辛尼和阿連妮跳過的；那時她所帶的梔子花的香味現在又回到索木士，由於這惡意底琴聲的引誘，像那時被琴聲所引誘一樣：當她舞過的時候，她底頭髮那樣光潔，她底眼睛那樣柔和，跟波辛尼一同盪漾在廣遠底舞場裏。

那女人慢悠悠地奏着她底樂器；她曾經推磨似地終日推着這曲調——在斯洛尼街附近推過，也許對着波辛尼本人推過。

索木士轉身，從雕花煙盒裏取出一枝紙煙，又走到窗前，這樂曲已經使他魔惑，這時他看見阿連妮來了，挾着陽傘，急急走下廣場，向家裏走來，穿着一件輕飄底玫瑰色底兩袖下垂底長衣，這是不會見過的。她站在那風琴前面，拿出她底錢包，給那女人錢。

索木士抽身退回，站在可以窺看客室內部的地方。

她自己開門進來，放下陽傘，站在鏡子前面照照她自己。她底雙頰紅得好像被太陽燒着似的；她底嘴唇上現出微笑。她伸開雙手好像要擁抱她自己，帶着好像哭泣似的一陣笑聲。

索木士走向前去。

「很——漂亮！」他說。

但是她回頭就跑，想要越過他前面奔上樓去。他攔住她底路。

「爲什麼這樣忙？」他說，他底眼睛看定墜在她底耳上的一捲鬆弛底頭髮。

他幾乎不認識她了。她似乎全身燃燒着火，她底雙頰，她底嘴唇，她底眼睛，以及她底長衣，這樣鮮明豔麗。

她舉手摸平那一捲頭髮。她底呼吸是深而且急的，好像曾經大跑過，而每一喘息，香氣似乎就從她底髮上和身上透出來，好像一朵盛開底花的香氣。

「我不喜歡這樣底長衣，」他緩慢地說，「這是輕浮不定底東西！」

他舉起他底手指指着她底胸部，但是她推開他底手。

「不要動我！」她叫喊。

他抓住她底手腕；她掙脫了。

「你到什麼地方去過？」他問。

「天上——離開這家宅！」她說着就飛奔上樓。

外面——爲了感謝——就在這門前，那推磨似底風琴正在奏着菲爾茲。

索木士站着不動。什麼阻止着他追隨她上去呢？

阻止他的或許是她底香氣和哭似的笑聲還停留在空中——他因此確信地看見波辛在斯洛尼街上的一家高窗裏向下俯視，竭盡眼力追尋阿連妮底已逝底麗影，正在吹涼因爲夢想她縱體入懷的光景而發紅的他底面孔，是嗎？



第三部



第一章 麥克安德太太底證據

無疑的，許多人，連初期流行底極端活體解剖論者這刊物的編者在內，都要說索木士不  
够丈夫氣，不敢敲掉他底妻底房門的鎖，痛打她一頓，然後恢復夫妻底幸福。

人間的獸性並未被所謂仁義道德所沖淡，這是可悲的，雖然還有一部分人們因為自己  
不會作過這種事而感覺心安。悍然撒野並非孚斯太們底常道；他們太過顧慮週全，總之，心腸  
太軟。而且索木士有某種通常底自尊心，這並不足以使他作一件真正慷慨底行爲，但是足够  
阻止他任性胡鬧，除非——也許——在一種很憤激底情形之下。總之，這真正底孚斯太不願  
使自己陷于可憐可笑。既不能打他底妻，他覺得毫無辦法；他就承受現狀，沒有別底話說。

經過了夏季和秋季，他照例繼續到公事房去，檢閱他底圖畫，和請他底朋友們吃晚飯。

他不曾離開市區；阿連妮拒絕離開。洛賓山的房子，雖然已經完成，依然空寂無主。索木士  
已經控告海賊，要求他賠償三百五十鎊。

弗里克和阿白爾先生的律師事務所替波辛尼辯護。承認種種事實之後，他們提出一個要點，撇開法學上底咬文嚼字，就是說：所謂「在本函的條件之下自由自主」是一句胡塗話。

由于偶然底機會——在聲氣相通的法律界裏雖屬意外但並非不可能——索木士聽到許多關於這訟案的內線情報，因為他底事務所職員巴士特在訟費審計主任瓦米斯家底晚餐席上恰好坐在民事庭青年律師張克里旁邊。

太太們不在場的時候，法律家們必然談到所謂「舖子」業務，這就使張克里抽象地敍說了一個疑難案件給他底隣座客人，他並不知道這位客人底姓名，因為巴士特沒有名氣，一直無人注意地默坐着。

張克里說，他有一個案子很有「難決之點」。雖然他周密地保持着職業底審慎，巴士特知道他所解說的正是索木士訟案的疑難。他說，凡是聽過他談論這案子的每個人都以為很「難決」。所爭的數目小得可憐，而「那——那當事人卻認為嚴重。」瓦米斯家底香檳分量雖多而滋味淡薄。他恐怕法官會不加深究。他打算努力一番——那爭點是難決的。他底鄰座客人以為如何？

巴士特，守祕密的模範人物，不說話。後來他把這偶然事故告訴索木士，卻帶着某種惡意，

因爲這奉公守法底人也能夠感覺人情的；結論是那爭點是「很難決的。」

我們底孚斯太早已依照決意把他底案子交托給覺布林和波爾特法律事務所辦理。而從交托的時候起他就懊悔他不該不自己辦理。接到波辛尼底辯護狀的抄本之後，他去到他們底公事房裏。

覺布林已經死了幾年了，承辦這案子的波爾特告訴他說在他看來那是一個難決之點；他想要聽取法律顧問底意見。

索木士告訴他去找一位好手，於是他們去找皇家律師瓦特貝克，說明詳細情形，而瓦特貝克把那些文件保持了六個星期之後纔寫出下面底回信：

「依我底意見，這通信的解釋多半要以雙方的意圖而定，也將要以審判時提供的證據而定。我以為應該設法得到那建築師承認他分明知道他不該超出一萬二千另五十鎊之外。我注意『在本函條件之內自由自主』這句話，這是一個難決之點；但是我以為『保祿控告爆裂水泥有限公司』案的判決主文可以引用。」

他們就按照這意見行事，設法盤問，但是，討厭，弗里克和阿伯爾先生的回答是這樣老練，不承認什麼而且沒有破綻。

十月一號索木士在晚餐之前在餐室裏讀瓦特貝克底意見書。這使他着急起來，並不因為「保祿控告爆裂水泥公司」案的援引，而是因為他近來也覺得那是一個難決之點；這其間有着最微妙底法律趣味。他自己底印象已經皇家律師瓦特貝克證實，這是任何人都會被攪擾不安的。

他坐着反覆思索，呆看着那空虛底爐欄，因為雖然已是深秋，天氣依然晴明燠暖，好像炎熱底八月。被攪擾是不愉快的；他想踏倒波辛尼的慾望過于熱烈。

雖然自從那天在洛賓山之後他就不曾見過波辛尼，他卻永遠不會擺脫他在面前的感覺——永遠不會擺脫他底疲乏底臉相和高額骨和熱烈底眼光的記憶。也不算過分，就說他永遠逃不開那天早晨聽見孔雀叫的那種感覺——感覺波辛尼像鬼似的徬徨于這家宅周圍。在黑暗底下晚，凡是有人走過，他都覺得那似乎是喬治這樣恰當地稱為海賊的那人。

阿連妮還在和那人相會，他相信；他不知道他們怎樣相會，在什麼地方，也不打聽，莫名其妙地暗自害怕知道得太多。那一切現在都似乎隱藏在地下。

有時他問他底妻到哪裏去過，這是每個孚斯太照例要問的，她就顯出陌生底神氣。她底自有主張的鎮定是可驚的，但是有時在那他向來以為莫測的面孔之下潛藏着一種他從來不曾見過的神情。

他也已在外面吃午飯；每當他問比爾生女主人是否在家吃午飯的時候，那回答總是「不，先生。」

他很不贊成她獨自在外面游蕩，而且這樣告訴過她。但是她不理會。在她漠視他底願望的那樣鎮靜之中，有着使他惱怒，驚奇，而又可笑的某物。真好像她沾沾自喜地以為她已戰勝了他似的。

他放下皇家律師底意見書，站起來，上樓，走進她底房裏，房門是要到睡的時候纔上鎖的——他覺得她要保持着不使僕役覺察的體面。她正在梳頭，異樣兇猛地轉身向他。

「你要幹什麼？」她說。「請離開我底房間！」

他答道：「我要知道我們之間的這種情形要到何時了？結我早已忍受够了。」

「你可以離開我底房間麼？」

「你願意把我當作你底丈夫麼？」

『不。』

『那麼，我要採取步驟使你這樣。』

『請便！』

他注視着，驚異于她底回答的鎮定。她底嘴唇緊閉成一條細線；她底頭髮紛亂地披在她底裸露底兩肩上，牠底金色閃光對着他底深黑眼睛——兩隻眼睛由于畏懼，憎恨，輕蔑，孤單，和爭取勝利的種種情緒而靈活起來。

『現在，請，你願離開我底房間麼？』

他轉身，惱怒地出去了。

他很知道他並無採取步驟的打算，而且他看見她也知道——知道他不敢。

他慣于把每日他所作的事情告訴她；這樣那樣底當事人怎樣來訪問他；他怎樣為派克們佈置抵押品；那久懸不決底弗里耶控告孛斯太案正在怎樣進行着，這案件是由于他底伯祖父尼戈拉過分小心處置他底財產而起的，那老人把牠佈置得這樣周密，以至完全無人能夠取得，好像要留給一些律師作收入的源泉，一直到末日裁判為止似的。

還有，他怎樣在加布生店裏看見賣着一幅鮑柴底畫，恰是他在坡爾莫爾街台利蘭父

子商店錯過機會未曾買得的。

他讚賞鮑柴，瓦脫①這一派。告訴她這一切事情是他底習慣，直到現在也還繼續着，在晚餐桌上絮絮叨叨，好像他能够借這些滔滔言語使他自己不覺得他底心痛似的。

倘若他和她單獨相處，他就屢次想要吻她，當她說「晚安」的時候。有幾夜他朦朧覺得她也許會允許他；或者祇是覺得丈夫應該吻妻子吧。即使她恨他，他總不該使他自己冒犯忽略古禮的錯誤呀。

她爲什麼恨他呢？甚至現在他也不能完全相信牠。被恨是奇怪底事——這種情緒太極端；可是他恨波辛尼那海賊，那祕密逡巡底惡棍，那夜游底流氓。因爲在索木士底心裏，他時常看見他潛伏着——游蕩着。啊，但是他必然是很困窮的青年建築師波克提曾經看見他從三等飯館裏出來，神氣十分頹唐！

當他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時候，他反覆思索這處境，似乎沒有底止——除非她忽然心回

① Boucher F. (1703—70) 法國歷史及田園風景畫家。

② Watteau (1684—1721) 法國畫家。

意轉——卻一次也不會認真考慮過和他底妻分離。

至于那些孚斯太們呢！他們在索木士底內心悲劇的舞台上擔任什麼角色呢？

老實說，他們很少或竟無所表演，因為他們都在海邊。

他們每日從旅館，療養院，或宿舍出去沐浴，躺在氧氣棧裏使他們能耐過冬季。

在他們自己所選擇的葡萄園的各地段裏，他們培植，採摘，釀造，和儲藏各種葡萄酒。

九月尾他們纔開始回來。

坐在粗製的衛生局的小車裏，仰着紅面頰，他們每天從各個終站回來。第二天早晨他們就各歸本業。

在第二個星期日，狄莫斯家裏從午餐一直熱鬧到晚餐。

在另一些閑談中——細說起來太多也太有趣——西卜提莫斯斯莫爾太太提到索木士和阿連妮不會到海邊去。

以後就由一位比較疏遠底外人來提供有趣底證據。

麥克安德太太，溫妮弗里達爾蒂底最好底朋友，在九月中的一天下午，帶着年輕人奧古斯都弗里巴同坐她底自行車在里乞滿公園裏作健身運動，偶然見波辛尼和阿連妮從鳳尾

草叢走向光明之門。

或許這可憐底小婦人渴<sup>①</sup>了吧，因為她曾經在乾硬底馬路上騎車騎了一個長時間，而且倫敦人全都知道，騎在自行車上和小弗里巴談話是要使最強底身體也感覺疲乏的；或許從那陰暗底蕨林中走出「那倆個」來的光景激起她底妒嫉了吧。小山頂上的陰涼底蕨林，帶着屋頂似的橡樹葉篷，有些斑鳩正在唱着唱不完底結婚進行曲，而秋風正在向鳳尾草叢中的愛人們的耳朵竊竊私語，同時有小鹿偷偷走過。這蕨林中有過一去不回底歡樂，千金一刻底山盟海誓！這蕨林是神聖之地，對於雄鳥和牝獸，對於在夏季黃昏中繞着白楊（水澤女神）的銀輝而跳躍的奇異底矮樹（山林男神）

這位太太認識一切孚斯太，參加過吉妮底「訂婚」，是不會看錯她曾經周旋過的人的。她自己底婚事，可憐，已經是失敗底了，但是到底聰明能幹，有法子迫使她底丈夫公開認錯，她自己就不受譴責而通過必要底離婚手續。

因此，她是這一類事情的評判家，住在一座大建築裏，這裏分門別戶，聚集着數不清底孚

① 雙關語，作口渴和性底渴望解，下仿此。

斯太們，他們底業餘的主要消遣是談論彼此底私事。

可憐底小婦人也許渴了吧，她真煩惱了，因為弗里巴不是一個伶俐人。在這樣不什麼底地方看見「那兩個」確是一種天賜「興奮劑」。

這對於麥克安德和對於一切倫敦人一樣，時光停頓了。

這瘦小而精敏底婦人是值得注意的；她底明察一切底眼睛和乖巧靈便底舌頭是推行上帝旨的妙不可言底工具。

帶着一種拚命到底神氣，她對於照顧自己有一種幾乎使人寒心底能力。對於摧毀那還在妨礙文化車輪的武俠意識，她或許比倫敦市任何婦女貢獻更多。她是這樣能幹，被人們親切地稱爲「小麥克安德」。

衣飾整飭而華美，她屬于一個婦女俱樂部，但是絕不是時常想着女權的那種神經質底憂鬱底會員。她不自覺地取得那些權利，牠們自然而歸于她，而且她確切知道怎樣行施這些權利而在她所屬從的偉大階級之中除了引起贊賞而外並未激動別的，這確乎不是由于態度，而是由于家世，教養，以及那真正底，神祕底規律——財產意識。

這貝得弗縣的一個律師底女兒，由一個教士底女兒產生，經過嫁給一個癡愛自然的很

溫和底畫家，畫家因爲一個女優而離棄了她，她始終不會失去和這社會內在底情感、信仰、和需要的接觸；在獲得她底自由之後，她就毫不費力地使她自己成爲孚斯太主義的先驅。

總是興高采烈，「滿腹新聞」她是到處受歡迎的。偶然在萊因地帶或在支馬特遇見她，一個人，或和一個太太跟兩位紳士游歷，是既不足奇也不足怪的；祇覺得她照顧自己是十分能幹的；一切孚斯太們都羨慕她底可驚底才能；享受各種東西而一錢不費。一般人都覺得我們應該找像麥克安德這樣底女人來延續和繁殖這種最上等底女性。她卻不會有過任何一性底孩子。

倘若她有一件比起別底來更不能容忍的事，那就是男人們所謂「嬌媚可愛」的那種溫柔女人，因此她常常特別不喜歡索木太太。

顯然無疑地，她覺得倘若「嬌媚」一旦被認爲評判標準，那麼精敏就要碰壁了；她憎恨——比憎恨還更深，以至有時這種嬌媚似乎擾亂了一切計較打算——阿連妮所有的那種無法忽視的微妙底誘惑力。

然而，她說她不覺得那女人有什麼了不起——沒有什麼「勁」——永遠不能自立——任何人都能利用她，這是顯然的——其實她並不知道男人們所要追求讚賞的是什麼，云云。

她並不真是性惡底的，但是經過結婚生活的困苦艱難之後，爲了維持她底地位，她覺得「滿腹新聞」是這樣必要，以至絕想不到關於「那倆個」在公園裏的事應該閉嘴。

恰巧那一晚上她要去狄莫斯家吃晚餐，這地方她有時去「給那些老東西湊趣」如她所常說。同類底人物時常邀她到那裏相會：溫妮弗里達爾蒂和她底丈夫弗朗西，因爲她是屬于藝術界的，而麥克安德太太是以講究裝飾的論文投稿于太太王國來哉這刊物著名的；而且爲了賣弄風情，倘若情況許可，她還帶着海曼家的兩個青年男子同來，這兩個孩子，雖然什麼話也不說，可以相信是精通上流社會的最近動態的。

七點二十五分鐘她擰熄了她底小客廳裏的電燈，穿上到歌劇院去的栗色毛領外衣，走進走廊，站着檢點她是否帶好鑰匙。這些自滿自足底小房間是方便的；真的，其中並無空氣和陽光，但是她隨時想要出去就能够隨意鎖起牠，並無僕婢的麻煩，也不會感覺討厭，像從前可憐底親愛底弗里得在這裏發昏發呆時候那樣。她現在已經不懷恨可憐底親愛底弗里得，他是那樣一個傻子呀；但是一想起那女優，即使是現在，也要引起她一個小小底毒辣底嘲笑。把門確實關好，她橫過走廊，走廊裏是陰鬱底赭黃色底牆壁，和一望無際的棕色號碼的房門。電梯正在往下沉；高領包到耳朵根，她底每一絲褐色頭髮都停當安貼，她靜靜地站着等

待電梯。鐵柵鏗鏘地打開她進去。那裏已經有三個人，一個穿白背心，大面孔光滑像嬰兒底似的男人，和兩個穿黑衣帶連指手套的老太婆。

麥克安德太太對他們微笑；她知道每一個人；這三個人原是可敬地緘默着的，這就全都立刻開口了。這是麥克安德太太成功的祕訣。她能够引起交談。

談話一直繼續到下完五層樓，那開電梯的青年人卻背對他們站着，他底玩世不恭底面孔看着鐵柵外面。

到了底層，他們分別，男人惋惜地奔到彈子房，老太婆們去吃晚餐，互相說道：『一個可愛底小婦人！』『這樣好說話！』麥克安德太太雇車走了。

在狄莫斯家吃晚餐的時候，（雖然無法引導狄莫斯親自出席，）麥克安德太太所採取的話題都是在孚斯太們之中流行較廣的世故人情，這無疑地是她在那裏被重視的理由。

斯莫爾太太和赫斯特姑變爲十分高興了。她們說，『狄莫斯真該會會她呀！』她們覺得她能够有益于他。譬如，她能够告訴你查里士費斯特爵士底少爺最近游歷蒙台卡洛的故事；誰是人手一編的台尼茅斯伊狄底時髦小說的真實女主角，以及巴黎人穿波洛麥式服裝的故事。她也精通煩難底問題：小尼戈拉底長子應該如他底母親所希望加入海軍呢？或是應該

如他底父親底意見作一個會計師比較安全呢？她堅決反對海軍。倘若你沒有特別顯要的好關係，他們就屈辱你，總不升遷，有什麼前途，即使作了海軍上將——一點微薄底薪俸！會計師有更多發展機會，祇要把他放在一個好公司裏，自始就沒有有一點冒險！

有時她會給她們一些關於股票交易所的祕密消息；斯莫爾太太或赫斯特都不採取牠。她們真的沒有錢去投資；但是這似乎使她們這樣激動地接觸了現實生活。這真是一件大事。她們說，她們要問問狄莫斯。但是她們並不問，早已預先知道這會使他煩惱的。然而，從此約有幾個星期之久，她們留心看那報紙——她們爲了牠底真正時髦傾向而加以敬重——暗中偵察紅寶公司或羊毛雨衣公司的股票漲落。有時她們無論如何都找不着這些公司的名字；她們就等待哲木士或洛桀甚或瑞蒂的來臨，用由于好奇心切而抖顫着聲音問他們「波利維亞石灰和亞鉛公司」股票的市價如何——她們在報上找不着呀。

而洛桀就會回說：『你們爲什麼要打聽？那是廢料！你們會自討苦吃的——投資在石灰上，在你們一點也不明白的東西上！誰告訴你的？』而且問明她們聽到些什麼之後，他就走了，去到市區仔細打聽一番，也許自己投一點資在這一方面。

吃飯吃到半中間，其實就恰是斯米青獻上羊肉鞍的時候，麥克安德太太，伶俐地四面看

看，說道：「噢！你說我今天在公園裏遇見誰了呀？你想不到——索木士太太和——波辛尼先生。他們一定是去看過那房子了！」

溫妮弗里達爾蒂咳嗽，而且沒有一個人說一個字。這是他們全都不自覺地等待着的一件證據。

這也難怪麥克安德太太，她曾經和三位同伴到瑞士和義大利的那些湖裏去游歷，並不知道索木士和那建築師的破裂。因此，她不明白她底言語所造成的深刻印象。

仰起頭，稍微有些臉紅，她轉動她底精敏底小眼睛，從這臉看到那臉，盡力測度她底話的效果。在她左右的兩面的各個海曼家底男孩子，都把消瘦，沉默底餓臉向着他們底餐盤，正在吃得起勁。

這兩個孩子，吉爾斯和桀士，是如此相像而又如此分不開，以至被稱為杜洛米奧斯。⊖他們絕不談話，似乎時常專心默想無事可作。一般人都以為他倆正在加緊準備一種重要考試。他們不戴帽子，在他們底家宅附近的花園裏一直散步好幾個鐘點，手裏拿着書，一隻獵犬跟

⊖ (Dromias) 沙士比亞劇中的鱒生子。

在他們後面，絕不說話，而隨時都在吸煙。每天早晨，他們各自騎着兩匹雇來的瘦馬，馬腳和他們自己底腳一樣長，疾馳而下康十登山，相距約有五十碼之遙，而且，每天早晨，一小時之後，仍然相距五十碼之遙，他們又緩緩馳上山。每天晚上，無論他們在什麼地方吃了晚餐，大約十點半鐘前後，總可以看見他們斜靠在阿罕布拉運動場的欄杆上。

他們的出現除了聯在一起而外永遠沒有別種方式；顯然十分滿足地這樣過着他們底生活。

由于他們內心的紳士感情被那種啞然驚異所激動，他們就在這緊張關頭轉面向麥克安德太太的確同聲說道：『你看見那——？』

這種說法使她大吃一驚，以至放下她底叉子；而斯米青，剛巧走過，就敏捷地撤去她底餐盤。然而，麥克安德太太，立刻驚覺，說道：『我還要再吃一小點那好羊肉。』

但是後來在客廳裏，她挨着斯莫爾太太坐下，決定要尋根究柢。于是她說：

『索木士太太，好漂亮底女人呀；那樣賢惠！索木士真是幸運底男子了！』

她底急求情報不留一點餘地給孛斯太拒絕外人參與自家煩惱的隱情，逼得她無法敷衍了；西卜提莫斯莫爾太太，振起全副精神，連衣服和椅子都發出響聲，尊嚴地顫聲說道：

『我底親愛的，這不是我們談論的話題呀！』

## 第二章 公園裏的夜

雖然斯莫爾太太正確無誤地說了使她底客人「更加陰謀」的本心話，要她再吐露別底一點實情是困難的。

甚至在孚斯太們自家人之中這也不是談論的話題——用索木士對他自己表明這局勢的話說來，這是「地下活動」。

可是，在麥克安德太太的公園奇遇的一星期之內，除了被小心隱瞞着的狄莫斯而外，每天從坡爾特街到公園巷奔忙家務的哲木士，每天從哈瓦斯奈克俱樂部的弧形窗胡鬧到「紅杯」飯店的彈子房的喬治，全都知道「那倆個」已經走了極端了。

喬治（發明了成爲時髦社會流行語的許多俏皮話的就是他）說明那感情比任何人都更爲確切：他對他底兄弟歐士台斯說「海賊」正在「起勁」；他期待着索木士「吃不消」。一般人覺得他一定「吃不消」，但是，有什麼法子呢？他或許應該採取步驟；但是採取步

驟就要鬧糟。

除非成爲他們都不願見的公開醜事而外，無論要採取什麼步驟都很難。在這種僵局之中，唯一底辦法是對索木士什麼也不說，而且彼此之間什麼也不說；其實，就是由牠去吧。

由于向阿連妮表示一種莊嚴底冷淡，或許會在她上造成一種印像；但是現在她很少見面，要特爲向她表示冷淡而去找她出來似乎也有些困難。哲木士有時在他底寢室的密奧裏對伊米里洩露了他爲他底兒子底不幸所受的真苦惱。

『我不能說什麼，』他說，『牠使我苦惱得要命。要鬧出醜事的，這于他並無益處。我什麼也不好對他說。或許沒有什麼吧。你怎樣想法？他們都說她是很藝術底的。什麼？你真是朱里一樣底人好，我不知道；我期待着最壞底事。這就是沒有孩子的結果。我自始就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他們從來不告訴我他們不打算有孩子——沒有誰告訴我任何事？』

他跪在床旁邊，苦惱地睜着眼睛，對着床被喘氣。穿着寢衣，伸着頸子，圓拱着脊背，他就像某種長形底白鳥。

『我們底天父——』他重複說，反覆想着這可能鬧出醜事。

像老裘利安一樣，他也在心底裏把這悲劇的罪責歸咎于家族底糾纏。那一夥——他開

始把斯坦霍門這一支，包括小裘利安和他底女兒在內，稱爲「那一夥」——爲什麼要把波辛尼這樣人引入家族之內？（他聽見過喬治所起的渾名「海賊」但是他不明白那意義——那青年是一個建築師呀。）

他開始覺得他底哥哥裘利安（他時常敬仰的人）是完全不如他向來所想像的。

沒有他底長兄底魄力，他是悲哀甚于憤怒的。他底大安慰是去溫妮弗里家裏，帶着小達爾蒂們坐馬車到康辛頓的那些花園去，因此他時常游走在那裏的圓池周邊，焦急地看着小巴布留斯達爾蒂底帆船，他曾經親自裝一個銅元在那船裏，好像唯恐牠永遠不再回到岸上來似的；同時小巴布留斯——哲木士喜歡說他一點也不像他底父親——跳着追逐他底船靠岸，又要他再賭牠永不靠岸。哲木士就賭；他總是輸——有時一下午輸到三四個銅元，因爲小巴布留斯似乎總玩不厭這樣底遊戲，在付錢的時候他總說：「現在，放在你底錢箱裏，嚇，你已經變成一個富人嘍！」小外孫有財產這念頭對於他是一種真底喜悅。但是小巴布留斯知道一家糖果店，以及別底更好底化錢方法。

他們回家的時候繞過公園，哲木士彎着他底瘦長底身軀，帶着高肩頭和苦臉相，不計辛苦地盡着愛護責任，俯伏照顧着伊莫根和小巴布留斯兩個團胖底孩子。

但是這些花園和那公園並不是奉獻給哲木士一人享用的。孚斯太們和流浪漢們，孩子們和情人們，日日夜夜在那裏休息和開蕩，都想要尋求某種自由，避免勞作和街市的污濁及喧囂。

樹葉緩緩地萎黃，留戀着陽光和夏夜似底溫暖。

十月五號，星期六，已經蔚藍了一整天底天宇在日落之後逐漸加深為紫葡萄色。沒有月亮，一片清爽底黑暗，好像某種天鵝絨衣衫，包裹着那些樹木，已經蕭條底樹枝好像羽毛似的，在寂靜底暖氣中毫不動彈。全倫敦人都已注入這公園，飲盡殘夏的溫情之杯。

一對跟一對，他們沿着那些小徑流過枯焦底草地；一個跟一個，默默地由燈光照明底空閒潛入羽毛似底樹林蔭處，到那裏靠在樹身上，或在矮樹影中，他們在溫柔底黑夜的懷抱中除了他們而外忘記了一切。

對於正在沿着那些小徑走來的新來者，那些先驅者祇算是這熱鬧底夜景的一部份，由此而來的不過是一陣異樣底低語，好像許多心的亂跳。但是當那低語達到在燈光中的各對的時候，各對底語聲就波動和停歇；他們底手臂就互相拉緊，他們底眼睛就開始搜尋，偵察，探索那暗處。忽然，好像被無形底手所牽引，他們也越過欄杆，悄然像影子一樣，避開光明。

這幽靜，包裹在廣遠底市區的喧鬧之中，是鮮活底，由于其中正在爭勝底人類原子的多式多樣底熱情，希望和愛慕；因為無論那孚斯太們的偉大組織（市政會議）——在他們看來戀愛早已是現社會的最嚴重底危險，僅次于陰溝問題——怎樣反對，這一夜中一種過程正在進行于這公園裏，于別底數百公園，倘若沒有這種過程，他們所主管的千百個工廠，教堂，商店，稅局和陰溝就要成爲無血的動脈，無心的人了。

在那些樹下隱藏着忘我，熱情，和愛慕這種種良知良能，遠離着牠們底沒良心底敵人（「財產意識」）的監督，正在舉行秘密歡宴；這時索木士從貝爾瓦特街走來——因為他曾經獨自在狄莫斯家吃晚餐——沿着河岸回家去，心裏盤算着那訟案，忽然被一陣低笑和許多吻聲所激怒。心血來潮，他打算明早寫一封信給太晤士報，要編輯注意我們底公園裏的風紀。然而，他不曾寫，因為他害怕他底名字印在報上。

但是此刻因爲他是餓饑餓的，那些寂靜中的竊竊私語的聲音，那些黑暗中的隱約形體，好像某種麻醉品似的刺激着他。他離開河邊小徑，潛入林下，沿着小樹叢的暗影走去，暗影中栗樹低垂着巨葉，其間有更暗底隱藏處，他就在那裏繞圈子，目的是巡察那些排列在樹下的坐椅，以及互相抱着的情人們，情人們在他走近的時候驚動了一下。

現在他靜靜地站在小丘上，俯視着那蛇紋岩，在燈光照明之中這岩背襯着銀色水面形成一片黑影，岩上坐着一對男女，寂然不動，女底面孔埋在男底頸上——合爲一體，好像象徵熱情，靜默，和不知羞恥的一座雕像。

索木士，被這情景所驚駭，急忙竄入樹林影中。

在這巡察中，誰知道他思索什麼和尋求什麼呢？爲飢餓而尋麵包麼——在黑暗中尋光明麼？誰知道他想要發現的是什麼呢——人心的客觀知識麼——他底私人底地下悲劇的結局麼——因爲，誰又知道，這一對一對的不知名不能名底暗中男女其間不會沒有他和她呢？

但是他正在尋求的不能夠是那種客觀知識——索木士孛斯太底妻像尋常蕩婦一樣坐在公園裏，這種想法是不可思議的；他用悄然無聲底脚步從一棵樹踱到一棵樹。

有一次他被咒罵了；有一次他聽見『但願能夠長久』這私語，他又心血沸騰，就等在那裏，忍耐而且頑強，等待這兩個人移動。但是這不過是一個衣服拖沓的瘦得可憐的工廠女工，纏着她底愛人底手，走過他面前。

另有幾百對愛人也在樹林幽靜中低聲訴說那種願望，另有幾百對愛人互相纏着。

巡察。

但是一陣厭惡震搖着他自己，他回轉到他底路上，放棄了連他也不知道爲什麼的那種

### 第三章 在植物園裏相會

小裘利安底境遇並不是一個孚斯太底境遇，有時困難到無法籌出到鄉間去探究自然所必需的旅費，沒有這種探究，水彩畫家是不能着筆的。

其實，他往往不得已而帶着顏色箱到植物園去，在那裏，坐在他的橈上，在猴果樹蔭中或橡膠樹蔭下，化幾點鐘的長時間作素描。

一位最近看過他底作品的藝術批評家曾經對他自己說道：

「在某一方面你底畫是很好的；在某幾幅裏，情調和色彩的確充分表現着自然的感情。但是，你看，牠們是這樣散漫；你不會得到公衆的賞鑑的。現在，倘若你採取一定底主題，譬如「倫敦之夜」或「水晶宮之春」，作成正規底一套，公衆就會立刻知道他們所看的是什麼了。我重視這一點並不過分。凡是在藝術上享大名的人，像克蘭斯頓或布里得，都避免不引人注意的題材；集中他們底工作在一個特殊境界上，因此公衆一看就明白了。收藏家不願人們

在畫幅上尋找簽名纔知道這是誰畫的；他希望人們一看畫就說，「高手孚斯太」！留意選擇主題，使人們能夠當場認識，對於你格外重要，因為在你底風格中沒有很顯著底獨創性。」

小裘利安站在那小鋼琴旁邊，琴上的一隻鉢裏放着一朵褪色底紅玫瑰和一些枯葉——他底花園裏的唯一產品；他暗淡地微笑着傾聽那些話。

他轉面向他底妻，這時她底瘦臉對着那批評家顯出怒容；他說：

「你懂嗎，親愛的？」

「我不懂，」她用頓挫底聲音說，略帶着一小點外國腔調：「你底風格有獨創性。」

那批評家看着她，謙恭地微笑了，不再說什麼。像別底每個人一樣，他知道他們底歷史。

那些話對於小裘利安產生了好結果；牠們是違反他平日的信念的，違反他在藝術上所主張的理論的，但是某種奇異底，深遠底本性推動他違反他底意志，想要利用那些話。

于是有一天早上他發現他有畫一套倫敦水彩畫的念頭。他不明白這念頭是怎樣起來的；不到第二年他就已完成了這些畫而且賣得很好底價錢；在一種超然客觀底心情中，他記起了那藝術批評家，發見他底成功的另一證明：他是一個孚斯太。

他決意開始畫這些植物園，這裏他已經作過許多研究，選定那人造底小池塘，其中浮泛

着紅底和黃底秋葉，雖然園丁想要掃除牠們，而牠們底掃帚達不到牠們。園中的其餘部份，牠們都已掃光，每早晨掃除自然撒下的如雨的落葉；把牠們掃成堆，這些堆將要被緩火化爲清香底，辛辣底青煙，這是秋的真正底表徵，就像春季的鷓鴣聲，夏季的檸檬香一樣。好整潔底園丁不能容留那些金色，綠色和紫色底點綴在草地上。那些沙石小徑也必須乾淨，整齊，條理，並不認識人生的真實意義，也不認識因秋熟而落英滿地的悠然衰歇的淒清之美，這將要周而復始，又一躍而爲絢爛底春天。

因此每匹落葉辭枝下降的時候，都緩緩翻飛，銘記時序。

但是小池面上，落葉平靜地浮着，以牠們底色彩讚美上天，陽光留戀在牠們上面。

小裘利安發見牠們是這樣的。

十月中的一天早晨他來到這裏，發見有人坐在離他底立場大約二十碼的一隻椅子上，覺得心緒煩亂，因爲他害怕有人看着他工作。

一個穿絲絨上衣的少婦坐在那裏，定睛望着地面。然而，有一株盛開的桂花立在他們中間，小裘利安就借這樹的隱蔽安排他底畫架。

他悠閑地安排着；如同每個真正藝術家一樣，他留意到任何可以耽延他底努力的東西，

于是他覺得他自己在偷看那不相識底女人。

好像有他底父親在他前面似的，他對着那臉偷看了一眼。這臉是可愛底！

他看見一個渾圓底下巴停在奶油色底領口上，那美妙底臉上有着大底黑眼睛和柔軟底嘴皮。一頂黑色底闊邊帽子壓住她底頭髮；她底身體微向後靠在椅背上，她底兩膝交疊着；一隻漆皮鞋尖露在裙子外面。這女人真有些難以形容底華美。但是牽引了小裘利安底注意的是那臉上的表情，這使他記起他底妻。牠底所有者好像接觸着某些對她太過強大底勢力。這擾亂了他，引起感動和愛護的一種朦朧感情。她是誰？一個人在這裏作什麼呢？

在攝政公園裏常見的那種特殊類型的兩個青年紳士，直率而又羞怯，經過這裏到網球場去，他不以為然地看見他們欣然呆看着她。一個閑蕩底園丁停在一叢潘巴長草前面作着什麼不必要底事；他也想要找一個藉口來偷看。一位老紳士，看那帽子，是一個園藝專家，經過這裏三次，偷偷地仔細看她，嘴上顯出奇異底表情。

對於這些人，小裘利安都朦朧覺得同樣可惱。她全不理會他們，可是他確信過路的每一個人都同樣看她。

她底臉並不是那種妖女底臉，每一顧盼都給與男人娛樂；牠也沒有最先輩的孚斯太們

所激賞的「邪氣底美」牠也不屬於不少人稱讚的朱古力糖盒上畫着的那一類；牠也不是熱情或深情底一類，如客廳裝飾中或近代詩歌中所特有的那一類；牠也不像是可以供給劇作家作材料，寫出有趣而神經衰弱底人物，在最後一幕自殺的。

在形態和色調上，在牠底動人底柔順上，牠底敏感底純良上，這女人底臉使他記起悌亭底「聖靈之愛」這畫的翻印本就掛在他底餐室的食櫥上面。她底引力似乎在於柔順，在於她對於她必須降伏的壓力所發生的感情。

她那樣坐着，在寂靜中，落葉飄零，鶉雀趾高氣揚地走在秋露閃灼的草地上，她正在等待什麼事或什麼人呢？

這時她底可愛底臉變為焦急，小裴利安向四周看看，帶着一種幾乎近于嫉妒底心情，看見波辛尼大步急走過草地。

他好奇地觀察着這會晤，他們底眼色，和他們底長久握手。他們緊挨着坐下，無論在外觀上怎樣持重他們是團結在一處的了。他聽見他們談話的急促底低語；但是他不能聽出他們說些什麼。

他自己也會划過這種渡船！他知道等待時間的漫長和私會片刻的短促；以及不正經底

戀人的懸念之苦。

一看他們底兩副臉相就知道這不是城市男女及時行樂的事情；也不是忽然食慾大動而六個星期之內就飽悶欲睡的事情。這是認真底事！這是他自己曾經有過的事。由此可以發生任何事件。

波辛尼正在訴說，而她是那樣沉默，那樣柔和，還是在順從之中無所動容，坐着俯視草地。他能够把這百依百順而自己不走一步的生物挾持以去麼？她已經委身于他，願爲他死。而或許不能跟他逃走麼？

小裘利安似乎覺得聽見她說：「但是，親愛的，這會毀滅你的！」因爲他曾經充分經驗過各個女人刻骨地恐怕她拖累她所愛的男人。

他不再窺探他們；但是他們底溫柔底，急促底言語來到他底耳朵裏，好像某種鳥努力要記起春天的調子的口吃底歌聲：歡樂——悲劇？這個——那個？

他們底語聲逐漸消歇；接着是長久沉默。

「索木士進來到什麼地方了吧？」小裘利安想。「人們以爲她是犯了欺騙她底丈夫的罪了的！他們不懂得女人她正在吃，在飢餓之後——報復上帝幫助她——他將要如願以

憤。」

他聽見衣裳繻繻，從桂樹後面窺看，看見他們走開，偷偷地互相拉着手……

七月尾裘利安曾經把他底孫女帶到瑞士的山上去；在這一次游覽（最後一次）中吉妮底精神和健康大體上已經恢復了。在充滿了英國底孚斯太們那些旅館裏——因為裘利安受不住「德國人那一類」他這樣稱呼一切外國人——她是被尊重的——顯然富裕底老孚斯太先生的唯一底漂亮孫女。她並不隨便和人們交往——隨便交往不是吉妮底習慣——但是她交結了幾個朋友，尤其是住在洛尼谷的那害肺病要死的法國女子。

立刻決定不讓她底朋友死去，她在和死的鬪爭中忘記了她自己底許多苦惱。

裘利安看着這新交誼，既安心而又不贊成；因為這又證明她底生活離不開那些使他討厭的「跛脚鴨」。她永遠不能親近或愛好可以真實有益于她的人物麼？

「結交一堆外國人，」他說。然而，他屢次帶些葡萄和玫瑰花回來，送給那位「媽細勒」  
 ①，還加上討好底眨眼睛。

① 法語「小姐」的訛音。

九月尾，不顧吉妮底反對，維果小姐竟在聖魯克的一個小旅館裏咽下最後一口氣；吉妮這樣傷心于她底失敗，以至裘利安不能不把她帶到巴黎去。在巴黎，沉思冥想于「米洛的維尼斯」<sup>①</sup>和「馬得林尼」<sup>②</sup>她擺脫了她底憂愁，而且，在十月中，當他們回到倫敦市的時候，她底祖父相信他已經實施了有效治療了。

然而，他們纔一住定在斯坦霍門，他就慘然覺得她底舊病復發了。她坐着，呆看前面，一隻手托着下巴，就好像北歐神話裏的小鬼，鬱怒而固執，同時新裝置的電燈照耀着用錦緞裱糊牆壁的大餐室，其中滿是從巴布里和普爾布里商店買來的華貴傢具。在那巨大底金邊鏡子裏反映着一套德列斯登的瓷製羣像：幾個穿着緊身褲的青年男人跪在幾個抱着小羊的胸部豐滿底女人膝下。這一套瓷像是裘利安在結婚以前買的，在鑑賞力低落的今日他很重視牠。比之任何孚斯塔，他是最為豁達底人，隨時代而前進，但是總不能忘記他曾經在覺布生商店買得這羣像，化過一大筆錢。他屢次失望地，輕蔑地對吉妮說：

① (Venus de Milo) 文藝女神的雕像，刻于紀元前四百年，發見于米洛島 (一八二〇)，現在巴黎美術博物院。

② (Madelaine) 聖馬利馬德林尼之雕像，完成于一八四三年，現在巴黎。

「你不留意牠們，牠們不是和你底朋友們所喜歡的那種虛華底賤貨，但是牠們值得我化了七十鎊的呀！」當他分明知道他底賞鑑的精確的時候，他是不容許有人加以歪曲的。

吉妮回家後首先要作的事之一是去訪問狄莫斯家。她勸勉她自己這是她底義務，應該去敘述她底游歷中的一切見聞，使他高興；但是其實她到那裏去卻是因為沒有別處可去，倘若要在東扯西拉底閑話裏，或轉灣抹角底問訊中，能够收羅一些波辛尼的消息。

他們接待她最爲誠懇：她底親愛底祖父好嗎？自從五月起他就不會來看過他們了呀？她底叔祖狄莫斯現在很苦惱呀，因為掃除他底寢室的煙囪他受了一個大麻煩呀；那蠢工人讓煤灰落下來了呀！這使她底叔祖十分動怒了呀。

吉妮長久坐在那裏，惶恐而又熱心地希望他們談到波辛尼。

但是由于莫名其妙底小心而陷于麻木不仁，西卜提莫斯莫爾不漏一個字，也不問吉妮關於他的事。在無可奈何中這姑娘終於問道索木士和阿連妮是否在市區裏——她還不會去看過任何人。

答話的是赫斯特姑：「噢，是的，他們在的，他們根本就不會離開過。」關於那房子有一小點麻煩，她相信。吉妮早已聽說了吧，無疑的她頂好問她底朱里姑太！

吉妮轉面向斯莫爾太太，後者挺直地坐在椅子裏，交叉着雙手，臉上鼓起無數氣包。爲對付這姑娘底問題，她維持着奇異底沉默，而當她說話的時候，她卻問吉妮在那些高山的旅館裏，她會否穿過睡鞋，那裏夜間必定是很冷的呀。

吉妮答說她不會穿過，她討厭呆頭呆腦底廢料；站起來就走了。

在她看來，斯莫爾太太底萬無一失底沉默比說出任何言語來都更爲是不祥之兆。

不到半點鐘，她就在龍狄士廣場從貝奈斯太太得到真消息：索木士爲那房子的裝飾問題控告波辛尼。

並未驚擾她，這消息卻有一種奇異底鎮定作用；好像在這鬪爭的前途中，她看出她底新希望。她聽說這案件大約在一個月內可以審結，而波辛尼似乎很少或竟無勝訴的希望。

「我不知道他要怎麼辦，貝奈斯太太說；『這對於他是很可怕的，你知道——他沒有錢——他很困難。而我們不能幫助他，我斷定。我聽說倘若沒有擔保品，錢商是不借錢的，而他沒有——完全沒有。』」

她底肥胖近來已經增加；她正在十分忙碌于秋季組織，她底寫字臺上散佈着慈善團體宴會的菜單。她用她底灰綠色底圓眼睛大有用意地看着吉妮。

當時這固執底姑娘臉上忽然閃出的紅暈——她必定看見她前面現出一個大希望了——她底微笑的忽然甜蜜，在以後幾年間也還屢次複現在貝奈斯夫人底心裏（貝奈斯後來被封爲爵士，因爲建造了大衆美術博物院，因此位置了許多官員，雖然對於勞工階級的大衆並無益處。）

這改變的記憶，鮮活動人，好像一朵花的開放，或長冬之後初現的太陽；這記憶也屢次自行闖入貝奈斯夫人底心裏，當她正在處理最重要底事務的時候。

這正是小裘利安在植物園目睹那相會的那一天下午，也就在這一天，老裘利安去訪問她底法律顧問，到了坡徒里街的巴士特和孚斯太事務所。索木士不在，到蘇麥西大廈去了；巴士特埋頭在那不可接近底房間裏，他被賢明地安放在那裏面，因爲要他盡量多作事；祇有哲木士在事務所前方，咬着指頭，焦急地翻閱着孚斯太控告波辛尼案件。

這位穩健底律師對於那「難決之點」祇有一種近于奢侈底不必要底恐慌，簡直可以稱爲一種喜歡大驚小怪的感情；因爲他底切實底感覺使他知道倘若他自己法官他是不願爲這案件多費心思的。但是他也怕波辛尼宣告破產，以至索木士還得付出爭執中的款項和一切訟費。在這明顯底恐怕之後時常潛伏着那種不明顯底困難，糾纏，曖昧，恥辱，好像一個

惡夢，而訴訟不過是表面底標徵而已。

當老裘利安進來的時候，他抬起頭，低聲說，「你好，裘利安？許久不見你了。你到瑞士去了，他們告訴我。那年青人波辛尼把他自己弄得一團糟。我早知道要糟的！」他拿出那些文件，焦愁地看着他底大哥。

老裘利安默默讀着牠們，而當他讀的時候，哲木士儘望着地板咬了一會指頭。

老裘利安終於拋掉牠們，牠們撲地落在「死者邦康比案」的一堆供詞之中，這案是那搖錢樹「弗里耶控告孚斯太」案的許多枝節之一。

「我不知道索木士要幹什麼，」他說，「爲了幾百鎊大吵大鬧。我以為他是一個資產家咧。」

哲木士底長上唇惱怒地一噉；他不能容忍這樣當面攻擊他底兒子。

「這不是爲錢——」他說，但是遇見他底大哥底嚴厲底權威眼光，他停住了。一片沉默。

「我來看我底遺囑，」老裘利安終於說，擰着他底八字鬍。

哲木士底好奇心立刻興起；在這世界上或許沒有什麼東西比遺囑更能刺激他的了；牠

是財產的最高處分，個人資產的最後清單，那人的價值的定論。他按電鈴。

「把裘利安先生底遺囑找來，」他對一個急待吩咐的黑鬍子書記說。

「你要修改嗎？」而他底心裏卻閃出這思想：「我底價值比得上他嗎？」

裘利安把那遺囑放在他底胸前的衣袋裏，於是哲木士失意地交叉起他底兩隻長腿。

「最近你作了一筆好買賣，他們告訴我，」他說。

「我不知道你從哪裏得來的情報，」裘利安厲聲回答。「那案子什麼時候開庭？下個月？

我不知道你怎樣想法。你必須處理你自家底事務；但是倘若你肯聽我底勸告，你們應該調解，在庭外了結。再見！」冷淡地握手，他走了。

哲木士直瞪着他底灰綠眼睛，像螺絲錐似的鑽研某種隱秘底，焦急底印像，又開始咬他底指頭。

裘利安把他底遺囑帶到新煤業公司的公事房裏，坐在空虛底會議室裏仔細研究着他。他底秘書「大尾巴」赫米斯，看見董事長坐在那裏，就帶着那新任總經理底第一次報告進來，裘利安底答語是這樣嚴厲，以至那秘書倉惶退出；退到那抄寫書記面前，就叫他來大發脾氣，弄得那可憐底青年不知所措。

「大尾巴」——的確確——是要他知道像他這樣一個毛孩子到辦公室來作事，神氣十足是不可以的。他（大尾巴）主持這辦公室的年代像他這樣的孩子數都數不清，倘若他以為辦完了公事就可以坐在那裏什麼也不幹，他就算是不瞭解他赫米斯（大尾巴）以及一切規矩。

在綠呢門的另一面，老裘利安坐在長方形底皮面桃花心木底會議桌旁邊，鼻梁上架着厚重底，鬆弛底，玳瑁邊眼鏡，用金鉛筆畫着他底遺囑條文。

這是一件簡單底事，因為並沒有零零碎碎的慈善捐贈，把產業弄得零碎分散，以至損壞早報上記載遺產十萬鎊而死的孚斯太這條小新聞的豪華氣派。

這是簡單底事。不過遺留給他底兒子兩萬鎊，「至于其餘部份，無論其為動產或不動產，或兼有兩者性質之財物——按照遺囑，應將此等財產及其所得租金，股息，利息交付上述之余之孫女吉妮孚斯太或她底委托人……在她底生存期中單獨享用和利用，並無條件……她死後則按照她底遺囑得將上項財產轉移，轉贈，交付或過戶于該孫女所指定或委托之一人或多人……依上述之意旨，目的及用途，以上述之態度，方法及方式轉移，轉贈，過戶，交付之……如久不到案……得缺席裁判之……」這樣一直寫了七頁簡潔底法學術語。

這遺囑是由哲木士在他底盛年代擬就的。他已經預料到各種意外變故了。

老裘利安長久坐着讀遺囑；他終於從網架上取了半張紙，用鉛筆作了一個冗長底草稿；然後把遺囑放在衣袋裏，雇車到林肯法學院廣場的巴拉莫和赫林律師事務所。甲克赫林已經死了，但是他底侄兒還在執行業務，於是老裘利安和他密談了半點鐘。

他曾經保留着那馬車，出來之後，叫馬夫趕到威斯特利亞大街三號去。

他感覺到一種異樣底，迂緩底滿足，好像他已經戰勝哲木士和那資產家似的。他們再也不能伸鼻子進他底事務裏面了；他剛纔取消了他們的他底遺囑受托人的資格；他要把他底全部事務從他們底手裏提出來，交在小赫林底手裏，而且要把他底那些公司的事務也提出來。倘若那年青底索木士是資產家，大約每年失掉千多鎊也不在意的吧；老裘利安底大白鬍子下面現出狠毒底微笑了。他覺得他所作的事是一種正當底報復，很應該的。

損害他底幸福，他底意志，他底驕傲的怨毒，像一株老樹裏面進行着的隱秘底毀滅過程一樣，已經慢慢地，確實地腐蝕了他底哲學的端正底大廈。生活已經使他倒向一面，一直到，像以他爲首的那家族一樣，他失去了平衡。

馬車往北駛去，正在把他拖向他底兒子底住宅；他覺得他正在開始行動的他底財產的

新佈署朦朧顯現爲對於那家族和那社會的一種懲罰，而哲木士和他底兒子似乎是那家族和那社會的代表人。他已經補償了小裘利安，這補償滿足了他底隱祕底報復慾望——報復十五年來這世界所加于他底獨生子的折磨，悲愁，干犯，以及數不清底非議。這自然顯現爲重新確立他底意志優越的唯一可能方法；迫使哲木士，索木士，和這家族，以及一切隱藏底成羣底孚斯太們——像一大潮流似的衝向他底固執的單獨水閘——從此一舉而認識他是主宰。欣欣然默想着他終于要使那孩子更富了，比之哲木士底兒子，那「資產家」。欣欣然想着他要贈與裘，因爲他愛他底兒子。

小裘利安或他底妻都不在家（小裘利安倒的確是不曾從植物園回來，）但是那小使女告訴他說主人就會回來的：

「他常在這時回來喝茶，先生，來跟孩子們玩。」

老裘利安說他可以等待；忍耐地坐在那殘破底，寒儉底客廳裏，現在，這裏那些夏季底印花布罩子已經移去，那些舊椅子和沙發露出了牠們底敗絮和破綻。他很想叫孩子們來玩；要他們站在他旁邊，把他們底柔軟底身體靠在他底膝上；聽裘利叫「哈嘍，爺爺」看他奔跑；摸霍里伸來探察他底面頰的小手。但是他不能。他來作的事有莊嚴性質，在事情沒有辦完之

前他是不可以遊戲的。他娛樂他自己的，是想着他怎樣把筆動了兩下子就要使這小家宅的各樣東西所顯然缺乏的上流體面復興起來；他要怎樣使這些房間，或者在某個大廈裏的別底一些房間，充滿巴布里和普布里傢具店的藝術光輝；他要怎樣送裘利到哈洛和牛津大學（他不再相信伊頓和劍橋，因為他底兒子曾經在那裏肄業）；他要怎樣使霍利受最好底音樂教育，這女孩非常聰明。

這些好景羅列在他底眼前，使他興奮得不由自主地站起來，站在窗前，俯視着那圍牆之內的這長條小花園，其中的一株梨樹，不到季節就落盡葉子，伸着憔悴底枝條在秋日午後的緩緩聚攏的輕霧裏。巴爾山差那狗，走在較遠底一端，把尾巴捲起，緊貼在花斑底毛脊背上，間歇地用一隻脚爬在牆上。

老婆利安沉入深思之中。

除了給與而外世間還有什麼快樂呢？給與是一種快樂，當你能够找到感謝你底給與的人——這人是你自己底親骨肉的時候！給與不屬於你的人，給與不要求你的人，就沒有這種滿意！像那樣底給與是背叛他對於生活所特有底信念，背叛他底一切經營，勞作，節制，背叛這偉大光榮底事實：像在他以前的千萬孚斯太，現在的千萬孚斯太，將來的千萬孚斯太一樣，他

已經在這世界上常常賺得他私有底，而且保持了他私有底了。

他站着俯視那桂花樹的斑駁枝葉，那有污點的草地，那狗巴爾山差的踱步，同時，十五年來他被阻止享受天倫之樂的一切辛苦酸辣混合在就要來臨底片刻甜蜜之中。

小裘利安終於回來了，得意于他底工作，因為長久在開闢之地，神清氣爽。聽說他底父親在客廳裏，他急忙訊問孚斯太太是否在家，得到她不在家的回答之後，長嘆了一聲。然後，小心地把他底畫具藏在一個小衣櫥裏，他走進客廳。

老裘利安以他特有底決斷，立刻談到那要點。「裘，我已經改變了我底安排，」他說。「你將來可以更寬裕些——我立刻每年給你一千鎊。我死的時候吉妮得五萬，其餘都是你底。你底那一隻狗損壞了這花園。要是我是你，我不養狗！」

巴爾山差那狗，坐在草地中央，正在考察牠底尾巴。

小裘利安望着那畜生，但是視覺朦朧，因為他底眼睛是潤濕的。

「你底不會少到十萬，我底孩子，」老裘利安說：「我以為頂好讓你知道。論我底年紀我活不多久了。我以後不再提這事。你底妻好麼？告訴她我底愛意。」

小裘利安把一隻手放在他底父親底肩上，因為誰都不說話，這插曲便完了。

把他底父親送進馬車之後，小裘利安回到客廳裏，站在老裘利安站着俯視小花園的地方。他盡力要明瞭這一切對於他的意義，而他原來是孚斯太，財產的遠景展開在他底心裏了；十五年半餓底生活並不會摧毀他底天性。以極其切實底方式，他想到游歷，他底妻底服裝，孩子們底教育，給裘利買一匹小馬，以及另一千件東西；但是在這一切之中，也想到波辛尼和他底情婦，以及那鷓鴣的破碎底歌聲。歡樂——悲劇這個——那個？

那陳舊底過去——那辛辣，悲苦，熱烈，奇妙底過去，是錢不能買的，無法挽回那一切如火如荼底詩意——已經回到他底眼前。

當他底妻進來的時候，他直奔到她面前，抱住她；他一言不發地長久站着，閉着眼睛，緊貼在她上，而她看着他，她底眼睛閃出驚奇，虔敬，懷疑底表情。

#### 第四章 深入地獄

某一夜間，索木士終於強制執行他底合法權利，作了丈夫行爲之後，第二天早晨他獨自吃早餐。

瓦斯燈照着他吃，十一月的濃霧像某種妖魔底氈子似的包裹着城市一直到甚至從餐室的窗子裏都幾乎看不見廣場的樹木。

他用力硬吃，但是有時一種不能下咽的感覺襲擊着他。昨夜他屈伏于無法控制底飢渴，打破了按照國法和禮義必當內助的這婦人的使他忍無可忍的長期抵抗，這是不對的麼？

他被鬼迷似地煩惱，由于回想到她底臉，他曾經爲要撫愛她而盡力把她底雙手從這臉上拉開——回想到她底可怕底咽嗚飲泣，他從前不會聽見過，而現在似乎還聽見；他也還心煩慮亂于當時所感覺的那種難堪底羞愧，當他站着憑一枝燭的火焰看着她的時候，在他悄然潛逃之前。

現在，他已經作過這樣底事，然而他驚疑他自己竟會這樣。

在這之前的兩夜，在溫妮弗里達爾蒂家裏，他曾經和麥克安德太太同吃晚餐。她曾經用她底尖利底綠眼睛看着他底臉對他說：「原來你底太太是那位波辛尼先生底好朋友嗎？」

不屑質問她是什麼意思，他祇是深思默想她底話。

這些話引起他內心一種猛烈底嫉妒，這嫉妒由于牠本身特有的頑強乖張轉化為更猛烈底慾望。

沒有麥克安德太太的言語挑逗，他也許不會作出他已經作出的事。沒有他們底挑逗，沒有偶然發見她底房門那一夜不會上鎖，鼓勵他去偷襲睡着底她，他也許不會作出這種事。

瞌睡曾經解除了他底這些疑難；但是清晨又把牠們帶出來。一個念頭安慰了他：不會有人知道的——這是她不能說出口的事情。

而且，真的，他底每日底職業生活的車輪——這是絕對必需清楚切實底思想來作滑油的——由于核閱文件而轉動着的時候，這些夢魔似底疑難就退到他底心的背面，減輕了那過份底氣勢。這偶然事故真也不是什麼大事；在某些書籍中，女人們曾經因此大驚小怪；但是按照那些思想端正底男人，精通世故的男人，如他所記得的常在離婚法庭上被讚美的那些

男人的冷靜判斷，他不過是盡其所能維持婚姻的神聖，防止她放棄她底義務而已，倘若她還在和波辛尼相會，這就可能阻止——不，他並不後悔。

那麼，實行調和的第一步已經作過了，其餘步驟就比較——比較——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他底神經已經被震搖。那咽鳴飲泣的聲音又在他底耳朵裏響。他無法逃避牠。

他穿上皮外衣，走出去到濃霧裏面；必須到市區去，他從斯洛安廣場車站搭乘地下鐵道。在擠滿了生意人的頭等車廂裏的他底一隻角上，那咽鳴底哭聲還在纏擾着他，以至他嘩地打開太晤士報，響得壓倒了較小底聲音，然後以牠爲屏障，勉強他自己悉心讀那些新聞。他讀到一個法庭書記責備大法官前天審案時間比平常更長一點。他讀到三個謀殺案，五個兇殺案，七個放火案，而強姦案多到十一件——驚人底高記錄——以及就要開審底許多較小罪案；他一條一條地看下去，維持着那報紙在他底臉面前。

而他底讀報還是跟阿連妮底淚流滿面和傷心哭泣的記憶無法分離。

這一天是忙碌底，除了日常業務之外，還要訪問他底經紀人格林和克林尼先生，囑咐他們替他賣掉新煤業有限公司的股票，因爲他猜疑，並非知道，這公司底營業呆滯（這企業後

來慢慢衰落，終於折本出售給美國底一家獨佔組合；還要在皇家律師瓦特貝克事務所開會，參加的有波爾特，副律師菲斯克，和瓦特貝克自己。

孚斯太控告波辛尼案定于明天開審，由法官本沁主審。

法官本沁先生，法學並不淵博然而通達人情，是被認為審理本案最適當底人的。他是一位「強毅」法官。

瓦特貝克，欣然懇談，幾乎無禮地漠視波爾特和菲斯克，而十分重視索木士，大概由于直覺或傳說知道他是一位資產家了吧。

瓦特貝克巧妙地堅持着他曾經用書面表示過的意見：本案多半要以審判時所提供的證詞而定，他用幾句簡明底話勸告索木士提供證詞的時候不必太過小心。「不妨稍微虛張一點，孚斯太先生，」他說，「虛張一點，」說了之後他鎮定地大笑，然後閉緊嘴皮，用手把假髮向後一推，搔搔頭皮，完全好像喜歡被誤認為農夫的紳士。他或許可以算是毀約案件的領導人物。

索木士又由地下鐵道回家。

在斯洛安車站上，霧比以前更險惡。通過那一片靜寂底昏暗，男人們摸索着走進走出；女

人們，很少，把她們底手袋緊抱在胸前，用手帕蒙着嘴。最奇怪的是馬車的突然出現，在達到步道之前先現出似乎就要消失的一道光暈，然後車身朦朧顯露，吐出一些市民。急忙得好像兔子進洞似的奔進來。

這些影似底人物，各自包裹在他自己底霧衣裏，誰也不注意誰。在這偉大底餉兔場中，兔子各自照顧自己，尤其是毛皮更華貴的那些，他們害怕濃霧日子的馬車，都被迫入地道了。

然而，有一個人，離索木士不遠，在車站門口等待着。

大概是什麼海賊或者戀愛中人吧，每個孚斯太都以為：「窮鬼！看樣子好像正在難過日子。」他們底慈善底心爲了那在霧裏焦急地等待着的可憐底窮戀人而搏動得更快了，但是他們急忙走過，分明覺得他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餘錢來耗費給他們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困苦。

祇有一個警察，間歇地緩緩巡游着，關心那等待者，後者底垂邊帽半遮了那被凍紅底消瘦面孔，面孔隨時被一隻手偷摸着，抹去焦急或重振堅候的決心。但是這等待中底戀人（倘若他是戀人）是習慣于被警察偵察的，或者太過深陷于他底焦急之中了吧，因爲他毫不畏縮。處境艱難，習慣于長期約會，于焦急，于霧，于冷，祇要他底情婦終於到來，愚蠢底戀人霧一直

要霧到春天；現在也有雨，有雪，任何地方都不安心；倘若帶她出來，心驚膽寒，倘若要她呆在家裏，也心驚膽寒。

「他活該受罪；他應該把他底事情安排得更好一點呀！」

任何一個可敬底孚斯太都要這樣說的。還有，倘若更精敏底市民能夠聽見這在冷霧中等待着的戀人底心搏，他也要說：「是的，窮鬼！他真是正在難過日子咧！」

索木士下了地道火車，坐上馬車，放下窗玻璃，沿着斯洛安街爬去，又沿着布洛頓路爬去，到了家。到家的時間是下午五點鐘。

他底妻不在家。她已經出去了一刻鐘。在這樣晚的時候出去，在這樣可怕底霧裏，這是什麼意思呢？

他坐在餐室的火爐旁邊，而室門並不關上，心煩慮亂，勉力讀着晚報。一本書並無益處——祇有在每天底報紙上纔有一些鎮定他底這樣憂愁的麻醉品。從日報裏那些常有底事故中他攝取了某種安慰。「女伶自殺」——「要人病重」（患慢性痢疾底政治家）——「軍官離婚」——「煤礦起火」——他全讀過了。牠們幫助了他一小點——這是一切醫生中最偉大底醫生，我們底天然嗜好，所開的藥方。

當他聽見她進來的時候，大約是七點鐘。

在焦慮于她的突然衝入霧中的重壓之下，昨夜的事故早已失去了牠底重要性。但是現在阿連妮回家了，他又記起她底傷心底哭聲，一想到要和她見面就覺得焦躁起來。

她已經走在樓梯上；她底灰色皮外衣掠到膝上，牠底高領幾乎遮住她底臉，她戴着一幅厚面幕。

她既不回頭看他也不說話。鬼魂或奇人走過也不能比這更寂默了。

比爾生來佈置晚餐，告訴他說孚斯太太不下來；她已經在她底房裏喝着湯。

這一晚索木士並不「換衣服」；這也許是他生平第一次，他穿着有污跡底硬袖口就坐下來吃晚餐，而且甚至不留意牠們，他儘對着他底酒杯出神。他叫比爾生去生起他底畫室裏的火爐，不久他自己也去到那裏。

擰開瓦斯燈，他長歎了一口氣，好像在這些圍繞着這小房間的背對着他的一堆一堆的寶貝之中，他終於獲得了他底心的安寧了似的。他直奔到最寶貴的一幅前面，這無疑地是坦尼底真蹟，把牠搬到畫架上，使牠面向燈光。坦尼派曾經有過一次徵集運動，但是當時他不

① Turner, Jos. Mallard Wm (1775—1851) 英國畫家印像派先驅者。

能決心割愛，他站了許久，他底蒼白底，剃光底臉在他底直挺底領上向前伸着。看着那畫，好像他正在想法增添什麼價值在牠上：一種愁容閃現在他底眼睛裏；或許他發現從牠得來的意像太少了，他把牠從畫架上取下來，把牠反撲在牆上；但是，當他走過來的時候，他停了一下，因為他似乎聽見哭聲。

其實沒有什麼——不過是早晨擾亂過他的那種東西而已。不久之後，把防護具放在熊爐火前面，他偷偷地走下樓去。

「明天會輕鬆的！」是他底想法。他長久不能入睡……

現在，爲要明瞭那陷入濃霧之中的下午所發生的事故，敘述必須轉到喬治孚斯太了。

這孚族的最俏皮和最豪俠氣概的人已經在王子花園的他底父親底家裏讀小說過了一天。自從最近他底財政發生危機以來，他被洛桀加以監視，強迫他住在家裏。

將近下午五點的時候他出去，走到南康辛頓去搭火車（因爲今天每個人都走地下鐵道。）他想到紅杯去吃晚餐，打彈子過夜——這是唯一底大學生們底寄宿舍，既不是俱樂部或旅館，也不是堂皇底飯店。

到查林十字路站他下車出來，並不到他常去的聖詹姆斯站，爲的是他可以走燈光更爲

明亮底道路到吉孟街去。

在站臺上他底眼睛——因為配合着一種泰然自若而且時髦底外貌，喬治有一雙尖銳底眼睛，隨時尋找譏刺底笑料——他底眼睛被一個男人所牽引，這人從頭等車廂跳出來，踉蹌而不是行走向出口處。

「唆呵，我底鳥！」喬治對他自己說；「這是海賊呀！」于是他推動他底大身體去追趕。沒有什麼東西比醉漢對於他更有趣的了。

波辛尼，戴着一頂垂邊帽，忽然停在他前面，轉身，奔回他剛纔離開的火車。他太遲了。一個脚夫拉住他底衣服；火車已經開動。

喬治底切實底眼睛捉住車窗裏出現一位穿灰色外衣的太太底面孔。這是索木士太太——于是喬治覺得更加有趣！

現在他更加緊追隨波辛尼——走上臺階，越過收票員，進了街道。然而，在這進行中，他底感情起了一種變化；已經不純然是好奇和好玩，他覺得替他所跟蹤的這可憐人擔憂；海賊並非酒醉，而似乎是在某種強烈情緒的激動之下；正在自言自語。喬治所能聽見的不過是「噢，上帝呀！」他似乎並不知道他正在作什麼，或到哪裏去；但是發呆，遲疑，行動好像一個昏迷底

人；喬治現在不單是專找笑料的談諧家，他覺得他必須照顧這可憐底傢伙。

他已經「受了打擊」——「受了打擊」！他驚疑着，索木士太太到底說了些什麼，她到底在火車裏告訴過他什麼。她自己也似乎已經十分難過！這使喬治悽然想到她孤苦地擔負着她底憂患。

他緊跟在波辛尼的後側面——這高大粗魯底漢子，一聲不響，小心地追隨着——跟他出去，走進霧裏。其間有着超于玩笑之上的某物！他欣欣然專心一志，不願某種激動，因為除了憐憫之外，獵逐的本能已經在他內面興奮起來。

波辛尼正在走進大街——一片廣遠底窒息底黑暗，六步之外就不能看見；四方八面，人聲和警笛聲都在愚弄人底方向感覺；某種響動會忽然壓下那些聲音；隨時有一種光亮閃現，好像無涯底黑海中的隱約小島似的。

波辛尼急速走進這險惡底夜的深淵，喬治也急速跟進。倘若這傢伙想要放他底「兩辨士」<sup>①</sup>在街車下面，他就要阻止他，倘若他能够！那被魔惑底生物昂然闊步橫過街道又走回

① (two-penny) 驗賤價，不值錢，俚語。

來，並不像別人一樣摸索前進，而是被驅策着，好像忠實底喬治在後面揮着一條鞭子趕他似的，追躡一個被魔惑底人對於喬治開始具有最奇妙底誘惑力。

但是現在事情發展到這樣，以至後來想起也還覺得新鮮。忽然在霧裏停了一下，他聽見了突然投射光明在這種種事故之上的一些言語。索木士太太在火車裏對波辛尼說過些什麼現在已經不難明白了。喬治從那些低聲自語之中省悟出索木士曾經對於離心離德底妻強制執行財產所有者的最高權利。

他底幻想漫游在那種情景的各方面；造成印像；他猜度着波辛尼底心裏的某種劇痛，性慾底惱亂和恐怖。而且他想：「是的，這太過分！難怪這可憐人發狂了！」

他已經把他底獵逐底目的物追到特拉法廣場的那些獅子<sup>⊖</sup>之一下面的一隻長椅上，他自己也好像牠們一樣是一匹迷路在黑暗深淵中的斯芬克斯<sup>⊙</sup>。這裏，波辛尼坐着，固定而沉默，而喬治，忍耐中有點奇異底友情，站在他後面。他並不缺少某種優雅——禮貌的意識

⊖ 石獅像

⊙ 埃及神話，人面獅身的怪物。

——因此他不許可他自己闖入這悲劇之中，他等待，安靜得好像上面的獅子一樣，他底皮領子豎到耳朵上面，掩蓋着他底面頰的鮮紅，掩蓋了一切，除了正在憫笑地凝視着的兩隻眼睛而外。從公事房走到俱樂部的人們不斷地走過這裏——這些包裹在霧衣裏的人們像幽靈一樣出現，又像幽靈一樣消逝。即使在同情底憐憫之中喬治底邪惡底滑稽也忽然爆發了，恨不能拉住那些幽靈說：

「喂，約翰們！像這樣好看的事是不常有的；這窮鬼底情婦剛纔告訴他她底丈夫的一個好故事來呀！來呀！他受了打擊了，你們看。」

在幻想中他看見他們都張着嘴圍觀這受苦底戀人；當他想到某個新婚的體面幽靈由于自己底經驗而能體會波辛尼底心情的時候，他露齒冷笑；他幻想他能夠看見這新婚者底嘴越張越大，而霧正在下沉。因為喬治衷心輕蔑中產階層——尤其是已婚的中產階級人士——這是這階層中的豪放人物的特性。

但是他開始厭倦，等待並不是他所預期的事。

「這可憐人，」他想，「終於會忍受過去的；這小城裏並不是第一次發生這種事！」但是現在他所追逐的目的物又開始咕嚕着深惡痛絕底言語。喬治忽然心血來潮，觸了他底肩頭

一下。

波辛尼扭轉身子。

「你是誰？要幹什麼？」

倘若在瓦斯燈下，倘若在他是如此耐勞底一位賞鑑家的那日常世界的光照之中，他是能够充分忍耐的；但是現在霧中，一切都昏暗而不真實，沒有與孚斯太們實際相聯的真正價值的東西，他老羞成怒了，當他直瞪着眼睛對抗那狂人底眼睛的時候，他想到：

「倘若我遇見警察，我要把他交給他；他是不適于逍遙自在的。」

但是波辛尼沒有得到回答，就大踏步走進霧裏，而喬治跟着，稍微更離遠一點，可是追得更起勁。

「他總不能像這樣長此走下去的，」他想。「他不曾被車子撞倒已經是上帝底奇蹟了。」他不再默想警察，獵人底聖火又在他底心裏燃起來。

波辛尼繼續用奮力疾走底步伐進入更爲濃密底昏霧之中；但是他底追躡者覺察他底瘋狂比以前更可理解了——他分明是向西走去。

「他真是要去找索木士了！喬治想。這念頭是動人的。這可能是這樣追躡的有趣結局。

他向來不喜歡他底堂兄弟。

一輛過路街車的車桿擦着他底肩頭，使他向旁邊一跳。他並不打算爲海賊或任何人而被撞死，可是，由于祖傳底固執，他堅持着這追逐，穿行在除了被逐者的影子和最近底燈光的月暈而外一切渺茫之中。

忽然，由于城市漫游者底本能，喬治認出他是在庇卡德里街上。這裏他就是蒙住眼睛也能走路的；解除了地勢不明的緊張，他底心又回到波辛尼底困難。

走在這他所熟悉的長街上，他底一個青年時代的記憶突然襲來，現出種種曖昧戀愛中的一段污辱。這記憶，還辛辣，在這倫敦大霧的黑暗迷離之中引出當時的青草氣息，月色明亮，夏夜魔力——那一夜在一個草地的最暗處他曾經偷偷聽見那女人親口說他並不是她底唯一佔有者。有一個時間喬治似乎不是走在黑暗底庇卡德里街上，而是又躺在遮住月光的白楊樹的長影之中，面向着有香味底，帶露底青草，滿懷愁苦。

忽然心血來潮，他想要攔住海賊，對他說道，「來，朋友。時間會療治一切的。讓我們喝酒去  
吧。」

但是一種聲音撲面而來，他吃驚後退。一輛街車從黑暗中滾出來，又消失在黑暗裏。喬治

忽然覺察他已經失掉波辛尼。他向前奔又向後跑，覺得他底心被一種膽寒底恐懼所控制，這黑暗底恐懼在霧中飛速展開。汗水冒出在他底眉頭上。他靜靜地站着，盡力傾耳靜聽。

「從此以後，」當天晚上在紅杯打彈子時候他密祕告訴達爾蒂，「我失掉了波辛尼。」  
達爾蒂欣然扭着他底黑鬍子。他剛纔一氣打了二十三點，而失敗於一個「起重球」。  
 「那女人是誰？」他問。

喬治悠悠地看着這精通世故的人底黃白色底臉，看見一個小小底獐笑潛伏在他底兩頰的曲線上和他底厚眼皮的眼睛裏。

「不，不，我底好傢伙，」他想，「我不告訴你。」因為雖然他時常和達爾蒂厮混，他以為他有點下流。

「噢，總不過是什麼可愛底小婦人之類，」他說，用聖粉塗抹他底球竿頭。

「可愛底小婦人！」達爾蒂叫喊——他慣用一種較為抽象底說法。「我相信那是我們底朋友索木——」

「你相信？」喬治冷淡地說。「那麼你就錯了。」

他打錯了一竿球。他留意地不再提起這話題，一直到將近十一點，他底詩意底言詞所謂

「看着酒是黃底」的時候，他纔拉開窗幕，仔細觀察街道。霧的昏黑不過略微被紅杯的燈光所穿破，沒有生靈或事物的蹤跡。

「我不能不想到那可憐底海賊，」他說。「現在他或許還在霧裏逡巡着的吧。倘若他不是一具死屍，」他異樣沮喪地加添。

「死屍！」達爾蒂說，心裏閃出他在里乞滿的失敗的回憶。「他是活的。我敢打賭，十對一，要是他不精悍！」

喬治轉面看他，顯得真是威風凜凜，大臉上有一種獍野底憂悶。

「住口！」他說。「我不是告訴過你他「受打擊」了麼！」

## 第五章 審判

開審的這一早晨，他底案子列在第二，索木士又必須不見，阿連妮底面就起身出去，這正好，因為他還不會決定對她採取什麼態度。

他被約定于十點半鐘到庭，準備在第一案（一個毀約案）審結後開審，然而牠並未審結，雙方都顯示勇氣，提供皇家律師瓦特貝克一個機會，增進他在這一類案件上的原來已經够大底聲名。他底對方是拉木，另一位辦理毀約案的著名律師。這是一場龍虎鬪。

一直到午飯之前法庭纔宣判。法官退庭休息，索木士出去找東西吃。他遇見哲木士站在吃午點的台子前面，就好像一隻鷺鷥似的獨立在空曠底走廊裏，彎腰對着他前面的夾肉麵包和一杯酒。父子倆各自沉思地同站在這中央大廳的空寂之中，這空寂隨時被損壞，有時由于戴假髮穿長袍的律師慌忙走過，有時由于一個老太婆或衣衫破舊底男人走來倉惶四顧，還有兩個人，更其魯莽，坐在窗口裏辯論。他們底語聲揚起，連帶一種廢井似底氣味，混合着走

廊氣味，聯合成爲一種滋味，正好像精製底酸牛酪味，也就是和英國司法機關不能分離的氣味。

不久之後哲木士就對他底兒子說話。

「你底案子什麼時候開庭？我想就要開了吧。倘若那波辛尼有些話說，我覺得並不奇怪；我想他一定要說的。倘若他失敗他就要破產的。」他咬了一大片夾肉麵包，喝了一口酒。「你底媽，」他說，「要你和阿連妮今晚去吃晚餐。」

一個冷笑浮現在索木士底嘴皮周圍；他回頭看看他底父親。倘若有誰看了這副神氣，彼此這樣冷淡閃灼，不能領會他們之間的真實瞭解，那是可以原諒的。哲木士一口喝完他底酒。

「多少錢？」他問。

回到法庭裏的時候，索木士立刻坐在他底正當地位上，在他底律師旁邊的前排椅子上。他用一種使誰都不覺得的斜眼看法認出他底父親所坐的地方。

哲木士，身體向後靠地坐着。雙手扶着他底傘柄，正在緊挨律師後面的長椅子的頂端上深思默想，從這座位上他可以立刻就走出去，當案子審完的時候。他用盡方法把波辛尼底行爲想得令人憤怒，但是並不願和他對面相逢，覺得會面是難爲情的。

除了離婚庭而外，這法庭是生意興隆的法律市場，誹謗、毀約和別底商業案件都在這裏判決。有些和法律毫無關係的人們零星散坐在後排椅子上，還有一兩個女人的帽子出沒在走廊裏。

哲木士前面的兩排椅子逐漸坐滿了戴假髮的律師們，他們記筆記，談閑天，剔牙齒；但是他底興趣立刻從這些較小底法律明星身上轉移開了，由于瓦特貝克的進來，這位皇家律師的綢長袍繙繙作響，精明強悍底紅面孔上有兩撮棕色短髭。這位著名大律師的容貌，如哲木士所欣然承認，就是能够難倒證人的一種光景。

恰好他從來未見過皇家律師瓦特貝克，而且，像在這行業的低級中的許多孚斯太一樣，他是極其讚美善于反覆盤詰底人的。看了他之後，哲木士底頰上的憂愁底長條縐紋有些鬆開了，尤其是當他覺得索木士是由這穿綢袍的作代表的時候。

皇家律師瓦特貝克剛一轉身要和他底後輩說話的時候，法庭上就出現了法官本沁先生自己——一個瘦小底，頗像母雞似底男人，有點駝背。雪白底假髮下面剃得精光。和法庭裏的其餘底人們一樣，瓦特貝克起立，一直站到法官坐下。哲木士不過稍稍站了一下；他早已心滿意足，對於本沁並無意見，他曾經在波里托木家兩次和他同席吃晚餐，他和他之間祇隔着

一個人。波里托木是不足道的，雖然他已經這樣功成名就。哲木士曾經是他開業的第一個委託人。他另有些激動，因為他剛纔發覺波辛尼並未出庭。

「啊，他是什麼意思呢？」他繼續思索。

案子開審，瓦特貝克推開他底文件，掠起袖子，眼光掃了一個半圓圈，好像要去打球似的，站起來對庭上發言。

他說，種種事實不在爭點之內，祇要求法官閣下解釋他底當事人與被告——一個建築師——之間的關於一座房子的裝飾所往來的通信。然而，他要聲明這通信祇意味着一件很平常底事，略述洛賓山房子——他稱牠為公館——的歷史，以及實際支出之後，他繼續說道：

「我底當事人，索木士孚斯太先生，是一位紳士，一位資產家，最不容易跟人爭執以至訴訟的，但是爲了建造房子他遭受了他底建築師底這樣對待——關於那房子，法官閣下已經聽說過，他曾經化了一萬二——一萬二千鎊，這數目已經超過原定計劃很多，所以在原則上——這一點我不能不加重聲明——在原則上，而且爲了衆人的利益，他覺得他自己被迫而提起訴訟。我要提醒閣下，那建築師在辯訴狀裏所提出的爭點是不值得認真考慮的。」然後他讀那通信。

他底當事人，「公認為有地位的人，」準備出席宣誓他並未授權，並未想要授權，支出可以超過一萬二千另五十鎊的極限，這是他明白規定了的，爲了不再浪費法庭的時間，他立刻請孚斯太出席。

於是索木士走進質證席。他底全副儀表的顯著之點是鎮靜。他底臉，剛够不卑不抗，蒼白而精光，兩眼之間有一條細線，緊閉着嘴唇；衣服整潔而不浮華，一隻手帶着手套，另一隻手是裸體的。他用低而分明底聲音回答問話。在盤詰之下他底證詞有緘默底意味。

他不是用過「自由自主」這句話麼？

「不。」

「你看，你看！」

他曾經用過的是「在本函條件之內自由自主。」

「你能够告訴法庭這是英吉利語麼？」

「是的！」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你打算否認這其間的矛盾麼？」

「是的。」

「你不是愛爾蘭人吧？」

「不。」

「你是一個受過好教育的人嗎？」

「是的。」

「那麼你還要堅持這種說法嗎？」

「是的。」

經過這樣那樣許多盤詰，總是翻來覆去在「難決之點」上繞圈子，同時哲木士總是把一隻手掌豎在耳朵後面，兩眼看定他底兒子。

他暗自誇獎他！他不能不覺得在同樣情形之下他自己早已被誘出更多底答話了，但是他底本性告訴他這種緘默不過是緘默吧了。然而，他放心地喘了一口氣，當索木士慢慢轉身，表情毫未改變，離開質證席下來的時候。

當輪到波辛尼底代理人發言的時候，哲木士加倍注意，再再搜尋波辛尼是否隱藏在法

庭裏的什麼處所。

小張克里開始着急：波辛尼底缺席使他陷于狼狽底地位。于是他盡力反覆解釋這缺席。他不能不恐怕——他說——他底當事人已經遭遇某種意外。他原來約定他一定要來對質的；今早他曾經派人去找到波辛尼先生底公事房和他底寓所這兩個地方（雖然他知道這兩處是同一地方，他卻以為不好這樣說，）但是都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因此他認為這是不吉之兆，因為他知道波辛尼先生原是很想要來對質的。然而，他並未受託請延期，因為沒有受託，他認為繼續進行本案乃是他底義務。他自信可靠而且他底當事人將要支持的抗辯是像『自由自主』這種話是不能附加任何贅語來加以限制，束縛，使其成為毫無意義的。倘若他底當事人不因為某種不幸事故而不能出庭，他一定會提出證據來支持這抗辯的。他更進而說道：這通信表明，無論孚斯太先生在證詞中可以怎樣說法，他實在不會預想到對於建築師所受託執行的任何工作可以放棄責任。被告確實不會料到有這麼一種意外糾紛，否則，如他底那些信件所表示，他就絕不願進行那工作——一種極精緻底工作，必須小心努力，以迎合一位賞鑑家，一位富人，一位資產家的苛細趣味。他堅持這一點，他故意措詞強硬，說這控訴是最不合理，最出人意外，確是前所未有的。倘若法官閣下有機會——他自己職責所在會

經去看過——去看看那很精美底房子，看看他底當事人——最光榮底職業中的一位藝術家——所造成的那些裝飾的精緻和美好，他相信法官閣下也會不能片刻容忍這膽敢推脫合法責任的企圖的（他不願使用比這更強硬底言詞。）

拿起索木士底訴狀副本，他輕快地論述「保祿控告爆裂水泥有限公司案。」他說，「當時當局怎樣判決是可疑的；無論如何我以為這正是有利于我恰如有利于我底朋友一樣。」然後他仔細辯論那「難決之點。」用一切適當底客氣話他說明孚斯太先生底言詞自行取消了牠底意義。他底當事人並非富人。這事件對於他是嚴重；他是一個很有才能底建築家，他底職業底聲譽當然臨到一種危機。他以一種或許太過私人底請求作為結論：作為一個藝術愛好者，他請求法官表示他自己是藝術的保護者，反對那偶然——他說偶然——的資本家底太硬底鐵腕。他說，「倘若像這位孚斯太似底資產家們拒絕！而且被容許拒絕，負擔他們所應負的責任，職業底藝術家的處境將要成何景象？……他願意傳喚他底當事人，倘若他在最後一刻終于能夠親自出庭。」

菲里卜貝奈斯波辛尼這名字被傳達更呼喚了三次，那呼聲在法庭和走廊裏有一種異樣淒涼底迴響。

這呼聲，無人回答，對於哲木士有一種奇異底效力：就好像誰在街上叫喚迷路底狗似的。牠使他悚然覺得有人迷失了，損壞着他底安全感——他底舒適。雖然他說不出爲什麼，牠使他感覺不安。

他現在看着時鐘——三點差一刻一刻鐘之內就要退庭了。那青年人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一直到法官本沁先生宣佈判詞，哲木士纔越過他所受的震驚。

那博學底法官，在把他和這些更爲平常底人們隔開的木台子後面，傾身向前。他底頭上面的電燈光照在他底臉上，使牠在雪白底假髮之下成爲橘黃色；他底袍子顯得更寬闊；他底整個形態，面對着比較昏暗底法庭，好像什麼莊嚴神聖底物體似地放光。他清除痰嚙，喝了一口水，把鵝毛筆拋在桌上，然後把兩隻骨瘦底手疊在胸前，開始說話。

哲木士覺得本沁忽然顯得偉大到出乎他底意想之外。這是由于法律的尊嚴。秉性遠不如哲木士那樣實事求是的人不能看透這種靈光，從而發覺那總不過是一個平常底孚斯太在華爾特本沁爵士的名義之下照常走路和說話，這是可以原諒的。

他宣讀判詞如下：

「本案中的種種事實不在爭論之內。五月十五日被告曾寫信給原告，請求辭去替原告裝飾房屋的職位，除非允許「自由自主。」原告于五月十七日復信如下：「在按照你底請求給與你自由自主之中，我希望你明白理解：到裝飾完畢，清交給我的時候，房子的全部費用（連你底薪金在內）總數不得超過一萬二千鎊。」被告于五月十八日回信說：「倘若你以為在這樣精緻底裝飾工作上我可以限制我自己于確定經費之內，我恐怕你是錯誤的。」原告于五月十九日回信說：「我底意思並不是說：倘若你必須超出前函所舉數額一十或二十甚或五十鎊，我們之間就會發生什麼困難。在本函的條件之內你可以自由自主，而且我希望你以你底方法完成那些裝飾。」被告于五月二十日這樣簡單地答道：「很好。」

「在完成那些裝飾之中，被告冒昧化用，使這房子的全部費用上升至一萬二千四百鎊，此項支出現已由原告付清。原告要求被告償還三百五十鎊，即超過一萬二千另五十鎊之數，這一萬二千另五十鎊是在那通信中由原告規定給被告有權化用的最大數額。

「要我決定的問題是被告是否應該歸還原告這一筆款。據我底判斷，他是應該如此的。」原告所說過的話的主旨是這樣：「我讓你自由自主完成那些裝飾，祇要你對我維持全部費用在一萬二千鎊之內。倘若你超過這總數至五十鎊以上，我就不負責任；超過此點你

「就不是我底代理人，我將要放棄責任。」我覺得不十分明白的是：倘若該原告在事實上拒絕支付他底代理人所越權開支的款項，他是否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更為成功呢；但是他不會採取這種方策。他曾經承認那責任，然後根據被告所約定的條件控告被告。

「據我底判斷，原告有權向被告索回這一筆款。」

「被告方面曾經設法表明這通信並未規定或企圖規定支出限度。倘若果然如此，我就覺得原告毫無理由在通信中插入一萬二千鎊以及五十鎊等數字。被告的主張將要使這些數字成爲毫無意義。我分明覺得在五月二十日的信裏他已經同意了那很明顯底提議，他是必須受這提議中的條件的約束的。」

「因此種種理由，應判決原告有權要求賠償該款及訟費。」

哲木士喘了一口氣，彎腰拾起他底傘，這傘是在讀到「在通信中插入」的時候啪嗒落下的。

放開他底交叉着底兩條腿，他急忙離開法庭；並未等待他底兒子，他僱了一輛街車（這是一個沒有霧底灰色下午，直奔狄莫斯家，發見瑞蒂在那裏；對着瑞蒂，西卜提莫斯爾太太和赫斯特姑，他複述了這全部過程，在說話的間歇中並未吃完兩小塊鬆餅。

「索木士作得很好，」他結論；「他已經在正路上出了鋒頭，這是裘利安所不高興的，這對於那年輕人波辛尼是一件壞事；他要破產的，我並不以為奇，」然後是長久沉默，在沉默之中他不安地呆望着爐火，然後加添說：

「他沒有到那裏——爲什麼呢？」

有一陣步聲。一個矮胖男人，有着強健底棕紅色面孔，出現在客廳後部。他舉起手，用食指劃十字在他底黑色燕尾服上。他用一種懷恨底聲音說道：

「得了，哲木士，」他說，「我不能——我不能呆在這裏！」轉身就走出去了。  
這就是狄莫斯。

哲木士從椅子上站起來。「這！」他說，「這！我知道已經出了什麼岔——」他忍住不說，默默地呆看着前面，好像他已經看見一種惡兆似的。

## 第六章 索木士吐露消息

索木士離開法庭，並不就回家。他厭惡市區，而被要人同情他底勝利這欲望所牽引，他也去到貝斯瓦特路的狄莫斯家，但是他是慢慢地步行去的。

他底父親剛走掉；斯莫爾太太和赫斯特姑，陶醉于那全部故事，慇懃地問候他。她們相信在那一切質證之後他是餓的。斯米青原來可以款待他一些鬆餅，但是都被他底父親吃完了。他必定要在沙發上伸脚歇腿的吧；他也必須喝一杯梅子白蘭地酒吧。牠是很提神呀。

瑞蒂還在，已經比平常逗留了更久，因為他覺得需要操練。一聽見那酒，他就「呸」了一聲。青年人們正在遭遇困難了呀！而且他自己底內臟有病，一想到任何人喝梅子白蘭地他就不能忍耐。

他幾乎立刻就走，對索木士說：「你底妻好嗎？你告訴她說我說的：倘若她悶了，高興來和我吃一頓安靜底晚餐，我要給她喝平常不容易得到的香檳酒。」握手的時候，直站着俯視索

木士，他捏緊他底厚重底，鼓脹底黃手掌，好像要擠盡那小後生的油汁似的，然後挺起胸部，慢慢地拖着腳走了。

斯莫爾太太和赫斯特姑被弄得誠惶誠恐。瑞蒂是很荒唐可笑的呀！

她們自己正想要問索木士阿連妮對於這案件的結局將要採取什麼態度，可是覺得她們斷乎不可以問；他也許會自動地說些什麼，有所闡明這個在她們底生活中發燒底問題吧；由于緘默的必要這問題使她們苦惱到幾乎不能忍耐；因為甚至狄莫斯也已經聽說了，這對于他底健康的影響是使人擔心不小的。而且吉妮又將要怎麼辦呢？這也是最使人着急的事，倘若冒險設想！

她們從未忘記老裘利安底那一次訪問，從那一次之後他就不會來看過她們；她們並未忘記她給與當時在座各人的感想：這家族已經不像從前了——這家族正在分裂。

但是索木士並不給她們一點幫助，架起兩條腿，談論着巴比松派<sup>①</sup>的畫家們，這些人是他剛纔發見的。他說他們底畫就要流行了；他不懷疑這種畫將要賣大價錢；他正在留心叫作

① (Barbizon School) 十九世紀中真法國風景畫家們，包括科洛，米勒，杜比尼等，因為他們都在蓬台布魯

森林地的巴比松村中工作，故稱。

科洛這人所畫的兩幅畫。可愛底東西；倘若價錢公道他就要去買——他以為將來他可以賺一大筆錢。

她們都不能不裝出有興趣的樣子。而斯莫爾太太或赫斯特姑都十分不甘心于這樣被敷衍過去。

她們都說，有趣。有趣——最有趣——而索木士是這樣聰明，她們相信他對於那些畫一定能夠有所作為，祇要能夠的話；但是現在勝訴之後他打算怎樣呢？就要離開倫敦到鄉間去住了麼。或者怎樣呢？

索木士回答說他還不會打算過，他以為他們或許就要搬家吧。他站起來，吻兩位姑母底手。

朱里姑一接到這告別的信號，心裏就起了一個大變化，好像被一種發狠底勇氣所鼓勵；她底臉上的每個小肉包都似乎努力要逃出那無形底假面具的限制。

她充分站直到超出平常中等高度之上，說道：『親愛的，我長久悶在心裏，倘若別人不肯告訴你，我決心——』

赫斯特姑打斷她底話，說：『朱里，記着，這是你——』她喘氣——『你自己負責！』

斯莫爾太太好像不聽見似的繼續說道：「我想你應該知道，親愛的，麥克安德太太看見阿連妮和波辛尼先生在里乞曼公園裏散步。」

赫斯特姑，原來已經站起，現在又跌進她底椅子裏，而且扭轉她底臉。朱里真是太——她不應該作這樣事，當她赫斯特姑在這裏的時候；同時屏息靜聽，她等待着索木士將要怎樣回答。

他已經顯出一種特別底紅暈，這常是集中于兩眼之間的；舉起他底手，選定一個指頭，他精細地咬着指甲；然後，把牠從緊閉底嘴唇之間抽出來，他說：「麥克安德太太是一隻貓！」

不等回答他就離開那房間。

當他走進狄莫斯家的時候，他原來已經想定回家去要作的事。他將要上樓去找阿連妮，對她說：

「好，我已經勝訴，事情就算完了！我不打算難為波辛尼；祇看我們是否能夠達到一種妥協；他不曾受逼迫的。現在讓我們另翻新頁！我們出租這家宅。離開這些污煙瘴氣。我們立刻到洛賓山去。我——我絕不曾故意對你逞強讓我們握手——那麼——」也許她會讓他吻她，而且忘記！

當他從狄莫斯家出來的時候，他底意圖就不如此單簡了。幾個月以來窒悶在心裏的妒嫉和猜疑燃燒起來了。他想要一舉而永遠完結這種事情；他不能讓她把他底名義拖進污泥裏！倘若她不能或不願愛他，愛是她底義務和他底權利——她就不該私通任何別人來欺騙他！他要懲罰她；以離婚來威駭她！這會使她小心謹慎；她絕不敢面對這個。但是——但是——倘若她竟敢呢？他躊躇了一下：這是以前不曾想到過的。

倘若她竟敢呢？倘若她對他坦白明說呢？那麼他怎麼能忍受呢？他能夠實行離婚嗎！

離婚！這樣逼近，這兩個字使人麻痺，這是和歷來指導他底生活的一切原則不合的；其間的不妥協震駭了他！他覺得好像一個船長去到船邊上，親手拋掉他底最珍貴底寶藏。這種親自動手拋棄自己底財產對於索木士似乎是不可思議底怪事。這將要公然傷害他。他就不能去住在洛賓山的房子裏，爲了牠他已經化了這麼多錢，費了這麼多心——而成爲一種犧牲。而她呢！她將要不再屬於他，甚至連在名義上都不！她將要脫出他底生活之外，而且他——他將要永遠不再看見她！

他坐在街車裏過完了一條長街，他底思想總不會超脫他將要永遠不再見她這觀念！但是或許本來沒有什麼事不可以坦白明說的。甚至現在也很像是沒有什麼事不可以

坦白明說的。把事情這樣推開去是賢明的麼？把自己弄到不能不自食其言的地步是明智的麼？訟案的結果可能使波辛尼破產；破產底人是不顧性命的，但是——他能够怎樣呢？他可以到外國去，破產底人們常到外國去。他們沒有錢能够幹什麼呢——倘使他們真去？倒不如等着看看事情怎樣變化。倘若必要，他要監視她。他底妒嫉的苦惱（真像極度底牙痛）又來了；他幾乎要哭出來，但是他必須決定，在到家之前決定某種方策。當街車把他拉到家門前的時候，他什麼也不會決定。

他進去，面色蒼白，雙手汗津津底，害怕會見她，又焦灼地想要會見她，茫然不知道他要說或作什麼。

侍女比爾生在廳堂裏，他問，「你底太太呢？」她回答說孚斯太夫人在中午前後就出去了，帶着一隻箱子和一個皮包。

一把抓住她正要脫去的他底皮外衣的袖子。他迎頭問她：

「什麼？」他叫喊；「你說什麼？」忽然想到他必不可以洩露他底心情，他加添：「她留下什麼字條麼？」他內心恐懼地看見那侍女底眼裏驚惶神色。

「孚斯太太沒有什麼吩咐，先生。」

「沒有吩咐；很好。謝謝你，可以。我要到外面去吃晚餐。」

侍女走下樓去，他留在那裏，還穿着皮外衣，有心無力地翻檢着雕花橡木地氈櫃上的瓷鉢裏的訪客名片。

白里罕考色先生和太太

比里斯夫人

西卜提莫斯莫爾太太

赫敏安比里斯小姐

貝奈斯太太

溫妮弗里比里斯小姐

梭洛蒙多瓦斯先生

伊拉比里斯小姐

這些鬼東西全是些什麼人呀？他似乎已經忘記了一切熟悉底事物。「沒有吩咐——」一雙箱子和一個皮包」這些言語好像在他底腦子裏捉迷藏似的亂竄。不留下吩咐就走掉是令人難于相信的，他仍然穿着皮外衣，一步兩級地奔上樓去，好像新婚男子回家來奔到妻底房裏去似的。

各樣事物都精美，鮮潔，甜香；各樣事物都十分整飭。在那舖着紫丁香色綢被的大床上擺

着她親手裁縫刺繡的收藏睡眠用具的那一隻袋子；她底拖鞋已經放好在床面前；甚至被頭也已翻開，好像等着她來睡。

桌上放着那些從化粧盒裏取出來的銀製底梳子和一些瓶子，那盒子是他自己底贈品。這其間必定有什麼錯誤了吧。她帶去的是哪一隻皮包？他走去按鈴叫比爾生，但是即時記起他必須裝作知道阿連妮的行蹤的樣子，一切如常的樣子，他祇好暗自摸索她出走的意義。

他鎖上門，盡力思索，但是覺得他底頭腦正在旋轉；淚水忽然奪眶而出。慌忙脫掉外衣，他對鏡照照自己。

他底臉色太慘淡，一種暗灰色佈滿在他底全個面孔上；他放水，開始發狠地洗臉。

她底銀梳子微微發出她常用的髮油的香氣；在這香味中他底焦灼底妒意又扼住了他。掙扎着穿上皮外衣，他奔下樓去，跑到街上。

然而，他並不會完全失去自主的能力，而且，當他走到斯洛安街的時候，他編造了一個故事備用，倘若他在波辛尼寓所裏找不着她。但是倘若找着了呢？他底決定力又失敗了；他到了那座房子，並不知道倘若他找着她在那裏他將要怎樣辦。

現在已經過了營業時間，臨街的大門已經關閉；來開門的女人並不能說定波辛尼先生

是否在家：這一天她不會看見他，已經兩三天不見他了；現在她並不伺候他，沒有人伺候他，他——

索木士打斷她底話，說他要自己上去看看。他板着蒼白面孔上去了。

頂樓上沒有燈光，門是關着的，無人回答他的按鈴，他聽不見任何聲音。他不能不下來，穿着皮外衣打寒噤，心裏發冷。僱了一輛街車，他告訴車夫到公園街去。

在路上他盡力回想他最後一次給她一張支票是什麼日子；現在她所有的錢總不能超過三四百鎊；但是她有些珠寶；他痛切地記起她能夠把那些東西變換成很多錢；足夠他們到外國去；足夠他們生活好幾個月；他盡力計算；馬車停住，他帶着算不清的計算下了車。

管家問他索木士太太是否同來，因為主人告訴過他他們要來吃晚餐。

索木士答道：『不，孚斯太太受涼了。』

管家表示遺憾。

索木士覺得管家多疑地看着他，而且記起他不會穿着晚餐禮服，問道：『有些什麼人在這裏吃飯，瓦木生？』

『除了達爾蒂先生和太太而外沒有別人，先生。』

索木士又覺得管家好奇地看着他。他底鎮靜消失了。

「你看什麼？」他說。「我有什麼，唔？」

管家臉紅，掛起他底皮外衣，低聲咕嚕，好像是說：「不看什麼，先生，真的，先生，」就悄悄退去。

索木士走上樓。經過客廳，並不看一看，他直奔他底父母底寢室。

哲木士側身站着，瘦高底形體的凹陷線條由于祇穿襯衣和背心而格外顯明，彎着頭，白領結的一端斜出在一片白上髭之下，睜眼突嘴，正在專心一志替他底妻扣好她底內衣的頂上扣子。索木士停住；他覺得喘不過氣來，不知道是因爲上樓上得太快或是別底什麼理由。他——他自己從來不會——從來不會被請求替她——

他聽見他底父親底聲音，好像嘴裏啣着一隻針，說道：「誰？誰來了？你要幹什麼？」他底母親說：「弗里絲，來呀，來扣這個；你底老爺扣不好。」

索木士用一隻手摸着喉嚨，哮喘地啞聲說道：

「我——索木士！」

他感謝地聽着伊米里底慈愛底驚呼：「啊，我底親愛底孩子！」哲木士，放下扣子，說：「什

麼，索木士？爲什麼上來你不好過嗎？」

他機械地答道：「我好好的。」然後看着他們，要說出他底消息似乎是不可能的。

哲木士，敏感地一驚，說道：「你底神氣不好。大概受了涼了——內臟有病，我不懷疑。你底母親要給你——」

但是伊米里沉靜地插嘴說：「你帶阿連妮來了嗎？」

索木士搖搖頭。

「不，」他口吃地說，「她——她離開我了！」

伊米里即刻離開正在照着的鏡子。她底高大豐滿底形體失去了牠底莊嚴，變爲很平常底人，直奔索木士。

「我底親愛底孩子！我底親愛底孩子！」

她把嘴唇放在他底前額上，撫摸着他底手。

哲木士也已經完全轉身正對着他底兒子；他底臉顯得更老了。

「離開你了？」他說。「你是什麼意思——離開你了？你從來不告訴我她要離開你。」

索木士執拗地答道：「我怎麼能够告訴你呢？現在怎麼辦呢？」

哲木士開始走來走去；他顯得頗為異樣，不穿着外衣，好像一隻鶴鳥。『怎麼辦！』他咕嚕。『我怎麼會知道怎麼辦呢？問我有什麼用處呢？任何人都不能告訴我什麼，到時候他們卻來問我怎麼辦；我倒想要知道我怎樣告訴他們！你底媽在這裏，她站着；她什麼也不說。我要說的是你該作的事是去跟縱她。』

索木士微笑；他底特殊底，傲昂底微笑顯出從來沒有的可憐相。

『我不知道她到哪裏去了，』他說。

『不知道她到哪裏去了！』哲木士說。『你怎麼能說你不知道她到那裏去了呢？你假定她到哪裏去了呢？她跟隨那年青底波辛尼去了，這就是她的去處。我早知道事情會這樣的。』

索木士，在接踵而來的長久沉默之中，覺得他底母親緊握着他底手。一切經過都似乎就要成爲過去，好像他底思想或行動的能力都已沉入睡眠之中。

他底父親底臉，昏暗而紅，歪扭得好像要哭似的，他底言語似乎是由于心靈的抽搐而破裂出來了。

『要成爲醜聞的；我早就時常這樣說過。』這時，誰也不說什麼：『你們儘站着吧，你和你底母親！』

伊米里開口了，聲音鎮靜而略帶輕蔑：『得了，哲木士。索木士會盡其所能地去作的。』

哲木士，呆看着地板，有一小點感傷：『唔，我不能幫助你；我老了。你不要太過着急，我底孩子。』

他底母親底音聲又響起來：『索木士會盡力把她弄回來的。我們不要說出去。一切都會復歸于正常的，我敢說。』

哲木士：『唔，我就看不出怎樣能夠歸于正常。倘若她不會跟那年青人波辛尼跑掉，我對于你的忠告是不管她說什麼，總要追蹤她，把她弄回來。』

索木士又覺得他底母親拍拍他底手，于是，爲要報答她底鼓勵，好像表演某種莊嚴宣誓似的，他咬牙低聲說道：『我要！』

三個人一齊下樓到客廳裏。三個姑娘和達爾蒂都已在那裏；倘若阿連妮到場，這家人就算團圓了。

哲木士沉沒在安樂椅裏，不過冷冷地招呼了一下達爾蒂——他對于這人既輕蔑而又害怕，這人似乎隨時都想向他要錢——他一直到宣佈開飯都不會開口。索木士也是沉默的；祇有伊米里，一個陰狠的女人，不斷地和溫妮弗里交談着瑣碎的話題。在態度和言談中，今

晚她格外鎮靜。

既已決定不談阿連妮的出走，這一家的別底任何份子都不曾發表必須採取何種方策的意見；以平常談論那些事故的一般聲調而論，如後來所證實，哲木士所謂「不管她說什麼，總要追蹤她，把她弄回來！」這忠告大約是公認為妥當的，除了這裏那裏有一個例外，這不但在公園街如此，而且在尼戈拉們，洛榮們之中，和在狄莫斯家裏也都如此，就是全倫敦的孚斯太們，祇要知道這故事，都不會不贊成這忠告的。

不論伊米里怎樣努力，這晚餐幾乎是在沉默中進行的。達爾蒂含怒不言，盡力喝酒；姑娘們無論何時都很少交談。有一次，哲木士問吉妮現在哪裏，幹些什麼。誰也不能告訴他。他又沉入憂鬱之中。祇有當溫妮弗里敘述小巴布留斯怎樣把壞銅幣給與一個乞丐的時候，他纔高興起來。

「啊！」他說，「那是一個聰明底小傢伙。倘若照這樣下去，我不知道他會變成什麼。一個智慧底小傢伙，我要說！」但是這高興祇是一道閃光。

簡饌在肅穆之中一道跟一道連接而來；電燈向下照明台面，但是剛剛照到牆上的主要裝飾品，所謂「坦尼畫的海景」畫裏幾乎全是繩索和湮在水裏底人們。香檳被遞上來了，然

後是一瓶哲木士底有史以前底葡萄酒，但是好像是由某種骷髏的冷手遞來的。

十點的時候索木士走了；兩次回答問話，他都說阿連妮有病；現在他覺得連他也不相信自己了。她底母親用大而柔軟底嘴皮吻他，而且他緊捏着她底手，他底頰上現出燒熱底紅暈。他走進寒風之中，寒風荒涼地吹嘯在街道轉角上，在藍鋼色的清天之下，星星都活靈活現；他並不注意牠們底冷淡底問候，或捲起底樹葉的吵啦，或穿着寒儉底皮衣的夜度娘們的奔波，或街角上流浪人們的苦相。冬來了！但是索木士急于回家，一切模糊；當他從門裏的那隻金色銅絲籠中取出晚班郵件的時候，他底手是抖顫的。

沒有阿連妮寄來的！

他走進餐室；室裏爐火照耀，他底椅子已經擺在爐邊，拖鞋擺在椅前，酒瓶，和雕花煙盒放在桌上；但是呆看了牠們一兩分鐘之後，他閉燈，走上樓去。他底盥漱室裏也有火，但是她底房裏是黑而且冷的。索木士卻走進這房裏。

他點燃幾枝燭，把房間照得很明亮；他在門與床之間走來走去，繼續走了一個長時間。他不能順從她真已離開他這思想，而且好像還在尋求什麼通知，什麼理由，什麼他底結婚生活的一切神祕的解釋似的。他開始打開各個壁櫥和抽屜。

這其間有許多她底衣服；他向來喜歡，其實是主張，她必須穿得很好——她穿過很少底幾件；最多兩三件，而一個抽屜又一個抽屜，裝滿了麻紗底和絲織底東西。全都不曾觸動過。

或許這到底不過是發脾氣的惡作劇。因此她到海邊去住幾天，換換空氣吧。倘若不過如此，她真回來了，他將要不再作前天倒運底夜裏所做的事情，決不再冒險了——雖然那是她底義務，爲妻底義務；雖然她是已屬於他的——他決不再冒險；她底想法顯然並不完全是對的！

他俯伏在她收藏珠寶的抽屜上面；牠並未上鎖，一抽就抽開了：珠寶匣的鑰匙也在牠裏面。這使他驚異，後來纔想起那裏面當然是空的。他打開牠。

那裏面並不空。在那些綠絨底小間隔裏分別安放着他贈給她的一切東西，甚至她底錶也在；在裝錶的凹處插着一個三角形字條，上面標着「索木士孚斯太」是阿連妮底字跡。

「我以為我並不會帶走你和你底親戚所給我的任何東西。」僅僅這麼一句話。

他看着那些鑽石和珍珠的釦子和鐲子，看着那扁平底小金錶以及鑲在青玉裏的一粒大鑽石，看着那些鍊子和指環，各自躺在牠底窠裏，眼淚湧出，滴在牠們上。

沒有一件事——她可能作過的，她已經作過的——像這樣使他澈底明瞭她底行爲的

內在意義的了。這時他或許將近完全瞭解了他必須瞭解的事——瞭解她厭惡他，她已經厭惡他幾年了，在一切觀點和目的上他和她好像生活在不同底世界裏一樣，她對他沒有希望，從來未曾有過；甚至，她曾經受苦——她是可憐的。

在感動的瞬間他叛離了他心裏的孚斯太——忘記了他自己，他底利益，他底財產——他幾乎無所不能了；他被昇入無私無我的純潔境界。

這樣底瞬間倏然消逝。

好像已經用眼淚洗淨他自己底怯懦似的，他站起，鎖上那匣子，然後慢慢地，幾乎是抖顫地，把牠搬到別底房間裏。

## 第七章 吉妮底勝利

吉妮等待着她底機會，早晚都（以一種使老裘利安初而感覺惶惑的勤懇）逐條細看各種報紙的窒悶新聞；當她底機會到來的時候，她就以她底性格中的一切敏捷和堅強去抓住牠。

在她最可紀念的那一天早晨，她終於在太晤士報的訴訟案內看見法官本沁先生在第八庭審判孚斯太控告波辛尼案。

像輸到最後的賭徒一樣，她準備盡其所有孤注一擲；顧慮失敗不是她底性格。除了在戀愛中的女人底本能的直覺而外，她怎樣會知道波辛尼在這訟案中一定要敗訴呢？這是不理解的——然而她就在這種假定上建立起她底計劃，好像建立在確定事實上一樣。

十一點半鐘她守候在第八庭的走廊裏，一直停留到孚斯太控告波辛尼案審完。波辛尼的缺席並不會擾亂她；她早已本能地覺得他不會辯護他自己。在審判終了的時候，她急忙走

下，僱了一輛街車到他底寓所。

她通過臨街的大門和下面三層的公事房，並不注意什麼，到了最上層，她底困難纔開始。她按鈴，並無回答；她現在必須決定她是否應該下去問底層的看守人讓她進去等候波辛尼先生回來，或是耐心留在門外，相信不會有人上來的。她決定後者。

在樓梯口的荒寒之中守候了一刻鐘之後，她忽然記起波辛尼平常慣于把鑰匙藏在門外擦鞋底棕墊下面。她察看，發見了牠。有幾分鐘之久她不能決定使用牠；她終于自己開門進去，讓門開着，使上來的任何人看見她在裏面辦事。

她已經不是五個月前抖顫着來訪的同一吉妮了；這幾個月的苦惱和抑制已經使她減少了敏感；他久已這樣精細地計劃過這次訪問，所以牠底種種恐怕已在事前消除了。這次她不能失敗，倘若失敗，就毫無辦法。

像某種母獸在守候幼兒似的，她底靈敏底小身體絕不能靜靜地站在那房間裏，而是從這牆踱到那牆，從窗子踱到門口，一會摸摸這樣，一會摸摸那樣。各處都是灰塵，這房間有幾個星期不曾清掃了，于是吉妮，敏感地抓起任何可以支持她底希望的事物，看出一種表徵：他爲了經濟底緣故不能不辭去他底僕役。

她窺探那寢室；床上是散亂的，好像有人故意加以攪擾似的。凝神靜聽，她突然跳進去，察看他底衣櫥。幾件襯裳和一些領子，一雙泥污底靴子——這房間裏甚至沒有別底衣服。

她悄悄回到接待室裏，現在她纔注意到他所珍藏的那些小東西全都不見了。他底母親留給他的時鐘，掛在沙發上的望遠鏡；兩幅真有價值的哈洛學校<sup>○</sup>的舊畫片（他底父親曾經在那裏讀書，）以及她自己贈與他的不少的日本陶器。全都不見了；雖然一想到世界這樣虐待他就激起她底義俠精神的憤怒，牠們的失蹤卻也是預示她底計劃將要成功的吉兆。

正在察看日本陶器曾經站過的地方的時候，她異樣真切地覺得被人監視，於是轉身，看見阿連妮站在開着的門道裏。

兩個人站着默默互相注視了一分鐘；然後吉妮走上前，伸出她底手。阿連妮並不接牠。當她底手被拒絕的時候，吉妮把牠收縮到她底背後。她底眼睛惱怒地直瞪着；她等待阿連妮說話；她等着，以嫉妒，猜疑和好奇的莫名其妙底激昂心情，看明白了她底朋友底面孔和服裝和體態的每一細節。

○ 一五七一年約翰里昂爲兒童創立於倫敦郊外的小學校。

阿連妮穿着灰色皮毛底長外衣；她底頭上的旅行小帽露出一股金髮在前額上面。這外衣的柔軟豐厚使她底臉小得好像孩童底臉。

不像吉妮底面頰，她底面頰是象牙色似底白和好像受凍似底紅。她底眼睛週圍有暗影。她底一隻手裏拿着一束紫羅蘭花。

她回看吉妮，嘴上沒有笑意；因為被兩隻大黑眼睛看定，這姑娘，無論怎樣惱怒，到底感覺一點舊情。

她終于先說話了。

「你來作什麼？」但是她覺得她自己也被同一問題所質問，就加上：「這討厭底訟案。我來告訴他——他敗訴了。」

阿連妮不說話，她底眼睛一直不離開吉妮底臉，以至這姑娘叫道：

「不要那樣站着，好像你是石頭作的！」

阿連妮大笑：「但願上帝使我那樣！」

但是吉妮轉身走開：「不要說了，」她叫喊，「不要告訴我！我不要聽！我不要聽你爲什麼來這裏。我不要聽！」而且像什麼不安寧底精靈似的，她開始走來走去。她忽然爆發：

『我是先來的。我們倆不能同時停留在這裏！』

阿連妮底臉上泛起一個微笑，一閃即逝。她不動。這時吉妮覺得這婀娜體態在鎮定之下有着某種毅力和決心；某種不可轉移，某種危險。她拉脫她底帽子，雙手按住眉頭，壓平她底紅銅色底豐厚頭髮。

『你沒有權利在這裏！』她挑戰地叫喊。

阿連妮答道：『我沒有權利在任何地方——』

『你是什麼意思？』

『我已經離開索木士。你時常要我這樣！』

吉妮用兩隻手蒙住兩隻耳朵。

『不要！我不要聽任何事——我不要再知道任何事。和你爭鬪是不可能的！你爲什麼像這樣站着？你爲什麼不走？』

阿連妮底兩唇移動；她好像是說：『我走到哪裏去？』

吉妮轉到窗前。她能够看見下面街上的鐘面。現在快到四點了。他或許就要回來了！她回頭看看，而她底臉是被憤怒歪曲了的。

但是阿連妮並不會移動；她不停地用帶着手套的手翻弄那一束紫羅蘭花。

惱怒和失望的眼淚奔流在吉妮底頰上。

『你怎麼好意思來呢？』她說。『你是虛偽底朋友，對不起我！』

阿連妮又笑。吉妮看見她已經打錯了牌，就覺得頹喪。

『你爲什麼來？』她咽鳴地說。『你已經毀壞了我底生活，現在你又想要毀壞他底！』

阿連妮底嘴唇抖顫；她底眼睛遇見吉妮底眼睛，神色這樣悲涼，以至那姑娘在咽鳴中叫出，『不，不！』

但是阿連妮把頭一直低到胸前。她轉身，快走出去；用紫羅蘭花束遮掩着她底嘴臉。

吉妮跑到門口。她聽見脚步聲往下，往下。她叫道：『回來，阿連妮！回來呀！』

脚步聲寂滅……

迷惘而且傷心，這姑娘站在樓梯頂上。阿連妮爲什麼走了，使她獨自支持這場面呢？這是

什麼意思？她真地把他讓給了她麼？或者她已經——現在，她被一種嚙心底不安所控制……

波辛尼並不來……

大約午後六點鐘，老裘利安從維斯塔里亞回來，現在他每天都要到那裏幾點鐘，一回來

就問他底孫女是否在樓上。聽說她剛進來之後，他叫人去請她下來和他說話。

他決定告訴她他已經和她底父親妥協。在將來，過去底必須過去。他不能再孤獨地，真是孤獨地，住在這大家宅裏；他將要放棄牠，爲他底兒子買一座房子在鄉間，他們全都要到那裏去住。倘若吉妮不喜歡這樣，她可以得到一筆款子，單獨住在一處。這對於她並無多大變動，因爲她久已對他不表示依戀了。

但是當吉妮下來的時候，她底面容是悽楚可憐的；她底眼睛裏有一種緊張底，悲慘底神色。她照舊坐在他底椅子底靠手上緊挨着他，于是他所說的話比起他認真想要說的清楚有力底傷感之詞就差得多了。他覺得心酸，好像母鳥看見牠底幼兒飛去損傷了翅膀似的。他底言詞頓挫，好像正在道歉，因爲他終於離去道義的正軌，違反更合理底原則，降伏于他底更自然底本能。

在這樣說出他底意圖的時候，他似乎感覺不安，唯恐他會給與他底孫女一個壞榜樣；當說到要點的時候，他極其委婉地提示：倘若她不喜歡這樣，她可以單獨去住，勉強忍耐。

『倘若，或許，偶然，我底親愛的，』他說，『你覺得你和他們不能共同生活下去，當然，我可以認爲這是對的。你喜歡怎樣就怎樣。我們可以在倫敦找一層合式底房間，你可以住在那裏，』

我時常跑來。但是那些孩子，」他加添，「都是可愛底小東西！」

在這樣莊嚴而透澈底說明之中，他底眼睛閃閃發光。「這會震驚狄莫斯們底衰弱底神經的。那些年輕底寶貝要發議論的，我要被詛咒的！」

吉妮還是不說話。坐在他底椅子的靠手上，她底頭在他上面，她底臉是看不見的。但是他立刻覺得她底溫柔底面頰貼在他自己底面頰上，就知道無論如何她對於他底消息並不很驚異。他開始提起勇氣。

「你會喜歡你底父親的，」他說——「一個溫厚可親底人。他不很有力，但是平易近人。你會覺得他完全是一個藝術家的。」

老裘利安這纔想起他故意封禁在他底寢室的那十幾幅水彩畫；因為他底兒子就要變為資產家，現在他不像從前那樣把牠們當作十分無聊底東西了。

「至于你底——你底繼母，」他說，措詞有些困難，「我說她是一個優雅底婦人——有點像甘米及夫人，我不懷疑——但是很喜歡裘。而且那些孩子，」他重複——「這一句話真是像音樂一樣響起來，透過他底一切莊重自持——」都是香甜底小東西！」

或許吉妮已經知道這些話正是愛護幼弱者的柔情的自然流露，過去這柔情曾經使他

爲了弱小底她自己而屏棄他底兒子，現在天道循環，他又爲了她而收回他。

但是他開始吃驚于她底沉默，不耐煩地問道：「唔，你怎麼說呢？」

吉妮滑到他底膝頭上，這回輪到她談話了。她以爲一切都會順利起來的；她不覺得有什麼困難，她也不顧慮別人們底意見。

老裘利安蠕動了一下。唔，別人們這時會怎樣想呢！他以爲這麼些年之後他們不會了吧！好，他沒有法子使他們不想！然而，他仍然不能贊同他底孫女底說法——她應該留心別人們底意見的！

可是他什麼也不說。他底感情太混淆，太不一貫，無法表現。

不——吉妮繼續說——她不顧慮；這跟他們底意見有什麼關係？祇有一件事——她底臉壓在他底臉上，老裘利安立刻知道這不是一件小事；倘若他要在鄉間買房子，爲了使她喜歡，他不就正好買索木士底洛賓山的漂亮住宅麼？牠已經完工，十分美麗，現在沒有人住在裏面。住在那裏，他們全都會很快活的。

老裘利安立刻警戒起來。那麼，那「資產家」不去住在他底新房子裏麼？現在他一提到索木士就不會不說出這頭銜的。

『不』——吉妮說——『他不去住；我知道他不去住！』

她怎麼會知道呢？

她不能告訴他，但是她知道。她幾乎確信她知道！這像是最不可能的事；情形已經改變了呀！阿連妮底言語還在她底頭裏面響：『我已經離開索木士。我走到哪裏去呢？』

但是對於這一點她保持緘默。

倘若她底祖父買了牠，那就解決了不應該加在非里上的冤枉賠償！這對於每一個人都是頂頂好底事，各樣事——各樣事就可以順理成章了！

而且吉妮把她底嘴唇放在他底前額上，加緊貼着。

但是老裘利安擺脫她底撫愛，他底臉上現出辦理事務的正經神氣。他問她是什麼意思？這後面總有什麼隱情——她曾經見過波辛尼麼？

吉妮答道：『不，但是我到過他底住處。』

『到過他底住處？誰帶你去的？』

吉妮堅定地正視着他。『我自己去的。他已經打輸了官司。我不管對不對，我想要幫助他；我要！』

老裘利安又問：「你看見他了嗎？」他底眼光似乎從那女孩底眼睛裏穿入她底靈魂。

吉妮又回答：「不；他不在。我等待，但是他來。」

老裘利安放心地動了一下。她已經站起來，俯視着他；這樣小，輕，年青，但是這樣鎮定，這樣堅決；而他是這樣惶惑，煩惱，不能皺眉揮開那固定底正視。挫敗，失去控制，衰老和疲乏這種種感覺支配着他。

「啊！」他終於說了，「有一天你要把你自已陷在煩惱裏面的，我可以說。各樣事情你都要自作主張。」

由于他底異樣底哲學思想的忽然來臨，他加添：「你生下來是那樣；一直到死還是那樣！」他——時常自作主張地對付那些工商業者們，董事們，各式各樣孚斯太們，以及似非而是底孚斯太們——悽然看着他底不受節制底孫女；悽然是因爲他覺得她有他不自覺地認爲高于一切的那種性格。

「你知道他們正在說些什麼嗎？」他緩慢地問。

吉妮滿臉通紅。

「是——非！我知道——我不知道——我都不管！而且她頓脚。」

「我相信，」老裘利安說，垂下他底眼睛，「即使他死了你也要他！」

長久沉默之後他又說：

「至于買那房子——你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話！」

吉妮說她知道。她知道倘若他想要他就能夠買得牠。祇要他肯出相當價錢。

「相當價錢！你什麼也不知道。我不願找索木士——我不願再和那年青人來往。」

「但是你不必；你可以去找哲木士叔祖。倘若你不能買那房子，你願支付那訟案賠款嗎？」

我知道他窮困得可怕——我已經看見了。你可以從我底錢裏面扣出牠！」

老裘利安底眼睛現出一道閃光。

「從你底錢裏面扣出好辦法！請問，沒有你底錢，你要怎樣辦呢？」

但是祕密地，把那房子從哲木士和他底兒子手裏奪過來這念頭開始控制住他。他曾經在孚斯太「交易所」裏聽見過對於那房子的許多批評，許多頗為可疑底讚美。牠是「太藝術底」了，但是一個好地方，云云。從那「資產家」手裏把他心愛的東西奪過來將要是征服哲木士的頂大勝利，切實證明他要使裘成爲資產家，恢復他底正當地位，使他安定在那地位上。要對那些故意把他底兒子看作一文不值底，被擯出于階級之外底窮漢的人們，伸張公道！

出的！

他要設法，他要設法！或許不成問題；他不願出大價錢，但是祇要能成功，當然，他或許可以

而且更祕密地，他知道他不能拒絕她。

但是他並不放心他自己。他要考慮——他對吉妮說。

## 第八章 波辛尼底死亡

老裘利安向來不急于決定；倘若不是吉妮底臉色告訴他他不去買洛賓山的房子他就不得安寧，那也許他還要繼續考慮。

第二天早晨吃早飯的時候，她問他她應該在什麼時候吩咐他們備車。

「備車！」他說，好像並不知情似的；「爲什麼？我並不打算出去呀！」

她回答：「倘若你不早些出去，你就不能找着哲木士叔祖，在他到市區之前。」

「哲木士！找你底哲木士叔祖幹什麼？」

「那房子，」她回答，這樣聲調使他不能再假裝不懂。

「我並未決定，」他說。

「你必須！你必須！噢！祖祖——想想我呀！」

老裘利安牢騷起來：「想想你——我時常都想着你的，但是你不想想你自己；你不想想

你自己爲什麼要惹這宗麻煩。好，十點鐘備車！」

十點一刻鐘他已經把他底傘放在公園街哲木士家底傘架上——他故意不脫帽子和外衣；告訴瓦木生說他要見他底主人之後，他不待通報就走進書房，坐下。

哲木士還在餐室裏和索木士談話，後者是早餐之前就來了。一聽見來客是誰，他就敏感地低聲說：「現在，他要幹什麼，我懷疑？」

哲木士站起來。

「好，」他對索木士說，「你無論作什麼事總不要着急。第一是找出她在什麼地方——我就要到斯坦尼家去；他們是最好底包打聽，倘若他們打聽不出來，那就無人能夠了。」忽然感動到異樣心軟，他對他自己咕嚕：「可憐底小東西，我不知道她想些什麼！」而且走出去擤鼻子。

老斐利安見着他底兄弟，並不站起，但是伸出一隻手，和他交換孚斯太式底握手。

哲木士坐在桌子旁邊的另一隻椅子上，用一隻手支着他底頭。

「好，」他說，「你好嗎？近來我們好久不見了！」

老斐利安並不理會這些話。

「伊米里好嗎？」他問；不等回答，就說：

「我爲那年青人波辛尼底事來看你。我聽說他底新房子是一隻白象。○」

「關於那隻白象我什麼也不知道。」哲木士說，「我知道他打輸了那官司，我要說他要破產的。」

老裘利安並不遲疑于抓住這機會。

「我一點也不懷疑！」他贊同，「倘若他破產，那「資產家」——就是，索木士就吃虧了。」

現在，我這樣想倘若他不去住在那裏——」

看見哲木士底眼光又驚又疑，他趕快說道：「我不想要知道什麼；我想大概阿連妮不肯去住——這且不管牠，但是我自己想在鄉間有一座房子，離倫敦不遠，而且倘若合式，我並不說我不可以看看，講講價錢。」

哲木士聽着這篇話，他底心情是異樣混淆的：疑惑，掛慮，安慰混合成一種怕有什麼背景

○ 無用而所費甚巨之物。相傳暹羅國王欲使權室衰敗而贈以白象，以其飼費甚巨也。

安聽見些什麼和怎樣聽來的；而且，想到倘若吉妮和波辛尼的關係已經完事，她底祖父就似乎不會這樣起勁幫助那年青人，因此興起一種希望。總之，他被攪胡塗了；因為他既不願表示這一點，也無論如何不願有所冒失，他說：

「他們告訴我你改動你底遺囑，厚贈你底兒子。」

並沒有誰告訴他這個；他不過是把曾經看見老裘利安跟他底兒子和孫子在一道這事實和他從法律事務取去他底遺囑這事實綜合起來而已。這一擊恰恰中的。

「誰告訴你的？」老裘利安問。

「我相信我不知道，」哲木士說；「我記不起那姓名——我知道有人告訴我索木士爲那房子化了一大筆錢；不得好價錢他似乎是不肯脫手的。」

「好，」老裘利安說，「倘若他以爲我肯出大價錢，那就錯了。我沒有錢拋出來讓他抬起。讓他被迫出賣吧，看他能得多少。那並不是人人需要的房子，我聽說！」

哲木士心裏也這麼想，答道：「那是一座上等住宅。索木士現在這裏你要見他嗎？」

「不，」老裘利安說，「我不走那麼遠；我可以不必，這種態度，我很明白！」

哲木士有一小點害怕；在商業交易中談判實際數字的時候他是自信底的，因爲那是對

付事實，不是對付人們；但是像這樣底初步談判就使他惶惑了——他不十分明白他能走多遠。

「好，」他說，「關於這個我什麼也不知道。索木士，他什麼也不告訴我；我想索木士會接受的——祇是一個價錢的問題。」

「噢！」老裘利安說，「不要讓他講情面呀！」他憤憤地戴上他底帽子。

門開了，索木士進來。

「外面有一個警察，」他似笑非笑地說，「要見裘利安伯伯。」

老裘利安惱怒地看着他。哲木士說：「一個警察？我不知道關於警察的任何事情。但是我以為你知道關於他的一些事情。」他猜疑地望着老裘利安，加添說：「我以為你還是見見他好！」

在廳堂裏一個巡官固定地站着，正在用他底厚眼皮底淡藍眼睛看着那些精緻底英國老傢具，這是哲木士從坡特曼廣場的馬弗洛加諾這著名拍賣行選購來的。「你可以進去見我底大哥，」哲木士說。

巡官肅然舉手敬禮，走進書房。

哲木士看他進去，有一種異樣底感覺。

『好，』他對索木士說，『我以為我們必須等着，看他要幹什麼。你底伯父到這裏來是爲那房子！』

他帶着索木士走回餐室，但是心神不安。

『現在他要幹什麼？』他又低聲含糊說。

『誰？』索木士回答：『巡官嗎？他們從斯坦霍門叫他到這裏來，我不過知道這一點。』

安伯伯底「非國教徒」偷東西了，我不懷疑！

但是無論他怎樣鎮靜，他也是不安寧的。

十分鐘之後老裘利安進來。

他走到桌子前面，十分沉默地站着，拉着他底白色長鬚。哲木士張嘴仰望着他，他從來不曾見過他底老兄像這樣子。

老裘利安舉起一隻手，慢慢地說道：

『小波辛尼在霧裏被車軋死了。』

他站着，高出于他底兄弟和侄兒之上，用深凹底眼睛俯視着他們：『據——說——是——』

「自殺，」他說。

哲木士驚愕地垂下他底下巴。「自殺！他爲什麼一定要這樣？」

老斐利安嚴厲地答道：「上帝知道，倘若你和你底兒子不知道！」

但是哲木士不回答。

在這大時代中的一切人，甚至一切孚斯太，在生活中都有過痛苦底經驗。旁觀者，看着他們包裹在安富尊榮的外套裏面，從不懷疑這樣黑影曾經落在他們底道路上。對於這大時代的每個人——對於瓦爾特本沁爵士自己——自殺這觀念都曾經至少有一次出現在他底心靈的前室裏；在門限上等着要進來，而被某種偶然事實，某種朦朧恐懼，某種痛切希望阻止于內室之外。對於孚斯太們，最難捨棄的是財產。噢！真難！他們很少——或絕作不到；可是，有時他們不是也就差不多了麼！

甚至哲木士也是如此的！在他底思想混亂之中，他忽然說道：「昨天我看見報上：『撞倒在霧裏。』他們不知道他底姓名！」在惶恐之中他轉向這張臉又轉向那張臉；但是他隨時都拒斥這自殺的謠言。他不敢接受這種思想，這是這樣違反他底志趣，違反他底兒子底志趣，以及每個孚斯太底志趣的。他竭力反對牠；因爲他底天性向來不自覺地拒斥一切不能安穩承

受的東西，他逐漸克服了這種惶恐。牠是一件意外變故！一定是的！

他正在冥想的時候，裘利安忽然說道：

「死是立刻就死了的。他昨天躺在醫院裏一整天。無法認明他是誰。我就要到那裏去；你和你底兒子頂好也去。」

無人反對這命令，他領導着走了。

那白天是平靜明朗的；當裘利安從斯坦霍門坐車到公園街來的時候，他把馬車敞開。背靠坐在墊褥上，吸完雪茄，他欣然覺得空氣清爽，人馬歡騰；濃霧或大雨之後的倫敦街市，初晴的一天時常現出異樣底，幾乎像巴黎似底快活。他感覺得很幸福；幾個月以來他不曾有過這樣底感覺。他已經忘卻了對吉妮底牢騷；他想着他底兒子的前途，超于一切之上的是他底孫男孫女的陪伴——（他已經約定裘利安這上午在「霍奇坡奇」俱樂部再談論牠）也欣欣然想着方來底勝利，從哲木士和「資產家」取得那房子。

現在他把馬車關閉起來；他無心觀賞；使人看見孚斯太們和一個巡官同車也是不體面的。

在馬車裏巡官又談到那死亡：

「那時那地方的霧並不濃厚。車夫說那紳士必定有時間讓開車子的，卻似乎故意走近牠。好像他很困窮，我們在他底房間裏發見一些當票，他底銀行存摺是透支了的；而且今天報上登着那訟案；」他底冷冷底藍眼睛輪流觀看車裏的三個孚斯太。

老裘利安從他底那一角上看着他底兄弟底面容改變，焦愁之色正在加深。哲木士底一切疑慮和恐懼真是由于巡官底言詞而復甦的。困窮——當票——透支。這些名詞（在他的一生之中簡直渺茫得好像遼遠底噩夢）似乎莫名其妙地證實了他無法承受的那自殺嫌疑。他尋找他底兒子底眼睛；但是索木士底野貓眼睛靜靜地睜着，並不回看。至于老裘利安，監視着他們之間的聯防同盟，忽然很想要他自己底兒子坐在他旁邊，好像這一次去看死屍是一場戰鬥，倘若小裘不參加，他就要獨當兩面似的。怎樣設法使吉妮底名字脫出這事件之外的種種思想正在他底頭腦裏旋轉。哲木士有他底兒子支持他！他爲什麼不叫裘來呢？

取出他底名片，他用鉛筆寫在牠上：

「立刻就來。我已經派車來接你。」

下車時候他把名片交給車夫，叫他趕快駕車到「霍奇坡奇」俱樂部，倘若孚斯太裘利安先生在那裏，就把名片遞給他，立刻帶他來。倘若他還不會來，就等到他來。

他跟着別人們走上台階，倚靠着他底傘，站着喘息了一會。巡官說：「這是陳殛室，先生。但是慢慢地。」

在光禿底幾面白牆之中，除了一條陽光照在潔淨無塵底地板上而外，這室裏一片空虛；地板上放着由被單蓋着的一個形體。巡官用無情底大手拿着被單邊緣，揭開牠。一副瞎面孔仰望着他們，三位孚斯太俯視着那毫無禮貌底瞎臉的各一面，他們各人底本性中的隱秘底情緒，恐懼和憐憫在各自底心中一起一伏，好像生活之波浪的起伏，這種波浪是被那些白牆所隔絕，永遠離開波辛尼了的。在他們各人的心中，各自的本性底傾向，那特殊底本源（在各種深微曲折底形式之中不變地推動着他，使他不同于別底每一個人的那種性質，）迫使他達到不同底思想態度。遠離別人們，而又不可思議底互相接近，各自這樣站着，單獨面對死亡，毀滅，他低頭了。

巡官輕聲問道：

「你認識這位紳士麼，先生？」

老裘利安仰面點頭。他看着對方的他底兄弟，看着那望着死人出神的瘦長形態，那臉是暗紅底，那灰眼睛是緊張底；而且看着索木士慘淡地呆站在他底父親旁邊。他對於這兩個人的切反感都在面臨死亡的慘象之中像輕煙似的消逝了。死——從何而來，怎樣來的？以前種種都忽然倒轉；茫然走上不知去向的路——到什麼地方去？火光絕滅的黑暗！凡人必經的一掃而空底毀滅，勇敢而清醒地看看這結局吧！人不過是渺不足道底小蟲！老裘利安底臉上閃過一道光影，因為索木士毫無聲息地爬出去了。

這時哲木士忽然擡起眼睛。在那惶惑底面容上有一種異樣底懇求，似乎是說：「我知道我敵不過你。」找出手帕，他揩揩他底眉頭；然後，對着死人悲愁地彎了一下瘦長身子，他也轉身出去了。

老裘利安站着，沉靜得像死了一樣，定睛望着屍體。誰知道他正在想些什麼？想着他自己，當他底頭髮像眼前這年青底死者底頭髮一樣是棕色底的時代麼？想着他自己在那時代剛纔開始戰鬥，他所愛的那長期底戰鬥麼？這青年人幾乎是在戰鬥開始之前就結束了戰鬥？想着他底孫女和她底破滅底希望麼？想着另外那個女人麼？想着這事件的離奇，可憐麼？這結局的諷刺性，不可思議，和痛苦麼？公道！人間沒有公道，因為人們歷來都在黑暗之中。

或許在他底哲學裏他想着：頂好解脫這一切吧！頂好結束這一切吧，像這青年人一樣

……  
有人觸動他底手臂。

一滴眼淚突然淋濕他底睫毛。「好，」他說，「我在這裏無益。我頂好回去吧。好，要趕快來看我，裘，」他低着頭走出去。

這就輪到小裘利安站在死人旁邊，他似乎看見一切孚斯太都虛脫無力地屏息圍繞着這殭屍。這打擊來得太快了。

潛伏在各樣悲劇之中的種種勢力——不顧任何曲折，達到反諷底結局的種種勢力——會成爲一聲霹靂，打殺犧牲者，震倒立在前後左右的一切人們。

無論如何小裘利安似乎看見那些人躺倒在波辛尼底尸體周圍。

他要巡官告訴他事故發生的經過，後者好像以爲這是難得的機會，又把已知底事實詳細說了一遍。

「然而，先生，」他說，「還有些看得見以上的事。我不相信自殺，也不相信純然是意外，我自己。我想他在正受着精神上的一種大痛苦，不注意他周圍的事情，這是更爲可能的。或許你

能够在這些東西上看出一點道理吧。」

他從他底衣袋裏取出一個小紙包，放在桌子上。他小心地打開牠，這就露出一幅女人底手帕，用一隻褪色底鍍金扣針扣着，針上的寶石已經脫離嵌窠。一陣乾枯底紫羅蘭花香襲入小裘利安底鼻孔。

「發見在他底胸襟的袋裏，」巡官說；「名字已經被剪去！」

小裘利安勉強答道，「我恐怕我不能幫助你！」但是他眼前分明閃現了那面貌——他曾經看見當波辛尼走來的時候牠是怎樣容光煥發而且顫動！他關心她甚過關心他自己底女兒，甚過一切女人——他想着她底黑色明眸的溫柔顧盼，她底優美淑靜底面容；她曾經等待過這死者，甚或此刻也還在陽光中忍耐地靜待着的吧。

他悲傷地離開醫院，走向他底父親底家宅，思慮着這死將要破壞孚斯太家族。這打擊真是滑過他們底防衛而深入他們底本株。他們或許在一切方面依舊繁榮滋長，在倫敦人眼前保持着壯觀，但是那樹本枯萎，已經被打倒波辛尼的同一閃電所震壞。現在一些小樹苗將要代替牠底地位，每一苗就是一個新底財產意識的保管者。

本固枝榮的孚斯太們呀！小裘利安想——我們人間最穩固底樹木！

關於這死的原因——他底家族無疑地將要拒斥那自殺嫌疑，這嫌疑是很辱沒家聲的！他們要把牠當作一件意外變故，一種宿命底災禍。在他們底心裏他們甚至會感覺這是神意的干涉，報應——波辛尼不是危害着他們底兩件至高無上底寶物——錢包和家庭——麼？他們會談論「小波辛尼底不幸事件」的吧，但是他們也許不談——緘默也許更好！

至于他自己呢，他把那車夫底敘述看作很少價值。因為沒有一個正在這樣狂戀中的男人會因為缺錢而自殺的；波辛尼也不是十分重視財政危機的人。因此他也拒斥自殺的說法，死者活着時候的神色太過軒昂地閃現在他前面。死在他底華年盛日——如果真是一個意外變故，斬斷波辛尼底满腔熱情，這在小裘利安不僅祇是可憐可惜的。

這就想到索木士底家庭的現在的光景，以及後來的情形。電光閃灼，已經投射牠底靈異底清光，照明那些僅存底皮骨，假裝底血肉已經不見了……

老裘利安獨坐在斯坦霍門的餐室裏，當他底兒子進來的時候。在他底巨大底安樂椅裏他顯得很慘淡。他底眼睛正在流覽着那些牆壁和牆上的那些靜物畫，那傑作「夕照中的荷蘭漁舟」似乎正在檢閱他底生活及其希望，獲得和成就。

「啊！裘！」他說，「是你麼？我已經告訴過可憐底小吉妮。但是並不完全。你要到索木士家

去嗎？她是自作自受，我想；但是我無論如何不忍心想到她，關閉在那裏——十分孤獨。」然後  
伸出一隻筋絡暴露底瘦手，他緊握着他底兒子底手。

## 第九章 阿連妮回來

撒下哲木士和老裘利安在醫院的陳殮室裏之後，索木士無目的地沿着街道疾走。

波辛尼底慘死改變了各種事情的錯綜。他不再有錯過一分鐘就無法挽回的那種感覺，而且在事情調察完畢之前他用不着冒險告訴任何人他底妻逃走這事實。

那一早晨他曾經早起，在郵差未來之前，他親自從信箱裏取出第一批信件；雖然並沒有阿連妮來信，他已經借機會告訴比爾生她底女主人到海邊去了；他說他自己星期六也要去住到星期一。這樣藉口他就可以得到喘息的時間，不受任何牽制地去尋找她。

但是現在波辛尼底死刪除了這些步驟——這奇突底死，想起來就好像放一個熱烙鐵在他底心上，也好像從心上除去了一種重壓——他不知道怎樣過他底日子；他在街上徘徊到這裏那裏，觀看他所遇見的每一個人底面孔，被千百種焦慮所吞噬。

當他徘徊的時候，他想着那人已經終止徘徊，窺伺，永遠不再祟擾他底家宅了。

已經是午後，他經過招認死者的公告處，買了一份報紙，看他們說些什麼。倘若他能夠，他要堵住他們底嘴。他去到市區，和波爾特密談了一個長時間。

在回家的路上，大約四點半鐘，經過覺布生商店門前台階，他遇見喬治孚斯太，後者把晚報擡給索木士看，說：

「這裏！你已經知道關於可憐底海賊的這個了麼？」

索木士頑強地說：「知道。」

喬治呆看着他。他歷來不喜歡索木士；他認定波辛尼底死應該由他負責。索木士毀滅了他，他憑財產的力量使海賊發瘋亂跑，以至于死。

「那可憐底傢伙，」他正在想，「由于嫉妒而這樣精神錯亂，由于企圖報復而這樣癡狂，以至于在那地獄底濃霧中不聽見致命底惡兆。」

索木士毀滅了他，這裁判表現在喬治底眼睛裏。

「他們說是自殺，」他終於說。「那貓不跳<sup>⊖</sup>了吧。」

⊖ 俚語，意謂這話不錯吧，此處應作多方解釋的諷刺語。

索木士搖搖頭。「一個意外事故，」他低聲說。

喬治把報紙揉成一團，塞進他底衣袋裏。他忍不住一句臨別底惡言。

「唔呼！家裏萬事如意麼？還沒有什麼小索木士嗎？」

索木士，臉白得像覺卜生商店的台階，嘴皮好像要罵似的動了一下，闖過他旁邊去了。

到家，用他底鑰匙開門，進了燈光明亮底小廳堂，他底眼睛第一件瞥見的是他底妻底鍍金傘骨的傘躺在地氈櫃上。脫掉他底皮外衣，他急忙走到客廳裏。

韓幕都已因為到了夜間而放下，扁柏木柴的火光燃燒在壁爐的鐵欄裏，由于這火光他看見阿連妮坐在她常坐的沙發的一角上。他輕輕地關上門，走到她面前。她並不動，似乎不會看見他。

「你回來了麼？」他說。「你為什麼坐在黑暗裏面？」

然後，他看見她底臉，這樣蒼白而且呆板，好像她底血管裏的血已經停止流動似的。她底眼睛這樣大，好像貓頭鷹的圓睜着的吃驚底棕色大眼睛。

靠在沙發墊褥上，蜷伏在她底皮外衣裏，她活像一隻被捕底貓頭鷹，靠在鐵絲籠的邊上，縮頭在牠底柔軟底毛羽裏。已經失去她底體態的婀娜苗條，好像被一種殘酷底苦痛所摧毀；

好像無論如何再也不會是美麗底，婀娜底，和苗條底了。

『你回來了麼？』他又說。

她不擡頭，不說話，火光嬉戲在她底寂然不動底形體上。

忽然她努力要站起來；但是他阻止她；這時他纔明白了。

她回來，好像一匹受了致命傷的畜生，不知道轉身到哪裏去，不知道她正在作什麼。一看她蜷伏在皮衣裏的神情就足夠明白了。

他這纔確信波辛尼會是她底愛人；知道她已經看見他死的消息——或許像他自己一樣，在街角上買了一份報看了吧。

她已經不由自主地回來，回到她固執着要脫離的囚籠裏——明白了這可驚底意義，他想要大叫：『把你底可恨而又可愛底身體拋出我底家宅！拿開你底可憐底白臉，這樣冷酷而又溫柔——在我打毀牠之前。滾到我看不見的地方去；永遠不要讓我再看見你！』

在默想着這些說不出來的言詞之中，他似乎看見她站起來走了，好像一個女人在惡夢中掙扎着要醒來似的——站起來，出去，走進黑暗和寒冷裏面，毫不想到他，好像毫不知道他就在他面前似的。

這時他叫了，違反他想說而未說的言詞，「不站住！」然後，轉身離開她，他坐在爐子另一面的他常坐底椅子上。

他們沉默地坐着。

索木士想：「這一切是爲什麼呢？爲什麼我要這樣受苦呢？我作錯了什麼事？那不是我底錯呀！」

他又看着她，蜷伏着好像一匹被射擊待斃的鳥，牠底可憐底胸部正在喘着將斷底氣息，牠底可憐底眼睛正在望着射殺牠的人，以一種悠緩底，柔順底，茫然底神氣，告別一切善良底事物——太陽，空氣，和牠底伴侶。

他們這樣默默地坐着，各在火爐的一面，被爐火所照見。

燃燒扁柏木柴的香氣，這是他平常很愛的，現在似乎扼住索木士底咽喉，一直到不能忍耐。走到廳堂裏，他敞開那門，吞下襲來的冷氣；然後並不戴帽子或穿外衣就走進廣場去。

一隻半餓底貓沿着花園的柵欄拖着脚勉強向他走來，索木士想道：「受苦！什麼時候完結呢，我底苦惱呀！」

在馬路對面的一道前門面前，他所認識的叫作魯特的男人正在拍打他底靴子，帶着一

種「此地我是主人」的神氣，索木士茫然走着。

在清爽底空氣中，遠方飄來教堂的鐘聲——他和阿連妮曾經在那裏結婚——正在轟傳基督「真已」來臨，鏗鏘之音響澈在街市喧囂之上。他覺得很想要痛飲烈酒，使他發昏胡塗，或引起他憤怒。希望他能够解脫他自己，解脫他生平第一次覺得束縛着他的那網絡。希望他能够順從這思想：「和她離婚——把她趕出去！她已經忘記了你。忘記她吧！」

希望他能够順從這思想：「讓她去吧——她已經苦够了！」

希望他能够順從這意願：「把她當作奴隸——她是在你底權力之下的！」

甚至希望他能够順從這忽然底澈悟：「這有什麼了不得呢？」暫時忘記自己吧，忘記什麼了不得吧，忘記無論如何必須有所犧牲吧。

希望他能够憑着一種衝動行事！

他什麼也不能忘記；也不能順從那思想，那澈悟，或那意願；這一切都太嚴重；把他約束得太緊密，一個打不破的囚籠。

在廣場的較遠底一面賣晚報底孩子們正在叫喚他們底貨色，這種悽厲底叫喊和教堂底鐘聲混合而且爭鳴。

索木士蒙住他底兩隻耳朵。一種思想迎面閃出：一個偶然底機會，倒斃的倘或是他自己而不是波辛尼，那麼，她就不會像一匹重傷底鳥似的睜着死眼睛蜷伏在那裏——

某種柔軟東西觸着他底兩腿，那貓正在把她自己伏貼在牠們上。一種使他從頭到腳震搖起來的哭聲忽然從索木士底胸中爆發出來。然後一切又安靜地在黑暗之中，在黑暗中的那些家宅似乎呆看着他，牠們各自有牠底男主人和女主人，各自有快樂或悲愁的祕密故事。

忽然他看見他自己底家底門是開着的，廳堂的燈光照明一個黑影——一個男人背對門外站着。某種意念潛入他底心胸，他悄悄地緊跟在那人後面。

他能夠看見他底皮外衣擱在那雕花橡木椅子上；那些波斯地氈，那些銀碗，那些沿牆佈置成行的瓷盤，以及站在那裏的這不識者。

他嚴厲地問道：『你要幹什麼，先生？』

訪客轉身。這是小裘利安。

『門是開着的，』他說。『我可以見一見你底妻麼，我有一點事通知她？』

索木士驚異地斜看着他。

『我底妻不能見任何人，』他頑強地低聲說。

小裘利安溫婉地說：『我決不打擾她一分鐘。』索木士闖過他旁邊，攔住進路。

『她不能見任何人，』他又說。

小裘利安底眼光越過他上射入廳堂，索木士轉身回顧。客廳門道裏站着阿連妮，她底眼睛是熱烈，懇切底，她底嘴唇張開，她底雙手伸出。一看見這兩個男人她底臉上就失去某種光輝；她底雙手落下；她像石頭一樣站着。

索木士又旋轉過來，遇見訪客底眼睛，看着那眼裏的神色，一種類似怒罵底聲音逃出他底控制。他縮回他底嘴皮，帶着一絲笑影。

『這是我底家，』他說；『我處理我自己底事務。我已經告訴過你一次——我再告訴你；現在我們不見客。』

當着小裘利安底面，他砰地關上門。

〔終〕





者 產 有

著 者 高 斯 華 綏

譯 者 羅 復 南

出 版 者 駱 駝 書 店

上海中正北二路三三號

定 價 十 九 元 正

◇ 有 版 權 ◇

中華民國卅七年十月初版（二五〇〇册）

John Galsworthy

THE MAN OF PROPERTY



定價 19.00